決鬥者宮本武藏

上冊

（少年篇、青年篇）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四季出版公司

決鬥者宮本武藏

（少年篇、青年篇）

柴田鍊三郎 著
王家成 譯

上冊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⑱

決鬥者宮本武藏（上冊）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⑱

決鬪者宮本武藏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上冊

目錄

少年篇

非命夫婦……七
棄姥小屋……一二
精氣……一八
毒酒……二四
澤庵……三一
夢遊劍……三七
修練蟲……四三
岩石……四九
姊與妹……五四
告示牌……六〇
首次比武……六六

人販子……七二
慶長五年之夏……七七
伏見城……八三
首級化粧……八九
海賊……九五
神龍……一〇一
別離……一〇七

青年篇

陀螺……一一五
佐佐木小次郎……一二〇
崖下……一二六
妓女……一三二
所謂夫妻……一三八
吉岡家……一四三
綁架……一四九
飯粒……一五六
夫婦互弒……一六一

殘黨……一六七
殺生關白遺孤……一七四
夕姬……一七八
同室……一八四
假正宗……一九〇
小鳥……一九六
傳心月叟庵……二〇二
不義回想……二〇八
埋伏……二一三
小金原……二一九
敵衆我寡……二二五
寶藏院徒衆……二三一
志願隨從……二三七
伊賀谷……二四二
柳生宗矩……二四八
化粧醜女……二五四
哭泣的俘虜……二六〇
借宿……二六六

決鬥者宮本武藏（少年篇）

湖賊……二七二
慟哭……二七八
豐國廟……二八四
發起人……二九〇
忍者報仇……二九六
殘障小屋……三〇二
佛像……三〇八
一乘寺下松……三一四
富田勢源……三二〇
婦女短劍……三二六
鳥部野決鬪……三三二
隱士……三三八
小石解圍……三四四
黎明前……三五〇
激戰場……三五六
死亡的闇黑……三六二
生死之客……三六八
無不散筵席……三七四

非命夫婦

一

一聲叫痛聲。

他呻吟着，停下來，雙手緊壓右膝蓋。

這是一條蜿蜒的坡路，坡度並不見得特別陡峭。路面平坦，沒有石塊。

他緩緩移步，雖未被任何東西絆脚，但却覺得膝蓋激痛難忍。

尾隨於四、五步之後，背負年僅三歲之幼童的妻子，驚慌跟上。

「又痛了嗎？」

「嗯。以爲不再痛了，剛忘記，又痛了。」

丈夫蹲下來，妻子卸下背上的幼童，開始搓揉他的膝蓋。

他們是美作國吉野郡宮本村的浪人武士「新免武仁」，其妻「佐久」，其子「辯之助」，越過二座山，前往播州佐用村，佐久的娘家，現在是返家途中。

新免武仁邊理著垂到臉頰的亂髮，邊注視着拚命爲他揉膝蓋的妻子，內心不禁湧起感激之情。

新免武仁是領有五千石的新免伊賀守的族人，他是宮本村之長，但並非宮本村的統治者。宮本村附近有一座山叫竹山，築城於這片山岳的平田將監代理新免伊賀守，他才是首領。

新免武仁與這位平田將監有些摩擦，因此留在宮本村當浪人。

他屬於不耕作便無法生活的人，但新免武仁把耕作之事委之於妻，自己一心一意勤修劍術。

總而言之，他盼望有一天能隨侍明主武將，揚名沙場。

新免武仁在刀槍方面具有天賦。

他的習武曾暫時中斷，那是三年前突然感覺

右膝激烈疼痛，武仁臥病一個多月。

痊癒後的武仁體力大不如昔，已無法像以前潛居深山二十天、一個月，進行獵野獸，摶大樹的激烈鍛鍊。

換言之，這三年間他讓妻子工作，自己則是無所事事的無能浪人。

僅越過二座山的短途旅程，膝部的舊疾即復發，新免武仁的呻吟與其是受不了疼痛，更甚的是對未來的絕望。

他心想：難道我將變成倚賴妻子的廢人嗎？

這時——有人慢慢朝此走近。

來人約在十步之遠停步，新免武仁若無其事的抬起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連膝蓋的疼痛都忘了。

來人是播州石海村的平田無二齋，與新免武仁同是浪人，他傲慢地站於原地。

新免武仁與平田無二齋是宿敵。

七年前，他們曾在新免伊賀守面前，以眞劍比武。

無二齋從臉頰至上臂有一道悽厲的刀痕，那是比武的結果。

武仁的左上臂被削掉一塊肉。

二

「新免……幹嘛這麼狼狽？」

平田無二齋的問話中挾帶揶揄、譏笑。

附近雖無人跡，但身為武士，大白天却蹲在地上讓妻子揉撫膝蓋，這幅景象實在够慚愧。

即使向對方說明疼痛，無法步行，反而落得不乾脆。

況且對方是宿敵平田無二齋。

對新免武仁來講，這幅萬萬不可讓他看見的低賤光景，却讓他瞧見了。

武仁推開妻子，站起身。

武仁問：「平田無二齋，你前往宮本村找我嗎？」

無二齋得意洋洋答道：「不錯……」

七年前，無二齋曾一臉鮮血，兩眼放射兇狂的目光，對武仁說道：「如我練成可擊敗你的絕技，必定前往宮本村拜訪。」

今天，他便是懷着絕技往訪宮本村，但武仁不在，於是折回……在歸途，無二齋親眼目擊身為武士的武仁的這幅慘狀。

新免武仁：「我接受挑戰！」佐久不禁驚叫出聲，但做為武士之妻總不能以丈夫生病為理由，出口拒絕比鬪。

無二齋佯裝不知，說道：「眞想領教我的絕技嗎？新免。」

武仁抽出佩劍，並命令：「佐久，避開！」

佐久抱起幼兒，喘息着退下斜坡。

無二齋緩緩拔出筆直的三尺長劍，並把劍鞘丟棄一旁。

武仁捧劍與視線平齊；無二齋拳頭貼額，高舉長劍。

無二齋所站的位置，地勢稍高。

雙方距離大約十步。

對峙時，雙方暫時不動。

武仁與無二齋不眨眼，退避斜坡下的佐久及其雙臂所抱的幼兒也不眨眼。

突然，無二齋像滑地一般搶進。

他邊前進，邊把高揭直立的三尺白劍徐徐橫斬。

武仁則彎曲疼痛的右膝，傾斜右肩，略把平擺之劍提高。

無二齋逼近三步之距，便停下來。

緊接的瞬間……

嚇人的喝聲連同踏地聲。

武仁理所當然的認為對方橫斬的長劍，必定是砍殺自己的頸部；於是疼痛的右膝着地，伏身使出刺擊。

其實無二齋已習得意外的劍招。

他僞裝躍進，其實只是凌空跳起，而且兩脚

成一直線，左右分開，讓武仁那一刺在胯下撲空；他則有如棒打，以長劍——約距手把的二寸處，往武仁的頸部猛切。

劍鬪通常以距劍尖二寸處殺敵，因該處係心氣與力量最集中的部分；因此趁勢出擊，當然以此部分殺敵。

至於使用劍的中央部分，則是避開對方一擊時，側身斬腰；而使用劍根者，劍術上尚無此法。

無二齋便是苦練長劍的劍根。

決鬪通常在一方的長劍砍殺對方身體的任一部分的刹那卽告結束；但目前的情形並不如此。

無二齋有如鋸木材一般，使出渾身之力猛切武仁的頸部。

由於情形太過悽慘，佐久的視界籠罩一片暗紫色，當場暈倒。

三

佐久醒來是雙腿被一股冷空氣衝醒的。豈止衣角被掀起，內衣被撕裂，露出雙腿而已，簡直被攤開得太不像話了。

佐久的視界只有無二齋的鬚臉，她正圖掙扎起身。

無二齋却冷冷說道：「新免的妻子，我告訴妳，這是敗者之妻的命運，看開點吧！」

她的雙手及雙脚被壓得無法動彈，僅有的餘裕是搖頭和叫喊。

佐久大喊：「殺死我。」

「不僅不殺，而且要以妳爲妻。」

在遙望可及自己村落的野外遭逢丈夫被殺，己身被犯的活地獄的佐久甚至希望能卽刻發瘋。

如果不是兒子仍在，佐久必定咬舌自盡。

這當口，佐久的視線開始四處徬徨，希望三歲的兒子能來相救。

但兒子並未進入她的視界。

佐久高喊兒子的名字。

在佐久視界之外，木訥的幼童因母親的呼叫，而醒返自我。

他跑近倒臥血泊中的父親身邊。

辯之助取下父親手中的長劍。

但對三歲的幼童，長劍未免太重。

辯之助捨棄長劍，改拿父親腰間的短刀。

他緊握短刀，摸近無二齋的背後。

佐久仍繼續高喊着兒子的名字。因辯之助與佐久之間剛好無二齋擋着。

無二齋全神貫注於其他。

終於——

辯之助抵達無二齋的背後。

三尺的小軀沸騰着憎恨與憤怒，刀尖朝着背後猛刺。

不幸的是，佐久在此瞬間單脚爭得自由，於是激烈掙扎。

辯之助挨了一脚，蹣蹣跚跚。

無二齋上半身一晃——辯之助刺出的短刀剛好在這道空間。

蹣跚的辯之助的體重加在短刀上，剛好結結實實插進佐久喉嚨深處。

辯之助身濺噴湧的血液飛沫，幾乎嚇破膽。

辯之助被拋進一間舖板的房間，這時才睜開眼。

室內非常污穢、黑暗。

辯之助躺在地板上，睜大眼睛，仰望帶他進來的男人。

殺父犯母的男人走向火爐邊，盤坐、劈柴、並取火。

辯之助無法動彈。

只是目不轉睛的盯視這位可怕的男人。

無二齋似乎根本不理會幼童的視線，專心一意地攪拌鍋中物。片刻之後，把芋粥盛進木碗，這才把視線瞥向辯之助。

「喂！起來，到這邊來吃！」

「…………」

「大概餓了吧！過來吃！」

「…………」

無二齋看見辯之助不採取行動，於是自己開始喝起芋粥。

轉瞬間，已嚥下五、六碗。無二齋又開始催促：「小鬼！別逞強，快來吃。」

辯之助這時已站起來，但未移步。

「小鬼……我平田無二齋跟你父親是公平的決鬪，只是運氣好，贏了而已。不過，你得好好記住，我之所以能殺你父親也可說是技術得勝。……你看見父親被殺，大概恨我吧！大概想報仇吧！但憑你這個剛斷奶的幼童，爲時還早得很。要報仇必須等長大……我負責養你，也敎你劍術……但不要片刻忘記我是仇人，一心一意練武，等你夠強了，隨時可以找我，隨時找機會殺我，蹲在厠所、睡覺……隨時都無所謂。只要有機會，儘管來不要緊。有其父必有其子，大概你也有練武的天分，剛才已見識過你的膽量，可成名震天下的劍客。」

無二齋說完，再度遞出木碗，說道：「過來吃！別逞強，不接受仇人的恩惠。想報仇，就要吃飽，趕快長大。」

辯之助這時才慢吞吞移向爐邊。

無二齋望着開始吃起芋粥的幼童，說道：「儘量吃，快長大，然後找我算帳。」

屋內開始呈現暮色。

這是天正十二年（一五八五）的早春。

棄姥小屋

一

惡鬼，眼珠暴突，大口張裂的駭人形相逐漸逼近。

而且頸部鮮血噴湧，惡鬼的臉擴大二倍、三倍……及至整個視界。

辯之助因恐怖而迸出全力的慘叫。

醒來一看，不知何時，自己已坐起身。

一身冷汗，口乾舌燥，而且胸中仍悸動不已。

辯之助遲呆的移動視線，看着睡在地爐另一邊的無二齋。

背向這邊的無二齋根本無動於衷。

辯之助以無力的雙手抱住垂吊的鐵瓶（燒開水的鐵器），移動身體。

地爐裏仍有炭火，鐵瓶裏的開水仍是熱的。

他喝了幾口後，感覺無二齋的視線。

他轉動眼球斜視，無二齋正轉過頭，盯着他。

無二齋以乾癟的聲音，問道：「又夢見你父親？」

辯之助點頭。

「叫你快報仇？」

辯之助搖頭。

他被帶來這個家已經過七年。

而夢中出現父親那種可怕的形相，大約起自一年前。

父親只以宛如惡鬼的形相逼來，並不開口說話。

辯之助因自己的慘叫聲醒來，以前也曾摔進地爐裏；像今晚驚醒跳起的是常事。

但辯之助並不害怕做這種惡夢，他只在心裏想着：「又夢見了。」

奇怪的是清醒時，即使藉記憶喚回父母慘死時的光景，並不至於心胸慟悸不已。

雖然那幅悽慘的景象鮮明得有如發生在昨天，但辯之助的感覺已麻木了。

他不敢稍忘養育他的無二齋是父母的仇人，但對之却不曾有過憎恨。

辯之助意識到無二齋是父母的仇人，而表現反抗的是無二齋丟木劍給他，並對他說：「從今天起，我敎你劍術」時。

那是他五歲時的正月。

辯之助搖頭，說道：「不必！」

「學劍要有人指導啊！」

「不必！」

「除非當武士，否則無法找我報仇喔！」

辯之助反瞪無二齋，回答：「我自己一個人練習。」

他顯現不像一般幼童的氣魄。

「好吧！隨便你。」

無二齋此後不再提議敎他。

從當天起，辯之助自削木劍，黎明便起床搏巨木。

他的獨習不曾因風、雪、雨而間斷，至今仍不曾中斷一天。

除此，辯之助從不反抗無二齋，他忠誠地悉聽吩咐。

雖然如此，日常生活仍是光怪陸離。

無二齋與辯之助不會有過一句寒暄，除非有必要的談話。

因此，二人隔着地爐對坐時，只有沈默。

二

辯之助的個性可說在鬱悶的沈默世界中鍛鍊起來。

七歲時，辯之助曾在山中拾獲一隻被獵人的箭傷了後腿的小猴回家。

辯之助不會要求無二齋養牠，無二齋也不表示同意。

總而言之，小猴也成爲家庭中的一員，時間經過三個多月。辯之助並未特別疼牠，但小猴却對他百依百順。

只要辯之助命令，都如言是聽。

辯之助黎明起身搏大樹，小猴一定乖馴地在旁觀看，不敢稍離。

飲食方面，一定守候在辯之助旁邊，給了才吃，不敢隨便搶食。

猴子是隨地便溺的動物，但這隻小猴却遵照辯之助所敎的，在屋後的一定場所便溺。

以下是某夜發生的事。

是靜悄悄炊煮晚飯時，爐火爆起，飛向小猴的臉。這一來，平日乖馴的小猴，突然慘叫連連，並在附近蹦跳不已，像發瘋一般跳上懸掛鍋壺的鐵鉤，以致鍋子搖晃得厲害。

這時……

無二齋站起來，抓住小猴，使勁地丟進搖晃的鍋中滾沸的芋粥中。

小猴雖掙扎，撥開芋粥，但只是剎那間而已。

小猴雖已不動，無二齋再度抓其頸部，頭朝前，丟進芋粥中。

其間，辯之助一言不發，雙眼瞪得幾乎目眦盡裂，目不轉睛地凝視這幅悽慘的光景。

無二齋若無其事地取出木碗，盛取小猴屍體沈溺的芋粥，並吃着。

而辯之助，他到底是吃不下的。

無二齋沒有類似辯解自己的殘忍舉動的話，也沒有問辯之助：「恨我嗎？」

從這一晚起，再度恢復無二齋與辯之助的二人式的生活。

「辯，明天我到京都，你也一起去。」

無二齋留下這句話，便轉身背向他。

辯之助起先把視線落在燃燒中的木柴、火焰；然後猛然站起身，走到屋外。

滿地是月光，樹木似乎已不再是樹木。

辯之助左手提木劍，半無意識地取道平日自己所去的練武場。

雖夜已深，但距黎明仍有漫長的時刻。

最近幾年，因常有森林火災，故辯之助所走的山道，位於可遙望四方的草地。

他的練武場曾逃過火災，那是一座被燒剩的圓形松林，而且都是赤松，彼此留有間隔，穿梭其間並不礙脚，因此他一向從一邊的樹幹搏到另

一邊的樹幹。

林中有小屋，是村人爲拋棄患瘋癲的老母所建的。

小屋現在已成無二齋剝獵得的狐狸、鹿皮的工作場地。

剝獸皮對兒童而言，是件討厭的工作。但這是無二齋唯一的副業，眼見皮革能交換米、粟、鹽、燈油、布料、紙張等日常用品，因此辯之助不得不勤勉做這件工作。

未進松林的辯之助，發現那間小屋露出燈火。

裡面一定有人。

小屋並非無二齋所有，因此誰進裡面並無不可，但村人忌諱棄姥小屋，甚至不願走近。

辯之助躡手躡脚走近。

因牆壁是圓木疊成，到處有空隙。

辯之助發現他所剝並已吹乾的鹿皮上有下半身裸露，重疊的男女。

女的翹起大腿，挾着男的腰部，瘋狂的咬着男的面頰、耳朵。

匍匐在鹿皮上的長髮，不斷蠕動着。

男的靜止不動。

辯之助窺看間，腦海突然浮起七年前的光景。

荒野的斜坡，被無二齋壓制的母親和現在目擊的女人的姿態完全一樣。

辯之助突然興起激烈的衝動。

三

辯之助不聲不響地閃進小屋。

這對男女並未發覺，仍重合着。

女人發出淫聲正好是辯之助逼近時。

辯之助凝聚他五年來苦練的工夫，以木劍朝男人的頭蓋用力一劈。

男人發出慘叫，抬起頭，上上下下振動二、三下。

辯之助用力一擊之後，並不放鬆，邊發出喝聲，連連襲擊男人的頭部。

頭蓋碎了，類似腦漿的白色液體四濺，辯之助才停手。

男人下面的女人必定也發出慘叫聲，但未傳進辯之助耳裡。

女人似乎是頗倔強的人，辯之助一停手，便推開男人的屍體，迅速站起來。

她的外表充滿憎恨與憤怒，怒目瞪視。

「小鬼！」

「……？」辯之助稍感困惑，往後退一步。

「你殺掉我的………小鬼！你怎麼跟我算帳！」

「………」

辯之助本想解救她。他認爲女人咬男人的臉頰、耳朵是反抗的表現。

他現在知道情形正好相反，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

「連我也一起殺掉！快！」女人叫喊着。

辯之助便往後退一步。

「不殺嗎？小鬼，既然他已經死了，我活下去已沒有意義！殺！快………」

女人勇敢向前邁進。辯之助往後退。

女人發出斷腸的痛叫聲，並伏在地上開始慟哭。

辯之助急忙逃出屋外。

對於剛才的行爲，他的內心並無懺悔之意。

只是有些迷糊而已。

像被女人的痛哭聲追逐一般，他邊跑邊自言自語道：居然沒發覺我進來，實在大意！

辯之助走下溪谷，裸身浸在清冽的河水時，天空已逐漸泛白。

辯之助洗了幾次臉。

他的臉上沾有男人頭部濺出的腦漿。

雖已洗了數次，但總覺得洗不掉。

辯之助摘取光滑的岩苔，往臉上抹。

最後總算……

辯之助懶散走回家一看，無二齋已起來，正在煮粟粥。

辯之助默默走到厨房，並取出放置於角落的梅乾。

辯之助走回爐邊時，門口站着一道有如鬼魂的人影。

是剛才那個女人。

女人動作呆滯，走進屋內，指着辯之助：「這可惡的小鬼殺死我的男人。」

但無二齋並無表情，只是淡淡回頭一看。

「拿什麼還我？……怎麼還我？」女人重覆着。

無二齋把視線朝向辯之助：「眞的嗎？」

「嗯……」辯之助承認。

「爲什麼？」

「他們在棄姥小屋睡覺……」

無二齋把視線轉向女人。

「拿什麼還我？……你們怎麼還我公道？」

無二齋不答。

女人再度趨前。

這時，無二齋從灰燼中拔出一根火筷。

下一刹那，火筷飛行，貫穿女人喉嚨。

女人的身軀後仰，倒在地上。

「辯，背到小屋，跟男的一起埋葬。」無二齋冷漠地命令着。

精氣

一

這二十幾天，春天的強風像龍捲風一般在沒有下雨的街道上捲起滿街塵土飛揚。

黃色的龍捲風一起，行人慌慌張張遁逃進松林或田圃。但有二個人毫不廻避，一路走來。他們是平田無二齋和辯之助。

辯之助倒是因無二齋不在乎地邁進龍捲風中，他也不得不拖動小身軀跟進。一走出龍捲風圈，便頻頻吐口水。松林的對面展現着明石海邊。

如非有強風，海潮澎湃，是一幅美麗的春天景色。

其實，即使無風，無二齋也不是會分心於景趣的人。辯之助早已飢腸轆轆。

正午已過半刻以上。

辯之助唯一等待的是無二齋何時讓他吃午飯，但大搖大擺走在數步之前的脚，似乎全無停下來的傾向。

辯之助望着前面十數名隨從簇擁、騎馬而來的武士，心想：那些人大概已吃過午飯。

這位武士是領城浪人，從者不僅持有三枝長矛，並插有日章旗幟，迎風招揚，誇示其威名。

所謂領城浪人是戰國末朝最吃香的人物，他們最初只被雇請於諸方戰場，從事作戰，屢立戰功，而又拒絕當護衞，一旦聲名大噪，必能獲得某大諸侯的禮遇，獲管一城。

這種浪人必須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這和後世的浪人實有天壤之別。

迎面而來的領城浪人蓄八字鬍，抬頭挺胸，不可一世，令人有名滿天下之感。

領城浪人從容不迫地趨馬而來，即將與寒酸的劍客及其養子擦身而過時，閃爍黑光的駿馬，突然發出嘶叫，並揚起前脚。

如是一般武士，逢此意外，說不定要栽個觔斗也未可知。

險些摔馬的領城浪人朝着無二齋大喝：「等一等！」

無二齋目光炯炯地仰視對方。

「你知不知道我叫龍堂寺又兵衞景正？要不要試試我的劍法？」領城浪人知道他的馬匹懾於無二齋的無言氣勢，才揚起前脚。

「誰管你叫何武名。」無二齋冷冷答道「你我都是浪人，只因外表的差別，要我讓路，這般

狂傲看不順眼……」

「胡說！看來你對劍法頗自負，選個地方比試！」龍堂寺又兵衞瞪視無二齋，說着。

無二齋冷笑：「場地由你指定，但時間在半刻之後。」

「半刻？」

「打仗有所謂戰機成熟的時刻，比劍也必須留待劍氣充滿身心。戰場武士的你，還擇地點；劍客的我指定時刻。」

龍堂寺又兵衞冷笑着，似乎不屑無二齋的小題大作，但也不表示異議。

他指定決鬪場地。

二

年少的辯之助最感興趣的是無二齋如何以半刻的時間，將劍氣充滿全身。

無二齋帶着辯之助，穿越海邊的松林，到達明石海邊。

海上有無數白浪的波頭，掠過其上而來的潮風，打在臉上甚至令人感覺痛楚。

風強得似乎對面的島影亦正搖晃，並不斷把無二齋和辯之助所立脚的海邊白砂颳得有如起煙霧，令人難於睜眼。

眼力所及，沒有人影。

無二齋猛然往沙上一座，面向海邊，睜大雙眼，沈默不語。

辯之助心想無二齋大概想把海的廣大及強勁映在心懷。

長久的沈默之後，無二齋迸出一聲怪叫。

辯之助將此怪叫領會爲無二齋已完成籌編斬殺戰場武士的絕招。

其實並非如此。

「辯——」無二齋眺望海面，叫着辯之助。

「是！」

「照我的話做，不准違抗！」

無二齋解下褲鈕，往下拉，敞露下體。

辯之助看見堪稱男根的東西聳立着。

「，含在嘴裡，並用力吸。」無二齋命令，視線仍投向海面。

辯之助猶豫。

辯之助只知那是放尿的器官，而將那不潔的東西含在口裡，並用力吸，當然感覺屈辱。

「快！」無二齋再度下令，並伸出猿臂，揪住辯之助的頭髮。

辯之助被硬拉着接近。

異常的惡臭刺戟鼻孔。

辯之助閉眼。

無二齋硬裝式地讓辯之助含着。

其巨大並非十歲的少年的口腔所能容納。

無二齋以五指按其根部，開始緩緩搓擠。

辯之助悶得幾乎想移開，但頭髮被揪，頭部根本無法動彈。

無二齋的搓擠逐漸加速。

瞬間……無二齋發出一聲駭人的呻吟。

刹那間——辯之助的口腔充滿微溫的液體。

由於太悶，辯之助也忘了頭髮之痛，頭一搖，也就抖開了。

這時無二齋也用力一把推開辯之助。

辯之助拼命把液體及唾液吐到沙地上。

如有任何嚥進肚裏的，必定也一起吐出。

過了一會，才以袖抹唇，喘了一口氣，望向無二齋。

無二齋仰臥、閉目、靜止不動。

辯之助把視線移向自己所吐出之物。

男根所噴出的東西與尿不同，是濁酒一般的白色液體。灑散於砂上，眼看着就乾了。

辯之助心想無二齋棄置沈澱於體內的毒液。

「拋棄那些，心氣才能合一吧！」辯之助自言自語，隨卽感覺飢餓難忍。

「……肚子餓。」他囁嚅着讓無二齋也聽得

見。

無二齋像一具屍體，靜止不動。

辯之助解開背包的結。

剝開筍皮，正要取飯團時，「不要讓我聞到食物的味道！」無二齋叱喝着。

辯之助急忙跑到下風處，離得遠遠的。

三

決鬥的場所是海岸對面的草地。

記號是一棵大樅樹。

擴展有如水池的草地，只有這棵樹高高聳立。

時間到時，領城浪人龍堂寺又兵衞已到達。

無二齋則仍仰臥於沙灘。

又兵衞的隨從奔進松林中，大喊：「約定時間已到！」但無二齋仍不起身。

辯之助則慌慌張張站起來。

過了一會才起身的無二齋，先是伸個大懶腰，然後若有所思的走向水面。

無二齋在辯之助的旁觀下，走進洶湧的海浪中，水浸至胸部。

一身水珠的無二齋筆直走向草地。

跟隨其後的辯之助不明白無二齋為何弄濕身體。

貫穿松林，橫越街道、進入草地的無二齋，開口說道：「辯——」

「在！」

「好好觀看什麼叫真劍比武……然後就知道什麼叫勝利。」

「是！」

接着，走近樅樹，龍堂寺又兵衞不耐煩的表情已是十分明顯了。

距無二齋大約有三間（約五公尺）距離時，又兵衞已從隨從手中接過長矛。

「注意！」又兵衞逐漸逼近。

無二齋面露不齒的冷笑：「何必急着找死。

」

「說大話，激怒對方也是劍術的一招嗎？」又兵衞大喊。

「聽你的口氣，你的方寸已亂。」無二齋說着。

「閉嘴！施用卑劣的下策，才是敗北的前兆。」

「隨便你怎麼講！」

「試試這枝長矛的厲害。」

又兵衞擺出架勢。

這枝可能已殺人無數，建立功名的長矛，在此瞬間似乎變成領城浪人的一條手臂，十分靈活。

無二齋手法純熟地拔出背負的三尺長劍，單手握劍，使之直立。

又兵衞步步逼近，無二齋則以不動的姿勢待之。

辯之助提心吊膽地看着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的決鬥。

又兵衞緊握長矛的尾端，以便發揮兵器的長度。他的背後有一位持矛的隨從緊跟，為的是萬一主人的長矛被截成兩段，可在不容間髮之際，交出預備的長矛。戰場上的這種訓練想必相當徹底。

又兵衞把矛頭逼近約六尺左右，仍不停步；他發出地獄惡鬼一般的叫聲，刺向無二齋的胸部。

無二齋揮動直立的三尺長劍。

長矛被斬成兩段。

下一剎那，又兵衞的手中已握着隨從遞交的長矛。

他再度發出驚人的叫聲，使出一刺。

這時無二齋那截斷長矛的劍正好點揷地面，對於第二擊，只輕輕鬆鬆往上一閃。

第二枝長矛同樣被斬成兩段。

又兵衞往後跳。

但無二齋不知何故，仍維持不動。

另一位隨從帶着第三枝長矛馳來。

無二齋任由又兵衞取拿那枝預備矛。

這一來，又兵衞不敢再逼近了。

無二齋這時才開始前進。

他的步伐令人覺得漫不經心。

輪到等的又兵衞，顯露出不擅等的表情。

距離逐漸短縮。

又兵衞必定懷着第三度斷矛的恐懼，他按捺不住，只瞪着進入刀圈內的無二齋。

又兵衞使刺。

同時，無二齋的長軀躍離地面。

無二齋像一隻小鳥，輕鬆自如地停在又兵衞刺出的長矛之前。

辯之助注視着無二齋大喝一聲，又浮出冷笑。

像破竹一般，龍堂寺又兵衞從天靈蓋起被切斬而下的光景映在辯之助眼裏顯得尤其漂亮。

毒酒

一

「辯！不要東張西望！」無二齋突然停下來，轉頭叱責。

這是京城的街衢。

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帶往華麗的首都的辯之助，所有一切都是新奇的，隨時都可能落在無二齋之後遠遠的。

巨刹那冲天的豪華山門，一望無際綿延不斷的白牆，而且還有寬濶的大道。

彼方的五重塔背負東山聳立着，此方的伽藍高入雲霄。

唐車靜穆地往還於大道上。

頭包袈裟、肩扛大刀的僧兵，腳下的高木屐咔嚓作響，整隊而過。衣飾華麗的貴族婦女以市

女笠遮臉而過。

連販夫走卒，外表也顯得俏麗。

平均每走十步便遇見一位以各種盛裝誇示威儀的武士。

天下在豐臣秀吉的獨裁下，兵火靜息，聚樂第（譯註1）完成之後的京都呈現史上空前的殷盛。

但聚樂第的主人目前佔領朝鮮，準備攻佔明朝，設大本營於肥前名護屋，正趕赴該處。

辯之助被無二齋責罵，急忙縮短距離，緊跟其後。

無二齋從不注視路人，大搖大擺走着。

他的外表，以髒相而言，是最醒目的。

無二齋下榻的客棧烏丸通是一間與他的外表最相稱的外觀陳舊、簡陋的客棧。

客棧的主人是無二齋的舊知，敍過久別後，問及上京的目的時，無二齋答說：「在昌山公御前與吉岡憲法比武。」

所謂昌山便是以前的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

十五代的大將軍足利義昭（譯註2），於天正元年（一五七三）反抗織田信長（譯註3），舉兵宇治的槙島城，但一敗塗地，最後向織田信長無條件投降。他便是這位給室町幕府譜上終止符的人物。

被織田信長逐出京都的義昭，在邊境過着流亡的生活，但他仍夢想有一天能回京，重掌政權。

因此義昭在邊境致力於廣結出衆的豪勇武士，並與之立下追隨之約。

平田無二齋也曾見過義昭。他曾擊敗義昭身邊的護衞武士達七人之多，因此獲得義昭許諾，後日如恢復將軍之職，必召他出馬。

義昭所痛恨的織田信長於天正十年（一五八三）六月二日在本能寺（譯註4）被殺，但政權並不重回義昭手中。

政權被羽柴秀吉（譯註5）掌握。

義昭打錯算盤，以柴田勝家爲友，與秀吉爲敵，其後表現不少狼狽的舉動。

但秀吉原諒義昭，讓他回京都。

秀吉是有陰謀的。當他取代織田信長，邁向獨裁者之途時，企圖把自己的身世貴族化。

他想隱蔽織田信長的砲兵木下彌右衞門之子的身世，高攀天皇爲父。

秀吉命令隨侍左右的說書人大村由己，作「秀吉事記」。其中有下列的記載：「秀吉之母係荻中納言之女，仕於禁中時懷孕，產下的便是秀吉。」

亦即荻中納言之女經天皇之手，產下秀吉。毫不在乎地揑造這則顯而易見的謊話的秀吉，他渴望當征夷大將軍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他召足利義昭回京都，當其養子，以便達成願望。

回京都的義昭，一腳踢開秀吉的要求。可說頗有室町幕府的最後將軍的氣魄。

秀吉雖憤怒，但器量還不至狹小到殺義昭。最後秀吉成爲近衞前關白前久的養子，被任爲關白（譯註6）。

義昭出家，號昌山，獲得秀吉一萬石的救濟金，現居山城槇島。

他結廬於當初反抗織田信長的槇島城所在地，年近六十的老人在此度過無爲的生活。

譯註1：〔聚樂第〕豐臣秀吉建於京都的大邸宅，規模龐大，是豪華壯麗的桃山時代的代表性建築物。

譯註2：〔足利義昭〕此人係足利幕府（又稱室町幕府）的末代大將軍，他之所以能登上大將軍之位乃借助織田信長之力，後又畏懼信長坐大，想聯合武田信玄、上杉謙信、毛利輝元等人消滅織田信長；結果反被織田信長擊敗，而喪失大將軍之位，足利幕府也於焉終止。

譯註3：〔織田信長〕安土桃山時代之悍將，一

五六〇年於桶狹間擊敗今川義元，威名大震，此後南征北討，上京都，尊皇室、營造皇居，築安土城爲居城，統一天下之大業尚未完成，即在本能寺被其心腹明智光秀襲擊，織田信長自刃。其大業由豐臣秀吉繼承。

譯註4：此段係指「本能寺之變」。一五八二年（天正十年），羽柴秀吉（後之豐臣秀吉）圍攻高松城，織田信長出兵後援，途中宿於京都本能寺時，先頭部隊的明智光秀倒戈，圍攻本能寺，織田信長自刃身亡。

譯註5：〔羽柴秀吉〕即豐臣秀吉，幼名「日吉丸」，初名「木下藤吉郎」，以後改姓羽柴。最初爲織田信長的手下，本能寺之變後，滅亡明智光秀，平定諸國，一五九〇年統一天下。一五八五年當「關白」，獲賜豐臣姓，翌年任太政大臣，其後二度出兵朝鮮，戰爭中病歿。

譯註6：〔關白〕日本古代之官名，輔佐天皇之大臣。

二

足利昌山爲了排遣無聊，於是讓吉岡憲法與各方劍客比武，他則觀此爲樂。

京都今出川的吉岡道場現在仍懸掛以下的招牌：「扶桑第一、將軍家指南、室町劍術所」

所謂將軍家當然是足利將軍，有一位叫「吉岡直元」的人，成爲將軍家的劍術指南，於是掛起前述的招牌，其後雖經幾次兵火，但他的招牌不曾被拆下。

直元、直光、直賢，吉岡家不斷有具備天賦的人出現，而將軍家指南成爲有名無實的現在，門徒已超過千人。

當主是直賢。

所謂憲法是每代當主的稱呼。

憲法之外，也稱劍峰、憲房、建法等，但取如法（遵守規則）的意味，以誠實做為家訓。

因此，吉岡家現在對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仍維持君臣之禮。

義昭亦以吉岡憲法為劍術指南，每月指定數位高強的劍客，與憲法比武。

「辯，你到今出川的吉岡道場走一趟。」晚飯前，無二齋命令。

「是！」辯之助回視無二齋。

「聽說憲法十分嗜酒……你躲進廚房，把這個東西滲進憲法的酒中……」無二齋說着，取出竹製的藥筒。「不可被人發現。」

「……」辯之助接下藥筒，但並不馬上出發。

「快去！」

「這是毒藥嗎？」

「如果他今晚喝了，明早四肢無力。」

「我覺得……卑鄙……」

「閉嘴！所謂劍術就是求勝。為了求勝，必須不擇手段。故意拖延約定時刻，讓對方着急也是手段；背後偷襲一刀，也是手段；比武之前，讓對方喪失體力也是劍術的一招。……重要的比武前夕，必須戒酒、禁色、養精蓄銳，這是劍術家人人皆知的，如果憲法認為與我比武是件大事，必定也會如此。如果他看不起我平田無二齋，還是照常飲酒作樂的話，雖然酒中下毒，這只能歸罪他粗心大意。……快去！」

「……」

辯之助把藥筒藏在懷中，默默起身。

即將走出房間時，辯之助回頭問：「假如被發現……」

「你就回答他們，我說這也是劍術之一。」

無二齋冷然回答。他的態度顯然完全不考慮被捕的辯之助將受何種懲罰。

三

今出川的吉岡道場規模之雄偉不亞於任何巨剎。

由於沒有門扉，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

辯之助提着紅色酒桶。這是客棧老板偶然竊聽到無二齋與辯之助的談話後，所出的主意。

「潛進廚房下毒，這件工作對小鬼太困難了。」客棧老板如此說着，於是讓辯之助帶着事先已下毒的酒。

辯之助站在門前，喊着：「有人在嗎？」

出來的徒弟看見衣衫襤褸，有如乞丐的少年，不禁皺起眉頭。

「什麼事？」

「明早將在昌山公御前與貴主人比武的平田無二齋派我來的。」辯之助照着客棧老板教他的話一字不差的唸着。

「敵人送禮倒還新鮮，……在那邊等一等。」

門徒收下酒桶，走進裏面。

辯之助在門外等了頗長的時間。

再度折出的徒弟促他進來。

辯之助被引進的地方是道場。

「在這邊等。」

辯之助坐於寬濶的道場中央。

雖配備不少燭臺，但角落仍是一片漆黑。場地之大可容百人以上一起擊劍。

辯之助目不轉睛地注視投射於光亮的地板上的搖晃人影，等待着。

高臺上出現一位白衣的老人，他帶着一位比辯之助大三、四歲的男孩就座。

「我是吉岡憲法……你是平田無二齋的徒弟嗎？」

辯之助想答以不是，但須費口舌說明，也就點頭答：「是」。

「無二齋贈送的酒中有毒。」憲法說：「你不知是毒酒嗎？」

「知道的。」

「知道？……知道、難道不覺得師父的行爲卑鄙嗎？」

「無二齋說假如被發現了，就說這也是劍術的一招。」

「嗯，劍術的一招？的確不錯。」憲法苦笑，「但本道場的家法，凡惹禍者不可活着走出門外。你帶毒酒來，也就不能活着回去。」

「……」

「想必無二齋必已料到了，他不考慮你的生死，實在是性情殘忍的劍客。……你就覺悟吧！」

「是。」辯之助點頭。

「勇敢。……但我不能親手打死小孩。你從師學過劍嗎？」

「……」辯之助保持沉默。

他不曾接受無二齋的指點。五歲起便單獨搏大樹，不曾一日間斷。但此事仍須費口舌說明，於是辯之助閉口不語。

憲法並不覺得辯之助的沉默有何其他意味，說道：

「這是我的長男清十郎。他跟你比試，如你能不殘廢離開此地便是幸運。」

辯之助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比武的機會。

清十郎向父親一鞠躬，走下地板，從牆上取下兩把木刀，走近辯之助。

「選一把。」

辯之助選擇短的。

辯之助雖然發育不似十歲的男孩，但清十郎比他更健壯，雖才十四歲，但已是青年的體格。

辯之助的身高只到清十郎的胸部。

清十郎一聲怪叫，平舉木刀。

被稱許青出於藍的這副架勢，無懈可擊，充滿爽颯的氣魄。

與此相比，辯之助的架勢顯得相當笨拙。

由於搏大樹根本不須架勢，因此辯之助就像

平日獨習一般，以肩木刀的姿勢，與之對峙。

但清十郎並無絲毫輕蔑的表情，步步逼近。距離已可出手時，清十郎略微停頓，隨着喊聲，擊出一劍。

辯之助將之架開。

但辯之助不會預測被架開的木刀將如何襲來。

清十郎的第二擊是刺擊。

辯之助的胸膛挨了一刺，倒地又滾了一圈。如此便昏倒了。

醒來時，像一團破布似的被拋到門外。

手按疼痛的胸部，蹣跚站起的辯之助，看着浮在目光中的大招牌，全身沸騰着生平第一次的鬪志。

——好！有朝一日取下這塊招牌！

澤庵

一

旭日東昇的時刻，沿着鴨江的街道，有大小二道人影，影子長長地匍匐於地下，默默走着。

街上尚無其他行人。

小影子保持三步的間隔，跟在大影子之後，爲了不落後六尺巨軀的昂首濶步，必須加速步伐，他板着臉，鼻端已冒汗。

小身軀胸部疼痛，而且頗激烈。昨天在吉岡道場挨其長男清十郎一刺，浮腫一個拳頭大，因此晚餐、早餐都無法下嚥。

客棧老板會以黑藥膏爲之消炎，但不見效。

辯之助回客棧後，曾向無二齋報告毒酒被發現，但有關胸膛被刺昏倒一節則省略不講。

無二齋對於辯之助能無事歸來，外表上並未

顯現詫異。

晚飯時，無二齋看見辯之助捧着木碗和筷子，又放下，問道：

「怎麼不吃?」

辯之助默默敞開胸部，露出紅腫的部分。

「……」無二齋只是看着，並不作聲。

晚飯畢，無二齋叫客棧老板來，請他爲辯之助敷藥。

就寢時，辯之助稍微發熱。

辯之助爲了克服疼痛及發燒，在昏暗中構思吉岡清十郎捧木刀的姿態，並瞪視之。

因此，當然招致發燒，但也因此沒有父親那宛如惡鬼的形相出現。

黎明，醒來時，熱度已退。

客棧老板勸他躺一天，但無二齋一起身，就像慣例一般，他也起床。無二齋並未叫他「休息一天」。

無二齋那種大搖大擺的步伐，顯然完全不顧慮辯之助，並且不曾回過一次頭。

以十歲的少年而言，每走一步愈增的疼痛及二餐未食，實非尋常的氣力所能忍耐，但少年的內心對於跟隨而出，並無絲毫後悔之意。

這時，無二齋停下脚步。

辯之助也停下來，就在此時，陣陣頭暈目眩襲來。

「辯!」

「在!」

「把那條船的槳取來。」無二齋手指長滿蘆葦的岸邊的平底船，命令着。

辯之助爲了排除頭暈目眩，以雙手的手背，擦揉眼皮，開始走下斜坡。

中途，脚滑於沾滿濕露的草上，一滑到岸邊。

木槳頗重，挾於腋下，又扛於肩上，拚命爬上斜坡，但無二齋看也不看，捲起褲子，撒了一泡長尿。

把槳拖到路上的辯之助，一屁股坐下來，上氣不接下氣。

無二齋一把抓住槳，揮動三、四下，然後拔出佩刀，開始削起槳來。

邊走邊削的無二齋，大約走了二十步之遠，辯之助好不容易才站起身。

二

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隱居的槇島城址，位於現在的宇治市槇島町。

宇治川和巨椋池位於其兩翼，宇治川的支流從南北流進巨椋池，因此形成一洲。(巨椋池現在已被埋，找不到遺跡。)

昔日以風景著稱，尤其紅葉之時，景色尤佳，後嵯峨帝常光臨前太政大臣近衞兼經的槇島山莊，並在此吟詩作歌。

將軍義昭在此築山寨，確信此地爲金城湯池，但與織田信長一開戰，却一敗不可收拾，城及天下的政權盡失。

被戰火燒毁的城址，復歸一座小山，松林中只剩少許斷垣殘壁。

無二齋到達山下時，木槳已被改造成三尺左右的木刀。

「你在這裏等我。」無二齋命令辯之助在一片城門舊跡的空地等候。

「我爲了看比武，才跟來的。」

「你不可以看。」無二齋斬釘截鐵。

「我要看!」辯之助叫嚷。

既然在明石讓他觀看與領城浪人龍堂寺又兵衞的決鬪，爲什麼與吉岡憲法這場重要的比武不讓他看，辯之助不明白。

無二齋不說明理由，却說道：「假如我變成屍體，帶這把劍回故鄉，祭你父親。」

辯之助多年後才明白無二齋不讓他看比武的理由，無二齋沒有必勝的信心，他不顧辯之助看見他慘敗。

辯之助不得已目送無二齋的背影消失於森林中，然後走下巨椋池畔，坐於一棵柳樹根上。無風、春光明媚，垂於辯之助面前的柳枝，却顯得憂鬱。

辯之助覺得飢餓難忍，或許是因胸痛減輕。他張着大口，深呼吸，但不甚波及患部。

辯之助眺望一條小舟往岸邊而來，心想：船上大概有便當。

划小舟的是一位戴大斗笠的僧侶。

小舟停靠於辯之助眼前的岸邊。

僧侶提起釣竿和竹籠，跳上岸。

僧侶還捕魚，這在當時是無可饒恕的破戒。

僧侶似乎毫無忌憚，也未發覺身旁有一位少年，他肩着釣竿，正要上路時，竹籠中跳出一條鯽魚，掉在地上蹦跳。

辯之助將之拾起，投進竹籠。

僧侶那斗笠下的臉龐綻出笑容：「這叫幸與不幸，如從船上跳進水裏，就能活命，但跳到地上，已喪失時機。」

「師父，您馬上要吃魚嗎？」辯之助問。

「我不吃魚，庵裏有十七隻貓等着。」

「順便幾條給我好嗎？」

僧侶當辯之助是浮浪兒，也就允許他同來庵裏。

「太遠了，不行。」辯之助搖頭。

「爲什麼？」

「我的養父跟吉岡憲法比武，我必須在這裏等到結束。」

「你的養父是劍客嗎？」

「嗯……」

「叫什麼名字？」

「平田無二齋。」

「這個名字我聽過。愚僧是播州人，因此知道平田家每一代當主都叫無二齋。小僧幼小時曾聽說過前一代的無二齋，是陶晴賢的食客，被毛利元就攻破時，他曾手刃二十人以上，然後切腹

自殺……。是的，既然你是平田無二齋的養子，就更應該跟我走。」

「不遠吧？」

「不遠……草庵位於舊城。愚僧就是帶十七隻貓，成爲昌山公食客的澤庵（譯註1）。」

譯註1：〔澤庵〕一五七三—一六四五。德川初期之禪僧，父爲但馬出石之武士，本名宗彭、號澤庵。一六〇九年爲大德寺之住持。因批評幕府，被流放，後受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之尊信。於江戶品川開東海寺。澤庵精通詩歌、書道、茶道，著作有「澤庵法語」「萬松祖錄」「明暗雙雙集」等。

三

這半年間，在昌山公面前與吉岡憲法比武，一命嗚呼的劍客共有三人，大概因此爲了埋葬、唸經才招來澤庵這位食客。辯之助聽澤庵如此說，便跟隨其後走了。

「你也想當劍客嗎？」澤庵問。

「想，想當日本第一劍客。」辯之助回答。

「有志氣！」澤庵笑着：「平田無二齋看好的小孩，必定相當有天分。」

「不是看好，無二齋在決鬪中殺了我父親，母親也在那時死了，因此才把我這個孤兒帶回家。」

「什麼！你被仇人養大？」

「嗯……那時才三歲，無二齋說快長大，再來報仇。」

「玩劍的人實在大膽……總歸一句話，你想不想找無二齋復仇？」

辯之助沒有回答。

登完一段緩坡，前面是高大的石牆擋着；澤庵的草庵建於石牆下。

門口、土窩……到處都有貓蹲着，一看見澤庵，有的發出啼聲、有的站起伸背。

三隻跑過來，鑽澤庵的衣角，摩臉。

「不必着急，等一下一隻可分到一條大魚。」

澤庵轉身到厨房。

辯之助坐在屋簷下，豎耳傾聽。

雖然澤庵告訴他石牆上的廣場是比武場地，但現場却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傳來。

煎魚的味道傳來，辯之助深吸了一口氣。

乾脆躺在屋簷下，昏昏沉沉了。

被澤庵叫醒時，辯之助感覺有如處身另一世界。

悠閒地躺在太陽下睡覺，還是有生第一次。

澤庵已替他擺好飯菜。

大木碗裡盛着堆積如山的麥飯。

辯之助忘我地吃着。

澤庵邊看着他這番模樣，問道

「你剛才說無二齋與令尊決鬪時，令堂也在那時死了嗎？…」

「是的。我拿父親的佩刀想殺無二齋，却刺殺了母親。」辯之助口裡塞滿鯽魚肉，回答着。

澤庵對於這位若無其事地講述異常的悲慘事的少年的態度，不禁皺起眉宇。

「你想起當天的事，會不會覺得傷心？」

辯之助搖頭。

「不覺得傷心吧！」

「當時我也無能爲力。」回答後的辯之助把視線瞟向澤庵。「師父，我不報仇不行吧？」

「但是你好像不痛恨無二齋？」

「嗯……」

「父親的仇人叫不共戴天之仇，但是被不共戴天的仇人養大，實在也够奇妙了。」澤庵邊飲茶，仰望着沾滿灰塵的天井。

短暫沈默過後，澤庵說道：「報仇的機會到了的話，報仇也可以；如果不想報，算了並無不可……和尚的話就只這些。」

「……」

辯之助只是沈默地注視澤庵的臉。

澤庵把視線拋向辯之助的眼眸，說道：「無二齋呢？說不定他私下疼愛你呢！」

辯之助搖頭。

他做夢也不曾想過無二齋會疼愛他。

心想無二齋叫他送毒酒，必定絲毫不顧忌他在吉岡道場被殺。

辯之助心想這位和尚爲人眞好。

這時，傳來大鼓的聲音。

「比武完了……我過去看誰贏了。總之不必唸經最好……」

澤庵如此說着，便站起身。

這時的澤庵不過是二十七歲的青年。

夢遊劍

一

足利昌山的府邸四周有石牆，左右有坡路。

爲了防範敵人由坡路攻入，石牆曲折成長方形，以便不致一覽無遺。

澤庵爬牆到比武場後，辯之助倚在石牆等候。

突然……辯之助追視一條緩緩爬下石牆的蛇。

蛇爬到辯之助眼前，正想鑽進石牆。

辯之助伸出雙手，緊抓蛇的尾部。

他用力想把蛇從石牆裂縫拉出，但蛇僅鑽進三寸左右，却意外地拉不動。

豈僅如此，辯之助雖使出渾身氣力，但蛇身却一點一滴地往裂縫鑽進。

「畜生！」辯之助忘了胸痛，使出拚命的力量，但蛇發揮的拚命力量却屬優勢。

最後——蛇那被辯之助緊抓的尾部也沒入裂縫了。辯之助一身是汗。

最後死心，放開雙手時，無二齋繞過石牆，

出現。

辯之助心跳加速，心想：「贏了」，趕緊奔迎無二齋。

無二齋臉色蒼白，但大搖大擺的步伐仍然不變。

他只給辯之助閃電一瞥，默默走下坡路。

跟隨其後的辯之助看見無二齋右手手背沾滿血跡，而且鮮血直淌，不禁叫道：「血！」

無二齋無言。

澤庵走近辯之助背後，說道：「無二齋大人，愚僧爲您敷藥，請右轉。」

不久，坐於爐邊的無二齋，敞開右臂。右手的上膊處浮腫三倍以上，而且變成紫色，必已折骨。

澤庵持小茶壺，以竹片沾黑又黏的膏藥塗抹患部，邊細聲說道：「說不定這條手臂不能使用了。」

無二齋繼續沈默。

澤庵敷藥畢，說道：「無二齋大人，贏吉岡憲法的人，您是第一位……但您的右手殘廢，憲法並沒有受傷。雖贏了比武，但不划算的是您。」

無二齋與吉岡憲法不動地對峙將近一刻。

突然出擊的是無二齋。

這道攻擊，無二齋發揮意外的絕招。

亦即以電光石火之速，單手以削欅而成的木刀刺擊憲法的胯下。

在此刹那，憲法搏擊無二齋的右腕，這是必然的招數。無二齋犧牲右腕，襲擊憲法的要害。

憲法擊碎無二齋的右腕骨骼的同時，向前傾，昏倒了。無二齋不倒。

顯然無二齋獲勝。

獲勝的無二齋，右手永遠不能使用。

誠如澤庵所言，無二齋爲了獲勝所採取的速戰速決實在划不來。

「您實在是劍客，爲了求勝，似乎不擇任何

手段。」

「你是說我錯了？」無二齋這才開口，定睛注視澤庵。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要斷定誰是誰非頗不容易……但劍術家失去右手，損失太大了。」

「只求勝……」無二齋叫喊似地回答。

二

「求勝？……是的，這也是男子漢的目的之一。……但這個小孩……」澤庵說着，「是否有意讓愚僧代爲撫養？」

「不行。」無二齋的回答毫無婉轉。「小鬼有任務在身。」

「任務？」

「殺父親仇人的我，成爲扶桑第一劍客。」

「原來如此……您存心讓這個小孩報仇吧？」

「一點也不存心讓他簡簡單單的報仇。……我深信假如能順利打敗我，必定能成爲扶桑第一劍客，因此我必須留他在身邊。」

澤庵恍然大悟似的聳肩。

這時有一隻猫從門口跑進庵裡。

銜着一條蛇。

辯之助總覺得這條蛇是剛才自己想從石牆裂縫裡拉出來的蛇。

明明是自己想抓的蛇，却被猫抓走了。辯之助覺得侮辱。

不久——無二齋帶着辯之助走在沿宇治川的街道，向西而行。

無二齋與辯之助之間依然沒有談話。

辯之助保持三步的間隔。

手臂受傷的無二齋，絕不因此步伐遲滯。

走到渡船頭，無二齋才向辯之助開口：

「那邊有三個武士正在等船，等一下我在船上殺掉他們，……你從屍體掏錢。」

「……？」

辯之助以狐疑的視線仰視無二齋的側臉。

三名武士並坐於長椅等船，在和暖的春日下，顯得懶洋洋。

辯之助不懂爲何要殺那三位武士。

無二齋並非殺人越貨的強盜。

渡船離開彼岸，緩緩渡河而來。

無二齋與辯之助佇立於遠離三武士的地點，等候着。

此外的船客只有一位商人。

船靠此岸。

無二齋與辯之助先上。

三名武士有如拊挾無二齋一般，選定座位。

辯之助坐於前船，睁大眼睛，屏息吊膽等候事態發展。

無二齋不在乎地注視河面。

三名武士並不看無二齋，顯得若無其事的樣子。

船到河中，船頭的船篙正忙碌時。一名武士像排遣無聊似的，站起身，雙手向上高舉。

下一瞬間——該武士轉身拔劍朝無二齋腦蓋砍。

辯之助看見其他二名配合此一突擊，閃亮長劍。

同時無二齋低得比船舷更低。

突擊的武士的劍身不偏不倚停止於剛才無二齋的頭部所在的空間。

無二齋斬腰的快擊及使此快擊繼續及於其他二人的劍法，快得不容辯之助追踪其長劍的閃光，實在超越人的動作界限。

一名武士的右手腕被斬成兩半，另一人的臉部被反斬。

無二齋只用左手。

三名武士潰敗時，無二齋那沾滿血漬的劍身已浸在水中。

辯之助茫然直立於原處。

「辯……」無二齋毫無表情地命令着：「過來拿錢！」

聽見此話的商人，顫抖那被恐怖纏繞的身子，似乎心想下一位被殺的便是自己似的，戰慄地躍進水中。

辯之助先搜那位被斬腰身亡的武士的懷中。

把錢包交給無二齋後，接着走向那位喪失右手的武士。

這位武士精疲力盡地把脖子躺靠於船舷，他幾近目眦盡裂地狠瞪辯之助。

「抱歉！」辯之助正要伸手進其懷中時，該武士正以左手抖索著想撥開辯之助的手。

這時無二齋以剛提離水面的長劍，乾淨俐落地將其左手連肘斬斷。

三

取得三人懷中的錢包後，無二齋冷酷地命令辯之助：「推到河裡！」

船夫癱瘓地趴在船尾，表情癡呆，船則隨波而流。

練武的死軀在十歲少年手中顯得頗重。

好不容易才把三具死屍推到波中的辯之助，這一來勢必再爲船夫把槳。

上岸後辯之助才問那些武士係何許人物。

「吉岡的門人。」無二齋冷冷答道。

接着，好像沒發生什麼似的，無二齋與辯之助再度繼續沈默的旅程。

當晚夜宿路旁破舊的阿彌陀堂。

無二齋沒吃辯之助加水濕潤的乾糧，躺下來便昏昏沈沈睡着了。

雖然辯之助沒察覺，這時無二齋全身如烈火燒身一般發着高燒。

辯之助吃得非常飽時，睡魔光臨，額頭倚靠板牆，也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辯之助被一聲悽厲的慘叫聲驚醒，跳起。

辯之助心想大概是夢見惡鬼形相的亡父，自己迸出的，也就再度躺下來。

這時，無二齋口中發出呻吟聲。

辯之助以前不曾見過無二齋被惡夢所魘。

嘿！他也會做夢！

辯之助好奇地藉着透過破窗的月光，觀看無二齋的睡姿。

讓辯之助大驚不已的則是下一刹那。

無二齋伸出左手，剛一握到頭前的劍，便發出怪叫，拔劍斬向空中。

發高燒所引發的動作，不僅如此。

搖晃站起的無二齋，宛如幽鬼，蹣跚前進三、四步。

「我嗎？……儘管來！」大聲喊叫，並開始縱橫左右亂揮劍。

辯之助則東躲西藏。

亂揮一陣的無二齋，搖晃着頭，瘋狂的視線盯住阿彌陀佛像。

「在那邊！……別跑！」

無二齋舉劍過頂，向前直逼，砍下阿彌陀佛像的頭。

頭滾到辯之助前面。

「下一個！輪到誰？……」

無二齋顚簸着，走向辯之助。

「你嗎？」

辯之助被那副青面獠牙、恐怖至極的相貌嚇壞了，慌亂中撿起阿彌陀佛像的頭、投出。

無二齋揮刀想斬飛來的頭，但沒砍中，結結實實地被擊中胸膛。

接着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仰向倒地。倒地後，不再爬起，像死了一樣，絲毫不動。

辯之助深怕無二齋再度突然跳起，因此暫時盯着他的睡姿。

其間，由於難以克服的睡意來襲，於是偷偷從無二齋手中奪取長劍，收進刀鞘，插進斷頭的阿彌陀佛像中，然後才躺下來。

辯之助醒來時，朝陽已照進廟中。

「喂！起來！」

辯之助被叫醒，急忙躍起，仰視無二齋。的確是平日的無二齋不錯。

不禁興起一種錯覺：昨晚的狂亂似乎是一場惡夢。

辯之助跑到道路對面的小河洗完臉，回來時，無二齋已走在百步之遠的通向播州捷徑的籼道。

修練蟲

一

大蓑虫懸掛於樹木的高枝上。

也有人模擬蓑虫。綁住自己的雙脚，以繩子反吊於樹枝上，身體則裹着草蓆。此人是辯之助。

從京都回來，已經過一年。

無二齋與辯之助的生活形態仍然不變。

如果說不同的地方，便是無二齋坐在爐邊的時間多了。

前往京都之前的無二齋不曾整天坐於爐火邊，無所事事。

一吃完早飯，便出門，不是傍晚回來，就是翌晨才回來。而辯之助前往棄姥小屋一看，不知何時，裡面已堆滿狐、狸、鹿、熊的屍體。

不是進山獵野獸的日子，便在庭院大揮木刀。

右手殘廢，從京都回來的無二齋，時間大多在爐邊茫然度過。

與此相對，辯之助搏大樹的獨習變得更勤、更激烈。

有一天，辯之助想出一個主意：模擬蓑虫。

這天早上，他來到獨習場，突然看着以枝葉或小枝營蓑（巢）而垂掛於枝頭的蓑虫，其幼虫

只露出頭部，蠶食樹葉。辯之助突然興起，也想學蓑虫。

蓑虫這種昆虫，雄的在蓑中羽化才出來，雌的則不羽化，一生住在蓑中。

辯之助模擬蓑虫，把自己吊離地面數尺，緩緩擺動身體。

振幅增大時，反吊的身體便碰擊樹幹。

爲了不碰擊樹幹，辯之助必須學會在空中扭閃做爲鐘擺的身體。

辯之助檢討在吉岡道場時，自己雖能架閉清十郎的一擊，但却無法預測再度攻來的第二擊，就是由於自己只練習攻擊不動的樹木。

辯之助覺得今後必須以野猪或山犬之類的會逃走，也會攻擊的野獸作爲練習的對象，回家後便將該主意告訴無二齋。

他所獲得的回答是：「不怕死的話，儘管做。」

隔天，辯之助跋涉進入深山，遭遇一羣山犬。

誠如無二齋所說的。

辯之助從高達數丈的斷崖跌下，被谷間的樹枝鈎着，才免於被山犬咬殺的厄運。

辯之助獨習的對象仍是不動的樹木。

既然樹木不會攻擊，只有把自己的身體置於最不自由的狀態，除外別無他法。

把身體當鐘擺，卽將碰撞樹幹時，才千鈞一髮地閃過，這種工夫實在不容易。

裹着草蓆的小軀狠狠撞在樹幹上，實在痛苦不堪，但辯之助一旦開始練習，就不打算中止。

終於在第十幾次，成功地閃過樹幹。

二

傍晚回到爐邊的辯之助，像一團破布似地倒在地上。

額頭、臉頰、手臂都是撲傷，如脫掉衣服，必定遍體鱗傷。

無二齋目光烱烱地瞥了辯之助一眼，和以往一樣，不講其他話。

辯之助甚至連站起來喝芋粥的體力也失掉了。

但被無二齋厲聲一喝：「起來！」也就慢吞吞站起來。

只走到厨房取梅乾，便覺頭暈目眩，氣喘如牛。

喝完一碗芋粥，便須絞出拚命的氣力。

心想：「明天大概起不來了。」然後也就陷入昏迷狀態。

的確如此——黎明一睜開眼，全身已被疼痛包裹。

雖咬緊牙關，仍洩出呻吟聲。

雖則如此，辯之助仍告訴自己：「今天照常練習。」

辯之助在無二齋起床前起床。並備齊早餐。

無二齋只默默目送辯之助外出。

當天的蓑蟲練習，只練兩次，已覺得恍惚；但辯之助並不屈服，繼續練習。

好不容易閃過樹幹，辯之助正高聲歡呼時，擺回來的身子，頭部却結結實實地撞在對面的樹幹，這一次眞的不省人事。

醒來時，却躺在地上。

必定有人爲他卸下反吊的身體。

辯之助直覺地認爲必定是無二齋。

假如是樵夫或一般人，必定會看守到他醒來。總而言之，別人一定看不懂他爲何從事這種苛烈的練習。

因是無二齋，故默默爲他卸於地面，才逕自回家。

辯之助提着木刀，信步走回家。

無二齋佯裝若無其事地正在削木屑。

無二齋開始在爐邊消磨長久的時間後，才反覆無常地創起木屑。

看起來似乎想塑造佛像，但手技非常笨拙，而且好不容易開始像樣時，無二齋必定將之破壞，使過去的努力化成水泡，拋進爐中，重覆著失敗。

只能以左手刨，實在不容易。但在旁觀看的辯之助總爲他着急。

這次呈現頗清晰的樣相。

辯之助默默眺望他的手勢。

無二齋不發一語。他把辯之助卸放地面，又裝做若無其事。

辯之助身體已不像昨天那麼酸痛。雖然碰撞樹幹的次數比昨天更多，但已學會如何減輕撞擊的勁勢。

最後一次雖然發生頭撞樹幹，昏迷的失誤，但他已建立「明天能做得更好」的信心。

隔天——

辯之助卽將出門時，無二齋才開口：「只擺頭，無法躲過樹幹，扭腰才重要。」

「嗯……」

辯之助點頭，走出門口。

當天，辯之助只撞擊兩次樹幹。

藉着扭腰的方法，能很有趣的閃過樹幹。

回到爐邊的辯之助報告他今天練習得很成功。

這時，無二齋刨壞挾於膝間的類似佛像的東西，削落半個頭。

無二齋以銳利的眼光盯着辯之助。

辯之助一驚，縮肩。

無二齋把木屑投入爐火中。

辯之助不禁覺得奇怪：一刀斬殺三名武士的左手怎麼這麼笨拙。

他覺得若是他，單以左手也能遠爲靈巧地雕刻成佛像。

又經過二十幾天。

辯之助的蓑蟲練習已達於自由自在的境界。

他能把身體擺近樹幹，眼見快碰撞的千鈞一髮之

際，靈巧的閃身躲過。

不僅如此，他甚至有餘裕藉着扭腰，使反吊的身體成水平狀，擧脚踢樹幹。

他已學成像蝦子一般曲身閃過樹幹的本領。

三

無二齋似乎暗中觀察着辯之助的精進。

辯之助能自由在空中跳躍後，有一晚，無二齋說道：「明天練習別的。」說完，丟小刀給辯之助。

「那一種練習？」

「拿繩子綁住雙脚，另一頭繩子連在樹枝上，這和以前一樣，不同的是從樹枝上跳下來。」

「……」

「跳下時，以小刀凌空切樹枝。……看看能切幾根樹枝。」

「好！」辯之助躍躍欲試。

無二齋命令的這種練習，不是模擬蓑蟲，閃避樹幹的練習所可比擬。

第一天，辯之助連一根樹枝也切不到，只有徒然空揮短刀而已。

第五天，從樹稍跳下的刹那，好不容易能切到一根。

第十天，能切到第二根，接着短刀便無用武之地。

一個月過後，好不容易能斬斷第三根樹枝。

配合落下的速度，揮舞短刀，接連切斷樹枝，此種技藝在切第一根樹枝後，及下一根樹枝之間，在此段空間中必須將身體置於能揮動短刀的狀態。

切斷樹枝的那一刹那，已揚起短刀，對準下一根樹枝—其速度之快必須勝過落下的速度。

十一歲的辯之助卽使從再高的樹梢躍下，要切斷三根以上的樹枝，似乎不可能。

三個月過後，多風開始吹起時，辯之助興沖沖地跑回家，大喊道：「今天切斷四根了！」

無二齋沒有回答。

他的膝上仍是一堆木屑。

無二齋到現在仍未完成。

辯之助由於切斷四根樹枝的興奮，不禁口快說溜了話：「我已能斬斷四根樹枝了，你什麼時候才能完成佛像？」

就在此剎那，無二齋的左手停止動作。

他不慌不忙地抬起頭，目光炯炯地看着辯之助。

下一剎那，無二齋朝着辯之助丟出小刀。

辯之助原地不動，稍微把臉向旁一側。

小刀掠過耳畔，深深插在背後的柱子上。

辯之助得意地微笑着。

「辯！」無二齋形相恐怖。

「你想玩弄我無二齋嗎？」無二齋大喊，拔出置於身後的長劍旁的匕首，投出。

辯之助把頭一縮，匕首飛越頭頂而過。

無二齋拔出長劍、直立着。

「辯！過來！快來報你父母親的仇！」

辯之助看着咆哮怒吼的無二齋，心想：他大概發瘋了！

無二齋的視線並非固定於辯之助的臉上，而是閃爍游移不定。

「辯！過來！」

無二齋向前踏出的步伐，像夢遊病患似的搖晃不穩。

辯之助雖拔出那切斷四根樹枝的短刀，但絲毫沒有動刀的意思。

辯之助步步後退到門口。

「辯！沒勇氣報仇嗎？怕我無二齋嗎？」

「辯！你已經够資格報仇了！……過來！……

……快過來！」

無二齋一踏出門口，便揮斬長劍。

辯之助距離十步之遙，注視着他。

岩石

一

這一天，辯之助忙着挑回在溪邊洗淨的十幾根蘿蔔，並將之掛在屋簷下。

昏暗的爐邊，像鬼魂一般蹲着不動的是無二齋。

辯之助被他丟小刀、匕首、拿長劍到處追，已經過一個多月。

無二齋不曾踏出門外一步。

他的舉動逐漸顯得怪異，只默默吃着辯之助送到面前的食物，而且已停止削木屑殺時間了，有時爐火熄了，也忘了加木柴，簡直整天處於虛脫狀態。

晚飯後，蠕動着身體，心想大概要站起來，想不到却朝着爐中撒尿。

辯之助恐怕講他會引起他的瘋狂，也就任由無二齋我行我素。

有一次無二齋甚至把赤紅的炭火放於右手掌，辯之助一驚，不禁皺起眉頭。

無二齋不僅右手不能動，連五指也無法握物。

或許無二齋突然異想天開，想藉着炭火燒掌的刺激，使五指能動。

辯之助無法漠視他把手掌燒得發出惡臭，於是拿火筷挾起炭火、丟開。

無二齋被干擾並不惱怒，他那遲呆的視線一直落在被燒焦的手掌。

但辯之助與顯然逐漸發瘋的無二齋在同一間房子生活並不顯現恐懼的樣子，他現在正邊晒蘿蔔，邊哼着在京都學的流行歌。

「小朋友……」

突然背後有人叫他，轉頭一看，背後站着一位穿深紅色衣服的高大武士。

這間房子不會有過武士來訪。

「這裏是平田無二齋大人的住處嗎？」服飾華美的武士問着。

「嗯。」辯之助點頭。

武士說道：「請代我通報一聲，德川家康的近侍武士別所內藏助求見。」

辯之助指着屋裏，說道：「人在那邊，你就自己進去吧！」

別所內藏助大步走進屋裏。

訪客報名後，無二齋只是目光烱烱地瞥了對方一眼，不答也不動。

「打擾您了。」

別所內藏助隔爐坐下後，說道：「在下奉主人家康之命，特來拜謁。主人家康上京時，曾拜訪前將軍昌山公，談及天下事時，話題及於劍法，昌山公表示他以觀看吉岡憲法與各家各派高手比武為唯一樂趣，去年春天，憲法與您比武，首次敗北……主人家康聽後，對您印象深刻，常告訴我們，渴望見識您的本領……主人家康等伏見築城完畢，將遷往江戶，他表示願在此之前見識您的本領，以上是在下造訪的理由，懇請您答應。」

武士說完，畢恭畢敬地行禮如儀。

二

無二齋那呆滯的視線依然只落於爐火。

「尊意如何呢？請答應。」別所內藏助再度催促答辭。

凡是劍客，無人不知德川家康酷愛劍術。因此獲得家康垂青的劍客，沒有一個不欣喜若狂。

別所內藏助本以為平田無二齋會滿口答應，想不到無二齋的態度完全出乎意料。

內藏助三度催促答話。

無二齋久久才抬起頭。

但無二齋並不看等候回答的內藏助，他喊着

：「辯！」

辯之助在屋簷下出現。

「什麼事？」

「我替你取個名字。」

「名字？」

「是的。我叫無二齋，因此你就叫無三四。從今天起，你叫無三四。」

「……」辯之助覺得很迷惑，只是不斷眨眼。

無二齋聽說德川家康招聘他，才想起替辯之助取劍名。

這一來，別所內藏助的臉色也變了，大聲說道：「平田大人，莫非您的回答是……？」

無二齋再度把視線落在爐火，回答：「您也看得出來，我的右手已喪失自由，我已是殘廢的人……我的意思是讓我的養子——新免無三四跟您同行。」

「那個小鬼！別說傻話！那不過是十二、三歲，鼻涕未乾的小鬼呀！」

內藏助不堪侮辱，大聲怒吼；這時無二齋首次以冷漠的視線盯着訪客。

「今年才十一歲不錯，但他具備的本領已勝過我平田無二齋。」

「我並非特地來此讓您開玩笑！」

「如果不相信的話，您可以試試他的本領！」

「不必！」

「不必？」無二齋的雙眼放出懾人的光芒，內藏助不禁全身一陣痙攣。

「您說不必嗎？」

「我不是惡意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帶一位年僅十一歲的僅具天賦的小鬼到主人面前。」

「不錯，因此我提議您親手試試他的本領。」

「我已是經歷幾次戰場，曾建立一些小戰功的武士呀！」

「聽您的口氣，您好像怕敗在這位十一歲的小孩手下。」

內藏助氣憤地說道：「換句話說，您不答應我的主人的招聘了」。

「請讓新免無三四跟您同行。」

「恕難照辦。」內藏助拒絕。

這時，無二齋手握背後的長劍，站起身。

「……」內藏助投以驚奇的眼光。

無二齋緩緩走到屋簷下。

「辯！拿短刀來！」

「幹什麼？」

「報父母之仇，如此這位德川的近侍武士才會相信吧！」

「……」

「辯！別猶豫！快拿短刀來！」無二齋的態度並非上次追逐辯之助時的夢遊病者似的瘋狂，而是滿懷堅毅的神情。

辯之助取短刀來時，無二齋對內藏助說道：

「我曾斬殺這個小孩的父親，並沾污他的母親。現在我正式讓他報仇，如他發揮真本領贏過我，請以他代替我，推薦給德川殿下，如何？」

「我答應。」內藏助雖點頭，但心裏想着十一歲的少年怎麼贏平田無二齋。

無二齋也看穿內藏助的想法，於是補充說道：「這是正式的決鬪，如他無法報仇，我就殺了他。」說完，丢去劍鞘、左手高擧長劍。

三

無二齋與辯之助的決鬪始終前者進，後者退。

目擊者的別所內藏助不得不跟隨他們移動。

辯之助保持五步的等距離，一直向後退。

無二齋並沒出口叫他「不可以退」。

辯之助直往後退，無二齋那宛如鬼魂的瘦軀則向前直逼。

經過梯田的小徑，通過附近散佈長苔的墓碑

的廢寺旁，走經桑田的斜坡，決鬪場所移至辯之助這六年來習武的赤松林。

辯之助不知不覺把無二齋誘進此處。

雖到了此地，辯之助仍無勇氣與本領襲擊無二齋。

但總算停脚不退了。

無二齋也駐足，但未縮短五步的距離。

時間逐漸經過。

佇立遠方的別所內藏助也呈現不耐煩。

終於——

無二齋踏出一步。

辯之助不退。

突然，無二齋的身軀躍起。

目擊者的內藏助看見無二齋那閃爍光芒的長劍及大樹被砍斷傾倒，而那位少年的矯健身影已閃進對面森林的樹蔭；內藏助覺得事態的進展有如夢中世界。

辯之助逃抵秉姥小屋旁。

追趕而來的無二齋一路砍倒十幾根赤松，但呼吸絲毫不顯得急促。

兩人的間隔再度恢復五步，辯之助保持距離後退。

小屋後面是一道陡峭的斜坡，不長樹木。

斜坡中央有一塊大岩石。

辯之助跳躍似的在斜坡上後退。

以前那裏沒有岩石，幾年前的暴風雨，山洪從深山裏帶來這塊大岩石。

由於被倒場的樹擱着，才停留於斜坡。

當辯之助跳上岩上時，無二齋的口中首次迸出一句叱責：「辯！不許再退！」

「……」

辯之助俯視步步逼近的無二齋。

「辯！看劍！」到達岩下的無二齋大喊着。

下一剎那。

辯之助的小軀輕踢岩石，凌空飛躍。

無二齋朝着凌空的辯之助砍出一劍——剎那

問，大岩石像巨大的野獸似的搖晃起來。

被辯之助一踢的岩石，因只是腐朽的倒樹支撐着，故微小的衝擊便使它繼續數年前滾落斜坡的命運。

無二齋首次發出似人的悲鳴。

悲鳴擴散於空中，無二齋躲進岩下。

岩石壓碎一位稀世的劍客，並發出隆隆的聲響滾落斜坡，撞上棄姥小屋才停止。

小屋傾斜。

辯之助站在斜坡一隅。

辯之助清楚地看見岩石壓扁無二齋，並滾落的情形。辯之助看見那般可怕的無二齋，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肉身佐證時，不禁茫然呆立。

過了一會，悄悄走近的辯之助，注視着無二齋那仰上的唯一完膚的頭部。

他的雙眼已喪失光芒，睜得大大的。

辯之助聳肩、閉目，囁嚅的話是：「我叫無三四。」

姊與妹

一

春天正濃。

成爲無三四的辯之助所翻山越嶺的路旁盛開着花。

花把滿山遍野染上各種色彩，但辯之助的雙眼並不投以一瞥，他筆直向前邁進。

所謂走路是把敏銳的視線朝向前方，並不斷把脚步重重地踏於地面——這種習慣是無三四無形中從已故的無二齋學來的。

無三四的肩上揹着無二齋遺留下來的三尺筆直長劍。

此外，沒有帶任何行李。

無三四把無二齋的遺體葬於平田家的庭院，並把屋內打掃乾淨後，便告別這間住了八年的熟

悉房子。無二齋的遺物中，他只帶這枝長劍。

此後如何生活呢？——這件事無三四一點也不去想。由於沒想，也不覺得不安。

只覺得既然無二齋死了，離開平田家是理所當然，也就離開了。

目前，無三四先訪生父家。

越過鎌坂峠，便是美作國了。

在峠處向一位樵夫似的人打聽吉野郡宮本村的去路，對方答說：「這條路直走就是了。」

道路蜿蜒於竹林掩蔽的丘陵，一上一下，不久，無三四的眼下呈現一座小盆地。

一片梯形的田園，有着二、三十戶人家的聚落。

「想起來了！」無三四看見聳立於村子中央的大樹時，自言自語道。

無三四的記憶中有那棵大樹，養他到三歲的家就在那邊。

大樹長着陀羅葉。

無三四奔下臺地的斜面。

跑完桑田中央的小徑，便是寬濶的稻穀庭院。

房子的樣式大而堅固，不是平田家所可比擬。

無三四站在庭院，大聲叫道：「有人在嗎？」

一位年輕的女人出來，邊梳着長髮，問道：「你是誰？」

「辯之助。」無三四挺胸回答。

「辯之助？」年輕女人停止梳髮的手，目不轉睛地凝視着，突然聲音尖銳地叫着：「不行！你不可以進來。」

「爲什麼？」

「還裝傻……被父母仇人養大的沒出息的人還敢回來，不知羞恥！到別地方去！」

年輕女人瞪着他。

「到底妳是誰？」無三四問。

「你的姊姊！」年輕女人回答。

雖說年輕女人，年紀大約有二十四、五了。

無三四第一次聽見自己有姊姊。

「我的姊姊？」

「不錯。你出生時，寄養在母親娘家……你竟然不知有我這個姊姊在家，父母仇人養大的窩囊貨不要回來，到別地方去！」

無三四不僅不轉頭離開，反而走進房子。

「不要靠近！」姊姊於幸頓足、叱責。

二

無三四正視姊姊，告以：「雙親的仇已報。」

「你說什麼？真的嗎？」

「嗯……真的。」

「你想騙我讓你進來嗎？平田無二齋怎麼會敗在小孩手下？」

「無二齋敗於岩石！」

「岩石？」

無三四描述當時的狀況。

「原來如此。雖然不是親手報仇……但父母親的仇總算報了。好！我允許你從後門進來。」

於幸注視無三四進屋。

無三四繞到後院，於幸命令他裸身於井旁。

無三四被從頭澆三盆冷水。

於幸帶無三四到祖先靈前，祭告報仇的經過，然後才和顏悅色地居下座，說道：「從現在起，你就是新免家的主人。」

「我只是順路回來看看。」

當無三四告以無長留的意思時，於幸重重地搖頭。

「報完父母親的仇後，你就是新免家的主人，此後必須守着這個家。」

「守這個家，就由姊姊繼續擔任下去吧！」

無三四答過話，再度審視這間陳舊的房子，

心想：守這個家免談。

十一歲的少年對於當家做主一點也不覺得高興或有趣。

於幸問無三四，既然不待在家裏，到底想當什麼樣的人？

「日本第一劍客。」無三四回答。

「住這裏，未必就不能練武……」

「單獨練習，進步有限。……此後要藉着與一流劍客比武，增強自己。」

「你才十一歲而已，十五歲再浪跡天下，外出練武也還不遲。」

無三四沒有答話。

於幸重覆請求他在家待三年。

無三四到最後乾脆閉口不語。

於幸從十四歲開始便守着這個家。

迎接報完仇回來的弟弟辯之助後，不禁有些厭煩這種單身生活。

她回顧八年來像男人一樣支撐這個家，指揮住在後院的三名長工，現在內心不禁湧起一股喜悅：總算把家長的位置讓給弟弟的日子來臨了。

當晚——

無三四被客廳傳來的姊姊的談話聲吵醒。

「……我說不要，就是不要。」清晰地傳來於幸的尖銳聲音。

想必剛才雙方都壓低聲音，但於幸突然激動起來，才不知不覺大叫出聲。

無三四洗耳傾聽。

「從今晚開始，這個家的主人不再是我了，是弟弟辯之助。我不能再隨心所欲，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偷偷到這邊來，只限今晚，以後不行了。」

接着，男的細聲的講了一些話。

這一來，於幸的聲音更大：「我已經不是家長，這句話要講幾遍，你才聽懂。……你們雖得到我的身體，但不能得到我的心，你們之中沒有

一個是我喜歡的。……你們別想用暴力或威脅，當初我聽說浪人子弟爭奪女人，整天滋事打架，才允許你們來。……有開始，就有結束，今晚是最後一晚，以後我不再是慈母觀音了。」

但下一刹那，却是於幸的叫聲。

男的必定充耳不聞，飛撲於幸。

三

無三四抓住長劍，奔出。

於幸的叫聲繼續着。

「姊姊！」無三四喊着，打開木門時，在燈光下，他看見被男人壓着的於幸露出的雪白大腿。

棄姥小屋內擁合的男女形像在無三四的腦中閃過。

「姊姊！如何處置這個傢伙？」無三四問。

比於幸的答話更快的是男人轉身、提劍。

無三四也反射式地拔劍。

「辯之助！不可以！」於幸叫時，那個男人已拔刀。

「小鬼！滾開！」年方十七、八歲的浪人武士的子弟，看對方是小童，也就魯莽無禮起來。

無三四筆直伸出三尺長劍，保持不動。

「辯之助！你退下，我打發他離開。」於幸請求。

但無三四仍然擺着架勢，說道：「眞想幹嗎？」

「什麼叫想幹？」

「意思是殺不掉我，別想出這間房子。」

「混蛋！」青年非常不屑地罵了一句。「像你這種小鬼，實在混蛋！」

「好吧！試試看。」

「人的耐性有限，趁你沒受傷前，快退下。」

雖說看起來已十四、五歲，但捧着三尺長劍，顯得頗重，身高也不够，因此青年想打掉他的長劍，再行離去。

青年正想給他出醜時，眼看少年輕而易舉地高舉長劍，不覺怒起，口罵：「不知好歹！」也平舉長劍。

「辯之助！」於幸以最大的嗓子叫着：「你誤會了，快退下，求求你。讓權藏離開。」

叫聲未完，無三四已向前猛進。

青年心想這正好可以撥掉他的長劍，於是隨着喊聲擊出一劍。

同時——

無三四脚踏地板、跳起。

隨着跳起，便把高舉的長劍朝對方的肩膀砍下。

實在不是尋常的本領。這是練習從樹梢躍下斬斷樹枝的他，首次發揮的本領。

青年的左肩重重挨了一劍，發出慘叫，從走廊跌出庭院。

「怎麼搞的！」慌慌張張奔到走廊的於幸說溜了嘴。

「你才十一歲，就殺了人……」

無三四默默，轉頭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間。有生第一次殺人，覺得頗興奮。

無三四迅速鑽進被窩，蒙頭蓋被，對自己大喊道：我很強！面對任何堅強的大人一點也不遜色。

早餐桌上，姊弟對坐，但雙方默默無言。掉到庭院的年輕人生死如何？弟弟不問，姊姊也不說。

無三四放下筷子時，於幸戰戰兢兢地看着他，問道：「你跟平田無二齋學過劍法嗎？」

「沒有！自己一個人練習的。」

「自己一個人？……」

「嗯。」

「自己一個人練習，小小年紀能那麼高明？」

「……」

「……我想你將來一定非常可怕。」

「……」

「你殺了人，不感覺怎樣嗎？」

「一點也不在乎」。

「不在乎？眞的不在乎？」

「囉嗦！」無三四顯得不耐煩。「此後我要進行一連串的眞劍比武，不是勝，就是敗。勝了，繼續下一次的比武；敗了，也就死算了。聽懂嗎？姊姊！」

告示牌

一

「辯之助——」，遠遠傳來姊姊於幸的叫聲。

無三四沒有回答。

與家隔着一座竹林，有一條溪流進村莊。

一棵倒樹橫跨河岸與河中的岩石，無三四站於樹上，注視晚秋的陽光照透的清冽河水。

這一年，強烈颱風二度襲擊美作國，倒壞民房，山洪並在田園蓋上石、泥。

無三四所站的溪流附近，已是一幅荒涼的景色。

但河水恢復平靜後，如何擺脫那濁流的漩渦呢？鮠魚的魚羣又迅速游過。

無三四攜帶短矛，捕鮠魚。

回生父家的二年間，這是無三四每天的工作之一。

岸邊的竹籠裏已有二十幾條魚了。

掠過水面的鮠魚影，移動非常迅速，但無三四每捕必中，從不漏失。

開始時雖屢有失誤，但累積從樹梢躍下切斷樹枝的訓練的無三四，不到一個月便領會捕魚的訣竅。

因爲眼力與腰刀已受過訓練。

眼、短矛的尖端、水中的魚影，三者就像有一條眼睛看不見的直線連接，而刺出短矛的刹那

，扭腰一項非常重要；當無三四領悟這些時，幾乎沒有不命中的。

於幸在竹林出現，並走近。

「啊！又在這裏。」

於幸不曾看無三四捕魚，於是停下來，靜靜觀看。

無三四緩緩舉起右手的短矛。

把矛頭置於眼與選定的鮠魚所連接的一直線上，再徐徐將之延長。

鮠魚移動着，眼線當然也移動，因此矛頭也移動。

刹那間——

矛頭刺進水面。

於幸望着被舉起的矛頭，鮠魚掙扎着，不禁吁了一口氣。

鮠魚投進竹籠後，於幸叫着：「辯之助——」及慌張說道：「無三四，無想寺的住持有事找你。」

無三四每被姊姊稱呼「辯之助」，絕對不應聲。

無三四似乎明白無想寺的住持因何事來訪的樣子，隨即起身離開。

再兩個月就是十四歲的無三四，與提着竹籠跟隨於後的姊姊，身高大約相等。

「住持說小伙子闖了一件不得了的事，到底怎麼回事呢？」於幸問。

無三四沒答話。

無想寺位於村外的丘陵上，無三四到那邊學漢學。

住持觀道已年逾古稀，但却是帶腥味的俗氣和尙，身邊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婢女，似乎晚上還得服侍他睡覺的樣子。

在觀道眼裏，無三四並非優秀的學生。

觀道曾反覆再三，諄諄向無三四解釋「論語」中的「克己復禮爲仁」，但無三四絲毫沒有反應，觀道覺得很失望。正要解釋子罕篇的「勇者

無懼」時，無三四却傻傻說道：「孔子的話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東西。」觀道勃然大怒。

二

觀道坐於走廊等候，頭頂上是已剝皮等候吹乾的柿子。

他雖白髯飃飃，風貌頗高超，但却搖着二郎腿，或不斷眨眼，這種不鎮定的態度正是庸俗人格的表現。

無三四走進庭院，觀道馬上大聲問道：

「你在一流劍客的告示牌上開玩笑，到底是何居心？」

大約五天前，無想寺來了一位新當流的劍客有馬喜兵衞。

有馬喜兵衞是德川家康延聘的教頭有馬豐前守時貞的族人，在京畿附近名氣響亮。

喜兵衞在無想寺所在的丘陵下，豎起一道告示牌：

「歡迎比武

扶桑第一　有馬喜兵衛」

晚上，無三四前往無想寺唸書，回家途中發現這道告示牌，於是以手上的習字筆塗掉「扶桑第一」四字，並在旁邊寫着：

「明天，勝利屬於我

新免武藏」

至於署名「武藏」，並無其他用意，只是覺得武藏比無三四顯得更強有力。（無三四與武藏讀音相同——譯註）。

有馬喜兵衞對於此一大膽的挑戰，非常惱怒。

「扶桑第一」本是京都今出川吉岡道場的招牌用語，而塗掉該四字的人，顯然曾看過吉岡道場的招牌，予人的感覺是：「扶桑第一是吉岡憲法，不是你。」

「新免武藏是何許人物？」有馬喜兵衞問觀道。

觀道知道自己所教的孺子之一的新免家遺兒辯之助，自稱無三四。

「那不過是十三歲的小孩。」

觀道告訴他，那只是下手不得的頑童的惡作劇，請他不要追究。喜兵衞苦笑道：「其實跟小鬼也用不著比武。」

但是嘲弄告示牌的罪過不可原諒，有馬喜兵衞要那位小童前來謝罪。

觀道不得已才來到新免家。

「怎麽不回答呢？在一流劍客的告示牌上開玩笑，到底什麽用意呢？」觀道瞪着無三四。

「不是開玩笑。」無三四回答。

「難道你眞的想比武？」

觀道啞然，注視無三四。

「眞的想比武。」

「放肆！……於幸，聽見沒有？有馬喜兵衞是新當流的好手，在京都、大阪一帶，是名氣響亮、鼎鼎大名的劍客。想跟他比武，實在神經有問題。」

觀道以不耐煩的口氣說道：有馬喜兵衞認爲對方卽使是小孩，也是不可原諒的惡作劇，十分生氣，情形不妙，目前只有一個方法，在丘陵下的草地圍起竹籬笆，建擂台，招來參觀人羣，並帶無三四前往當衆賠罪。

「要不要向他道歉？」於幸問無三四。

「不……」無三四搖頭。

於是對觀道說：「他說不道歉。」

「不道歉，挨打就完蛋了。」觀道狠狠的瞪着無三四。

「我想比武，才那樣寫，請方丈不必多擔心。」

「胡說八道！你實在是令人討厭的頑童。」

觀道交待於幸今晚好好勸導，曉以厲害，明早帶到比武場。然後走下走廊。

越過庭院後，才突然想起似的，望着垂掛的柿乾，說道：

「今年因颱風，柿乾大概很少吧……於幸，無想寺的份先預約十串。」

三

晚飯時，於幸邊擺飯菜，問道：「你眞的想跟有馬喜兵衞比武嗎？」

「不錯。」無三四滿口麥飯，鼓着雙頰，點頭。

於幸眼中的無三四仍只是十三歲的少年。「你還是小孩子，明天在比武場向有馬喜兵衞低頭賠罪，並不算什麼恥辱……」

「姊姊！」無三四投以銳利的視線。「我已經不是小孩！」

「你自己雖這麼想，但……」

「我報了雙親的仇；殺掉晚上前來囉嗦的色狼；刺鮑魚從不失誤……我是新免家的主人，姊姊沒有權力阻止我比武。」無三四斬釘截鐵說着。

「學大人到是好事，但假如比武敗了，有三長二短的話，新免的血統不就絕了？」

「到時姊姊再生個強壯的嬰兒，不就好了？」

「我……」於幸下低頭。「我不會生小孩。」

「會不會生，選個強壯的男人試試看不就知道了？」

「不要拿姊姊開玩笑。」於幸表情不悅。

於幸似乎想講什麼話，但無三四不加理睬地吃完晚飯。

當晚，於幸就床已經半個時辰、一個時辰，但仍睡不着。

左轉右轉之際，於幸不知不覺想起自己曾奉獻過的男人。

於幸奉獻過的男人，共有十三人。

而且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小伙子。

第一次是應一位自幼即疼愛她老太婆的要求。

該浪人武士之家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青年。老太婆的兒子——即青年的父親，在某戰場戰死。

某夜，老太婆邀請於幸到她家，當時那孩子正應備前的宇喜多家之召，即將前往戰場。

「……如果我孫子繼他父親之後，戰死的話，這個家的後代就絕了。因此想借妳的身體，保存繼承這個家的人，請答應我這項心願。」老太婆雙掌合十，懇求。

那位十七歲的孫子看起來弱不禁風，如上戰場，很可能馬上被殺。

於幸因懷着對於那位曾爲她身兼母親，凡事照顧週到的老太婆的感恩，而答應她的請求。

那位叫又八郎的青年完全不具男女方面的常識，只是不斷顫抖，必須仰賴處女的於幸引導。

黎明時，又八郎好不容易在於幸體內放射完了，顯得精疲力竭。

於幸回憶當時的情形。

於幸記得當時感覺重壓於上的又八郎頗可愛。

浪人武士的子弟們每當被封建諸侯雇傭赴戰場時，偸偸潛至新免家，抱於幸的身體的便始於此。

又八郎一去不還，於幸的腹中也沒留他的孩子，但奇妙的習慣却成立了。

浪人武士的子弟們，不以赴戰場爲名義，偸偸跑來的，大約始自四年前。

已奉獻過七名青年的於幸，無法拒絕只爲發洩情慾而來的青年。

不，於幸已知道被男人擁抱的樂趣了。

於幸利用辯之助回來的機會，拒絕那些年青人，因爲她已下定決心：今後必須維護新免家的門面。

但……

這二年的空閨，於幸守得頗苦。因寂寞，俯臥擁抱寢具已不僅二、三次。

當她發覺沒有男人的擁抱，便不是活身時，但又不得不忍耐，這對於幸而言，實在不是別人能瞭解的痛苦。

——唉！總算忍耐二年了。

於幸自言自語。

這時——

躡手躡脚的跫音走近。

——男人來了。

於幸突然心跳加速。

「姊姊……」出聲的，却是意外的無　四的聲音。

首次比武

一

「姊姊……」於幸沒應聲，無三四叫第二聲。

在此刹那，於幸直感無三四爲何三更半夜躡手躡脚前來的目的。

——辯之助覺得明天的比武或許敗北，或許死亡也未可知。不知女人的肌膚而逝，實在有憾，姑且以姊姊之身，來認識何謂女人吧！他必定如此想着。

於幸認爲無三四心裏懷着上述的心意。

儒教能束縛人的本能是德川期之後的事。

當時，父親與女兒，母親與兒子，兄弟姊妹之間具有男女的交合，並不被認爲是汚穢的行爲。

但於幸却突然不想迎弟弟上床。

她屏息靜氣。無三四第三度叫着：「姊姊」。

過了一會，足音遠去。

於幸吁了一口氣，在漆黑中睜着眼睛。

——我的身體已給了十三個男人，以這種身體，讓辯之助懂得女人，算什麼功德。假若我是無垢之身，一定心甘情願地奉獻了……

——如果比武敗北、喪失生命，反而不知女人而逝，顯得比較爽快。

於幸在心中自言自語。

這時，後院響起聲音。

感覺一愣，集中耳力傾聽的於幸，知道那是水聲。

——辯之助沖冷水，去除情慾。

於幸不覺微笑。

但未經四分之一刻，於幸却喪失平靜。

無三四沖過冷水後，卽到庭院，開始揮舞長劍——於幸傾聽那激昂的喊聲之際，心情却浮動起來。

那是道道地地從男人的身體所迸出的精氣。

衝破靜寂的夜氣，傳來的各種喊聲，終於使於幸的肢體產生不可名狀的痙攣。

踢開被子坐起的於幸，因一股無法壓抑的興奮，搖搖晃晃站起。

悄悄走到走廊的於幸，發現赤裸的無三四在月光下揮舞長劍。

染上綠光的那種出生時的形像，就像另一種生物似的，映在於幸眼中顯得更美。

目不轉睛地注視之間，於幸的胸膛就像頻促捶打的鉦鑼似的響着。

像夢遊病患似的走下庭院的於幸，搖搖晃晃，走近無三四。

「無三四——」呼叫時，於幸覺得心悸平靜了，變成另一個女人——不知出處的毫不相干的另一個女人。

無三四停止揮劍，回視姊姊。

於幸脫下寢衣，舖於地面，緩緩仰臥其上。

姊姊的這番舉止使無三四困惑不已。

無三四無法瞭解：姊姊避免在私下讓十三個男人上的床上與弟弟相擁，而選擇於自然的世界。

於幸閉目，靜待無三四。

無三四吐着熱氣。

十三歲的少年的心中發生激烈的爭鬪。

「姊姊！够了！」無三四以強烈的語氣說着，大搖大擺離開，跳上走廊。

於幸保持原來的姿勢，只張開眼。

下弦月纔在雲中。

仰臥之間，於幸的雙眼充滿淚水。

「無三四這個傻瓜！」她發洩這句細語。

二

翌晨——太陽剛出來的時刻，於幸和無三四離開家。

二人默默走在路上。這場沉默從早餐桌上便繼續着。

無想寺所在的丘陵下，街道旁的空地已圍起竹籬笆，圍觀的人已有數十人。

無想寺住持觀道守候在竹籬笆的出入口，一俟於幸與無三四走近，馬上問於幸：「聽從勸告了吧？」

於幸低下頭。

觀道舐舐舌頭，對無三四說：「還是道歉才對。一直道歉，他一定原諒你。你才十三歲嘛，道歉也沒什麼羞恥。好吧！只要一直道歉就是了。」

無三四緊緊抿着嘴。

觀道再度舐舐舌頭，不高興地把手伸向無三四所携帶的樫木木刀：「這個東西交給我。」

無三四却意外乖順地交給觀道。

有馬喜兵衞走下丘陵。

四十歲左右、鼻樑高、兩腮外鼓，脖子粗短。最醒目的是胸膛寬厚。

「哦——新免武藏就是你？」喜兵衞似笑非笑。「快，快向我道歉。」

觀道以指頭戳着無三四的背部。

喜兵衞對於無三四那不低頭，眼睛正視前方，不稍動的態度，有些生氣。

「相貌還算不凡，殺掉你雖有些可惜，但假如你再不低頭，註定只能活到今天！」

觀道着急起來，說道：「還不快道歉？」甚至把手放到無三四頭上，硬要他敬禮。

這時，無三四迅速搶回剛才交給觀道的那把木刀，並朝着喜兵衞猛刺。

閃身躲過的喜兵衞，向後倒跳，大叫：「小鬼！找死！」

無三四無言，再度刺擊。

喜兵衞以佩劍的手柄架開。

「今天不饒你！」

隨着怒號，拔出劍。

無三四向右奔出五步，高舉木刀。

喜兵衞背向竹籬笆，捧劍水平，與視線平齊。

看熱鬧的人開始騷動，觀道與於幸則揑一把冷汗。

任何人都覺得這簡直不成比武。

一流的劍客捧着眞劍，與高舉木刀的少年對峙，要將之斬殺，一點也不費事，人人如此想着。

無三四的態度的確不凡，屬於高傲之類，但可望成爲一流劍客的人却因衝動而找死，實在不够老成。

觀衆的表情顯露上述的感想。

其中有一人大叫：「停手！」接着又朝着喜兵衞叫着相同意思的話。

於幸也像突然醒來一樣，請求觀道：「方丈，請制止他們！」

「不必擔心，有馬砍斷無三四的木刀後，自然會停手。」觀道回答。

誠如觀道的預言，無三四擊出時，喜兵衞輕輕鬆鬆閃動長劍，把木刀劈成二段。

但比武尚未結束。

無三四奔至竹籬笆，快得像隻猴子，縱身而上。接着脚踩竹子，凌空躍起。

喜兵衞看無三四的奇怪行動，看得發愣。

無三四在空中翻個觔斗，閃動短劍時，喜兵衞才慌慌張張，想擺防禦架勢。

但時間已不允許，頸部一陣疼痛，脚步已不穩。

輕飄飄跳抵地面的無三四，大喝一聲，喜兵衞的臉被劈成二半。

三

從當天開始，於幸不再是無三四的姊姊，變成服侍主人的女僕。

姊弟的談話沒有了，於幸對無三四的態度帶有畏懼。

無三四原本就是沉默寡言的少年，於幸不知不覺話也少了，甚至避免長久對坐。

家中的氣氛，偶而來訪的人也察覺這一點。

於幸常有不忍的念頭，但却也無可奈何。

仔細一想，他們姊弟實在欠缺培養骨肉親情的歲月。

無三四十一歲時回家，在此之前，他不知有姊姊的存在，於幸則痛恨被父母仇人撫養的弟弟。

共同生活於同一個屋頂下，只是短短的二年餘，骨肉之情是不可能產生的。

與有馬喜兵衞比武的前夜，無三四潛至姊姊的寢室，又於幸打算委身於弟，這都是彼此沒有骨肉親情的佐證。

於幸目睹無三四斬殺有馬喜兵衞時的那副兇相，不禁戰慄道：「好恐怖！」此後的於幸無法擺脫這種恐怖意識。

不！害怕無三四的，不僅於幸。

宮本村的人們都害怕無三四。

人們在路上遇見無三四，都慌慌張張、低下頭，趕緊廻避。年齡與無三四相仿的少年，只要遠遠看見無三四的影子，不是木訥呆然，便是拔腿就跑。

沒有一個人與無三四親切交談。

「行踪不明的權藏也是被無三四殺死的。」人們竊竊私語着。

偷偷跑去找於幸的權藏，當晚就失踪了。於幸必定將他的屍體埋葬某處了。

村人們當初不曾想及無三四會殺人，大家以爲權藏到京都去了，但當他們目擊有馬喜兵衞那場比武之後，他們開始產生疑念。

新免家是宮本村的村長，即使權藏被無三四所殺，村人們也無法興師動衆，前往問罪。

畏懼、敬而遠之，這是村人們採取的唯一態度。

但無三四被人這麼對待，一點也不感覺痛苦的樣子。

無三四雖發覺不僅於幸和村人們，連無想寺的觀道都顯現想疏遠他，但他仍不在乎地繼續前往學習漢學。

無三四前往無想寺的時刻，幾乎不約而同的，這段時間內看不見其他少年。

觀道也顯然覺得棘手，臉上常有不想再教他的表情，但無三四仍照舊前往。

有一天，觀道小心翼翼地透露辭退之意：「並非立志當大學者，以目前這種程度，已綽綽有餘了。」

但辯之助不答話。

又有一天：

「你看來似乎有志成爲日本第一劍客，如此的話，還是儘早到外地磨練劍術……」觀道如此鼓勵着，但被無三四一看，不覺背部發涼。

幾天後，無三四向觀道表示想把所有村人集合到無想寺的本堂。

「有什麼事嗎？」

觀道投以驚訝的視線，但無三四只說：「集合起來就是了。」並不說明目的。

既然新免家的當主如此要求，觀道也不能拒絕。

人販子

一

這一天早晨。

集合於無想寺本堂的宮本村村人共有六十七人。

無三四讓他們等候約半個時辰才出現。

他並沒有盛裝出場，仍舊蓬頭垢面、指甲積存甲垢、赤脚。

住持觀道想責備他讓人等候的無禮，但無三四不給他機會，一到正面的佛壇，馬上面對村人。

先以銳利的視線掃視全場後，第一句話是表明身分：「我是本宮本村之長新免家的當主武藏。」

六十七名村民鴉雀無聲，注視無三四的臉。

「我以宮本村之長、新免家的當主的身分，首次對大家講話。……首先，不承認我是長者的人，請提出異議，當場以武力較量。」

「……」

全場一片寂靜。

「既然如此，就不得違背以下我宣布的事項。……先父新免武仁把田園及山林租借給你們，但沒有收取貢物，你們交多少收成物，就收多少。姊姊於幸也遵照先父的規矩，不加改變。我當了當主後，也不會對你們有過任何要求。你們都深受着新免家的寬大恩惠！」無三四語氣嚴厲，兩眼放射駭人的兇光。「我說的是，你們都忘了尊敬新免家，看不起我這個未滿十五歲的當主。自從我殺了有馬喜兵衞之後，你們的態度眞是豈有此理！不懂禮貌的東西！難道你們忘了猴子也有首領，螞蟻也有國王嗎？」

在場的人懾於充斥無三四臉上的那種表情：如有人唱反調，當場會被他以隨身携帶的短劍刺

殺。大家都低下頭。

「今後不許有人再窺視新免家！明年開始，每年一石米，交十枚銅錢。」無三四宣布。

觀道站在村人一邊，自言自語似的說道：「十枚銅錢稍微多了一點……」

「閉嘴！」無三四大喝一聲。

「對老師出口閉嘴是無禮……」

「我一生沒有所謂老師。住持只是教宮本村之長幾個漢字……強姦婢女的野和尚，竟然搖身想當起老師？再多嘴，就不饒你！」

無三四責備一番後，再度面向村民，說道：

「最近，我要旅行各地，磨練劍術。我不想到處告貸，像個窮人。你們交出來的錢就是我的盤纏，因此，不許有任何人不交。……但我向你們保證，我一定成爲日本第一劍客。因盤纏取自你們，故比武時以宮本武藏之名出場，讓宮本村揚名天下。」

村人中沒有一人開口講話。

無三四挺起胸膛，警告道：「我一年必定回來一趟。如有不把新免家放在眼裡，或怠慢交錢的，不問理由，一律格殺。你們千萬不要違背我的宣布！」

年僅十三歲的少年映在六十七個人的眼中，却是個可怕的堂堂村長，實在奇怪。

二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中午時，無三四告訴於幸：「姊姊，我要出發了。」

「什麼？」於幸頗感意外，緊盯着弟弟的臉：「今天過年，明天——高高興興的元旦，再出發不行嗎？」

「就是過年，才想在今天出發。我還不是成人，元旦出發，恐怕場面太大。外出後，再迎接元旦。」

既然如此，於幸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於幸急忙準備旅裝、糧食、路費。

無三四只說：「我走了。」輕輕點頭，就離開了。

於幸站在門口，目送無三四的背影。

無三四大步走過庭院、桑田，不曾回過一次頭。

於幸佇立至無三四的影子縮小於桑田的對面。

他仍等候那道小影子回過頭、擧手，但該期待却落空。

「無情的人！」於幸細語。

細語時，眸子濕潤，眼淚掉落雙頰。

雖是過年，村子的景色依舊。

村人明天元旦休息一天，以後的只過着那連接昨天與明天的一天。

無三四未抵街道之前，遇見一位正在捆柴的人和正在揮動鋤頭的人。

他們是集合於無想寺本堂的六十七人之中的人。

他們鄭重地向無三四行禮。

無三四只是輕輕點頭，就走過去了。

無三四回這坐村莊時，揹在肩上的無二齋遺物的筆直三尺長劍，雖顯得頗長，但現在揹在背上看起來却不那麼長了。

這是無三四在這二年間長高的證據。他的發育已是青年了。

走到斬殺有馬喜兵衛的空地時，無三四像已忘記了似的，看也不看。

走過幾條街，就是驛站街，附近呈現過年的喧囂。

其中數人曾看過無三四與有馬喜兵衛的比武，正竊竊私語，並投以好奇的視線。

無三四若無其事的走過。

驛站過去便是阿彌陀堂。

堂前坐着一位十歲多的少女，無三四突然看向她。

是一副熟臉。

無三四以短矛在河邊捕魚時，這位少女常出現，在旁觀看，家必住此附近。

無三四曾一次命她撿枯葉，並在岸邊烤魚讓她吃。

但無三四却連少女的姓名也沒問。

無三四與少女不曾交談。

無三四命令少女：「撿枯枝來。」

魚烤好後，只命令：「吃。」如此而已。

少女，鼻樑挺，唇形美麗，下巴細、臉龐帶有某種寂寞的影子。

除姊姊於幸之外，留在無三四腦海中唯一異性是這位少女。

站住脚，望向少女的無三四，問道：「到什麼地方嗎？」

「是的，要到京城。」少女回答。

「單獨嗎？」

「不……」少女搖頭後，低下頭。

看她這種樣子，無三四知道她爲何到京都。

「被賣到京城的妓院嗎？」

「是的。」少女點頭。

那個時代，人販子爲了物色貌美的少女，跋涉至任何深山、窮鄉，並不惹人厭。

「你家的女孩可賣高價。」

「眞的嗎？」

這種交談時有所聞。

這位少女具有可賣高價的姿色。

今年，強烈颱風吹襲美作國，想必少女家的田園也被填上石頭和泥巴。

三

眼神顯然是人販子的高大男人，慌慌張張走過來，催促少女道：「快！快上路，天快黑了。」

「你……」無三四出聲叫人販子。「你花多少錢買這個女孩？」

人販子表情怪異地看着無三四！「花多少錢買，干你什麼事？」

「我問你花多少錢買。」

人販子不耐煩的說出數目。

那是無三四懷中的路費的十倍。

「想買回去嗎？」人販子吃吃笑着。

「……」

「青梅竹馬，離別很痛苦吧！我很瞭解你的心情，我像你這種年紀時，隔壁家的女孩被賣掉，差點發瘋。那時的創痛也使我幹上這一行。……很遺憾，你還是看開點吧！」

人販子牽少女的手，離開。

「等一等！」無三四叫住他們。

人販子用力揮手，正欲離開。

「等一等！」無三四大叫。

人販子推開少女，轉頭面向無三四，形相醜惡，冷笑道：「小鬼！想搶回去的話，你可看錯人了！」

「你未說這句話之前，並不想搶。我討厭你說大話。」

「你是說你不高興這句話。小鬼腦筋可動得快呀！……難道你不高興就想搶嗎？」

「搶！」

「胡說八道！過來搶看看？」

「你死定了。」

「笑話。」

人販子把左手所拿的拐杖挾於腋下。

那是拐杖刀。想必這人販子已曾經歷過幾次這種場面。

人販子擺出頗有武藝的架勢。

無三四赤手空拳，只是不斷盯着對方。

在人販子看來，仍是少年的浪人武士，居然態度鎮定，實在可憎。

人販子突然拔刀，刺向無三四。

無三四把身體一沈。

下一剎那，人販子發出大漢不應有的慘叫。

無三四鑽進他的胯下，抓他的睪丸。

人販子激痛難堪，扭曲上半身。

無三四仍不饒過他。

他騎在仰向倒在地上的對方身上，迅速拔出佩劍，割取男根和睪丸。

人販子發出像笛聲似的怪叫！昏了過去。

無三四以人販子的衣服擦拭血淋淋的雙手後，回頭看呆若木鷄的少女。

「妳快回家。」

「……」

少女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無三四，似乎變成啞巴。

無三四走離現場。

大約走了十步，無三四再回頭。

少女跟隨而來。

「不許跟來！」無三四叱責。

少女低下頭。

無三四再度舉步離開。

再走大約十步，無三四再回頭。

少女站在原地。

天色漸黑，暮色籠罩她的周圍。

慶長五年之夏

一

「熱死了！」一名浪人轉身時，呻吟似的叫了一聲熱。

在此之前雖沒有人抱怨暑熱難堪，但這家客棧的二樓的確異常悶熱。

這家客棧位於大阪城的入口處，面對豐臣秀吉遠征朝鮮時新建的沿海街道，雖有渡經海上的潮風吹進窗子，但潮風本身也孕含熱氣。

雖則如此，這家客棧却呈現開業以來未曾有過的雜亂。

去年年初，寬敞的二樓頂多只有三、四旅客，冷冷清清。

去年二月二十九日，豐臣秀吉舉行葬禮之後

，京都、大阪的情形為之一變。

單憑一枝矛便可成為一國一城之主的戰亂時代似乎來臨了，揹着一套甲冑的浪人，從各方流竄滙集而來，擠滿所謂客棧的客棧。

現在——

這家客棧的二樓被十七、八個浪人擠得水洩不通。

這些浪人髒兮兮，身上累積着經過長年浪人生活的汚垢，因此難以名狀的臭氣融合着暑氣，使室內更形呼吸困難。

此外還有無數的蒼蠅和蚊子到處飛揚，如稍誇張的說，它們幾近以人為餌食。每隻手都疲倦地打蚊子、揮蒼蠅，重覆着慢動作。

其中只有一人，即使被蒼蠅爬，被蚊子咬，也不在乎，靜如泰山。

蓬髮披肩，上穿褪色的粗布衣，下穿陳舊、到處是破洞的鹿皮裙袴。抱着筆直的三尺長劍，靠壁、閉目、不動。

從袖子可窺見的健壯雙腕，雖頗引人注目，但晒黑的臉孔仍遺有少年的稚氣，鬍鬚也稀薄。

他的前面蹲着十二、三歲的少年及其頗年老的父親，少年以好奇的眼光注視這位近於流浪漢的青年。

不管多少蒼蠅在臉上爬，叮在手上的蚊子吸多少血，似乎全無感覺似的，保持不動的姿勢，少年的好奇心不可能不被這種態度吸引。

少年看見吸血過多的蚊子掉落膝蓋，不禁獨自嘖嘖稱奇。

這時不斷乾咳嗽的少年的父親，發覺兒子的視線，於是朝靠牆壁的青年望去。

「打擾您……」

青年被叫，睜開眼，看向有些老邁的浪人。

「想必你不是普通浪人吧！必定會在深山苦練過劍術……」

「馬馬虎虎……」青年承認。

「我是太捨流丸目藏人先生的門下，青木城

左衞門，這是小兒城之助。……請問你怎麼稱呼？」

「宮本武藏。」青年回答。

「想必還不滿二十歲吧……」

「十八歲。」

「哦，十八歲，幾歲開始學劍？」

「五歲。」

「五歲！……誠之助聽到沒有？要是我也五歲開始教你就好了。去年才開始讓他拿木刀，可能太晚了一些。」

這位青木城左衞門，無論外表或言談總給人好印象。

「你剛才讓蚊蟲隨便叮咬，而能無動於衷，必定也是修練之一……」

「大概是過慣荒野生活的緣故。」武藏回答。

「城之助，假如不能像這位大哥這樣，就無法成為一流的劍客。痛不感覺痛，癢不感覺癢，如此鍛鍊身心，才能體會劍術的最高層次。你也向這位大哥看齊，讓蚊蟲叮看看。」

「是……」誠之助重重點頭。

二

「你是否也為了明早的比武，才投宿這裡？」

距這家客棧數條街的空地，圍起竹欄杆，豎有告示牌。

告示牌上記道：

「招聘一流劍客啟事：

一、獲勝錄用者，任步兵大將，統領騎兵十名、步兵二十人。

二、武器不加限制。

慶長五年六月二十日

石田治部少輔家中（譯註1）」

看過該告示牌的人大多心裡有數了。

德川家康從大阪出發，征伐會津的上杉景勝，乃是數天前的事。

今年正月，德川家康進大阪城，和豐臣秀賴

一樣接受各地諸侯的賀禮，這件事傳遍遠近的浪人。

去年三月，前田利家逝世後，德川家康的態度開始唯我獨尊，公然顯示他是幕府大將軍。

能與他對抗的，除石田三成之外，再沒有別人了；這在明眼人的眼裡是很明顯的。

去年秋天，撤至會津的上杉景勝必定私下與石田三成締盟了。

──戰爭即將爆發。

家康勝呢？三成勝呢？

總而言之，這場戰爭讓人覺得將繼續五年或十年。

天下必將重回豐臣秀吉統一天下以前的形勢。

石田三成決心利用家康離開大阪的空隙起兵，因此才招募高強的武士。

主家覆滅的人，被主人驅逐的人，現在仍無一官半職的人，對這些人來講，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是的，要參加比武。」武藏回答青木城左衛門。

「我也是參加比武，但這要碰運氣了。」

「……」

「萬一遇上高手，可憐這個孩子就要成孤兒了，……明早的比武是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人的最後機會，萬一敗了，想大膽麻煩您照顧這個孩子。」

「……」

「十五年前，在備中比武時，完全不計較輸贏，上了年紀，參加比武，也就患得患失了……實在羨慕你這麼年輕，要是我像你這麼年輕，一定有信心憑一把劍取一國、一城。」

「……」

武藏似聽非聽的把冷漠的視線看向城之助，城之助則目不轉睛的注視叮在武藏耳朵的蚊子。

城左衛門繼續喋喋不休，因武藏出聲叫城之

助，才停下話。

「喂！要跟我練習嗎？」

「非常願意。」城之助臉上洋溢喜悅，馬上站起來。

「也請讓我開開眼界。」

城左衛門一起身，武藏冷冷拒絕：「這一點請恕不能同意。」

城左衛門不懂為什麼不讓他參觀，只得勉勉強強再坐下。

武藏帶城之助，走出客棧，走向擺甲冑、刀、矛的路攤。

木刀共有五、六把。

武藏選了一把傷痕累累的枇杷木刀，大約有三尺多。

武藏把木刀交給城之助，穿過松林，到達海邊。

二人面對面，距離五、六步，武藏催促：

「砍過來！」

城之助鄭重之色顯露於表，高舉木刀，衝過來，拼命朝武藏迎頭一劈。

城之助的眼中，武藏並無躲閃之勢。但突然感覺自己的身體輕飄飄浮在空中，下一剎那，即被重重摔在沙灘上。

愁眉苦臉爬起時，才知道不知何時木刀已在武藏手中。

「快撿塊大石頭，放在頭上。」武藏命令。

城之助遵照命令。

武藏慢慢把木刀由平舉移至高舉。

無言的氣勢使城之助全身發抖。

頭上的石頭裂成二半。武藏砍劈時，城之助閉眼，過後却忘了睜開眼。

城之助微張開眼睛，武藏已全身赤裸。

像忘了城之助的存在似的，武藏走到水邊，走進海浪中。

譯註1：〔石田治部少輔家中〕石田：石田三成。治部少輔：官名。家中：部下石田三

成本名宗成、豐臣秀吉之心腹、屢建戰功，並致力民政協助秀吉，後爲「五奉行」之一，秀吉死後，想滅亡德川家康，而在關原一地慘敗，被捕送京都斬首。

三

武藏游到城之助視力之外及至折回，費時一時辰以上。

到達海灘的武藏的影子頗長。海風的熱度已減。

城之助蹲在武藏脫下的衣褲旁，等候。

「明天的比武，你父親必敗無疑。」

「怎麼講？」城之助瞪著武藏。

「敗就是敗。」

「不比看看，怎麼知道……」

「不必比武，就能看出來。明天，你不要去看。」

「……」

城之助痛恨這位客棧最髒相的青年，一言不發，逕自跑開了。

武藏沒再回客棧。

隔天，比武場一個早上進行十一場比賽。

青木城左衞門的出場順序是第八場。

對手是美濃浪人秋山九十郎，此人鬍鬚遮蓋半個臉，肩膀異常寬濶。

他擅長矛。

城左衞門，頭纏白巾，裝束一如往常，腰插普通佩刀。

秋山九十郎打赤膊，露出毛茸茸的胸毛，肩膀、胳臂、胸部、背部，滿是刀槍傷痕。

像誇示傷痕似的，秋山九十郎高舉長矛，發出各種怪叫。

城左衞門，平捧長劍，劍尖指着對方；九十郎則有如扛長矛一般，尾端向前，矛尖向後。

這是預告不用刺，而要以捧擊的戰陣打法。

剛一開戰，城左衞門卽一味向後倒退。

發出可怕梭聲、弧形襲來的長矛，城左衞門甚至無法招架，更談不上乘隙反擊了，只是不斷往後退。

城左衞門被逼至僅剩一步卽背觸竹籬笆的地點。

九十郎這時才開始以矛尖對準城左衞門的胸膛。

城左衞門滿頭大汗，肩與胸顯示已氣喘如牛。

九十郎深吸一口氣，怪叫一聲。

城左衞門被誘出劍，架開對方的刺擊。不！對方只是虛招，根本沒放刺。

城左衞門只徒然揮劍。城左衞門的防衞有了空隙——就在此刹那，九十郎確確實實放刺。

城左衞門的胸部被戮。

九十郎旋轉長矛，拔出矛尖。

重傷的城左衞門閃動長劍，斬斷長矛。

「混蛋！」九十郎拔出佩刀，斜砍城左衞門臉部，並再轉身，剁下首級。

緊靠竹籬的城之助大聲痛叫。

這時有人緩緩走進場內。

是武藏。

伏見城

一

秋山九十郎望着走過來的武藏默默撿起被斬斷的長矛尖端，不禁皺眉道：「幹什麼？」九十郎表情兇惡，問道。

「你以這把長矛戮穿青木城左衞門的胸膛，這場比武就該結束了，但你却砍下城左衞門的頭。」

「這又怎麼樣？」

「你贏得可恥！」

「什麼？」

「對峙時，你必定已看出對方青木城左衞門是不足比劃的老人。因此，你頂多打掉他的劍，就該停手了。你是下流的劍客！」武藏以平板乾癟的聲音責備九十郎。

九十郎的鬢角起了一陣痙攣。

九十郎被一位未滿二十歲的乞丐似的青年曉以道理，不禁惱羞成怒。他大喝一聲，高舉長劍。

這時，裁判席上的石田家的家臣喊着：

「比武結束了，快退下！」

武藏馬上回答：「這不是比武，是報仇！」接着又叫：「城之助，進來！」

城之助跑進來，武藏把矛尖交給他。

「不要怕，狠狠的刺！」武藏說完，迅速繞到九十郎背後。

九十郎移步想把武藏置於視野的邊緣，但却不能如願。九十郎移動時，武藏和城之助也移動，三者連成的直線不變。

九十郎必須防備少年衝來，但最重要的還是把武藏置於刀圈外。

九十郎突然急緊身，朝武藏猛攻一擊。

武藏退避。

城之助趁此空隙，拚命奔來。

九十郎利用武藏被逐出刀圈外的餘裕，面對衝刺而來的城之助。

在此刹那，武藏輕輕跳躍數尺，舉脚踢中九十郎的背部。城之助則使出渾身之力，將矛尖刺進前傾的九十郎胸部。

九十郎慘叫，被戳穿及於背部，一命嗚呼。

城之助拔不出矛尖，形成城之助支撐九十郎的巨軀。

武藏捏住九十郎的脖子，將之曳倒在地，城之助則屁股着地，摔了一交。

武藏本來安排在第十六場出場，但因隨便助人報仇，被取消資格。

照理應是比武的時刻，武藏却走在沿鴨川的街道，走向京都。

後面有城之助跟着。

並非武藏願意帶他，而是城之助自己跟來。城之助爲了跟上武藏，時時必須小步跑。

豔陽當空，城之助一身是汗。

突然，武藏停脚，回視城之助。

城之助邊以手背拂拭臉上的汗，仰望武藏。

武藏看了一會，轉身默默再走。

「別跟我來！」當武藏如此叱責時，突然在城之助身上發現八年前的自己。

回憶被無二齋帶來京都那一天，歷歷如繪，不勝懷念。

——那時的我處於無二齋的庇護下，而這個小鬼，也因喪父，不得已才跟來。

武藏無法狠心趕走他。

但武藏心想如到京都，就必須分手了。因爲武藏到京都的目的是要鬪吉岡道場，擊敗當主清十郎，取掉那塊大招牌。

二

到達可望見伏見城時，武藏發現街道上人羣擁集。

走近一看，原來那邊設有木柵，此路已經禁止通行了。

看了一會，伏見城方面可以出來，但這邊却不許進。

大約有上百的人被擋住去路，幾乎全都是武士，武藏心想：難道必須放棄進京的願望嗎？

這時，從伏見城方向來了一位雲遊和尚，走經武藏身邊時，斗笠下迸出一聲驚訝聲。

「你是不是曾跟平田無二齋在一起的新免辯之助？……」

武藏馬上認出他是澤庵。澤庵和八年前一模一樣。

但武藏並未顯出親熱的樣子，默默向他行禮

。「長得這麼壯，看來已修練一身武藝了。……無二齋呢？」

「已過世了。」

「是否被你殺的？」澤庵好奇問道。

武藏三言二語說明無二齋自滅時的情形。

邊聽邊點頭的澤庵，說道：

「頗像無二齋式的死法……你這次到京都，是爲了當日本第一劍客嗎？」

「我想取下吉岡道場的大招牌。」

「不錯，劍客就應該如此才對，但這件事勢必要等戰爭結束才能辦了。」

「戰爭馬上會發生嗎？」

「說不定明天就發生，戰爭期間，卽使比武贏了，也無法獲得世人的重視。……還是等天下太平吧！既然以吉岡道場爲目標，就必須抱着賭命的決心，也因此必須考慮取下招牌的時機。這就是說必須考慮揚名全日本的時機。」

「但戰爭一發生說不定繼續五年或十年？」

「不會的……」澤庵搖頭。「決定天下大勢的戰爭，簡簡單單就可結束。小戰鬥可能會繼續一段時間，但主力軍的決戰，必定一天就可結束。」

「……？」武藏半信半疑的聽着澤庵的預測。

「找吉岡比武的事還是擱一段時間吧……」

「……」

「對了！這次戰爭對你來講，實在是求之不得的良機。」

「……？」

「何不把你苦練的本領在戰場上發揮看看？……」

「沒沒無名，頂多受雇當個步卒吧！」

「步卒就够了，難道有人規定步卒不准殺大將？運氣好的話，說不定能斬獲總大將的首級，獲取功名呢！我覺得這比打敗吉岡更值得揮劍。

」澤庵說完，笑着。

武藏不知被人嘲諷，「請指點應投效那一方？」

「嗯，東軍嗎？還是西軍？……選擇確實有點困難，到底那一方比較好呢？」

「以您的看法，那一方會勝？」

「這，愚僧就沒多大把握了。……如以取總大將的首級這一點來看，值得取的大概就是德川內大臣吧！」

「……」

「如果你能取得德川內大臣的首級，給西軍帶來勝利的話，想必石田治部少輔會提拔你當個數萬石的諸候。」

「假如受雇於德川方面，而取得石田三成的首級呢？」

「德川家康大概不會承認步卒所立下的功勞。」

「好，我聽懂你的意思。」武藏露出下定決心的神情，並請求道：「請您暫時收養這個小孩。」

澤庵看向城之助，問道：「什麼地方撿來的？」

武藏說明經過情形。

澤庵爽快答應。

武藏立刻告別澤庵，大步走向大阪方向。

目送他的背影，澤庵搖頭。

「實在不明白到底是我這個和尚善於煽動，抑或那個青年個性狂熱？」

三

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爭奪天下的戰爭，於此年七月十九日薄暮展開序幕。

德川家康的得力心腹鳥居元忠防守的伏見城。共同宇喜多中納言秀家，島津兵庫頭義弘，小早川中納言秀秋，鍋島信濃守勝茂等將率領的各路兵馬圍攻。

伏見城乃豐臣秀吉最後修建的城池。

表面上雖非地勢險要的平地城，但西軍一開始圍攻，才知不易攻陷。

東南有河，東北有谷，頗具守備之利，而濠溝及城壁都事先下過預防槍礮的苦心。

此外，鳥居元忠以下一千八百餘名守兵皆出身三河，對德川家忠節心高昂。

十九日薄暮開始的槍戰，二十日，二十一日愈見激烈，守兵毫不退縮，奮勇應戰。

圍攻的一方反覆數次進逼至城牆，但又被擊退。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日子雖經過，但戰況絲毫未改變。

二十五日，宇喜多秀家帶頭，會合其他諸將召開會議，重編部署，除南門外，各城門的攻擊皆由大將本身任司令，親自督戰。

大阪方面又有小西行長，長曾我部盛親，毛利元康、吉川廣家、毛利勝永、安國寺惠瓊，親自率兵前來圍攻。

到了二十六日，總兵數已逾四萬。

守將鳥居元忠在無援軍馳援的狀況下，被大軍夾攻，必須在投降或全軍玉碎，二者中擇一。

元忠選擇後者，下令守兵準備成仁。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四萬圍兵發動總攻擊，伏見城毫不動搖。

二十九日，石田三成由佐和山趕來，督勵諸將。

三十日的猛攻共達四次，但城的守備依舊堅強。

雙方始終進行槍戰。

島津的軍隊曾一度由西北的極樂橋突入，並展開肉搏戰，但城兵竭盡死力，將之擊退，破壞極樂橋。

城外的圍軍無論如何也無法渡過濠溝，攀登城牆。

三十日夜晚，城外的圍軍不得不暫時停火，

歇一口氣。

石田三成領頭，諸將集合於佈陣於東的宇喜多秀家處，召開會議。

帳篷周圍無數火光點點，士兵苦悶、沈默，等待會議結束。

武藏也夾於其中。

武藏並非步卒，而是士級，手下率領三名步卒。當他獲悉新免伊賀守率領一百七十名族人參加宇喜多軍時，身為血族的武藏也就投效新免隊。

武藏在這場戰爭中還不曾拔出筆直的三尺長劍。

槍戰對武藏而言，毫無用武之地。

武藏雖分配到一枝槍，但他將之交給一名步卒，自己只是觀望。

他自忖：躍進城內，才是我用武之時，我要砍下鳥居元忠的腦袋。

在此之前，他只有等待。

武藏盤腿坐在地上，眺望聳立於夜空的伏見城天守閣（譯註1），心想：打仗真無聊！

武藏檢討這十天的槍戰，從五歲開始一心一意修練劍術的自己和昨天還拿鋤頭的老百姓步卒完全處於相同的狀態，攜帶子彈，一想至此，便覺按捺不住。

假如挨了一顆子彈，一樣微不足道地一命嗚呼，如此的話，又何必習劍呢？

武藏不想死得這麼糊塗。

譯註1：〔天守閣〕城樓的最高層，可作瞭望之用。最初見於織田信長的安土城平時顯示城主之威嚴，戰時亦可做瞭望、指揮所、兵器庫、貯藏所。

首級化粧

一

伏見城於八月一日被攻陷，起因則是內部造反。

城內除本堡、有西堡、三之堡、松堡、名古屋堡、治部少輔堡。

防守名古屋堡和松堡的是甲賀作左衞門、岩間光春、深尾淸十郎、都是出身甲賀地方的忍者（譯註1）。他們本是甲賀的武士，因擅長忍術，獲得德川家康重用，被提昇爲德川境內的地方官。伏見城的攻守戰一開始，卽迅速前來馳援，瞞過圍軍，進入城內，協助鳥居元忠。

換言之，伏見城的守軍中雜有異質的軍隊。

西軍正苦於無法攻下時，才想出策動這支異質軍隊反叛的方法。

在諸將的會議席上，石田三成提出此方案，經過一番檢討，決定採用此卑劣的手段。

甲賀的忍者雖赴外地爲官，但仍維持留置妻子於故鄉的慣例。於是西軍便俘虜他們的妻子，並雇請一名身在甲賀的忍者，潛進城內，脅迫反叛。

「如果不肯當內應的話，你們的妻子將在城門前被處死。」

威脅果然有效。

甲賀的忍者不得已，同意造反，八月一日黎明前，放火燒松堡和名古屋堡，並破壞一大片城牆。

長束正家、小早川秀秋的軍隊穿越被破壞的城牆。

半夜逐漸加強的烈風，更助長圍軍的攻擊，城內火勢熊熊。

守軍正忙着應付越過城牆而來的敵軍時，鍋島勝茂的軍隊燒毀城的正門，有如海浪洶湧進城。

朝陽東昇時，圍軍已站領松堡、名古屋堡，並暫時停止攻擊，向鳥居元忠勸降。

元忠拒絕。

圍軍再度開始攻擊，巳時（上午十時），島

津義弘的軍隊侵入治部少輔堡，加以佔領。

半刻後，天守閣起火。

守備的將士及從兵隨着崗哨被佔陸續陣亡。鳥居元忠的心腹勸他自決，未獲採納，他親率二百名部下，奔出主堡。

主將及其直屬軍隊的戰鬪實在兇悍，與之正面衝突的是小早川秀秋的軍隊，一轉眼，就被殺得潰不成軍。

宮本武藏不知何時已脫離宇喜多軍，混在小早川軍中，他一聽見有人大叫：「那是鳥居元忠，殺！」立刻朝元忠猛衝。

他的衝鋒方式，不管在敵人或友軍眼中，都是千奇百怪，與衆不同。

跳躍比奔跑多，跳起踢掉敵人的刀槍，襲擊敵人的臉部。

武藏尚未斬殺一兵一卒。

旣然已決定只殺主將鳥居元忠，因此對於那些阻礙進路的敵兵，僅止於踢其臉面，使之仆倒而已。

眼見元忠才在十步之遙，武藏却被其手下重重包圍十圈，這一來勢必揮斬筆直的三尺長劍了。

每閃動長劍，便有敵兵的腦袋落地。

但武藏怎麼殺，十層的包圍却不見披靡。敵兵爲了保衞元忠，似乎進而把自己的腦袋提供給武藏似的，四面八方的敵兵不斷向此滙集。

那包圍圈之厚，開始使武藏着急。

這時，後方槍聲大作，武藏險些挨了己方的子彈。

伏在地上的武藏看見包圍圈一哄而散，不禁破口大罵。

譯註1：〔忍者〕潛入敵陣或人家窺探敵情的人。〔忍術〕日本的戰國時代探子所修習的武藝，動作迅速有如隱身術。

二

率領槍礮隊前來的是雜賀重朝。

雜賀重朝跳越伏在地上的武藏，大喊：

「鳥居元忠殿！快找個地方死得其所！」

武藏聽不懂此話的意思。

只莫名其妙的討厭跳越他身上的雜賀重朝。

他跳起，立刻追迴重朝，直朝元忠猛追。

重朝叫喊時，元忠曾回頭看，這時正要退進本堡，但其部下再度圍成人牆，阻止武藏衝鋒。

武藏雖又砍下十顆以上的腦袋，但追逐元忠的機會已喪失了。

此後未經四分之一時辰，城內已充滿圍軍。除主堡外，其他各堡都已被佔領。

撤至主堡的守兵，由十人至二十人編成小隊出擊，但有出無進，戰況的慘烈及至最高潮。

二百守兵皆陣亡殆盡時，奇怪的靜寂剎那光臨。

武藏心想：是時候了！

他以快如疾風速奔，登上本堡的石階中段時，背後傳來一聲：「傻瓜！」隨着罵聲，飛來一根長矛。

武藏把身子一低，長矛掠過頭上。回頭一看，原來是雜賀重朝。

「沒看見嗎？傻瓜！」

武藏照重朝所指的方向，仰望右階上面。

壇上擺着白木的祭臺，臺下擺着白木的折敷（盆），置有勝栗、昆布、打鮑一組菜肴及盃的土器。

武藏曾聽說這是出陣，凱陣時的三獻儀式的道具。至於面臨城陷，擺出這些東西的意義，武藏一時也無法判知。

臺後有一張舖鹿皮的床几，旁邊插有一旗，旗的圖案是德川家的家徽。

武藏駐足於石階的中段。

沒有一名守兵出來迎擊。

過了一會，本堡的深處響起三聲戰鼓。

等戰鼓聲的雜賀重朝，登上石階，催促武藏：

「跟我來。」

本堡內一片死寂。

到處都是切腹自殺的守兵，俯伏遍地。

重朝直闖正門。

正門之後又有一段石階，石階盡處，有布幔圍繞。

掀開布幔，臉朝下俯伏的是鳥居元忠。

重朝命武藏：「砍下首級！」

「……」

剁下切腹的主將的首級，武藏對此任務感覺不快，反證重朝，武藏心裡仍有餘怨：因被這個部將干擾，才沒當場斬殺鳥居元忠。

「砍下首級！」重朝再度以尖銳的語氣命令。

武藏萬分不情願地拉起元忠的屍體，使之倚靠窗簾、隨隨便便從上面砍了一刀。

首級臨空飛起，落在重朝脚邊。

「連砍頭的規矩也不懂，簡直是野武士！」

重朝不高興說道。

所謂砍頭的規矩是由後方出刀，使頸部仍留一層皮。換言之，被砍的人，膝蓋仍抱着自己的頭。

三

但重朝仍稱許武藏剛才追逐元忠的勇猛，於是說：「我讓你押首級到大阪。」

武藏沒有答話。

這時有一名中年婦女抱着黑色水桶和黑色匣子進來，並對重朝彎腰行禮。

「我前來化粧首級，聽候許可。」

戰爭結束，即有檢驗首級的儀式。如運送至遠地，常因季節的關係，迅即腐爛不堪。因此才產生化粧首級的慣例。

這名婦女便是從事此項任務。

化粧敵將的首級，其目的乃是爲了減少臨檢大將的不快。

這名婦女在城陷時，趁己方的主將首級未被送往大阪城之前，打算先行加以化粧。

想必這是這名婦女的最後工作吧！

戰國時代的女人必須生活在這種非常令人不愉快的習慣中。

如戰爭繼續延長，運抵城內的敵首與日俱增，而化粧這些首級是城內女人的任務之一。

開始腐爛的首級，傷痕累累的首級，這些首級必須洗淨、梳頭髮、結頭髮、化粧，女人們默默做着這種噁心的工作。

「好。」重朝允許。

「非常謝謝您。」

女人把元忠的首級放在自己的膝上。但女人那張與首級同樣蒼白的臉，却像面具似的靜止不動。

她以水桶中的水沾濕白布，開始慢慢洗滌。

元忠的臉上有箭傷。

洗完臉後，女人以濕的梳子開始梳髮。她的梳法顯得相當笨拙。

重朝、武藏及其他士兵默默觀看這項作業。

女人把頭髮梳好、打結、綁上白紙，然後以梳子在天蓋輕敲四下。

四代表死，這是超渡的儀式。

接着，女人打開匣子，與化粧器具擺齊。

武藏邊看，邊在心裡叫着：無聊的習慣。

如果自己是武將、戰敗、頭被砍，還在女人手中經過這番打扮；武藏單是想像，就覺得惱怒。

——死人應馬上被丟進洞中。這種臨檢首級的無聊習慣，只是恥笑人的死。

元忠那變色的首級經塗白粉，刷頰紅，點口紅後，逐漸生氣盎然，武藏看至此，突然興起想吼叫一番的衝動，於是轉身想離開。

「到那裡？」重朝責問。

「我拒絕押首級。」武藏說。

「我的意思是要褒獎你的功勞。」

「我又沒有斬獲鳥居元忠殿的首級。」

「但你的功勞也够表揚。」

「既然不是立下最大功勞，我反對接受表揚。」

武藏輕輕行禮，快速走下石階。

「野人！」重朝憤憤罵道。

伏見城完全淪陷的未時（下午二時）過後，武藏脫離宇喜多軍新免伊賀守隊，單獨走向通往京都的路上。

五歲的正月開始勤練劍術的自己，想在戰場發揮武藝，實在愚蠢，他已明白。

——攻城時，假如我一馬當先，或許挨子彈死了也說不定。

武藏不僅一次目睹武士和雜兵一樣挨一顆子彈陣亡。

對武藏而言，這是荒唐的死法。

而且，城內展開的殘殺場面，爭先恐後搶奪敵軍主將的首級，却被雜賀重朝以戰陣規矩作爲掩護，更是荒唐至極。

——戰爭就是廝殺，還有什麼規矩？

武藏此後再也不參加作戰。

海賊

一

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統一天下的決戰，誠如澤庵向武藏的預言，只費時半天便結束。

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辰時（上午八時），井伊直政軍與宇喜多秀家勢在霧雨之中開火，及至未時（下午二時），東軍獲得勝利。

這一天——

武藏身在伊予國外海的一個島嶼。

該小島的海邊只綿延二十幾間漁夫的茅屋。

從攝津划小船出發，經讚岐海的武藏，自然而然漂至此島，不覺已經十幾天。

武藏不受漁夫們歡迎，起居都在山腰的山神廟。武藏乘小船到達海邊時，島上鳴鑼，各茅屋不僅男人，連女人小孩都攜帶兵器奔了出來。

武藏說他是美作國的浪人武士宮本武藏，目前遊歷諸方磨練劍術；但漁夫們不加理睬，令他即刻離去。

武藏默默走下沙灘。

大約有三人揮舉木棒擊來，武藏不躲不閃，將三根木棒斷成二半。這手神技使漁夫們默認他逗留島上。

當然，漁夫們不跟武藏講話，也不供應食糧。

武藏自己帶相當數量的乾糧，如更在山裏捕鳥，在海裏釣魚，日子過起來也不怎麼困難。

這天早上，武藏站在突出海面的巨岩上，伸出竹竿，垂下釣線。

不知何故，等了將近半個時辰，魚仍不來。

發覺背後有人，轉頭一看，岩蔭有一張臉迅速躲藏。

武藏走過去。

長縮於岩蔭的是十五、六歲的少女。

「告訴我那裏可釣到魚。」武藏央託。

少女目不轉睛仰視武藏，說：「請救我一命！」

「……？」

「我即將被海賊帶走。……請救我一命！」女孩合掌。

眉目清秀、皮膚細膩，天真純潔的女孩。

「海賊會來嗎？」

「是的，今天會來。」

「為什麼？」

「今年輪到我。」

「這麼說，海賊每年到這個島帶一個女人？」

「不是每年，每三年……」

女孩被武藏那銳利的視線盯着，突然湧出淚水，因忍住嗚咽，肩膀激烈上下起伏。

「我帶你回島長家。」武藏一說，少女立刻搖頭。

「如果他們知道我請求您，他們會生氣。」

漁夫們似乎與海賊有約，藉此維持島上的和平。

「海賊派幾個人來接你？」

「船停在海上，四、五個人乘小船來。」

「知道船上有多少人嗎？」

「聽說有一百人、二百人。」

「……」

武藏把視線停在空中，稍作思考，然後叫小女出來。

二

海邊的村落一片騷亂。

他們察覺要交給海賊的貢物「阿幸」已不見。

海賊中午要來。

阿幸躲在山裏，必須在此之前將之尋回。

「如果上吊了，怎麼辦？」

有人講，大家臉色都蒼白了。

島上除阿幸之外，沒有其他適齡的女孩。再小的都是十歲以下。

「大家分頭去找，快！」島長命令，所有人朝山中奔去。

島長自己因患中風，不靠拐杖，無法步行，故單獨留在家中。

他瞇着眼，眺望美麗的海面，嘆息道：「眞是因果報應。」

每三年交一個，這二十幾年來，共交給海盜七個少女了。少女們的命運如何？即使有消息傳出，也不會傳至島人耳裏。

唯一能知便是被帶到海賊巢穴去了。

所能想像的是那邊過着一妻多夫的生活。可能若干年後，再被轉賣到別地。

島長的視野中，有一個人慢慢走來，背向朝陽，站在庭院。

島長認出那是強行上島的年青浪人時，不禁皺起眉頭。

「聽說海賊即將來要人。」武藏說。

「這和你無關。」

「如女孩不來向我求救，就和我無關。」

島長聽武藏這麼說，總算噓了一口氣，但隨即又慌慌張張向前拐了一步。

「這麼說，阿幸藏在山神廟了。」

「如果你們肯協助，我負責清除海賊。」武藏說。

「……別，別說儍話！」島長激烈揮動那隻能使用的手。

他的表情露出後悔當初不該默認此浪人逗留，然後拒絕道：「海賊生氣的話，島上的人，所有人都要被殺。以一個小女孩做貢物，是不得已的，……如多出主意，反而增加麻煩。」

「我有妙計。」武藏不帶表情，說着。

「妙計，不會有的。」

「有！」

「沒有！沒有！雖不知你武藝多高強，但對方是海賊呀！絕不可能贏。如你自恃武藝高強，請到別地方表現。」

「我決心要幹，就是要幹。」

「眞是疾病神！」島長苦叫連連。

三

正午——

停泊海上的黑船放下小船，小船直向小島划來。

小船上乘坐四人。

船抵水邊，站在前面的一人大聲說道：「怎

麼沒有人出來迎接？」

只有一片白沙和馬尾松，沒有一個人影。

海賊聽說三年前來時，全體島民出來迎接。

「連一個人也沒有，搞什麼鬼，……也不送來土產。」

四個人各帶竹籠，走下沙灘，走近松林。

武藏站在林中，等候他們。

「什麼？」四人眼睛一起閃露光芒。

武藏一言不發，雙手頹然下垂，讓他們逐步逼近。

「你是什麼人？」

對於這位站在正面，語氣兇惡的海盜，武藏的回答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拔刀、砍倒。

後面的三人，怪叫一聲，散開，拔劍。

武藏把刀尖對準其中一人，背後有人向他砍來。其實這是武藏的計謀。

武藏不回頭，向旁滑開，那位從後面襲來的海賊正正好給那位從正面衝來的海賊一記凌厲的腰斬。當那記腰斬未劃成半弧時，舉劍於側的海賊已被武藏由天靈蓋劈成二半。

剩下的一人想逃。

武藏單手揚着沾滿血跡的筆直三尺長劍，從容逼近。

「別想一個人逃生。」

「廢話！」

海賊舉劍過頂

武藏等待着。

「可惡！」

武藏隨隨便便躲過海賊猛砍的一刀。

雙方一錯身，海賊來不及轉頭的刹那，武藏已單手剁下其首級。

遠處提心吊膽的島民們歡呼不已。

四

不久，小船駛離岸邊。

裏面乘坐四男一女。

他們換穿剛才那四名海賊的服裝，其中一人是武藏。女的並非阿幸，而是年青的漁夫。

此外還有七人游泳跟來，各帶鉋、鉈。

武藏蹲於船首，定睛注視逐漸接近的黑色海賊船。

船上不知有多少人，但根據島長萬推測，大約五、六十人。

漁夫們不諳戰鬪，假如武藏構想的妙計被海盜看穿，武藏必須單獨對付全體海盜。

如此的話，生還的機會可說全無，武藏如此，但他那年青的面貌依舊鎭定不移。

所幸沒有人在船舷上看他們。

船艙傳來歌聲和拍手聲，想必正進喧嘩的酒宴。

小船抵達海賊船的船腹。

游泳跟來的七人迅速散開，潛進水裏。這些漁夫雖不懂得打鬪，但揮動鉋鉈，在船底鑿洞，使船沉沒，仍可勝任愉快。

海賊船已垂有攻城用的繩梯，武藏攀登而上。

攀至船舷，微伸出頭窺視；甲板上沒有人影。

武藏向小船上的四個人打暗號，船上馬上擺出事先準備的狼煙器具，打火石點燃。

黑煙開始濃濃上昇，武藏接著在船艙的出入口附近撒滿鐵製的菱刺。

因狼煙的暗號，島上的隱蔽處划出六艘漁船和船艙內引起騷動，幾乎都是同時。

海賊們已察覺船底被鑿洞。

武藏隔着鐵刺，面對出入口。

第一顆頭探出，一看見武藏，即怪叫連連，衝了出來。

武藏單手斬殺這個踩上鐵刺、蹣蹣跚跚的海賊。

接着又有二人跳出，也都踩了鐵刺，蹣跚得不像樣。

武藏輕而易擧斬殺這二人。

這時海水已從船底湧進，船身向右傾斜。

一顆像首領似的頭，形相兇惡，探出出入口，大喊：

「怎麼囘事？」

「要殺得你們寸草不留！」武藏冷冷囘答。

「等、等一下！」首領伸出一隻手。

「太遲了，快來就死！」

「等一等，有話慢慢講！」

「別說笑話！出來！一對一。」

「小鬼！」

首領已知道鐵刺，於是先以長矛將之撥開，再行躍出。

武藏捧劍成水平，對付長矛。

首領的矛尖微微顫抖，伺機出擊。

手下嘍囉則陸陸續續躍出船艙。

首領怪叫一聲，刺擊。

武藏斬斷其矛柄，並斜斬其臉部。

手下嘍囉一俟首領被殺，也顧不得圍殺武藏，爭先恐後越過船舷，跳進海中。

這時，六艘漁船載運島上全體漁夫，以最快的速度，朝此方向駛近。

漁夫們的手中持着魚叉。

神龍

一

使爲數約七十名的海賊及其船隻成爲海底藻屑的勝利，使島民們狂歡一晝夜。

連十多歲的小孩也爛醉如泥。

島民們做夢也不敢想及反抗海盜，並與之戰鬪。

一旦打打看，竟然能以不及敵人半數的人手，殲滅全部海賊，而且簡簡單單。

島長家的酒宴席上，歡喜呈現膚淺的景象。

「次郎，你拿魚叉殺幾個海盜？」

「五個，不、六個。」

「好！獎品是可以抱我老婆……喂！老婆，讓次郎抱抱看，次郎，不必客氣，我允許的。」

二十出頭的青年稍後退，三、四個男人圍攏過來，將之抬至已有三個孩子的女人身上，取笑一番。

醉醺醺的女人大聲說道：「哈哈哈……是他允許的。請大家參觀……」女人高聲談笑，舉起雙脚，夾住青年腰部。

與貓狗毫無二樣的行爲一在席間開始，漁夫們立刻在其周圍唱歌、狂舞。

其間，也有人說：「我的老婆和你的老婆交換。」而且立刻付之實行。

沒有一個女人拒絕。

其中甚至有一名年近五十的女人抓住十五、六歲的小伙子。

「……也讓你認識女人。」使之吮乳房，單手伸進胯下。

奇怪的是帶來勝利的最大功勞者武藏，只有他被遺忘於上座。

武藏僅被供奉於上座。

武藏拒絕飲酒，大概因保持清醒的人只有他，沒有女人前來提供肉體。

雖是最大的功勞者，武藏仍是外地人。

但武藏並不因被疏遠而覺得痛苦，他自已也絲毫沒有想溶進這種猥褻氣氛中的念頭。

也沒有讓島民報恩的念頭。

只是默默，冷冷地觀看多達十多對的本能行爲。

武藏的眼前是極力撥開鄰家的老婆的雙股，把臉埋向其陰部的人。

旁邊則是五、六歲的男孩，正呆然觀看其浮身官能波浪之母親的表情。

武藏對於此光景並不覺得低劣或羞恥，也不

引出興奮。

過了一會，該回山神廟了，站起身。

走下庭院，無人挽留。

走向坡路時，背後有人追來。

武藏回頭，原來是阿幸。

阿幸說島長命令她跟來。

島長並未出現於席上，想來心勞使病體惡化的樣子。

武藏看看阿幸，但不置可否，逕自登上坡路。

二

回廟殿一看，不知何時裏面已擺着寢具、食器、燭臺。大概是島長吩咐阿幸搬來的吧！

阿幸雙手合掌，低頭道：「感謝您剷除海賊。」

武藏突然意識現在是首次從島民口中聽見感謝的話。

鑿沉海賊船，一網打盡所有海賊，划回島上開始，只有武藏被置於狂喜之外。

等候在海邊的老弱婦孺也不理睬武藏。

武藏迅速離開衆人，走回山神廟，阿幸前來邀請，於是到島長家參加酒宴。

武藏到達時，在座的人已酩酊大醉，誰也沒有注意坐在上座的他。

「今天由我服侍您。」阿幸提出。

「不必服侍。」武藏回答。

「請讓我服侍。」阿幸拚命盯着武藏。

「不必！」武藏的回答毫不婉轉。

「如不讓我服侍，島長伯伯會罵。」

「你告訴島長，我說不必。」

武藏說完，阿幸的雙眼立刻湧出淚水。

「我願意服侍您。」

「……」

「請讓我服侍，求求您。」

「報恩嗎？」

「談不上報恩……只想請您讓我盡最大的心力服侍。」

阿幸的誠懇和島長家那些漁民的無禮態度完全相反，武藏無法再加以拒絕。

當晚，阿幸與武藏共床，燭臺的燈光熄了以後，過了一會，阿幸細聲說道：「……您可以抱我……」

但武藏不知是否睡了，沒有答話。

阿幸在黑暗中等候一個時辰以上，武藏沒翻身，也沒聽見鼾聲。

十八歲的武藏並非沒有慾望，他忍耐着。

黎明時的淡光從破爛門窗透進來時，武藏突然起身。

他的表情帶着強忍慾情的難看顏色。

武藏以犀利的眼光看見鄰床，凝視了一會睡得正甜的阿幸的睡臉。

睡臉天眞無邪，安詳。

凝視之間，武藏的心情恢復平靜。

阿幸醒時，武藏已不在床上。

煮芋粥時，武藏回來，手中提着山鷄。

阿幸邊看着食量奇大的沈默的武藏，說道：

「如您當島長，不知多好……」

「……」

「您要長久住在島上嗎？」阿幸問。

「明天要走了。」武藏以冷漠的語氣回答。

「什麼？明天要離開了？」阿幸驚訝，音調頗高。

「嗯，明天要走了。」

「爲什麼……爲什麼要離開？是不是不高興這裏的人？」

「不是，老是留在島上也沒用。」

「……」阿幸低下頭。

武藏發現阿幸的雙頰垂着淚水，但却一言不發。

三

阿幸是漁家女，她預言今晚會有暴風雨。結果才中午時分，就已經狂風大作了。

武藏眺望天空、海上，並不以爲然。

風只是比平常大一些而已。

未經一個時辰，武藏已知阿幸的預言正確。

原本的萬里晴空，一下子就被鉛色的厚重雲層複蓋，海也變了顏色。

海浪雖不見得多高，但海嘯却逐漸增大。

「這種可怕的景色還是第一次。」阿幸從破窗往外看，說着。

島長被一名漁夫背着上山時，正是強風伴着暴雨。

一身濕透，坐在武藏前面的島長，喘着氣，說道：「龍神生氣了。」

「……」

武藏不明白島長因何目的特地趕到山上，只是默默注視他那一副着急的模樣。

「我們必須停息龍神的憤怒。」島長如此說着，把視線朝向阿幸。「阿幸，有個不怎麼好的方法可以息龍神的怒，請妳聽從我們的話。」

武藏恍然大悟。

武藏看着跟隨島長來的五名漁夫的那冷硬如石塊的面貌。

阿幸則當場哭倒。

「阿幸，這是不得已的，請妳看開點。」島長低下頭。

阿幸伏的地上，強烈地搖頭。

武藏開口：「你們好像以爲把海盜打落海底，冒犯了龍神吧？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從島長到漁夫都緊盯着武藏。

「即使不打海賊，四、五年也會有一次這種程度的暴風雨……」

「不只是暴雨，如任它發作，我們的茅屋都會被海浪吞掉！過去不曾有過這種暴風雨。」

「你們眞的以爲把這個女孩投進海裏，暴風

雨就會停息嗎？」武藏冷笑。

「如果乖乖把阿幸交給海盜，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外面的強烈風聲的確大得足以使島民們後悔。

雖然風聲時起時歇，但一入夜將呈現何等的狂暴，這一點他們能很容易想像得到。

「我拒絕拿阿幸當祭品！」武藏斬釘截鐵。

「您是外地人，請您少出主意！」

「您們已經把阿幸送給我了，阿幸是我的東西。我不許你們隨隨便便把阿幸丟進海裏！」

「如不把阿幸送給龍神，暴風雨是不會停的，請您體諒。」島長懇求。

這時，阿幸站起身。

「我已下定決心，我要到龍神那裏。」

「好孩子，……阿幸，這樣才對。」島長合掌，後面的漁夫們也合掌。

「慢着！」武藏攔阻，「我代替阿幸。」

「……」大家驚訝的看着武藏。

「把海賊打到海底的是我宮本武藏，……如果海底眞有龍神，應由我去向他說明經過情形，相信這樣比拿阿幸當祭品更合理吧？」

「……」

「如果你們無論如何也要把阿幸丟到海裏，我一定跟所有島民作對到底！」

武藏說完，站起身。

島長回視漁夫們，表示接受武藏的提議。沒有人反對。

此島有一塊向外突出的小岬，是島民們的忌諱之地。從海邊觀望，恰像伸向外海的天狗的頭，島民們一向不敢接近。

風雨交加的馬尾松林中，提心吊膽的島民們聚成一羣，遙望着武藏從漆黑模糊的天狗的長鼻處躍進波濤洶湧的海浪中。

別離

一

完全一身衣衫襤褸。

臉、頸、胸、腹、手、脚，到處都是傷口，所謂遍體鱗傷便是。

幾乎都是擦傷，但面頰及手腕部的裂傷有番石榴那麼大。

只有肩和腰有布片。

胸部像風箱，仍繼續激烈地上下起伏著。

透進來的朝陽照在他那悽然的臉上。

阿幸正凝視他的睡臉。

昨晚，武藏離開山神廟後，阿幸開始向山神祈禱，直到早上，沒打瞌睡，也沒有放鬆合掌的姿勢。

門發出巨響，被撞開，有人闖進來，回頭一看，是衣衫襤褸的武藏。

原來投身到狂風暴雨的大海的武藏，從翻滾的海浪中爬上陸地，不借助別人的攙扶，返抵山神廟。

阿幸只能將之歸爲山神的護佑。

武藏跳下天狗岩，正是颱風最狂烈時。島民之中沒有一個認爲他能活着回來。

阿幸雖祈禱，但她也只是等候奇蹟的出現。

奇蹟果然出現。

武藏只有擦傷和裂傷，四肢、眼睛、內臟似乎無恙。

昏倒正表示他的體力已盡，只剩喘息。

阿幸的細腕無法將他移到床上。

阿幸唯一所能做的是把藥塗在無數的傷口而已，接着只有憂心如焚，注視其睡臉。

喘息停止時，可能就是斷氣；這種畏懼俘虜著阿幸的心。

時間已過一個時辰以上。

「如果……」阿幸以手掌觸摸上下起伏的健壯胸膛。「如果……武藏……」

拚命叫喚後，閉合的眼皮手稍微晃動。

「武藏……請用稀飯！」

放在枕邊的芋粥早已冷却。

武藏睜開眼皮，兩眼充血。

「……贏了！」武藏的第一句話。

阿幸抱起武藏。

這時，武藏吐出不少海水。

但吐出海水後，武藏才算恢復意識。

武藏伸二根手指進入口腔深處，吐完海水後，暫且仰臥一會，眼睛看向半空中。

然後才自己站起，喝着阿幸再度暖好的芋粥。

這時，有一名漁夫跑來，準備來帶阿幸下山，發現武藏生還，大驚不已，大聲叫着跑回海邊。

不久——

島長被背上山。

「因您的協助，龍神息怒了，感激不已。」

島長感謝，伏在地上。

全體島民都聚集於此，沒有一人缺席。

海邊的二十幾間茅屋安然無恙，被海浪奪走的船，只一艘而已。

昨晚的颱風就像一場惡夢，今早風和日麗。

武藏注視島長說道：「海底沒有什麼龍神。」

「不，您救了我們，這是千眞萬確的，大恩大德一定永傳子子孫孫，不敢忘記。」島長回頭看全體島民，催促道：「快道謝。」

六十幾個男女老幼、合掌，一起開始唸佛。

「靜下來。」武藏大喝。

島民們沉默。

「抱歉得很，我不是爲了救你們，才跳進海裏，而且也不是不忍這位女孩當祭品，才代替她，不要隨便錯以爲我救了你們。……因爲這是考

驗我的體力和運氣的好機會，才跟暴風雨拚勝負，最後總算贏了……懂嗎？聽懂的話，馬上給我滾開。」

二

「阿幸……」武藏叫。

熄燈就床已經半個時辰以上。

阿幸應聲，她雖昨晚未睡，但現在睡魔仍未來襲。

「妳決定到龍神那裏去時，難道不害怕嗎？」武藏問。

「覺得無可奈何。」

「妳是說看開了？」

「是。」

「但妳以前不是害怕交給海賊，而向我求救嗎？」

「因爲那時還不想死。」

「交給海賊，海賊並不會殺妳，但投進海裏，不是只有死路一條嗎？」

「……」

「我無法瞭解人爲何決心赴死。」

「……」

「妳才不過十六歲，爲何能決心赴死呢？」

「……」

「我跳下天狗岩時，絲毫沒有死的決心，只想着活着回來，……我想我即使到老年臨死時，也無法決心就死。」

「……」

「大概妳比我強吧？」

「不！這是不可能的。全日本不會有比武藏更強的人……我當時僅僅只因無可奈何，也就看開了。」

「眞的只因無可奈何，才看開的嗎？」武藏的語氣尖銳，顯然懷疑阿幸說謊。

「其實……」

「其實？」

「其實我痛恨島長伯伯，痛恨所有人。」

「哦！」

「島長伯伯當時說，如果乖乖把阿幸交給海賊，就不會發生這種事。當我聽見這句話時，恨不得殺死島長伯伯……大家靠您的協助，殲滅海賊後，歡天喜地，大肆喧亂，但暴風雨一來，又突然擔心因把海賊打沈海底，引起龍神生氣，後悔當初不該殲滅海賊……一想到這種沒有男人氣概的人竟然當島長，就覺得活在這個島上實在恥辱。……當時我已瞭解您是何等偉大的武士，因而也決心赴死，想漂漂亮亮地死給您看。」

「……」

「如果您沒回來的話，我也打算一樣從天狗岩跳海自殺。」

「……」

「武藏！」阿幸在漆黑中摸索武藏的手。

武藏任由阿幸握着他的心，絲毫不動。

阿幸所顯示的女人心之微妙使武藏頗感迷惑。

對武藏而言，這是他有生第一次獲知女人的戀情。阿幸因憎恨島長，才燃起戀情。

——這就是所謂女人嗎？

女人愛上男人，能下決心赴死。

——我即使愛上女人，也無法爲該女人赴死。

武藏忘記全身的疼痛，自言自語。

三

十天後，武藏離開這座島。

前一晚，武藏擁抱阿幸。

那是很自然的結合。彼此沒有隻字半語，雙方互觸對方的手，武藏移近，擁阿幸入懷中。

阿幸當男人闖入體內的瞬間，發出細聲的呻吟，忍住疼痛。

武藏放射完了，離開阿幸時，低聲說道：「對不起。」

他道歉明天將遺下阿幸，離開島上。

武藏乘坐漂至此島時所划的小舟，離開則取道自天狗岩。

送行的，僅阿幸一人。

阿幸佇立於颱風之夜武藏跳海時的天狗岩的長鼻處。

希望他站在該處送行的是武藏。

「但妳絕不可以跳進海裏。」武藏事先叮嚀。

邊仰望佇立於頗高處的阿幸，武藏緩緩划着小舟。

武藏正冒一個賭博——

最後的早餐完了時，武藏對阿幸說道：「我不能保證有一天會再回這個島，以後或許會再來找妳也說不定，……但我一生不娶妻，這是唯一能保證的。」

然後武藏請求她送行時，請站在天狗岩的鼻子上。

阿幸並未哭泣。

只深深鞠躬：「一帆風順」。

武藏在湖面似的海面，響着單調的槳聲，逐漸划出海上。

他的視線依然朝向阿幸。

阿幸的影子變小時，武藏開始微感心痛。

他興起一股想折回海島，緊抱阿幸的衝動。

此衝動突然變成不吉的預感。

「阿幸！」武藏發出十八歲的小伙子的叫聲。

「多多保重，我會再回來！」

但此時已是叫聲無法傳抵阿幸耳畔的距離了。

武藏繼續叫着多多保重。

但——

「啊……」武藏把雙眼睜得幾乎暴突。

武藏不得不目睹着那小影子跳下天狗岩的鼻子，一直落進海裏的情景。

他曾一度懷疑是錯覺。

但並非錯覺。

天狗岩的鼻上已無人。

「傻瓜！」武藏痛叫。

「阿幸，妳眞傻！」

武藏的雙眼湧起淚水。

任由眼淚流至臉頰，武藏繼續划着。

武藏賭輸了。

阿幸畢竟還是從那裏跳下來。

無可名狀的悔恨咬蝕武藏的心胸。

「阿幸這個傻瓜！死了有什麼用！不是一再叫妳保重嗎……傻瓜！傻瓜！」

武藏期待着阿幸的身影成爲非常小的點。

這是武藏單方面的期待。

阿幸還是無法忍受她付出身心的男人永遠離去。

早餐時，阿幸獲知武藏要離開時，可能立刻決心自殺亦未可知。

如此的話，武藏變成向阿幸指定自殺的場所。

——說不定？

可怕的念頭掠過武藏的腦海。

——當我請阿幸在那裏送我時，或許阿幸將之解釋爲我要求她從那裏跳海？

武藏急忙拋掉這想法，瘋狂地划。現在的武藏唯一能做的是瘋狂的划。

（少年篇・終）

決鬪者宮本武藏（青年篇）

陀螺

一

一個陀螺發出嗡聲，飛上五月的晴空。

飛上天後，消失於晴朗的天空，看不見了，只剩嗡聲，不久又落下。

陀螺一如活物，停在大步走在沿鴨江的街道上的主人肩上，仍旋轉着。

停止旋轉後，傾斜於肩，並不落下。

肩上停着陀螺，昂首濶步走在路上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

五尺上下的小個子，胸膛非常寬濶，雙眼比普通人大二倍以上。

穿短袖、麻袴、腰帶小刀。

有一位同伴，是年齡相近的女人，比青年約高三寸，兩眼細得像一條線，頗形對照，容貌端正，因欣賞角度的不同，可能有人會覺得漂亮。

「……怎麼不賣掉這個陀螺，買個小房子……」女人說。

「別說傻話，這個陀螺是我一生的伴侶。」

「一生的伴侶不是我嗎？」

「萬壽，你吃這個陀螺的醋嗎？」

「沒這回事，這種陀螺，如是出自七助您的匠心，要多造幾個也沒問題。……剛才在那家店裏，有人出高價購買，怎麼不賣？實在想不通。」

「這個陀螺，我已經給它注入生命，注入生命的陀螺，一生之中可有一、二個。……我賣掉神樂笛、鳥皮沓、鷺足的鏡宮，你還不滿意嗎？」

「如果是我，一定賣掉陀螺，留下鏡宮。」

「說來，你還是嫉妒這個陀螺。」被稱為七助的青年從肩上取下陀螺，捲上細麻線，「好吧！讓萬壽笑一笑。」把陀螺投向空中。

消失不見，只剩嗡聲的陀螺照主人的命令，落上萬壽的頭上。

「討厭！」萬壽急忙逃開。

七助笑着，單手接住陀螺。

「萬壽，你的奢望多了一些。」

「你怎麼講這種話，我只是想在京都的角落有一間小房子，跟你過着和樂的夫妻生活而已。這只是起碼的小心願。女人的幸福，和男人不同，小房子、好丈夫、二個小孩——一男一女，如此就够了……」

「閉嘴！」七助突然語氣兇惡，阻住萬壽的話。「我離開淡路島，來到京都，就是爲了把鳴門流劍法揚名天下。難道你忘了你口口聲聲說我不行，但却硬要跟來嗎？……成家生小孩是十年後的事！傻瓜！能在我身邊就是幸福！」

「……」

萬壽有些不高興的看着七助的側臉，默默爲他取下髮上的汚物。

二

七助怒叫一聲。

從街道跑下長滿蘆葦的岸邊，七助的大眼睛張得幾近暴突。

從淡路島划來的船雖仍繫在岸邊，但却有個素不相識的男人坐在船上。

不僅隨便上船而已，更可惡的是在拿着小刀悠悠在削船槳。

「你是什麼人？」七助滑下坡面，像小鳥般跳過蘆葦，站在船前。

「爲什麼削我的槳？」七助大聲怒吼，但入侵者頭也不抬，邊繼續削槳，回答道：「打算把它削成木刀。」

「胡說八道！」

「經年累月浸在水中的枇杷槳是木刀的最好材料，錢已放在你的脚邊。」

七助站的脚邊的確放着二枚丁銀。

「誰說要賣？」七助大叫。

「我高興就要買。」對方回答。

七助瞪着和自己年紀相仿，蓬髮敝衣的入侵者，問道：「你是劍客嗎？」

「嗯。」

「報名！」

「宮本武藏。」對方依然邊削槳邊回答。

槳已不能再做爲槳了。

「小偷！好大的膽量！」七助大叫，右手伸入懷中。「看淡路七助施展鳴門流劍術。」

「……」武藏這才抬起頭，正視七助。

「準備好了嗎？」

「嗯。」武藏尚未看出七助的懷中將出現何種意外的兵器，便已點頭。

七助那藏在懷中的右手躍出的刹那，陀螺便以流星之速，向武藏的臉面襲來。

武藏也發揮神技，以槳將它揮開。

但一刹那，帶動陀螺廻旋的痲繩，像蛇一般，朝武藏的脖子捲來，這已無暇將之撥開了。

頸子被綁得緊緊的武藏，注視着那被揮上空中的陀螺，再度飛回七助肩上，而且仍在旋轉着。

「怎麼樣？宮本武藏。」七助以左手抓痲繩，右手已拿着小刀。「要不要投降？武藏！鳴門流劍法是小刀秘技，輕舉妄動的話，別想活命！」

「……」武藏的臉紅得幾近噴血。

「投降吧，小偷！」

「……」

武藏以下巴頂住痲繩，總算不致窒息，但仍堅持不投降。

忍住痛苦，目睹七助肩上的陀螺停止的刹那，武腦的腦裏閃過一個念頭。

——這陀螺對他必定是次於生命的重要物品！

武藏感覺如此。

突然——

武藏的頭探出舷外。

七助肩上的陀螺滾過左臂，落向水面。

七助以本能反射似的快速，左手放棄麻繩，抓住落向水面的陀螺，而武藏以槳撥掉七助右手的小刀，二者同時發生。

甩開麻繩的武藏，站起身，說道：「淡路的七助，來日方長。」

「什麼叫來日方長？」七助仍狠瞪武藏，反問。

「分高下的話，改天再講。」

「爲什麼？」

「我有一場大比武，爲了物色得力兵器，才擅自購買你的槳。」

「什麼大比武？」

「我要向室町劍術所的吉岡清十郎挑戰。」

「別異想天開！」七助嘲笑打扮有如乞丐的武藏。「吉岡道場不會理你這種名不見經傳的人，恐怕你連大門也別想走進去！」

「我自有妙計。」

「妙計？」

武藏不答，却說：「大比武過後，再跟你分高下。」

七助明白武藏削槳的目的後，既然同是沒沒無名的劍客，也興起一種親切感。

「好吧！來日方長。」

三

七助叫武藏吃完飯再走，於是武藏再度坐下。

七助朝着站在堤岸的萬壽喊道：「喂！萬壽快來招待客人。」

「搞什麼名堂？」萬壽不解的直搖頭。她稍微看不起把惡面相向的敵人爽快地化成朋友的七助。

——像他這種好人如何能把鳴門流劍法揚名天下？

她不禁如此懷疑。

七助介紹「妻子」萬壽和武藏見面。

萬壽第一眼瞥見武藏那堪稱魁偉的容姿時，突然湧起不吉的預感。

——這個人必將離棄自己身邊的所有人，至親、恩師、朋友，他必是武藝高強的劍客，甚至具有神力也不及的武功。

這大概叫爲人妻者關於丈夫的第六感吧！

萬壽擔心武藏看穿她興起的預感，慌慌張張着手準備飯菜。

七助則以畏敬的眼神看着武藏，問道：「你眞的想向吉岡清十郎挑戰？」

「嗯。」

「有信心贏嗎？」

「有。」

「如能贏過吉岡清十郎，也就名揚天下了。」

「……」

「我也是想揚名鳴門流劍法，才離開淡路，但做夢也不敢動吉岡道場的腦筋。」

「……」

「截至目前，是否有過無名劍客向室町劍術所挑戰？」

「……」

武藏任由七助喋喋不休，腦中浮起十年前的屈辱。

十年前——

仍是辯之助的武藏，在無二齋的命令下，携帶毒酒前往吉岡道場，被當主憲法識破，於是與其長男清十郎對打。

清十郎大辯之助四歲，而且已是青年的體格，被看好將來成就大於其父。簡直不成比武。

辯之助挨了清十郎一刺，倒翻一圈，昏迷不醒。

醒來時，已被丟出門外。

武藏忘不了當天的屈辱。

似火的鬪志燃燒全身，也是當時的第一次經驗。

——好，有一天要取下掛在門上的招牌。

他如此自言自語，該熱念至今仍繼續。

「要不要我助陣？」七助的提議使武藏回到現實。

「不必，我一個人幹。」武藏拒絕。

「聽說吉岡道場有門徒一千六百人，……即使你武運好，打贏清十郎，但事情不是這樣就完，想必那些門徒不會默默讓你離開……」

「想必如此不錯。」

「你好像不注重生死問題。」七助以半帶嘲弄的口吻說完，武藏隨即以堅強的語氣加以否定：

「我不想死！贏，還要活下去！」武藏幾近叫喊似的回答。

在船尾燒魚的萬壽嚇了一跳，回過頭。

武藏和七助對比之下，七助顯得頗單薄。

——實在提不起勁招待這個飄散妖氣的男人，還不快離開！

萬壽非常不耐煩。

七助似乎對武藏心服口服的樣子，萬壽則想大發一番脾氣。

「眞是豈有此理！」萬壽不知不覺細聲罵着。

佐佐木小次郎

一

劍術比武啓事

劍雖利，但厲而不斬。我生於劍術之家，秉家業，自少即朝鑽暮研，專心一志，知勝，尚不知敗。此次至京師，志在扶桑第一劍客，挑戰以決雌雄者也。

時間：下月十七日拂曉

場所：洛北蓮臺野

此致

吉岡清十郎

慶長八年五月十日

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附記：此次挑戰如被拒絕，當天另立告示牌，其卑怯天下共嘲之。

該告示牌，黎明前豎於三條大橋畔。

告示牌頗具蝟集行人、擴展傳聞的絕大效果。甚至有不少人聞聽風聲，特地跑來親睹告示牌。

沒沒聞聞的劍客豎立告示牌，向扶桑第一室町劍術所的當主挑戰，乃是前所未聞之事。

當時人的看法，所謂告示牌是當政者下達一般百姓所用。如統一天下的戰爭之際，石田三成把爲何討伐德川家康的理由，列擧數條，告示天下；或在關原之役大捷的德川家康，列擧石田三成以下諸階下囚的罪名等……

劍客爲了讓世人知其武藝，選用告示的手段，這在日本可說以宮本武藏爲先例。在此之前，還不曾有過劍客想到以告示牌向人挑戰。

戰場武士專注功名首、一番槍之類的武勳，而劍客一成爲藝者，只一心一意研磨其武藝，不熱衷於展開名利之道。其中一個原因便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武將幾乎不看重劍客的功用。

禮遇劍客的是德川家康。

各地諸侯模仿家康，爭先恐後招聘劍客的是關原之役之後的傾向。

換言之，此後劍客才算具有地位。

唯有「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是特別的劍術之家，它有「足利將軍家指南」的後盾，因而能獲得世人的尊敬。

而且具有所謂「憲法染」這項世襲，手中承

受天子的攝家束帶，衣冠袍之染。以此而言，已不只是劍術道場主而已了。

十五代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昭雖被織田信長所敗，喪失政權，但「室町劍術所」的招牌價值仍不低貶，而且，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死後，天下雖移於德川家康之手，但吉岡道場之名依然不衰，這是因爲只有足利家才是幕府將軍的觀念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是人們對於宮廷御用的「憲法染」的敬意。

儘管政權如何轉移，吉岡家仍是扶桑第一的劍術所。

而現在居然有無名劍客在京師的中心地豎起告示牌，大膽向此名家的當主挑戰。

「這個傢伙必定是瘋子……」賣布的商人不斷搖頭。

「嗯，想沽名釣譽，明知吉岡家不會接受，才向人挑戰。」滿身是流浪之汚垢的浪人不屑地譏諷著。

在一片嘲罵聲中，有一名一看便知是非凡的武士，他默默地，眼神銳利地凝視告示牌。

身高超過六尺又二、三寸，散髮披肩，髮毛紅中帶黃，又是一項特徵。

眉下的褐色雙眼，目光炯炯，鼻樑非常高挺。

他的背部有一支四尺多的長劍。

「唉呀！」人牆中有人認出這名劍客的異相，驚叫出聲。此人原來是淡路七助之妻萬壽。

二

「那個劍客是誰？」七助循着萬壽的視線，不禁眉宇皺起。

但萬壽並沒聽見丈夫的問話，一直緊盯這劍客的側臉。

被七助以手指輕戳側臉，萬壽才慌慌張張驚醒過來，收回視線，問道：「什麼事？」

「你認識那個劍客嗎？」

「他……他，他是我家鄉、越前一乘谷的嚴柳館的小伙子。」

萬壽到母親的娘家淡路島的野野村是二年前的事。她因父母親相繼逝世，變成孤兒，才前往淡路島，投奔外祖父。

「那傢伙叫什麼名字？」七助邊望着旋踵、大搖大擺走離的異相劍客的背影，問着。

「小次郎——佐佐木小次郎。」萬壽回答。

「嗯。」

七助不知不覺地邁開步子，想追趕他。

萬壽有些不解，看着丈夫，不得已只得跟隨其後。

七助一邊盯着佐佐木小次郎，又開口談起其他事。

「武藏所說的妙法，原來是豎立告示牌，實在太妙了……居然想到豎立告示牌，武藏實在別出心裁。但他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挑戰吉岡清十郎，並非擊敗清十郎一個人就是勝利，武藏忘了這一點，挑戰清十郎，就是跟吉岡道場的一千六百人爲敵。我想他一定活不了。」大聲自言自語的七助，突然回頭望着萬壽：「萬壽！你的第一個男人，是否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萬壽遭此意外，一時慌慌張張答不出話。

七助冷觀其態度：「猜到了吧！」嘴邊帶着冷笑。

萬壽則把臉側開，答道：「被硬強姦。」

「無論如何，妳喜歡他，這一點我猜想得到……而且還忘不了，突然邂逅，你七上八下，竟然把我給忘了！」

「沒那回事！我痛恨他，更別說什麼忘不了……」

「萬壽！你知道我吃醋不是好惹的，我現在已經吃醋了。畜生，你盯着他時，那種表情絕非尋常。那是你第一次給身體吧！可惡！」

「不是給，是被搶的。」

「都一樣！」

「不一樣。奉獻和被奪有如天壤之別，……被嚇昏時……」

「不管被強暴或其他什麼原因都好，女人一定忘不了第一個男人。……光想像你被那傢伙抱的情形，我的身體就熱哄哄的，摸摸看我這隻手有多熱……」

七助緊抓着萬壽的手。

「別傻了！……七助，快走別條路。」萬壽拖着七助的衣袖。

「不，我想殺掉那傢伙，既然知道那傢伙是你的第一個男人，怎麼可以放他走。抱過你的男人，只有一個可以活在這個世界上。」

「別說傻話了……忘掉算了，求求你。」

「既然聽見了，怎麼忘得掉！」

「七助，那個佐佐木小次郎曾被名人越後先生誇獎為百年罕見的奇才，繼承師門的獨步劍法……」

萬壽本想規勸丈夫不要魯莽闖事，但却呈現反效果。

七助突然狠狠打了萬壽一巴掌。

「可惡！」七助形相兇惡，大喊：「我要殺死他。」拔腿向前奔去。

萬壽則哀叫連連。

三

七助實在幸運，他跑至約距佐佐木小次郎十步時，突然從暗處跳出五名武士，包圍小次郎。

如果沒這種變化的話，七助或許——不，必定在佐佐木小次郎的四尺長劍下血流五步了。

約過四分之一時辰後，七助能想像自己可能遭遇的悲慘下場。

佐佐木小次郎面不改色地環視包圍他的五名武士。

「你們是誰的部下？」

「別裝蒜了，佐佐木小次郎！」

「不是裝蒜……小弟在各地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無法一一記得清楚。」

「難道你是說，你玩弄過的女人太多了，無法一一記得清楚？……小姐六天前自殺，我們來替她報仇！」

「小姐？」小次郎稍斜着頭，「喔，對了，是那個麻臉婆？話先說清楚，不是我追她，是她誘惑我，才去抱她的。……女人喜歡好男兒，她非常傾心一刀殺十個人的我；你們家的武士們無法對付我，你們的窩囊使貴小姐愛上我。這就是說，迫使她自殺的是你們家這些武士。既然想殺我，又都是一些不自量力的鼠輩。要報仇，如能殺得掉我，這倒好；相反的，却特地跑來送死，這不是鬧笑話嗎？」

小次郎看起來能言善辯，語氣抑揚頓挫自如，就像朗誦一篇事先準備的演講稿。

五名武士齊聲喊道：「多嘴無用！」並拔刀，大概他們頗知小次郎的口才。

「難道你們想把難看的屍體散布在行人衆多的這條路上嗎？」小次郎冷笑。

「別想花言巧語逃生。」

「哈哈哈……大概你們估計錯了，以為我的本領不够輕輕鬆鬆殺掉你們家十個武士，瞎眼人實在太多了。我一拔出背上這根竹竿，一口氣之間，你們五顆人頭都要落地，……你們別天眞到以為五個人一起上就可殺掉我。我很喜歡打鬪，但是跟五個、十個你們這種程度不够的人對殺，實在提不起勁，因此自知不能報仇的話，可以退下。我不是避免無益的殺生，或起了憐憫之心，拒絕殺人。你們不可能不知我的厲害，想來你們各自懷着鬼胎，想當那個麻臉婆的夫婿，野心化成水泡，變得自暴自棄，才跑來找死？如此的話，就太糊塗了。最後我再告訴各位，那個麻臉婆是我抱過的衆多女人之中，屬於上中下的下類。」

小次郎把想講的話講完，也就悠悠然走開了

。

五人之中沒有一個人出刀，也眞是奇怪。這只能視爲他們被小次郎的態度和言辭壓倒了。

小次郎後面跟着那五名武士和數百名羣衆，走下河邊。七助和萬壽也夾在人羣中。

小次郎走到水邊，轉頭誇口如下：「如果有那位想殘廢活下來的話，在臉上表示一下，我會手下留情。」

這場決鬥在眨眼間卽結束。

正面的一人襲來的同時，小次郎拔出他自稱的竹竿，一閃二顆人頭落地。

小次郎的長軀翻轉之際，一人挨了腰斬。

不容有一刹那的靜止，小次郎使這腰斬一擊化成飛燕斬的神技，逆斬站於稍遠的一人的臉面，使它斷成二半，然後向後倒退。

並深深地刺穿由後面逼來的最後一名敵人的胸膛。

以敵軀爲柱，並使之與長劍、伸出的手臂、長身形成四十度的角度倒下，佐佐木小次郎那不動的殘忍姿勢，使圍觀的羣衆大爲嘩然。

其中，七助的巨大雙眼更是睜得幾乎目眦盡裂。

崖下

一

武藏在宇治的槇島城址的「昌山庵」。

那是足利家的最後將軍義昭，出家後，號昌山，獲得豐臣秀吉一萬石的贈金，所隱居的家。

昌山離世時，將草庵遺贈給澤庵。

此次武藏來訪時，澤庵已外出托鉢，雲遊至遠方，只留一名少年在庵中。

少年便是城之助，是關原之役發生之年，武藏寄交澤庵的少年。

城之助經此三年，已十五歲，但身高及骨骼

全無發育，不幸更罹患萎病（小兒痲痺），右脚細得可以手掌握。

武藏雖看見那隻可憐的脚，但臉上並未顯出引起憐憫之情的氣色，他說：「你大概只有當和尙了。」

城之助低着頭，臉頰附着一條淚痕，回答道：「……師父說，一隻手，一隻脚也能成爲劍客。」

武藏默默，雖承受着城之助的熾熱眼光，但却不回答剛才那句話，說道：「想在此停留一段時間。」然後走進客廳。

次日的黎明前，武藏便在三條大橋畔豎起向吉岡清十郎挑戰的告示牌。

以後的只有等待吉岡道場的擧棋了。

武藏在「昌山庵」脫下草鞋後，完全不從事有關決鬥的練習。

早上睡到快中午，下午則划小舟於巨椋池，釣鯽魚。

而今天，從林中拾一塊合適的木塊，便開始以小刀削起來。

客廳的壁龕安置一尊乘六牙白象的等身大的普賢菩薩。想必昌山公在此隱居之後，必定晝夜祈禱延命。

武藏想臨摹這菩薩。武藏左手握小刀，削木塊。

城之助驚訝地注視他的手，問道：「爲什麼要如此？」

「無意義可言。」這是武藏的答話。

這的確是無意義的殺時間的消遣。武藏不相信神佛的存在。

他認爲：神佛是恐懼死亡的人隨便揑造的。

武藏無所事事地眺望普賢菩薩之際，突然憶起無二齋在爐邊削木塊的事。

無二齋與吉岡憲法比武時，右臂的骨骼被擊碎，故單以左手削木塊，想造佛像。

但他的手技非常笨拙，最後沒完成一尊而終

。

武藏憶起此事，才想試雕佛像。

至於以左手造普賢菩薩，以安慰無二齋的亡靈，他並無這種可嘉的心意。

只是不知不覺——這似乎是最正確的表現。

沒有樹木的白砂的裝有美觀的籬目的庭院，有人影出現，大步走近走廊，武藏不理，繼續動着左手。總算已成形了。

「你……」

對方出聲，武藏才看來訪者。

一瞥，那是比叡山的荒法師。

以二重白綢的五條架裟蒙頭，只露出雙眼，這是比叡山的荒法師的特徵。此外，穿着五寸餘的單齒高脚木屐也是他們的獨特打扮。

中國的古代文獻載有登陡坡時，拔出木屐的後齒，下山時則拔去前齒。而山法師爲了上下山的方便，只在木屐的中央裝設屐齒。

「剛聽小鬼說，你就是那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嗎？」荒法師的眼光銳利。

「正是……」

武藏把視線收回手邊，頷首。

二

「我叫火焰坊。比叡山的山風鍛鍊出來的兇和尚，拿起掃刀，天下無雙；但定力方面，比不上此庵的和尚。」不問自答地大聲報過名，逕自走上客廳。

「你在三條大橋邊豎立告示牌，向吉岡淸十郎挑戰比武，有種。……但一般浪人却認爲你明知吉岡不接受，故意耍把戲出名，到底你有無勝算？」

「沒有自信，就不來挑戰。」

「但你現在雕着普賢佛像，豈不是內心畏懼的表現？」火焰坊嘲笑。

「只是消遣。」

「消遣？如要消遣，就做別的。」

「什麼別的？」

「你實在……」火焰坊拔鼻毛，吹掉。「你大概是第一次到京都的鄉下人吧！」

「……」

「你來到京都，好像還沒有幹過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是的，重要的事。」

「遊覽神社佛閣嗎？」

「胡說，金箔的壁、狛犬、仁王、羅漢、千手觀音，這些有什麼好看。男人到京都，首先必須知道京女的柔肌，……還沒抱過吧？」

「……」

「看你的表情，好像連抱也沒想到，……否則就是看在劍法大事份上，禁了女色？」

「……」武藏默默，承受火焰坊的銳利眼光。

「人活在世上，想做的事不去做，損失實在大。年近桑榆，才驚慌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伊勢物語不是也有以下這段話嗎？既然早知結局，却不考慮昨日今日……無常的風不擇時，況且像你這種以自己爲刀俎，以他人爲魚肉的劍客，明天將演變如何，實在不可測。……活着的時候，就必須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你認爲抱女人，刀尖會鈍的話，這就是你不是眞正的劍客的證據，……我帶你到妓院。」火焰坊勸誘。

「爲什麼鼓勵我抱女人？」武藏不明白剛認識的生人爲何親切地邀請遊妓。

「哈哈哈……論語上有一句好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武藏被火焰坊的饒舌說動，走出昌山庵。

在站於門口的城之助的擔心的眼神送行下，武藏與火坊焰並肩，問道：「比叡山的僧徒都像你這般破戒無慚嗎？」

「亂世死人如亂麻。……如是澤庵和尚必定勸人，君子不要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但強者生，這是生命的法則。只要看石田三成滅，天

下即成德川家康之物，就可明白了。……你此後爲了獲得天下無雙的劍客，不知要造成多少人的犧牲。勝者路過重重死屍，留名後世。我非常欣賞你睥睨所有劍客，而選擇吉岡清十郎爲敵。值得拼一番，如有你意，我可以遊說我的同伴，帶一、二百人爲你助聲勢。」

「不必別人助力，我一個人對付吉岡清十郎及他的門徒。」武藏斬釘截鐵回答。

「爽快！」火焰坊高聲大喊。

走過山洞，是一條沿山崖的路。

「你……」火焰坊停步，「你如有贏過吉岡清十郎的自信……能不能讓我見識你的本領？」

「……？」

「以我的看法，雖不知清十郎的想法如何，至少他的親戚及高徒們商量的結果，很可能不理你的挑戰。……如要不使之如此，必須靠我的三寸之舌。我和吉岡門人非常熟，我可以盡力勸使清十郎接受你的挑戰。」……但在此之前，必須見識你的本領。」

「……」

「如何？」

三

武藏稍作思考，說道：「如你有意……」

「嗯，……非常願意。」火焰坊目光炯炯，緊盯武藏。「能否從此山崖跳下？」

武藏掃視崖下，丈餘之下長着無數剛收割過的蔴竹，有如尖端向上的長矛。

「辦得到嗎？」

「……」

「若是常人，脚底必定會被竹尖刺穿。我的要求是完好無恙，再回到此地。」火焰坊提出冷酷的要求。

武藏走近崖邊。

一刹那，武藏的長軀已淩空，只剩草鞋留在崖邊。

途中，武藏張開雙手有如翅膀，落下。

火焰坊那睜大的雙眼映着武藏輕飄飄地站在尖銳的竹上。

短暫靜止後的武藏，解下佩刀，投向火焰坊。

敏捷似猴、攀登絕壁而上的武藏，轉身穿上草鞋，火焰坊不禁搖頭，道：「實在驚人，脚底有沒有受傷？」

「沒有……」武藏搖頭，舉步踏出。

武藏當脚底達竹尖的刹那，脚指夾住竹子，站着。

但只有右脚成功，左脚的脚底被刺傷。

武藏爲了不讓火焰坊察覺他受傷，故在攀登絕壁時，讓紅土滲進傷口，止血。

如是普通人，必定疼痛、呻吟，甚至不能步行了，但武藏不顯露於表，也不跛。

直到到達九條大宮的妓院，火焰坊仍未發現武藏受傷。

媚聲迎接，並肩登上大樓梯時，跟在後面的鴇母大叫：「啊！武士大人，血！」

火焰坊回頭一看，武藏所過之處，印着斑斑足形血跡。

——這叫遊妓嗎？

武藏索然無味的望着三名美裝的妓女，和着弦歌跳舞，如此想着。

武藏絲毫不覺得有趣。

火焰坊似乎常光臨這家青樓，人一到，身邊就有相識的陪妓侍候。

武藏的身邊無人。

「我已經替你叫了一位清新脫俗的妓女，請慢慢等待。」火焰坊說完，命令他的陪妓手下的妓女跳舞。

武藏不懂這有何趣味可言。

妓女們的臉塗得有如怪物，映在武藏眼裏，絲毫不覺得美。而其舞蹈，到處是漏洞，顯然十分馬虎。

武藏看了一會，覺得厭倦。毫無顧忌地打一個大哈欠時，左脚的傷疼痛不已。

武藏本以爲所謂妓院是一到房間，妓女便來，馬上上床。他似乎覺得長時間的飲酒、看舞頗浪費。

不久，一名妓女像影子似的，來到武藏身邊，就座。

妓女

一

武藏總算再忍耐半個時辰以上的無聊。

「教你加茂舞如何？」火焰坊提議，武藏則傻傻搖頭。

「我想睡覺。」

火焰坊聽見這句毫不掩飾的答話，微笑道：「替你找個好女子，就急着上床嗎？善哉！善哉！」

聽他這麼說，武藏才發覺尙未一顧自己的陪妓。

把視線轉向身邊，是一名眉、鼻、頸都細小、穿着薄得幾乎透肌的衣裳，却看來似乎不勝負荷的妓女。

如體裁華貴或有香味，武藏必定早已注意了。因外形飄忽，來到身邊就座，武藏仍未注意。

武藏絲毫未湧起想擁抱的念頭。

默默走出走廊。

小妹馬上走在前，引導至房間。

經過長廊，武藏被引至偏房。這裡似乎是妓女們的住處。

武藏在床上坐定，又打一個大呵欠。

妓女捧着睡衣來，請他更衣。

「我一向不穿衣服睡覺。」武藏答覆，突然發覺妓女的臉形具有某種遙遠的記憶。

「……」

因被武藏緊盯，妓女低下頭。

武藏清晰憶起。

妓女就是那位曾在故鄉的溪邊一起吃鮠魚的那位少女。

武藏立志成爲日本第一劍客，八年前的除夕日，離開故鄉時，曾從人販手中解救即將被帶走的她。

但少女還是被賣了。

經過頗長的沉默後，武藏先開口：「妳被賣到這裡有幾年了？」

妓女低頭，輕聲回答已經五年。

「你還是只有當妓女一條路。」

「……是。」

「被賣來後，馬上接客？」

妓女搖頭，答說當二年小妹。

「接客已三年了？」

「……」

「如果每晚被一個客人抱，已有上千的男人知道你的身體了？」武藏說出殘酷的話。

一行眼淚流經妓女臉頰。

武藏脫衣，仰臥床上。

「叫什麼名字？」武藏詢問正替他收拾衣服的妓女。

對方答以「夕加茂」，武藏怒說：「我是問未被賣以前的名字。」

妓女表情驚愕地看武藏，答道：「阿吉。」

「當初如讓你住在我家，當我姊姊的義妹就好了。至少也不必讓千個男人玩弄身體。」

「……」

「現在已經太遲了……實在遺憾。我雖然流浪各地，但仍記得在河邊捕魚，叫你撿枯枝、一起吃魚的事。」

「……」

「以後我大概不會再想那件事了。……看到你當妓女，實在掃興，這是第一次到妓院。」

「……」

「你已不是阿吉。現在是叫夕加茂的女郎。」

夕加茂細聲請求原諒。

突然——

武藏一骨碌爬起，解開紐帶。

「夕加茂，把這個東西含在嘴裡。」武藏命令青梅竹馬的女孩做着過去無二齋在明石海邊命令辯之助的武藏做的事。

「吸！」

「……」夕加茂的小臉因悲傷而扭曲。

「吸！你是女郎，我是客人，聽客人的吩咐！」

「……是。」

武藏再仰臥，夕加茂膝行靠近。

「當你吸的時候，我要睡覺，……這是考驗，我試看看是否睡得着。你必須含到明早，不許離開。」

「……是。」

二

遠處傳來報告子時（零時）的敲木聲。

夕加茂把臉埋在武藏的胯下，不動。

含着武藏的男根已近二個時辰了。

剛含不久，突然怒張，充塞夕加茂整個口腔。

雖發生該變化，武藏本人亦未動。怒張不久平息，夕加茂則聽見武藏的健壯鼾聲。

夕加茂繼續含着，不動地任由時刻轉移。

武藏的鼾聲不曾瞬間停歇。

睡魔未光臨夕加茂。

——下賤。

此種感覺曾在剛含時產生，但現在已消失了，她只有協助武藏進行考驗的平靜意識。

夕加茂被客人強求這種服務，今晚算是頭一次。

以此而言，武藏是最殘忍的客人。

夕加茂被命令如此時，她認為武藏是蔑視被上千男人擁抱的她，她感覺悲哀。

但怒張停息，開始傳來鼾聲之後，夕加茂瞭解這是身為劍客的人的考驗。

而經過將近二個時辰的現在，夕加茂感懷地在腦海中喚回那叫做阿吉的少女時代的回憶：

武藏以短矛刺到數條游在溪中的鯰魚，對阿吉命令道：「撿枯枝來！」

魚烤好後，命令道：「吃！」

武藏與阿吉沒有其他交談。

今天，八年來的第一次見面，武藏以命令含男根代替命令吃鯰魚。

夕加茂逐漸能領悟叫她吃鯰魚的武藏和叫他含男根的武藏，是不折不扣的同一人。

至此，夕加茂感覺一種無憂無慮的喜悅。

她甚至感覺很久以前便預感有此種夜晚光臨。

她能為武藏效勞，這是女人的喜悅。

——我要如此保持至明早他醒來。

夕加茂如此自言自語。

但，武藏的鼾聲停止。

吃驚的夕加茂，肩膀被一隻手推開。

「躲到角落！」武藏細聲道，手抓筆直三尺長劍。

夕加茂膝行至角落，仔細傾聽，附近似乎並無異樣。

武藏裸身直立於床上。

的確有人走近，又馬上走離，但武藏預感他會再來。

——來了！

武藏在漆黑中細聲說道。

這次的足音不再消失。

「宮本武藏！」外面的人大聲喊着。「起來，出來分個高下。」

三

武藏並不馬上出去，說道：「如要挑戰，就先報名。」

「吉岡道場——松本左源太。我來教訓你在三條大橋豎立告示牌的狂妄。出來！」

「你是否取得當主吉岡清十郎的允許？」

「允許與否，不關你的事！」松本左源太大喊。

月光下的松本左源太的黑影比身邊的石燈籠更大。他是吉岡道場的第一巨漢，膂力勝過十人。

武藏從板門背後窺視他的動靜。

「出來！宮本武藏！讓你知道不自量力的舉動帶來何種悲慘的下局！」

「……」

左源太在外面張牙舞爪、惡罵，武藏完全不回話。

左源太焦躁不已，突然抓起石燈籠的斗笠，投向板門。

驚人的碰擊聲中夾有女人的驚叫。

「武藏！再不出來，我要進去了！」左源太邊高喊，拔劍。

這時左源太背後有人如此告訴他：「宮本武藏在屋頂。」

左源太轉頭仰望，赤裸的武藏不知何時已爬上屋頂，而且正跳下來。

遭此意外的左源太無法招架從頭上襲來的敵人的一擊，實在是理所當然。

吉岡道場的右翼劍客被從腦蓋劈成二半，發出臨死的痛叫，即潰倒於地。

武藏藉着月光發現連接偏房與正屋的走廊站有一人。

此人手持手燭，在燭光下，面貌奇怪的令人想起甲冑武士穿戴的皮革護臉。

紅中帶黃的髮下，鼻樑異常突出。

「此人如是你的好友，可來報仇。」武藏說。

「不是好友。」對方回答。「但是總有一天，我會跟你分高下。」

「爲什麼不現在比劃？」

「你已向吉岡清十郎挑戰。就讓你跟吉岡清十郎及其一門爲敵。……我是越前一乘谷的鄉士佐佐木小次郎，本來也是爲了打敗吉岡清十郎，取下室町劍術所的招牌，才趕到京都，但被你搶先一步。既然有人搶先了，只有等你們拼過輸贏，再向贏的人挑戰。……剛才已見識過你的高強策略。看來你跟吉岡清十郎是一場精彩比武了。你够資格挑戰，但你即使贏過吉岡清十郎，也很難平安離開京都。清十郎有一位本領比他高強的弟弟傳七郎，你必須再跟他那位弟弟分高下。即使你命大，贏過傳七郎，但一旦跟吉岡一門結怨，勢必再跟吉岡門下數百人爲敵，這一來，是否能保住生命，實在……就算你能打敗他們，你的前面還有我佐佐木小次郎，那時才是競爭眞正扶桑第一，決雌雄的大比武！」小次郎誇口一番後，不理武藏如何反應，即旋踵離開。

武藏回房時，夕加茂正合掌於胸。

武藏滾到床上，說道：「過來讓我抱一抱。」

夕加茂稍發抖，一靠近，武藏輕而易舉地將之抱成一團，問道：「還記得鮠魚的味道嗎？」

「記得。」夕加茂重重點頭。

「味道好嗎？」

「好。」

武藏撥開夕加茂的下肢。

「要是我當你的第一個男人就好了。」

「……是。」

「但那時你還太小。」

「是。」

「我有一件事託付你。」

「是。」

「如果我死了，請撿我的屍骨回故鄉，丟進那溪流，拜託你了。」

夕加茂把臉埋進武藏胸中。

所謂夫妻

一

「對不起。」火焰坊平伏於武藏面前，和尙頭幾乎縮進肩膀，這時天剛亮。

「看錯吉岡道場眞是我火焰坊一生最大的失敗。」

昨晚，武藏和夕加茂一離開，火焰坊立刻趨往吉岡道場。

火焰坊在淸十郎及其高徒們面前，述說宮本武藏確是扶桑第一的室町劍術所的當主值得與之一對一的劍客。

但吉岡道場剛達致決議：抹煞宮本武藏的挑戰。

火焰坊如何搬弄三寸不爛之舌，當主淸十郎仍保持沉默，無意接受挑戰。

火焰坊有如對泥菩薩遊說一般，很不痛快快然離開。

結果反而讓對方獲悉武藏在此青樓，於是有一名高徒前來挑戰。

「對不起！實在丟臉！」火焰坊率直道歉。

武藏無表情，說道：「已經殺掉他一名高徒，想必吉岡淸十郎不接受不行了。你也到道場走一趟，並不算白費。」

「嗯。也有道理……今早，我再走一趟吉岡道場，你先回昌山庵，等候我帶淸十郎的話回去。」

「我想不必……」

「不！我實在靜不下。」

火焰坊急躁地移轉巨大的身軀，出去了。

武藏起身則是半個時辰之後。

夕加茂殷勤爲武藏暖好茶粥。

離別時，武藏未留下半句體貼的話。

昨晚，擁抱時，託付：「假如我死了，請撿

我的屍骨回故鄉，丟進那溪流。」——這句話似乎已告白胸中的一切。

武藏走下庭院，夕加茂在走廊合攏雙手，道：

「等候您的大駕光臨。」

這是一夜妻等待客人再度來訪的客套話，但夕加茂却懷着萬分的誠意。她渴望武藏打敗吉岡淸十郎，再度前來將她當一夜妻。

走出妓院時，武藏注視一位稍早他幾步的客人，武藏立刻認出他就是昨晚向他口出狂言的佐佐木小次郎。

背負超過四尺的長劍的高大身體，足够吸引行人注目。

小次郎的周圍散布一種殺氣；如有人未察覺此，等即將錯身時，自然而然會驚慌地讓開路。

這時已走離大門約十步。

突然，松林裡有人奔出，擱住小次郎的去路。

武藏一愣。

原來是淡路的七助。

二

「看來你是佐佐木小次郎，我是鳴門流劍法淡路七助，想跟你進行一般的較量。」七助報完名，伸手入懷中，擺好架勢。

小次郎定眼注視，說道：「你的表情過分激動，顯然不像一般較量，想必另有原因。」

「問你自己！」

「痛恨我的人，實在十指難數，如你說出原因，我或許想得起來。」

「你有沒有強暴過一位叫萬壽的女人？」

「萬壽？」小次郎似乎極力回想，但却記不起來的樣子。

「你在故鄉巖柳舘強暴的女人！」七助大叫。

「我在故鄉強暴的女人並不只一、二個而已

，萬壽到底是那一個，已經記不得了。」

「可惡！」七助全身熱血沸騰，轉而面向站在小次郎後面的武藏，說道：「武藏兄，請聽我說，這個十惡不赦的壞人，玷汚我的妻子，又忘記了，絕對不可以讓他活下去，我要施展鳴門流劍法，取他的狗命。」

武藏默默，雙手交叉於胸前。

小次郎已知武藏在後面，但並不回頭，說道：「淡路七助，我跟你較量，但是附有條件。」

「條件？」

「你老婆大概躲在這附近的森林裡吧？」

「是又怎樣？」

「叫她來這裡，參觀我們較量。」

「幹什麼？」

「如果我贏的話，再讓我抱一次。」

「什麼？」七助滿臉通紅。

「藏在附近的萬壽，出來讓我看一看，也好讓我回憶。」小次郎大喊。

武藏把視線移向七助所奔出的森林。蹲在地上靜止不動的萬壽，看得一淸二楚。

萬壽並不出來。

七助發出不成話的叫聲。同時，懷中那蘊含七助的憤怒的陀螺，以流星之速，飛向小次郎。

小次郎不慌不忙，逃躲右方。

陀螺繞個大轉彎，再度襲擊小次郎。

小次郎更向右跳躍六尺餘，站於樹林邊。

陀螺第三度瞄準小次郎，發着嗡聲，凌空襲去。

在此刹那，小次郎背上的竹竿閃動白光，陀螺被斬成二半，落向地面。

七助叫的刹那，小次郎的長軀後轉，馳入林中。

「萬壽！」七助痛叫。

萬壽起身，却無暇逃遁。

小次郎推倒萬壽，挾於腋下，說道：「淡路七助，較量的結果，我贏了。想必宮本武藏也看

見了。按照約定，我帶走老婆，明天還你。」

七助痛叫：「南無！八幡！」並拔出小刀。

不僅那有如至寶的陀螺被斬成二半，更甚的是，連萬壽也被奪，七助瘋狂。

「七助！提得起，放得下！」武藏大喝。

「武藏兄……萬壽……」

「較量的結果，你輸了。既然贏不了，就按照約定，這是劍客的作風。」

「但……但……」

「別丟人嘛！一、二個女人算什麼！要就給他！」

七助聽見武藏的冷言冷語，也就癱瘓在地，嗚咽起來。

「……萬壽是我的妻子，……我愛萬壽，萬壽也愛我。」

武藏不理，擧步離開。

七助緊盯林中，顯示頗有前往營救萬壽的衝動；但看向武藏的背影，又垂頭喪氣站起。

追抵武藏的七助，自言自語道：「萬壽大概不會回到我身邊了。」

「爲了讓天下人知道鳴門流劍法，還是沒有女人比較好。」

「我想萬壽如被玷汚，一定不想活了。」

「如果死了，也就算了。」

「你不懂什麼叫夫妻之情。」

「劍客娶妻，根本就是大錯特錯。」

「何必這麼痛苦！還有什麼事比這更痛苦的嗎？萬壽被那個傢伙撥開脚……哇！太痛苦了！我非常痛苦！」

七助突然轉身，直奔小次郎與萬壽消失的林中。

武藏稍回頭一顧，但未停脚。

三

七助邊瘋狂地呼叫妻的名字，跑遍森林。

然後又跑至山麓，整片荒野找不到小次郎和

萬壽。

只有回音而已。

七助心想，如小次郎挾萬壽進山的話，要搜尋已是不可能。

「讓她去吧！死掉也就算了。」七助邊呪罵，但却逐步踏進山中。

到處轉了一圈，又回到山脚下的七助，垂頭喪氣走在沿着小溪的土堤上。

土堤下有人影蹲伏着，但七助不加理睬走過，走離大約十步，才若無其事轉過頭。

「萬壽！」

七助反彈似的跑回，滑下土堤。

「萬壽！」

忘我的把手搭在肩上，手立刻被撥開。

「……怎麼樣？」

七助的雙眼睜大兩倍。

萬壽不僅沒哭哭啼啼、依偎過來，反而撥掉他的手。七助實在摸不着頭緒。

七助所看見的萬壽的側臉，非常冷淡。

「萬壽！」

「不要碰我！」

「什麼？」

「像你這種人，像是丈夫嗎？」

「萬壽！難道你被以前的男人抱了，就不喜歡我了嗎？」

「胡說！我不滿你的懦弱。」

「懦弱？」

「不是懦弱是什麼？眼睜睜看人搶走妻子，懦弱！」

「萬壽！你想把被強暴的恥辱推到我身上嗎？」

「我沒有被強暴。」

「那個傢伙會放過你嗎？」

「眞的沒有。」

「別騙我！」

「沒有就是沒有。」

「眞的沒有？」

「你的疑心眞重！」萬壽憤憤把頭擺開。

「好！眞的沒有的話，讓我檢查看看怎樣？」

「請便……」

七助繞到萬壽前面蹲下，把手伸向衣角。

萬壽不悅地嘀咕着。

七助掀開小腿，膝蓋，大腿。把臉側近，乾的。微有臭味刺激鼻孔，那是萬壽經常的味道。

「怎麼樣？有沒有被強暴？」

「……」七助悄悄以唇接觸。

「討厭！」萬壽一把捏住七助的脖子。

吉岡家

一

吉岡清十郎坐在起居室，端坐案前，打開唐詩選。

其父逝後不久，清十郎開始接近唐宋詩人。契機則是認識昌山庵的飄逸和尙澤庵，他告訴清十郎：「如要探究何謂生死，只在刀下求生是不够的，必須熱衷於文學。」並交給他一本書。

書就是唐詩選。

清十郎隨即着迷於唐詩。被讚許具有劍術天賦的清十郎，發現自己擁有意外的資質。

此後，清十郎除在道場之外，其他時間大多關在書房。清十郎已有數百篇的創作，而且曾獲得澤庵讚譽：「您是天才。」

清十郎認爲作詩比握劍更適合自己的資質，這種想法與年俱增。

隣接道場的仁和寺的梵鐘響吉酉時，清十郎才回返自我。

站起準備外出的清十郎，走進隣屋，自己着袴。

這半年多，清十郎不在自宅晚飯，他置有別宅。

着袴並挿扇於腰時，妻子音羽不聲不響走進來，坐於紙門旁。

她並不把佩劍交給臨行的丈夫，只盯以冷淡的眼光。

「松本左源太已被那位在三條大橋畔豎立告牌的宮本武藏殺了。」

聲音比表情冷淡。

清十郎沒有答話。

「您是否仍堅持不跟宮本武藏比武？」

「……」

「左源太未被殺之前，我也認爲這是無名的鄉下劍客故意豎立告示牌，以便出名，我們並無理會的必要，但現在左源太被殺，你必須重作考慮。京都一地，無人不知左源太是我們道場的首席門第，他一旦被殺，身爲當主的你，如再拒絕挑戰，想必會被世人識爲懦弱。爲了道場的名譽，還是……」

音羽說至此，清十郎已走出走廊。

音羽皺起眉宇，發出銳利的高聲：「不要老是沈迷於女人的色香。」

清十郎一言不發，走出大門。

結婚至今，清十郎從不付出嘗試去愛的努力。無論容貌、舉止、氣質，沒有一項不招惹他的厭惡。

音羽是片山伯耆守久安的女兒。清十郎之父憲法認爲如要繼續保持扶桑第一的劍法，清十郎必須迎娶劍術之家的女兒，因此幼年時，卽與音羽訂婚。

以拔劍術而言，片山伯耆守堪稱日本第一，獲得關白秀次的厚遇，獲賜五千石。

秀次在高野山結束悲運的一生後（譯註1），伯耆守獲得豐臣家千石的賞賜。慶長初年，蒙勅令入朝，在天皇御前表演名叫「磯之波」的拔劍術，獲敍從五位。彼時，擔任伯耆守。

他是劍客之中，蒙受敍位敍爵的少數達人之一。

其女音羽，驕傲、倔強，拔短刀的技術，吉岡道場的高徒中無人能出其右。

關原之役後，伯耆守雖喪失豐臣家的俸給，但有德川家康的延聘，下江戶，教授旗本（譯註2）們蹲坐殺人秘法。

音羽身爲片山伯耆守久安之女，比身爲吉岡清十郎之妻，更覺驕傲。

清十郎厭惡其傲慢的妻子，三年前，另設別宅，安置其心愛的女人。

譯註1：〔關白秀次〕豐臣秀吉之養子，一五九一年繼承秀吉之關白職，翌年任左大臣。但秀吉自有了親生子秀賴後，秀次漸與秀吉失和，性情亦極盡凶暴，被秀吉逐禁於高野山，遂自殺。

譯註2：〔旗本〕德川時代，武士的一個等級，將軍家直屬的武士，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

二

清十郎每走在本能寺後狹小僅容一人的小道上時，總覺得心情舒暢無比。

清十郎打開格子門時，那位叫「杉乃」的女人已坐在上框迎接，因她已聽見小路上傳來清十郎的足音。

杉乃是仕於禁中的下級武士的女兒。

她性情溫柔，擅長歌道。

二年前，參拜清水八幡的歸途中，遭羣盜襲擊，母親被殺，十八歲的幼身遭數十名男人蹂躪，準備縊死時，被清十郎解救，此後一直守在這間房子。

清十郎並非安置女人，才購買這所房子，而是爲了離開衆人，以便專心作詩。

結果因得杉乃，才成妾宅。

截至目前，清十郎在此與杉乃晚餐，直至半夜。

清十郎二、三杯下肚後，望着杉乃。

「你喜歡劍客的我，或作唐詩的我？」杉乃以清澈的眸子接受清十郎的視線：「我不會拜見手握大刀的您。」

「……」

「您手握大刀的樣子，必定非常嚇人。」

「如此說來，你喜歡作詩的我？」

「是，您坐在桌前，非常文雅……」

「但我是吉岡道場的當主，必須維持劍名。」

「是。」杉乃伏目、細聲說道：「想必非常辛苦。」

「有一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前幾天在三條大橋畔豎立告示牌，向我挑戰，想必你已聽說過了。」

「是。」

「一位道場的高徒松本左源太已先去了，他前往妓院，向武藏挑戰，被殺。」

「……」

「高徒已被殺，如我再拒絕挑戰，想必會被世人譏爲懦弱，你的看法如何？」

「我不太懂……但如您無意比武，也不必勉強！……」

「你不會覺得我懦弱吧！」

「絕對不會。」

「直到二十歲，我一心一意修練劍術，以成爲扶桑第一劍術所的主人。我告訴自己，除劍以外，別無生路。……但認識澤庵殿，懂得何謂文學後，我開始認爲人應該學習的，並非劍術，至少，佔最大分量的，並非劍術，而是文學。……唐宋詩人留傳後世的詩，愈讀熟，愈使我感動。……當我把劍，凝聚心氣時，向我襲來的是一種難言的空虛，……我大概已沒有資格，支撐吉岡道場了。」

「……」

屋內響起嬰兒的啼聲。

清十郎與正妻音羽沒有孩子。杉乃於去年年底產下一胎男嬰。

音羽獲悉後，變成嫉妒的惡魔，乃是理所當然。她的強烈嫉妒心化成各種形態出現。

杉乃到嬰兒身邊後，獨處的清十郎聽了一會杉乃的搖籃曲，心想：「我能夠拋棄道場，拋棄劍，移居這個家嗎？」

三

大約相同的時刻——

音羽走進丈夫的居室，找出存放詩稿的文函，掀開蓋子。

音羽取出的是清十郎的新作。

翻閱詩箋的音羽，不久發現她預感中的一篇。

那是一篇吟誦有感於首次雙手抱起兒子的詩。

音羽那捧着詩箋的雙手顫抖着。

將之撕得粉碎的同時，走廊響起粗暴的足音。

音羽急忙把粉碎的詩箋收進懷中，蓋好文函。

「嫂嫂嗎？」進來的是清十郎之弟傳七郎，他外出旅行一個多月，今天才回來。

因是異腹，容貌不像，個性也不同。

當時，帶有狂暴性的青年叫「亂氣者」，傳七郎正是這種亂氣者。

「哥哥又出去了？」

「到女人那裡……」音羽以非常乾硬的聲音回答。

「哥哥不知怎麼搞的，喜歡那種被強盜強暴的下等武士的女兒。」傳七郎不屑地嘔出上面的話。

「生了孩子，好像還很得意的樣子。」

「以他這種窩囊，眞擔心他會敗給那位叫宮本武藏的鄉下人。」

「清十郎絲毫不想跟宮本武藏比武。」

「廢話！聽說松本左源太被殺了吧？左源太被殺，豈可悶不作聲？……嫂嫂大概不滿哥哥被女人迷得團團轉吧！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把女人和小孩趕得遠遠的。」

「何不……」音羽冷笑。「我想吉岡道場可由傳七郎你來接替。」

「不，當主是哥哥，趕走哥哥會招致人們非議。」

「我已經對清十郎完全灰心了，……我甚至以爲他在未蒙受奇恥大辱之前，應儘早棄劍，出家遁世。」

「嗯……」傳七郎緊盯嫂嫂。

以姿色而言，音羽勝過島原（譯註）的上等藝伎。

傳七郎早已私下貪慕她的姿色，但另一方面則尊敬她是拔劍術的高手。

傳七郎從音羽口中聽見不滿丈夫的話，不禁胸中迷亂不已。

「如哥哥不忠於你，你也不忠於丈夫……剛好半斤八兩。」傳七郎突然說出。

音羽毫不退縮地接受傳七郎的視線。

「有沒有這分榮幸得到你？嫂嫂。」

「……」

「條件是把迷惑哥哥的女人和小孩拋得遠遠的，如何？」

「……」

傳七郎不待音羽答話，即悄悄貼近，抱其肩。

音羽不拒絕，合攏眼皮，把身體的重量寄託傳七郎的雙手。

傳七郎把自己的嘴蓋在她的唇上，用力吸着。

音羽當傳七郎的一隻手伸進其胸部時，即移開嘴唇細聲道：「清十郎可恨！」

「既然可恨，就由我來當你的眞正丈夫。」

「清十郎如被武藏殺掉，不知多好！」音羽邊倒向榻榻米上時，溜口而出。

「音羽！你即將是我的人了！」傳七郎捲起裳裙，手掌由小腿滑進大腿。

當手臂到達股奧時，音羽一把將之捏住：

「傳七郎！……發誓一生不遺棄我……」

「嗯！不會遺棄的！絕對不會遺棄。」

傳七郎的手指摸索着。

音羽張開下肢。

傳七郎的手指侵入體內的剎那，音羽的雙手圍繞頸部，邊戰慄，邊發出媚聲：

「討厭！討厭！」

但傳七郎掩蓋於上，闖入時，彼此雖臉頰接觸，但音羽那朝向天花板的雙眼却是冷漠又乾燥。

對音羽而言，這種私通只是未獲得丈夫的愛的女人之復仇而已，她根本不喜歡傳七郎這種男人。

而且她也未燃起官能的熱情。

傳七郎在她身上忘我地蠢動，音羽那冷靜的腦中甚至覺得厭惡。

傳七郎放射完了，音羽立刻將他推開，起身整理儀容。

——丈夫現在正在抱那個女人。

音羽爲了拂去些微的悔意，如此自言自語。

譯註：〔島原〕京都市下町區的地名，以妓院著稱。

綁架

一

連續大約三天的時雨時陰的沈悶日子，這天早上，天空放晴，京都因夏天突然來臨的暑熱，來來往往的行人的服裝也變白了，打招呼也都離不開氣候的問題。

吉岡清十郎許久未曾拜訪澤庵，這天他也走

在巨椋池畔。他穿着絹布的夏衣，與四周散落的松葉風景，頗相陪襯。

清十郎會見澤庵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發表他懷中的近作。

他選擇最得意的二篇，膽完而來。每篇直到完成都費時十天以上。

春愁

楊柳池塘燕子斜，飛來飛去向誰家；
春風不管女兒嘆，吹入短牆多落花。

郭公

五月孤邨聞郭公，前山躑躅尚殘紅；
傷心一片輕陰外，聲入蕭蕭微雨中。

對清十郎而言，澤庵的評語是他作詩的鼓舞。

去年秋天，他作了一首叫「秋懷」的詩，獲得澤庵一句「您是天才」的讚詞，清十郎在歸途中，欣喜若狂。

「爽氣生南澗，秋光遍北淵。鱸跳水波上，蓴老浦沙邊。……」

清十郎完成這首詩後，心想過分賣弄技巧，但澤庵却讚不絕口，此後清十郎信心加倍。在此之前，澤庵從不誇奬他，反而低貶較多。

現在藏在懷中的二首詩，是他驅使衆多詞藻而成，連他自己也覺得自負。

不知澤庵的評語如何？這是清十郎作詩的樂趣之一。評詩之後，清十郎另有一件事商量——棄劍——就是這件事。

他想棄劍，離開吉岡道場，陪杉乃和嬰兒在清靜的地方閒居。如吐露這項心願，不知澤庵意見如何？

如獲得澤庵贊同，清十郎甚至想明天付之實行。

登上緩坡時，清十郎心想澤庵必定贊成。昌山庵在烈陽下，靜悄悄的。

清十郎繞到庭院。

「難道外出化緣還沒回來？」

清十郎走近客廳，覺得失望。

站在走廊的清十郎，突然把視線置於壁龕。等身大的普賢菩薩旁置有一尊模倣它的一尺左右的雕像。

臨模得非常不像。

雕像的面貌並非菩薩，而是人。不僅如此，最膣味的是那種洋溢精氣的堪稱驃悍的惡相。

這幾乎可說顯然冒瀆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是釋迦右方的侍像。左方的侍像是智慧的表現，普賢則是行願的表現，司掌慈悲。因有延命之德，亦稱延命菩薩。

其面貌比文殊更穩定，因此必須飄散着慈悲。

「這簡直是不動明王（譯註1）。」清十郎自言自語。

這時清十郎感覺後面有人，於是回頭，原來是澤庵領養的城之助。

清十郎心想：不可能吧！問道：「這尊佛像是你雕的嗎？」

城之助表情木訥，搖頭。

「到底是誰雕的？」

「……」

城之助沒有回答。

譯註1：〔不動明王〕佛教五大明王之主尊。藉堅固不動之菩提心的威力，鎮壓所有惡魔及一切迷妄。其雕像，臉呈憤怒之相，右手持降魔劍，左手持縛繩，背負火焰，坐於右上。

二

清十郎走近壁龕，拿起佛像，頻頻注視。從其面貌所獲得的印象仍是難忍的不快。

——這必定是業念相當深熾的人所雕的。但他為何不選擇不動明王呢？

當他懷此疑念凝視時，庭前有人影晃動。

移開視線的清十郎，不覺一驚。他直覺：就是他！

一名蓬髮、敝衣的青年，手提一隻四肢被綑成一團的狐狸。

他那銳利的眼光絕非尋常，銳氣充滿緊撇的嘴，看！提着狐狸的拳，踩踏大地的雙足……及至全身各角落。

「城之助！」他大聲喊着，城之助跑過來。把狐狸交給城之助，說道：「把皮剝下來」，走上客廳。

「我叫吉岡清十郎。」清十郎報名，對方無表情，說道：「我知道。十年前，我在道場，胸部挨了你一刺，昏迷不醒。」

「十年前？」

「平田無二齋的使者，帶毒酒，被問罪的那個小鬼。」

「是的，是的。」清十郎想起。

「……現在，您怎麼稱呼？」

「宮本武藏。」

「……」清十郎張口，講不出話，他正面承受武藏的烱烱目光。

「吉岡殿，您大概不知我在昌山庵吧？」

「……嗯……我是來拜訪澤庵殿。」

「和尚殿目前在遠方。……能在此見面，實在是緣分。關於比武一事，請您答應。」武藏提議。

清十郎沉默。

武藏繼續說道：「十年前，我被拋棄於道場門前時，曾對自己說，一定要取下那塊大招牌。請您務必接受我的挑戰。」

清十郎答非所問地問道：「這尊佛像是你刻的嗎？」

「正是……」武藏頷首。

短暫沉默後，清十郎說道：「關於比武一事，請恕不能遵命。」

「理由呢？」

「我早就有意棄劍，今天來此就是爲了跟澤庵商量。」

「棄劍？」武藏聽見難以置信的話，表情變得兇惡。「傻瓜！沒再比這更傻的事！吉岡道場的當主要棄劍……難道你有什麼大病嗎？」武藏以激昂的氣勢緊逼。

清十郎答以無病。

武藏要求他作合理的說明。

清十郎答道：「另外找到有意義的事。」並取出詩稿，交給武藏。

「楊柳池塘、燕子斜飛、飛來飛去、向誰家……這首漢詩到底說些什麼？」

「可將之解爲我已知道作詩比習劍更合我的本性。」

「傻瓜！」武藏再度憤憤罵道。

但武藏並不立刻將詩稿遞還，他先比較清十郎的臉和詩稿，再重新開始默讀「春愁」「郭公」二篇。

過了一會，武藏才把詩稿還給清十郎，說道：「劍法和作詩並非不可兩立。」

清十郎微笑：「因知道作詩的喜悅，捧劍時因而感覺空虛，想必這種人已沒有資格當劍客了吧！」

「我不知道！我不懂！」武藏叫喊似地說道。

「你曾經愛過女人嗎？」

「沒有……」武藏的腦裏雖閃過慘死的阿幸的臉龐，但他直截了當地搖頭。

「我愛一個女人，也愛這個女人所生的嬰兒。」

「……」

「你還能說習劍和愛女人、小孩能兩立嗎？」

「……」

「請你放棄與我比武的心願。」

清十郎行注目禮，起座。

武藏正想說出某種激憤的話，但硬咬緊牙關

三

讓清十郎憤怒的事，發生於三天後。

仁和寺的梵鐘響告酉時，清十郎離開道場。

雖已入夜，京都的街上，暑氣仍未逸散。

走向河畔納涼的人們擠滿街道，清十郎幻想着與杉乃及嬰兒過着山居閒散的情景：

杉乃在蚊帳內哄嬰兒入睡，自己則在庭前，仰望星空，耽於作詩。杉乃悄悄離開蚊帳，捧來好茶。自己則口吟新作，杉乃恭立於旁，洗耳傾聽。

那是未來的寂靜、美好的良宵。

人的幸福不就是如此嗎？

清十郎邊走進本能寺後面的小路，獨自微笑着。

但——

打開格子門時，當然出來迎接的杉乃却不見了。

「……？」

不解地走上客廳的清十郎，對此無人聲的靜寂，自言自語道：「到底怎麼回事？」

杉乃即使其他時刻有事外出，但在此刻必定在家等候。

——難道有何臨時急事？

杉乃不在的這個家的空虛使清十郎的心跳悸動不已，當他面向書桌時，發現其上置有一封信。

前面是「吉岡清十郎殿」，信封背後則署名「宮本武藏」。

不吉祥的預感襲來，撕開一看……

「關於劍術比武一事，如未獲允許，請當心女人及嬰兒的生命化歸烏有，兩人暫寄我處，待比武之後，再行放返。」

清十郎的臉上，漲紅血色。

「卑鄙！」

摸擬普賢菩薩，雕成近於不動明王的惡相的人，根性就是如此邪惡。

「……絕不饒你！」清十郎大叫，撕裂信件。

返抵道場的清十郎，立刻命令全體門徒集合。

清十郎未與高徒們商議一言，即刻在集合於道場的七百餘人面前宣布：「我接受宮本武藏的挑戰」，但此時，其妻音羽正在小倉山麓的尼寺「庫裏」與傳七郎幽會。

「你到底把那個叫杉乃的女子，綁架到什麼地方去了？」音羽倚靠傳七郎，任由他玩弄胯下，問道。

「這不關你的事。」傳七郎冷笑。

突然，音羽湧起一種奇怪的嫉妒之情。

音羽雖不喜歡傳七郎，但一旦對他起了疑心，她的身上仍是熱血沸騰。

「傳七郎！」

「什麼事？」

「你已玷汚了杉乃吧！」

傳七郎吃吃笑着。

「等一下……」音羽馬上正襟危坐。「有沒有？」

「這種事有沒有都一樣。」

「不一樣，這怎麼可以？我的自尊可不容許我像杉乃一樣，被你玩弄。」

「對待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不！如果你玷汚杉乃，你豈不是只跟清十郎換位置而已。假如清十郎敗於宮本武藏，一命嗚呼的話，到時候你再以我爲妻，以杉乃爲妾，悠哉悠哉嗎？」

「嫉妒嗎？……別這樣，別這樣。」傳七郎用力抱住音羽，再度試圖把手伸進胯下。

「討厭！」音羽掙扎，咬住傳七郎的耳朵。

飯粒

一

「到底怎麼回事？」

長途化緣歸來的澤庵行經三條大橋，他也走近使行人駐足的告示牌，不禁狐疑地歪着頭。

告示牌有二道。

一道是宮本武藏對吉岡清十郎的挑戰。另一道是吉岡清十郎應允比武的應答。

武藏指定的時間是明日拂曉。

澤庵對於武藏的挑戰並不意外，但他無法理解清十郎爲何答應。

宮本武藏如係名劍客，吉岡道場爲了面子問題，勢必起而應付。但武藏是來路不明的人，吉岡家大可將之抹煞，並不傷及體面。

武藏雖在告示牌上附記：

「此挑戰如被拒絕，當天另立告示牌，其卑怯，天下共嘲之。」

但吉岡家大可將之視爲無名劍客的誇口大言。

如室町劍術所表示：「我們無法一一受理這種挑戰。」並不致遭受天下共嘲其卑怯。

況且，澤庵所認識的清十郎並非具有接受此種挑戰的血氣方剛。

——最近他甚至不想當道場的主人……

雖則如此，他仍接受武藏的挑戰。澤庵想不通。

澤庵於是取道往訪吉岡道場。

「主人外出。」

因門徒這句話，走到大門卽轉身的澤庵，八成也猜得出清十郎的去處。

澤庵知道他在本能寺後面有別宅。

澤庵打開格子門時，周圍一片闇黑。

屋內未點燈，澤庵心想：「難道不在？」愼

重起見，仍出聲乞求領路。

裏面有人。

「請進。」對方拒絕領路，於是澤庵脫掉草鞋。

清十郎在客廳。未上燈，一團黑影，面向書桌。

「怎麼樣？」澤庵問，清十郎過了一會才回返現實，站起點燈。

「讓您看見懶散的樣子。」清十郎行禮，道歉。

「女人、嬰兒呢？」澤庵問。

清十郎搖頭，低聲嘔出：「被宮本武藏當人質綁票了……」

「武藏！」澤庵瞪大眼睛。

清十郎把留在家中的「宮本武藏」的信交給澤庵。已經撕成二半了。

澤庵讀後，說道：「武藏做出如此卑鄙的事，實在難以相信……」

「澤庵殿從昌山庵來的嗎？」

「不是。看過三橋大橋的告示牌，直接來此，……武藏寄居昌山庵嗎？」

清十郎告以五天前，曾訪昌山庵，遇見武藏的經過。

因自己曾表示有意棄劍，拒絕與之比武，最後又對之說明自己的心懷和狀況，他竟然訴之卑鄙的手段。

敍述中，清十郎因無法抑制的憤怒，全身顫抖。

「難以相信！」澤庵重覆。「武藏爲了進行劍術比武，的確性急了些，但他並非不擇任何卑鄙手段的無恥之人。」這是自他幼年就已認識他的澤庵所敢斷言的。」

「但他明明留下這封信，而且其他再也想不出有人會幹出這種勾當。」

「……」澤庵的腦裏閃過清十郎之妻音羽的臉。

但他畢竟顧忌說出那個名字。

二

武藏把以淡路七助的槳所製造的枇杷木刀更削短約一寸，而且也更削細。

此木刀是明早與吉岡清十郎比武之用。

城之助在旁屏息靜觀。

武藏只要城之助不說話，他也絕對不先開口問他。

二人之間將近二時辰的沉默，從用完晚飯即開始，可說已經頗長的時刻。

武藏默默削着，城之助也一言不發，目不轉睛觀看着。

好不容易，武藏削完，平捧木刀，刀尖對準前方，然後叫：「城之助。」

「在。」

「拿一顆飯粒來。」

「是。」城之助急忙進廚房，掌上載一顆飯粒來。

「仰臥在此，把飯粒放在鼻尖。」

「……」城之助稍猶豫。

「不必擔心。」

城之助仰臥，把飯粒放在鼻尖。

武藏單膝着地，在城之助臉上水平捧木刀。

城之助閉眼。

以前，在大坂市附近的海邊，城之助曾在頭上放大石頭，武藏以木刀將之劈成二半。那時，城之助毫不蒙受撞擊。

現在，武藏試圖把鼻上的飯粒劈成二半。

不以米粒，而以飯粒，想必另有想法。

城之助感覺武藏嘶聲高舉木刀。

城之助相信武藏的劍是天才，但仍感不安、畏懼。

城之助的身體緊縮、僵硬。

隨同嚇人的喊聲、切空而來的木刀聲響降抵城之助的臉面。

如此而已……靜寂到來。

城之助並未感覺鼻尖有異。

城之助悄悄睜開眼，木刀剛好砍至鼻尖，即戛然停止。

武藏的表情頗兇惡。

飯粒並未分裂為二，但正好夾於鼻尖與木刀之間。

木刀被提離，飯粒黏在其上。

「……如是米粒，必能劈成二半…………」武藏自言自語時，不知何時歸來的澤庵已站在走廊，笑道「你把飯粒當吉岡清十郎嗎？」

這一來，武藏從木刀取下飯粒，彈至空中落下時，以單手斬之。

仍未將之劈成二半，飯粒又黏在木刀尖。

「火候不够！」武藏自嘲，捏取飯粒，丟入口中。澤庵就座，告以：「我已見過吉岡清十郎。」

「……」武藏默默，回視澤庵。

「吉岡清十郎為何接受你的挑戰，你是否知道其理由？」

「理由？想必只因想法改變吧！」

「不是……」澤庵搖頭。「吉岡清十郎另有一名心愛的女子，該女子與女子所生的嬰兒被綁票。留有信件，署名宮本武藏，謂如不答應劍術比武，女子與嬰兒無法活命……」

「廢話！」武藏喊叫。「我問心無愧！我武藏不會因比武採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您相信是我下手的嗎？」

「不相信。雖不相信，但不管是誰搗蛋，既然清十郎已豎立接受比武的告示牌，比武已無法避免。」

「……」

「吉岡清十郎這位劍客似乎投錯了胎，生為畿內最負盛名的劍術道場的長男，遵照父親的意向，為了讓後世能繼承榮譽，娶一流劍客之女為妻。這位妻子高傲、冷血、而且是石女。清十郎

比劍術更熱愛唐詩，頗有文才。既然如此，只能說是投錯胎了。」

「未查明下手綁票的人之前，比武無限期延長。」武藏說。

「太遲了。吉岡已豎立告示牌，公開表示接受挑戰。」澤庵說完，起身準備離開，但突然回頭過問：「明早的比武，到底你贏或吉岡贏，想必當事人也不清楚，但在適當情形下，適可而止，並非不可能吧？」

「……」武藏沈默。

「想必可能吧！」澤庵留下這句話，離開。

當晚，澤庵寫信給清十郎，派城之助携往。

三

「師父！」走廊響起門徒的聲音。「現在是寅時。」

「嗯！」清十郎從容起身，幾乎整夜未眠。

「是否用飯？」

「不必，茶和梅乾就行了。」清十郎緩慢整理行裝，邊想着昨晚深夜送抵的澤庵的信的內容：

「宮本武藏堅決否認綁架杉乃和嬰兒，拙僧相信。不知你可否忍下一時的羞恥，放棄比武，如何？建議你把道場讓給傳七郎，隱退。你尚未達人生五十年的一半。如作爲文學之徒，未來有着充分的歲月。拙僧看重你的文才，故建議如上。」

以上是信內容。

清十郎本想接受澤庵的建議。

但隨着夜之更深，清十郎強烈地意識：如綁架杉乃和嬰兒的，不是宮本武藏，則二人大概已不在人間了。

因他已大致能猜出下手人是誰。

如杉乃和嬰兒不在世上，閒居山野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清十郎決心照約定與武藏比武。

清十郎走進道場。

事先選拔前往現場的十名門徒已整裝待發。

清十郎默默，飲茶，含一粒梅乾在口。

然後面向衆門徒，交待：比武是一比一，即使被擊敗，旁人絕不可出手。

清十郎走進燈光明亮的玄關時，感覺背後有人，於是回頭。

原來是妻子音羽。

「……」清十郎緊盯音羽。

音羽低頭。

清十郎確信：一定是！下手的人就是這個女人！

突然興起一股想手刃妻子的衝動。

爲了抑制衝動，清十郎深吸一口氣，快速走出玄關。

走出大門時，突然有一種不吉的預感：說不定無法再度活着走進這道門。

清十郎並不甩掉那種預感，走在曉闇的街上。

比武場的蓮臺野是紙屋川之西的原野。此地以達官貴人的墓地著稱，沒有民房，到處是歷朝的皇陵。

因此，即使吟遊的風流人亦不拄杖至此，即便白晝，亦無人影，如有在此移動的，只有野生的動物而已。

夫婦互弒

一

煙霧中，黎明到來。

坐於折合椅的吉岡清十郎，列隊於後的十名門徒，在曉霧中，一片鴉雀無聲，靜止不動。

武藏指定的時刻是拂曉，但天亮已過半個時辰以上。

而且亦無人從曉霧的遠處走來的跡象。

漸漸的，門徒們開始焦躁。

最初是一人自言自語：「到底來不來？」接着又有三人移步。

各自走到不同的方位，觀望一番，然後走回原來的位置。

「說不定害怕不敢來。」

「不會的，大概等霧退散吧！」

「這就是說他已經躲在附近。」

正竊竊私語時，一人大喊：「來了！」

衆人緊張。

只有清十郎沒有站起。

黑影滲出曉霧。

黑影曾停脚，但馬上又大步走來。

「老師！」

門徒叫清十郎，清十郎搖頭道：「不是武藏。」

清十郎及門徒們默默凝視走近大約距離十步停脚的人。

外表不凡。

如眉底那閃爍褐色的雙眼是異常的話，則鼻樑之高，披散於肩的長髮之紅，超過六尺又二、三寸的長軀，這些也都不是尋常。

「越前一乘谷浪人，佐佐木小次郎來實地觀看你和武藏的比武。」不說拜見，而說實地觀看，顯見此人個性的傲慢。

「請隨意……」清十郎回答。

小次郎接着又說：「想拜見你的兵器。」

清十郎的旁邊置有刀架，上面架有一把他平日在道場慣用的木刀。

清十郎默默，小次郎毫不客氣，伸手提木刀。

該木刀附有刀鞘，是清十郎娶音羽時，片山伯耆守餽贈之物。

刀身瘦瘠，外形華貴，彎度淺，長度約二尺三寸。當時的木刀，普通在三尺以上，流行粗大型，二尺三寸屬於短刀。

甚至也有人使用四尺以上的木刀。伊達政宗的家臣遠藤文七郎、原田左馬介等人遠征朝鮮時，肩上掛着六尺的木刀。

木刀種類繁多，有在刄部安裝鐵圈，也有一種叫「振出劍」。

慶長五年，馬庭念流的樋口定次和天流的村上天流齋比武，結果後者獲勝。因爲天流齋使用振出劍。所有振出劍是木刀裝有眞劍，表面雖只是木刀，但比武時，一旦襲擊敵人之際，卽亮出僞裝爲木刀的鞘，以眞劍斬之。

小次郎揮揮木刀，說道：「這把赤樫，壽命盡了。」口氣諷刺。

清十郎保持沈默。

門徒個個憤慨，其中一人聲音粗暴，說道：「比賽前，不許說不吉祥的話。」並怒視小次郎。

「我說的是實話。」小次郎冷漠。「不相信的話，我拿出證據給你看。」

「這倒不必。」清十郎說。

小次郎把木刀放回刀架，然後說道：「可能的話，使用腰間的眞劍。」說完，大步離開。

二

想必有不少人看了告示牌，想來觀看，並在黎明前起程。但沒有一個能接近比武的場地。因吉岡道場的徒弟們已封鎖進入蓮臺野的二條路，阻擋前來看熱鬧的人們。

假如武藏取道二條路的任何一條，必定有門徒先跑來通風報信。

大家認爲武藏必定從另外不同方向進入蓮臺野。

曉霧完全退散，露出薄陽時，武藏突然出現於清十郎及其十名門徒背後的雜木林中。

「來了！」

清十郎聽見門徒的叫喊，從折合椅站起，與之面對面。

武藏穿便服，不着袴，左手提木刀，赤脚，腰間未佩劍。

清十郎抓着那把小次郎預告壽命已盡的赤樫木刀。

距離二十幾步。

但清十郎馬上捧木刀水平，刀尖朝敵。京流的規矩是發現敵人的瞬間——儘管距離遙遠，必須立刻擺好架勢。

武藏散漫的提着削槳而成的枇杷木刀，慢慢逼近。襤褸的外衣像被雨淋過，已濕透。

其實，武藏昨晚便來到蓮臺野，睡在雜木林中，被夜霧沾濕。

逼近七、八步時，武藏停足，說道：「吉岡殿，我不會爲了跟你比武，而採用卑鄙的手段。」

「我已查明眞相。」清十郎回答。

「好，我們進行公平的較量……」

「嗯！來吧！」

清十郎移木刀於頭頂。

武藏約進二步，清十郎突然衝來。

對於奔近的清十郎，武藏以左半身刺出木刀。

清十郎將之架開。

在此刹那，赤樫折爲二段。

「喔！」清十郎丟棄折斷的木刀，手按腰間佩劍的手把。

武藏有餘裕等待清十郎拔劍。

白色光芒閃爍的刹那，武藏已朝清十郎的頭上揮下木刀。

清十郎以掃腰的架勢，武藏以搏擊頭蓋的架勢——雙方片刻固定這種架勢。

首先，清十郎徐徐閉下突然睜大的雙眼。

武藏收回木刀和清十郎曲膝是同時。

後退三、四步的武藏，轉身，加快脚步遠去。

徒弟們馳近倒地的清十郎。清十郎昏倒，但

頭蓋未碎。

在雜木林邊，等候武藏的是佐佐木小次郎。

武藏和小次郎眼光相接，但他無表情，打算擦身而過。

「你……」小次郎叫住。「你算贏了吉岡清十郎。但以我的看法，你並不算眞贏。」

「……」

「吉岡清十郎筋疲力盡，方寸大亂。換句話說，未打之前，便已放棄比武，因此你的勝利沒什麼了不起。」

「……」武藏無言，承接小次郎那照射似的激烈眼光。

「你大概也看出清十郎已放棄比武，因此點到爲止，不傷及頭蓋，是嗎？」

「……」

「你的策略，勇猛必定發自你那懾住敵人氣息的毫不寬容的性情，但太可笑了！這場比武太豈有此理了！」

「……」

「對於放棄比武的劍客，有必要手下留情嗎？」

但武藏始終未開口，消失於雜木林中。

三

清十郎恢復意識是被抬在門板上，運行數條街之後。清十郎睜開眼。

白色的夏雲映進眼裡。

——還活着。

清十郎自言自語。

活著，並不覺得高興，反倒空虛。

室町劍術所的當主吉岡清十郎，於今慘敗。

直至昨天，清十郎甚至希望如此。

但被無名劍客擊敗的現在，侵入胸中的仍是活着的虛無。

他不得不想着今後即將被世人以蔑視的眼光視爲廢人了。

清十郎覺得被安放於門板上，抬回吉岡道場，實在恥辱不堪。

但清十郎必須回家辦一件事。

抵達門前，清十郎命令放下門板，站起身。暈眩襲來，搖搖晃晃，但又撥開門徒伸出想攙扶的手，清十郎一步踏穩一步。

不知是誰下的命令，竟無人出迎。

清十郎進入寢室。

拚命忍住想臥倒的矛盾，凭靠床柱，忍耐疼痛和暈眩。

傳七郎魯莽地闖進來。

「哥哥，看來敗得好慘？」冷冷澆來。

「……」

「聽說有一位叫佐佐木小次郎的劍客，看過哥哥的兵器，斷言壽命已盡，爲什麼哥哥毫不考慮，仍舊使用它呢？如開始就用眞劍，就好了。」

「傳七郎，你不是希望我輸嗎？」

「別說傻話！難道我希望吉岡道場出醜？」

「假如我輸了，你就可以繼承道場。」

「哥哥準備出家遁世嗎？」

「雖不出家，但從明天起，道場就是你的了。」

「我繼承室町劍術所以後，一定替哥哥報仇。」

「我倒不請求你報仇。」

「不！這是怎麼可以？我傳七郎一定殺掉宮本武藏那傢伙。」

「替我叫音羽來。」清十郎命令。

傳七郎臉上稍微閃過猜疑之色，馬上出去了。

音羽久久不來。

走廊終於響起衣衫飃動的聲音。

音羽一進來，說道：「聽說你要把道場讓給傳七郎……」

「嗯。」

「你呢？」

「……」

「要到可愛的女人和小孩身邊嗎？」

「假如他們還活着。」

「……」

「音羽，你把杉乃和嬰兒藏到那裏？」

「這……我怎麼知道。」

「你是說不是你幹的？」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是嗎？不知道嗎？」

「不知道。」音羽冷眼注視丈夫痛苦的低着頭。

突然，清十郎抓住放在旁邊的佩劍。

音羽大驚，想起身。

「送你到地獄！」隨着怒號，長劍砍來，音羽無暇躲閃，拔出連鞘的懷劍，架開。清十郎殺出一劍，必須喘一口氣。

音羽怒目瞪視，伺機拔出懷劍。

清十郎突然高擧長劍。

音羽發出尖銳的叫聲，邊拔劍邊刺來。

清十郎躲開那一刺時，倒向壁龕。

「死！」音羽化成夜叉的形相襲來。

傳七郎跑來時，夫妻已重疊在一起，仆倒血泊中。

音羽的懷劍貫穿丈夫的胸膛，清十郎的長劍砍進妻子的頸根。

傳七郎嗤之以鼻，走出房間。

大步走在走廊，若無其事說道：「看我來！我一定把宮本武藏劈成二半！」

殘黨

一

猴子和着鼓聲跳舞，唐裝的少年和少女走在高有丈餘的鋼索。浪人以飛鏢千鈞一髮地幾乎射

中凭靠門板的女人的臉、頸、腹部。也有人扮百面相（譯註1），也有在掛於胸前的箱上以木偶表演猥褻形態的傀儡師，也有人耍山雀。

廣大的六條河原，每逢初一，各地郎中聚集於此，表演拿手好戲，招引觀衆。

這種習俗起於三年前。

三年前——慶長五年十月初一，統一天下的會戰戰敗而被俘的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三人在這六條河原被斬首。

當時，擔任引渡的是七條道場上人。

上人站於三人面前，即將授以十念（唸十遍南無阿彌陀佛）時，三成、行長、惠瓊一齊冷笑，拒絕。

三成是法華宗，行長是耶穌教，惠瓊是禪宗。

三成叫負責處刑的奧平信長來，要求道：

「我們不要唸佛，請從圍觀的人們之中選出擅長雜技的人，為我們表演，以此作為送我們到西土的禮物。」

奧平信長答應，命令部下，傳話給圍觀的羣衆。據說有十幾人自告奮勇，走進竹籬笆內，展示妙技。

此後，每逢初一，各地的雜技便聚於六條河原，競藝。

他們的目的並非吸引觀衆，而是等候諸侯的延請。

聚樂第（譯註2）繁盛時，出雲的於國繞經佐渡，到達京都，在三條河原演歌舞劇。此劇團從團長於國，全部是女人，而且剷短髮，女扮男裝、佩刀，把古人演得栩栩如生。

因是頗盛行男寵的時代，武將們爭買男裝的歌舞妓女。

諸侯所謂「置藝人」，便是始於此時。

藝人如果被大人擁過，收入增多，同時也鍍上一層金。

換言之，六條河源的雜技也可說等待諸侯的招請。

這天早上，河原的東邊一角，有位吸引衆多觀衆的雜技師。

他表演陀螺。

他先旋轉一個五寸餘的大陀螺，使之轉於左手的手背，然後一個接一個，眼看即將崩潰時，突然有的轉在頭上、肩上或手指上，技巧十分巧妙新頴。

接着，雙手同時揮出，把二個陀螺拋向高空，消失不見，只剩嗡聲，然後吹口哨為信號，使之落下，停於雙肩。

但表演者表情嚴肅，無論觀衆如何鼓掌、喝采、不僅不微笑，也不低頭行禮，始終默默無言。

衆目睽睽下，他默默盤腿坐下，剖開筍皮，開始大口吃起飯。

雖然觀衆喊着要看，他仍板着臉孔不答話。

當觀衆大都散開時，有個人站在淡路七助的面前，說道：「你的本領，我們派得上用場。」

七助仰起大眼睛。

猿猴——其面貌可說是造化之神花盡苦心，連皺紋也像煞猿猴。

他和七助一樣穿短袖，葛袴；但佩有大小刀。

「誰家的武士？」七助問。

但武士却只一笑，皺紋滿面。

譯註1：〔百面相〕以表情及簡單的變裝，當場變化各種臉形。

譯註2：〔聚樂第〕豐臣秀吉營造於京都的大邸宅，豪壯華麗的桃山時代的代表建築物

二

他突然探出頭，說道：「我的主公是繼承百萬石俸祿的大才器的人。」

「什麼？」七助不禁懷疑猿猴武士是否正常。

「換言之，目前得度剃髮，一旦時機到來，我們的主公便在禪衣下着腹卷，僧侶頭上戴鐵兜

，叱咤三軍，打倒葵紋旗，故目前朝誦韜吟，夕練兵機。」

「說什麼？」七助傻傻搖頭。「難道是關原之役中，加盟石田治部少輔一方，節節戰敗，喪失封地，而藏在某地的諸侯嗎？」

「說快一點，正是如此。」

「說慢一點，也是如此。……德川家忌恨的乞丐諸侯，難道還有傻瓜追隨嗎？豈有此理！」

「如果你聽見我們主公的大名，想必不會再認爲乞丐諸侯。」

「誰？」

「元信州上田城的城主眞田安房守昌幸殿及其次子左衞門佐幸村殿。怎麼樣？這對父子如何富有氣概，如何重名節，並且是楠木正成以後的大將之才，想必你已聽說過了。」

「……」

七助已曾耳聞：眞田昌幸、幸村父子在關原之役中，加盟西軍，據守上田城，迎擊來自江戶，取道信濃路而來的德川武藏守秀忠的大軍，給予各種騷擾，因而秀忠抵達關原時，會戰已結束二天，其父家康激怒。

至於眞田父子是繼承百萬石俸祿的大才器的人，則不曾聽說過。

「哈哈，想必你還不知我們主公豪邁有爲的天資吧！好！我爲你說明。」

猴武士開始敍述：

本能寺之變發生後，織田信長的霸業忽焉破滅；德川家康聲援織田信雄，對抗羽柴筑前守的豐臣秀吉。

家康爲了斷絕後顧之憂，與小田原北條締結和約，家康佔甲州，氏直佔上州。

當時，眞田昌幸由信川攻入上州，掌有利根，吾妻兩郡，佔據沼田城，令其嫡男伊豆守信幸守之。

家康命昌幸把沼田城交給北條氏直，昌幸拒絕。

其實，豐臣秀吉與織田信雄成立和約，但德川家康無法抑制對眞田昌幸的憤怒，命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等六將，發大軍，圍攻上田城。

而眞田昌幸平日已有準備，曾私下請求越後的上杉景勝應援。運用智略縱橫，擊潰城下的德川軍。德川軍聽說景勝的援軍開到，急忙作鳥獸撤退。

在此戰中，其次男幸村年方十六歲，他率兵五百出城，穿越森林，奇襲鳥居元忠的殿後部隊，一舉殲滅二千餘，乘勢追趕敗軍二里餘，才高唱高砂之曲，悠悠回城。

換言之，對德川家康而言，眞田父子是積有宿怨的可恨人物。

按照常理，關原戰役後，眞田父子被捕，理應斬首。

但家康饒過他們父子。不僅如此，並使其屬於德川派的嫡男伊豆守信幸繼襲其父的遺領，加以增封，成爲十一萬石的諸侯，這是眞田昌幸、幸村具備何等非凡將才的最佳說明。家康並曾差遣信幸遊說昌幸、幸村父子，使之效忠德川家。

如父子應諾的話，家康必定立刻給予二十萬石以上的封地。

但現在，眞田父子入高野，得度剃髮，昌幸號一翁閑雪、幸村號傳心月叟，隱居山麓北谷的九度山，度過悠悠自適的生活。

敍述如上後，猴武士又說：

「我們的主公常說，一年之計，莫如植穀；十年之計，莫如植樹；終身之計，莫如植人……：目前，大阪城有豐臣秀吉的遺兒秀賴公，日本全境不願屈居德川內府之下風的武將，不下數百。五年或十年後，必定燃起打倒德川家的狼煙。爲了迎接此一時機，我們的主公正廣收人才。」

說完，露出笑容。

的確，此年——慶長八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任右大臣，拜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成爲淳和、獎學兩院別當，獲准牛車兵仗，成爲名符其

實的大將軍，並已決定將其孫女千姬嫁給大阪城的秀頼，把豐臣家降爲攝津、河內、和泉之中的六十五萬七千四百石的旁系諸侯。不少恩顧秀吉、憎恨家康的諸侯將之視爲不遜的擧動。

離豐臣秀吉逝後，不過五年歲月而已。

三

不久——

淡路七助在猴武士的能言慫恿之下，與之並肩走經本願寺門前，向北而去。

「……對了，」七助突然想到。「您如何稱呼呢？」

「姓猿飛，名佐助，左衞門佐幸村殿的心腹。」

「猿飛佐助！」

——大概面貌似猿，才叫猿飛吧！總而言之，此人應多加提防。

七助如此自忖。

不久，七助被帶到嵯峨野的車折神社之東的帷子之辻。此地係通往上嵯峨，太秦，常盤、廣澤、愛宕的交叉口。

一片小松林，林中有古雅的邸宅。

如是京都人，一瞥便知是五攝家的某家別邸

七助只是心想：實在富麗堂皇的大宅！

他被領進大可舖百張榻榻米的大廳，柱子可容一人合抱，七助不曾見過如此大的客廳。

大廳已聚集大約三十名奇形怪裝的人。

七助就座時，走廊響起足音。

進來的是年僅二十五、六歲，眉目凜然的武士。正座後，高聲報名：「我是毛利豐前守勝永。」

此名廣爲人知。

勝永之父壹岐守勝信，尾張人，豐臣秀吉尙未崛起時，即追隨之，轉戰各地，樹立武功，及至平定九州，被封爲豐前的小倉六萬石城主，併

有香春城，實高十萬石。以秀吉的命令改姓毛利，稱壹岐守，兼九州奉行，勝永爲其長男。

關原之役起，父子皆屬西軍。

父勝信固守小倉城，二十二歲的勝永率藩兵東上，參加圍攻伏見城，轉戰至美濃南宮山，對抗東軍，大敗，入京都建仁寺，等待處罰。

勝信、勝永封地被沒收，山內土佐守一豐代管，與家人一起被押送土佐的浦戶。

山內一豐是有人情味的人，給予勝信父子千石的贈金，讓勝信住城內，勝永住郊外的久萬。

行動方面，一豐允許他們父子在封地內擁有一切自由，勝永則天天獵鷹。

但年方二十餘，身爲貶謫閒散之人，天天獵鷹也覺得不耐煩，於是從浦戶灣偸划一艘官船，來到京都。

「……去者日疏。避損就利，人之常情，但看方今天下，大閤逝後，舊日蒙恩諸侯，背向大阪，一味爲當德川家的下僕，惶恐唯諾的醜態，在諸位眼中，有比此更甚的嗎？」毛利勝永眼光銳利，環視二十餘人，開始煽動。

七助心不在焉的注視勝永那善捲的舌頭。

口若懸河講了大約四分之一時辰後，勝永提議如何與他誓志合作，一人可分配三枚黃金，並可前往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造訪眞田安房守昌幸殿。

這時有人打大哈欠。

「辦不到！」嘔出這句話的是坐在大柱後面的人。

「喪家之犬，居然想做困獸之鬪，叫我們賣命，只花三枚黃金，免談。要釣人的話，至少也要十枚！」

七助看向那位大罵、站起來的人，不禁臉色慘變。

他是佐佐木小次郎。

殺生關白遺孤

一

毛利勝永雖只是二十四歲的青年，因胸懷大志，遇事沈着，自制心強。

勝永對於佐佐木小次郎的牢騷，勉強擠出微笑。

「你是說你的生命值黃金十枚？」

「笑話！我佐佐木小次郎的本領，並不便宜到可拿金子購買。」

「那……一萬石的俸祿如何？」

「不錯，至少也得三萬石。」

「能不能請你施展一下三萬石的本領？」勝永要求。

小次郎大笑。「能獲得喪家之犬的三萬石的空約定，實在也很高興，但我不是粗心大意的傻瓜。……如想看我的本領，必須以五十枚黃金作爲獎品。」

小次郎一面大言他的本領不是便宜到可拿黃金購買，但隨卽顯露他的眞心。

「怎麼樣？豐前守殿？」小次郎聚集三十餘人的視線，露出冷笑。

勝永傻傻地搖頭，回答：「你是無緣之人，可以離開。」

這時，有人喊道：「喂！請等一下。」原來是帶七助來此的猿飛佐助。

「佐佐木小次郎殿，如以絕世美女代替五十枚黃金，如何呢？」

「……」小次郎緊盯佐助。

「單說絕世美女，想必還無法取得你的信任，我可以說出身家來歷，她是大家閨秀。」

「你是說公卿之家的小姐？」

「正是。名字保密，但我可以對天發誓是出自高貴的公卿名門。」

「你想買破落的公卿家小姐來當獎品嗎？」小次郎吃吃笑着。「你所說的絕世美女，其實是一臉麻子的醜八怪吧！」

「蛾眉明眸，玉指素腕，細腰雪膚，有如李花春風一般的高貴小姐，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喂！」小次郎突然殺氣騰騰。「開我佐佐木小次郎的玩笑，可不是那麼好過！」

「絕不是開玩笑，佐佐木小次郎殿，我很清楚您的本領有多高。就是因知道您的本領，足足值得三萬石，爲了拉攏您，才提出最高的獎品。」

「既然如此，請明白說出到底誰家的女兒。」

佐助停頓短暫的沉默後，說：「迫不得已，我只好說了。……小姐的父親是關白秀次（譯註1），母親是中納言一御台菊亭晴季的次女。」

全場嘩然。

言下之意，關白秀次的女兒現在仍活在世上。

實在難以相信。

關白秀次於九年前，文祿四年七月，因叛逆罪被處，喪失關白職位，被送往高野山，在此切腹自殺。翌年八月，其夫人藤原氏及三名兒女、寵妾及其子女三十八人，被斬於三條河原。

譯註1：（關白）平安時代以降，輔佐天皇，推行政務的最高官職。

二

秀次是三好一路的長男，其母是豐臣秀吉的異母姊瑞龍院日秀。生於永祿十一年，曾當宮部繼潤的養子，後又當阿波的三好康長的養子，曾一度名叫三好孫七郎。

天居十九年，成爲秀吉的養子，該年年底，進爲內大臣，獲得秀吉委讓關白職，移居聚樂第。

不久，秀次被人稱爲「殺生關白」，一般民間謠傳他的亂行簡直類似惡魔的行徑。

秀次嗜狩獵，好女色是事實，從其行爲推測，想必素性亦頗急躁，但並非如世人所謠傳的殘忍無道之人。

蒙上「殺生關白」的醜名乃因正親町院御崩未過十七日，卽舉行獵鹿。上自公卿下至世人，皆非難此爲身膺關白之職的人所應有之行爲。

天下太平之後，一向頗爲中性的公卿階級，對於在此百年間帶來各種紛擾的武士，凡事表示侮蔑、反感的態度。這也可說是其中一例。

而暴發戶一向都是被輕視的，豐臣秀吉雖當上太閤，仍遭受公卿階級的輕視。能當太閤，不能當征夷大將軍，也是由於出身微賤的緣故。他想當足利義昭的養子，以便達成願望，但却失敗了。

雖建造聚樂第，仰望天皇行幸，但仍歸於徒勞。

從宮中的人們及至京都的居民，眼看政權次第在霸者手中轉移，也學會了保身的狡智。他們對於外地闖入的武士，表面上恭敬，溫和地利用他們的力量，內心則加以瞧不起。

秀吉自招累贅，建築聚樂第，但住不久，藉着委讓關白職給秀次的機會，並將之奉送，自己移居於新建的伏見城，處死秀次後，馬上將之毀壞，理由之一便在於此。

秀吉擁有龐大的財富和力量，陸續建造富麗堂皇的建築物，舉行茶湯、賞花等大規模的園遊會，鼓起天下的享樂氣氛，造成文化上的「桃山時代」；但只有拉攏宮中的公卿階級一項，沒有成功。

宮廷的公卿及京都的居民們，只默默地冷眼旁觀秀吉耗費財富與力量所完成的成就。

秀吉最後的大宴遊是慶長三年的醍醐賞花，他曾數度前往醍醐檢視，重建醍醐三寶院，建築新道，換泉水、落瀑布、運來名石、新築寢殿、

填築新地、毀去陳舊的二王門，在馬場前建造新的二王門。

醍醐三寶院，包括金堂、講堂、鐘樓、經藏、湯屋、三門、五重三塔，幾乎都經重建。

這的確是破天荒的豪華賞花。

雖則如此，這次的賞花未獲天皇的行幸，連堂上公卿也無人出席。

這是公卿階級如何輕視暴發戶的豐臣秀吉的佐證。

至於其養子秀次，雖當上關白，但却遭受極大的侮辱，這是很容易想像的。

正親町院御崩未過十七日，秀次舉辦狩鹿，這和宮廷完全無關，但一旦舉辦，馬上蒙上「殺生關白」的汚名。

那是迷漫武人殺伐風氣的時代。卽使秀次眞有過稍粗暴的舉止——如前往北野狩鹿的途中，憤怒路過的盲人的無禮舉動，砍落其右腕。其實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挑剔小疵，加以誇大，使秀吉所風聞的秀次，性情方面有如鬼畜一般，其實這是秀賴的生母淀君的陰謀。

秀賴出生後，秀吉非常溺愛他。他是秀吉五十八歲才獲得的唯一親生子，溺愛倒是理所必然。

秀吉溺愛秀賴，於是開始對養子秀次覺得反感。淀君及其心腹便乘機而入。

秀次毫無叛逆的企圖，也無理由產生叛意。

秀次應屬於學者型的人，喜愛古人的筆蹟。

當他聽說京都金蓮寺的開基、尊圓親王的直門流素眼和尚的筆蹟將被送進京都四條的當舖時，秀次將之承擔，並爲之修補裱紙、添朱，送返金蓮寺。「多聲院日記」載有他召集奈良的僧徒，繕寫「源氏物語」的故事。

秀次本人亦曾學習尊圓親王的直門流，頗得運筆之妙。

他命令五山的僧徒、有識家、神道家、歌人

、記衆，校正註釋謠曲百番，這也是事實。距謠傳他謀叛才一個月，這是秀次無意叛變的佐證。

秀次被淀君及其心腹誣陷爲叛逆者。

文祿四年七月三日，秀吉派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前往聚樂第，盤問有無謀叛之企圖。

秀次寫下七張的誓紙，陳述絕無異心。

但秀吉無法釋疑，同月八日，遣前田玄以，召喚秀次。

秀次雖前往伏見城，但秀吉不接見他，撤銷其關白之位，命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嚴加監視，幽禁於青巖寺。不久，又遣福島正則及另外二人，逼秀次自決。

秀次切腹，時年二十八。

三

秀吉知道秀次自決一事。

但秀次的夫人藤原氏及其三名子女，寵妾及其子女三十八人被遊行京都，並斬於三條河原，並非秀吉的命令，秀吉本人完全被蒙在鼓裏。

這是淀君及其心腹所進行的殘忍暴行。

「而我呢？」猿飛佐助大聲說道。「我在主人眞田佐衞門佐幸村的命令下，前往救人。我扮成劊子手，前往三條河原。……在一百餘名監督官員監視下，好不容易假裝殺了一人，將之救出。此人正是當時才九歲的御台菊亭晴季大人的千金。……明白了吧！佐佐木小次郎，只要是我的請求，小姐一定順從。」佐助說完，露出微笑。

夕姬

一

夜頗深，早已過了亥時（下午十時）。

淡路七助蹲於鹿谷奧的竹林中，被莽蚊叮咬着，但仍守候下去。

竹林中有一間房子，藉外洩的燈光觀察，頗爲荒廢，但規模不凡，有樹籬、庭院亦廣。沿南禪寺道的房子或鹿谷的村落，找不到此等規模的房子，毫無疑問這是公卿的別墅。

七助正在等候絕世美女從這間房子出來。這項任務是自稱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得力助手的猴面武士委託的。

七助再怎麼揮，執拗的莽蚊仍不斷襲向他的臉，而更使他感覺焦躁的是大約二刻前，帷子之辻的古屋庭院所展開的比武。

三場比武，三名高手喪生，而獨佔勝利的是佐佐木小次郎。

針對直立於庭院，等候挑戰者的小次郎，共有十數人起座，準備挑戰。因爲獎品不但有猿飛佐助所提供的關白秀次的遺兒外，毛利勝永並把黃金十枚提高爲三萬，並已叫僕人運來。

第一位挑戰者，是對長矛自信滿滿的鬚面武士，但出矛的瞬間，即被截成二段，而且無暇將手搭於佩劍，就被從天蓋破竹。

第二位擅長十隻飛鏢和短劍，看來是伊賀或甲賀的忍者；十隻飛鏢全被擊落，閃動短劍，蹴地躍起，但返回地面時，雙腳已被砍斷。

第三位高舉四尺以上的長劍，有如猛虎突擊，但却挨了腰斬，掉進泉水，染紅水面。

勝永就此中止比賽，即使不中止，報名挑戰的人們早已寒心了。

但正當進行這三場比武之間，猿飛佐助曾對七助細語道：「佐佐木不敗，因在場的人無人能贏他。」

「既然知道小次郎不敗，爲什麼還以關白秀次殿的千金爲獎品呢？」

「想殺他不得不投下佳餌。」

「殺他？」

「佐佐木小次郎是我的仇人，恨不得千刀萬割的仇人。」

佐助作一番說明。

眞田家有一隊全由忍者組成的軍隊，六連錢組，成立於安房守昌平定甲信諸郡時。

以下是一則流傳的逸話：

時間是天正十三年八月二日，德川家康命令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柴田康忠等大將圍攻眞田昌幸、幸村父子所固守的上田城。

當時昌幸正與彌津長右衞門下圍棋，敵軍的喊殺聲已傳抵城內，他仍不在乎，也不起身，直至接獲敵軍先鋒已接近城門的報告時，才抛開圍棋，急忙喝完三碗湯飯。

然後傳令六連錢組：「按照事先的準備行事。」

城內立刻備齊百頭悍馬。每頭悍馬身上已安裝數十把長矛，有如刺蝟。

德川的大軍正在城門的橋際時，一聲轟隆，城門打開了。

以長矛武裝的百頭悍馬，有如奔流一般，朝德川的大軍猛衝。

從悍馬後面躍出的六連錢組，各携火矢。

同時，城牆上有無數青竹彎成弓形，發射油袋昇空。

油袋至德川軍的陣營，把將兵全身淋滿油的剎那，六連錢組發射火矢。

二萬餘的德川大軍，立即陷於火焰中，此外又有發狂的長矛悍馬橫衝直撞，頓時成了一片阿鼻地獄，大約損失七千餘名將兵。

關原之役後，昌幸、幸村父子隱居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六連錢組終告解散。

但這只是掩蔽世人的耳目，一旦有事，立刻馳來效命的不下百騎。

二

眞田六連錢組之中，有十人誓生死與共，對酌結拜兄弟的血酒。

猿飛佐助也是其中一人。

十人之中與佐助交情最篤的是寬十藏。

關原之役後，寬十藏在斑鳩之里，編草庵，敎當地的少童劍術過日。

偶然在該地出現的是佐佐木小次郎。

無法拒絕小次郎的執拗挑戰，挺身而起的十藏，本領遜人一籌，左臂被斬斷一半，而屈服。

小次郎綁票其十歲的妹妹，作爲勝利的當然戰果。

那位被玷污、被遺棄的妹妹，以自殺了斷。

「那傢伙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佐助呻吟似地罵道，並以憎恨的眼神投向已斬殺二人，正與第三人對峙的小次郎。

或許佐助的內心曾私戀着寬十藏之妹。

「……如何以關白秀次殿的千金爲餌，殺掉他呢？」七助問。

「我領那個傢伙回家，你偸偸跟隨而來。……我跟小姐換寢室，等那傢伙獸慾心急，露出破綻時，再殺掉他。」

佐助認爲即使堪稱劍魔的天才，在他想抱美麗的女體的瞬間，必定會露出少許的疏忽。

把握機會，將之殺害。佐助似乎認爲只有這個方法。

於是七助在此竹林中，耐心的等候關白秀次的女兒夕姬與佐助調換，溜出這間房子。

「這麼久還不出來！」七助的臉被無數莽蚊咬得幾乎變了形，莽蚊似乎要從耳朶、眼睛、鼻孔衝進一般，襲擊得實在厲害。

——我已經待不下了。

七助站起——這時，房子的後門有一條黑影出現。

「出來了！」七助在星空下，看着女人，胸部悸跳。

因事先已聽說關白秀次的遺兒是絕世美女，而胸中悸動不已，想必這是人之常情吧！

黑影碎步跑出樹籬。

奔出竹林的七助無餘裕看清她的美貌，說道：「在下淡路七助，負責帶路。」

對方無言。

微有沈香的香味。

將之深吸入鼻孔，又嚥了一口口水的七助，握住對方的手，準備出發。

但手却被打掉。

「……不懂禮貌……」

七助迷惑，行禮。

這在事先，七助已胸有成竹。

穿越竹林，是一條兩旁有廢寺土牆的坡路。到達鹿谷的村落，從此經南禪寺道，沿如意山下的渠水而行。

一路上，七助不開口，女人也保持沈默。突然，七助想着：不知那位猴面忍者能否順利報仇？

對七助而言，佐佐木小次郎是犯妻的可惡仇人。

藉他人之手復仇，雖稍有違本意，但能把那位傲慢的劍客送往別的世界，實在痛快。

雖不知猿飛佐助是何等高明的忍術高手，但七助不認爲佐佐木小次郎能簡簡單單被殺。

七助認爲佐佐木小次郎絕非常人。

抵達村路時，跟隨於後的小姐才開口。

「到什麼地方？」

「宇治。」七助回答。

「宇治的什麼地方。」

「以前的槇島城。不久以前，昌山公住於此。所謂昌山公……」

「我已經知道。」

——絕世美女，口氣眞不小。

七助被一股衝動驅使想確認小姐是否眞擁有美麗的面貌。

「我問你，現在誰住那裡?」

七助對於居高臨下的態度（如是貴婦人，必屬當然）頗覺反感。

「到了自然會知道。」

三

「有人在嗎?」

七助在昌山庵的玄關大聲叫門時，天空已泛白。

馬上有人應聲。

澤庵早已起床，端坐案前，正進行中庸的勅版工作。

所謂勅版，顧名思義，是天皇主持的覆刻印刷名著。

澤庵奉後陽成帝之命從事這項工作。

百餘年間，戰亂紛擾，已無人講求士大夫之學，斯文掃地。殘存的一線命脈僅維繫於五山的僧侶。公卿之中雖非全無人講究自家所傳之學，但畢竟是很微不足道的。

當上太閤的秀吉，係一介無學之徒，有關學問之事，態度至爲冷淡。家康亦剛取天下，尚無餘裕獎勵儒學。

家康本人雖對以一代碩學著稱的藤原惺窩，待之以師禮，但尚未臻於向諸侯講述學問爲用之大。

家康採用惺窩推擧的林道春爲朝夕的顧問，是數年後的事。

唯一積極刊行值得留傳後世的書的人是天皇——後陽成帝。

帝即位之初，即召集近衞信輔及五山的碩學，命之撰書，亦命西洞院時慶撰朝儀，或印孝經，頒予公卿。

前年，帝召澤庵，商討有關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製版，以頒之一般庶民。這是因澤庵的能筆獲得重視。

截至去年，澤庵已雕刻論語、孟子、大學，並已印刷，剩下的只有中庸。

這種工作須要極高的耐心，必須把每一個字倒刻於木板。

長途托鉢回來的澤庵，馬上坐下來，致力於

這項最後的工作。

伸個大懶腰的澤庵從案前站起，走出玄關。

武藏打敗吉岡清十郎當天，七助曾到昌山庵祝賀，因此已和澤庵見過面。

「慌慌張張，到底有何急事？」

「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請求您，……不知您是否肯收留一個人？」

澤庵看向站於玄關外的女人。

「是她嗎？」

「正是。」

「看來不像來當婢女的。」

「完全不是。」七助壓低聲音。「她是關白秀次殿遺兒。」

「殺生關白的遺兒還活在世上？」澤庵皺眉。

七助扼要地重述從佐助聽來的話。

澤庵吐口水於食指，塗於眉上後，說道：「不會語言的草木尚且有兄妹，更何況孤兒？……既然能死裡逃生，就應該勇敢活下去。」

「萬事拜託您了。」

「實在很不湊巧……」澤庵笑着，說道：「本草庵沒有讓女人住的房間。」

同室

一

澤庵與七助談話間，夕姬茫然站於玄關外。漫不經心的視界，突然有一魁偉的裸身進入，夕姬不禁低下頭。

僅穿下帶的裸體男人，筆直朝這邊走來。

「……不懂禮貌。」夕姬細聲說道。

該男人走經時，夕姬再度稍提高聲音，責以「不懂禮貌」。

但對方沒有反應。

夕姬不高興該男人不看她的美貌一眼。

瞪其背影，夕姬第三度大叫：「不懂禮貌！」

但對方完全馬耳東風。

魁偉的裸體走下石牆與石牆之間的坡路。早飯前，在巨椋池游泳，是武藏生活固定項目。

岸邊有一艘小船，坐於船首的是城之助。

划至適當的距離，武藏跳進水中。

這時，城之助手持短矛，敏捷地盯視水面。

武藏不僅游泳，他潛水於小船周圍，露臉於水面時，城之助則以短矛刺之。這也是城之助的修練功課。

「如你手下留情，一定不饒你。」

被武藏如此嚴加命令的城之助，手持短矛屏息伺機一刺。

右舷下爆起水聲。

城之助已不再被騙。

武藏極可能只以脚一踢，然後不聲不響在左舷方露臉。城之助以前被騙數次，而讓武藏有吸氣的機會。

——浮出來了！

凝視類似頭髮的黑物徐徐自水中浮出，城之助把凝聚的一口氣化成渾身的力量，迅速把矛尖刺向水中。

但毫無得手的感覺。

武藏在船首對面浮起，深呼吸。

城之助發覺，移身船首，已經只剩一些小波紋而已。

此後，連刺三次失敗後，城之助預感：這一次必定會在船首浮起。

躡手躡脚、移至船首的城之助，不久發現他的預感正確。

武藏臉仰上，靜靜割開水面，出現。

剎那間，城之助朝他的臉刺出短矛。

水沫四濺。

城之助因重重的應手感覺，心驚肉跳不已。

飛沫消失，定睛一看，矛尖並非刺進武藏的臉，而是被以合掌的姿勢挾着。

城之助使出渾身之力，但敵不過合掌之力，不能刺也不能收回。

城之助長嘆。

二

武藏濕着下帶，走回草庵，發現年輕女人正坐於客廳。

她是剛才在玄關前遇見的美女，武藏不會見過這麼俏麗的女人。武藏之所以錯身時不拋以一瞥，是因爲遠遠便發現她那過分的美。

武藏本以爲等他回來時，造訪澤庵的客人必已離去。

這美女竟坐在他用爲寢室的客廳，武藏罕見地改變表情。

夕姬對於那位裸身金剛，默默下視自己的青年，不禁微動柳眉。

「這個人不會打招呼嗎？」

「……」對於美女的傲慢態度，武藏臉上並無顯現絲毫反感的氣色，走到角落，解下濕潤的下帶。

「怎麼這麼不懂禮貌！」夕姬發出幾近悲鳴的叫聲。

武藏穿上便服時，澤庵像斟酌時機似的進來。

「武藏殿，這位是你的室友。……因沒有房間，最初加以拒絕，但對方堅求，於是跟你住一起。」澤庵微笑說着。

——難道想考驗我嗎？

武藏回視澤庵。

「聽說她是關白秀次殿的遺兒，名叫夕姬。」

「……？」武藏也不禁稍感驚訝，把視線移向夕姬。

「聽說關白秀次殿的眷屬已在三條河原被處

斬了……，」

「只有一人死裡逃生，就是這位姬君……如果她眞是關白秀次殿的遺兒。」

澤庵說完，夕姬勃然大怒：「我父親的確是關白秀次不錯。」聲音激昂。

「既然妳如此說，我們也只好相信了。令堂是一御臺菊亭晴季殿的千金，當然也在三條河原慘遭毒手。而當時，妳才九歲。」

「不錯。」

「當妳卽將跟母親同赴黃泉時，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命令一位忍者化裝劊子手，假裝殺妳，而救了妳。情形大致如此吧！」

「不錯！有一位叫猿飛佐助的人救了我，並將我撫養長大。」

「實在不幸，武藏殿不認爲如此嗎？」澤庵不勝憐憫地搖頭。「如此的話，武藏殿與這位高貴的小姐同室，大槪不致感覺委屈吧！況且，本草庵可住的房間只有二間，而和尙總不能跟女人並床。」

——總而言之，還是想考驗我。

武藏明白：除自己所住的客廳和澤庵的居室之外，還有城之助起居的小房間，此外也有當儲室藏的舖板房間。

澤庵發現這位小姐性情驕慢異常，於是才想起一則諷刺的試驗：讓她和以決鬪爲生的劍客住同一房間。

——難道和尙有意要我挫她的銳氣？抑或要我沈迷於美色？

武藏對於澤庵的處置稍感不悅。

「好吧！你們好好相處。」

澤庵迅速離開。

「那位叫武藏的……」夕姬出聲。

「……」

「你、浪人吧！」

「……」

「我是關白秀次的女兒。身分有如天地之別

。……既然沒有房間，只好住在一起，我拿你當隨從對待，大概沒異議吧！」

武藏當然有異議。但現在，故意保持沈默。

「沒異議吧？」夕姬再度強調。

武藏未答話，走近壁龕，拿起小刀和木塊。

武藏想再雕一尊普賢菩薩。

「武藏！為何不回答？」夕姬責罵。

武藏的嘴抿得像貝殼。

夕姬焦燥，但却不知不覺望着武藏那創起木塊的手勢。

三

同一個早上——

那位叫猿飛佐助猿面忍者仰臥於鹿谷奧的大宅裡。

漲紅着臉，皺紋也似乎增加了。

跟夕姬調換，想趁佐佐木小次郎即將進入被褥時，將之殺害的企圖不僅失敗，反而被小次郎那堪稱魔劍的神技傷了左肩。

如係常人，必定大量出血，一命嗚呼。但佐助逃到屋頂，迅速止血，然後躲在後門的竹林裡，包紮傷口，目睹小次郎離去後，方再回客廳。

雖然傷勢頗重，但這種程度的刀創或矛傷，過去已曾挨過幾次，因此也不擔心會有生命危險。

到是自己反被殺的恥辱，使胸中作痛不已。

——那個傢伙實在太強了！

佐助不得不如此率直承認。

而且，耍詐、誘之入殼，乘隙出其不意出擊的，却是自己。

佐助領小次郎進寢室之前，先讓他窺見夕姬的美麗外形。當然，即將進入被褥的小次郎必定已被煽起慾情，而暴露出剎那的疏忽。

雖則如此，小次郎不僅輕易躲過佐助閃電一擊，並朝着跳向門框的佐助，揮出凌厲的劍風，使其竹竿吸取大量血液。

「……太丟臉了！」佐助呻吟。

這時，院子響起足音。

佐助大驚。要是小次郎再度折回的話，此刻已無遁逃的體力了。

佐助只是轉動視線。

原來是淡路七助。

「還是沒辦法吧？……」七助走上客廳。

「失敗。」佐助滿不在乎。「那傢伙的劍已是出神入化，不是只靠修練，便可達到。………贏不了！沒有人能贏過他的魔劍！」

「我也承認！」

「你也承認嗎？」

「說實在的，鳴門流劍術的我，也曾以陀螺向他挑戰，結果我那顆寶貝陀螺被斬成二半。」

「連你的陀螺本領也不是那傢伙的對手。」

佐助嘆息。

「但……」佐助望着正前方，說道：「說不定那位老兄跟佐佐木小次郎不相上下。」

「誰？」

「前幾天，那位打敗吉岡清十郎的宮本武藏………」

「贏吉岡清十郎，不一定就能贏佐佐木小次郎。」

「但是我總覺得宮本武藏和他不相上下，我很清楚武藏本領之高。」

「既然如此，何不讓他們鬪鬪看，………眼看那傢伙橫行霸道，實在不是味道。」

「………」七助無意唆使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但總覺得他們二人有一天會有決鬪的命運。

「對了，你把小姐安置在那裏？」佐助問。

「前將軍昌山公的家，現在住着一名叫澤庵的和尚。」

「小姐答應嗎？」

「……那位小姐看來非常倔強。我老婆也很倔強，但如和她相比，實在望塵莫及。」

「身世那麼悲慘，如不是那麼倔強，恐怕無法活在這已成德川天下的世上了。」

「話雖如此，但上天總是給一不給二。……既然長得那麼美，但却太倔強，想必任何男人也要退避三舍。」

七助想起澤庵提出夕姬和武藏同房，作爲答應收留的條件。

——現在，武藏和夕姬不知如何在同一房間相處？

七助無法想像。

武藏也不是尋常的脾氣。

——澤庵雖答應，但武藏或許不答應，而與夕姬大吵架，並將之趕出去也說不定。如若不然，武藏不滿夕姬的傲慢，而私下計劃加以玷汚。

總而言之，這二人的同室生活必定頗足觀。

假正宗

一

「武藏，我想洗澡，快替我準備。」夕姬如此命令時是午飯後。

「這種事，妳交待城之助就行了。」武藏背向夕姬，邊削木塊，拒絕道。

「但我剛才問過你，要把你當隨從是否有異議。」

「我並沒有回答。」

「我是故關白秀次大人的女兒，而你是出身低賤的浪人，拿你當隨從，什麼地方委屈你呢？」

「……」

「我想洗澡。昨晚，從鹿谷走到這裏，一身是汗，怪不舒服的。……快、快幫我準備熱水

。」

「……」武藏採取默然的態度。

夕姬瞪着他的背部，漸漸揚起柳眉。

下一瞬間，拔出懷劍的夕姬，朝其背部射來。

武藏那反應凌空而來的刀風的動作非常迅速躲開，並以木塊承接飛出的懷劍。

武藏緊盯着直立於已開始成形的佛像頭部的懷劍，不慌不忙起身，走到走廊，叫城之助。

「小姐想洗澡。」

「是。」城之助點頭離開。

夕姬注視武藏回原來的座位，又開始進行剛才的作業。問道：「你討厭女人嗎？」

「不討厭。」

「但你那副表情，只能說是討厭。」

「……」

「剛才我射出懷劍，你也沒有生氣。爲什麼不生氣？」

「……」

「爲什麼不生氣？」

「生氣的話，會殺人。我沒有劍殺妳。」武藏如此回答，接着任憑夕姬問什麼問題，嘴巴一概攏成一字形。

不久，城之助提澡桶來，放在庭院。

「我要在裏面洗澡。」夕姬命令把澡桶提進客廳。

城之助看武藏，武藏不理睬。

城之助按照命令，提澡桶進客廳，並提來裝熱水的水桶。

夕姬站起解開紐帶。

城之助看見夕姬毫不猶豫地脫下外衣，慌慌張張跑出庭院。

夕姬脫下內裙，進入澡桶，坐着。

「武藏，替我沖熱水。」

「……」

夕姬大笑，「不敢看我的裸體吧？武藏。」

如此一說，武藏才回頭。

夕姬抬頭挺胸，毫不吝惜地把白絹似的白胸朝向武藏。

武藏看見有如映着朝霞的二顆桃子似的隆起，不禁屏住呼吸。

「哈哈哈……臉色變了，武藏……」

夕姬以蘊含傲慢的語氣嘲弄着。

聽見這句話的武藏，才是二十一歲的青年。

武藏猛然站起，手提水桶，便朝着雪膚猛灌。

「噢！好舒服。」夕姬閉眼，以雙掌搓撫肩、胸、腹。

這種動作煽起武藏的感官。

咬緊牙關的武藏，把水桶的熱水朝夕姬沖完，走向原位。

「還有二桶。」夕姬說。

城之助提空水桶，取熱水去了。

「武藏，等一下擦背。」

「叫城之助就行了。」

「其實，您想擦呢！」

「……」

「想擦的話，就老老實實來擦，何必……」

二

這也是考驗！

武藏自言自語。

「好！我替妳擦背。」

抓布，站於裸女背後的武藏，問道：「未擦之前，想問一件事。……這一身肌肉是否有男人的手接觸過？」

「不許問這種無禮的話。」

「處女之身，毫不在乎暴露於男人眼前，實在不可解。」

「你是我的隨從，叫隨從沖熱水、擦背，有

何不可。」

「我是年輕小伙子，……肥肉在眼前，可能變成餓狼。妳的擧止簡直就是上千男人抱過的妓女。」

武藏正擦背之間，突然興起想緊緊擁抱的衝動，並嚥下口水。

提熱水來的城之助，睜大雙眼，大驚。

武藏被城之助瞧見，並不顯現愧色，接過水桶，從肩部沖下。

城之助急忙跑回澤庵的居室，報告這件事。

澤庵微笑，說道：「喔！武藏，……開始了嗎？」

「我覺得武藏殿看起來像傻瓜。」

「話不能這麼講。絕世美女要他擦背，這是男人的幸運。……五七之雨有四旱，六八之風有九病。」澤庵口唸在某些時刻發生地震，會有某種災害的成語：「八還有半刻，即使有地震，不會有災害！傍晚之前，武藏的色情會冷却。」

「您說美麗的女人是地獄派來的使者，眞是那麼可怕嗎？」城之助一本正經問道。

「太可怕了，寶積經也勸人寧可看大蛇，也不看女人。……你看見夕姬的白肌，不也心跳不已嗎？」

「……是。」城之助承認。

「美麗的花是爲招引蝴蝶，女人肌膚之美，也是爲誘惑男人……這叫自然的哲理吧！敢於違抗美肌，壓抑偎紅倚翠的情慾，必須發揮極大的勇氣。武藏目前正處於考驗自己的最高潮，讓他試試看。能克制自己也好，耽溺女色也好。」

「……」

「城之助，其實我正在等着武藏出醜。」

「什麼？」

「……？」

「我正在等着夕姬大聲呼救？」

「我正在等着夕姬大聲呼救，便要前往責備

武藏…………但是大白天擦背，武藏大概不會出醜，今晚才是好戲。今晚，武藏如能克制自己，應大大誇獎一番。如夕姬因好奇，而許身，這又另當別論，但驕傲的女人不可能不知羞恥，給予貞操。如武藏襲擊，必定會有呼叫聲。……哈哈哈，和尚便是等着那個時候，好好加以逗弄一番。城之助……」

三

同一時刻——

吉岡傳七郎走進俗稱三筋町的六條柳町的妓院。

此妓院，去年剛從二條移來，規模則比在二條時大數倍。

二條妓院由於靠近皇居，頗多顧忌，故遷移此地。

北有六條，南有魚棚，東有室町，西有西洞院，其間置有上町、中町、下町，大青樓比鄰而設，每戶垂有載明屋號的暖簾，戶外擺有矮凳，妓女們坐於此，招徠遊客。

青樓的妓女產生階級，始於此時。

最高級的妓女叫「大夫」，大夫本來是官名。

室町時代末期，第八代將軍義政喜愛猿樂，優遇觀世能樂師，賦予大夫的名稱。這是藝人冠加模擬官名名稱的嚆矢。

換言之，妓女能被稱爲大夫的，也屬於擅長技藝的傾城。

只有美貌，不能成爲大夫，必須是多才多藝。

因此，當時的大夫擁有後代的花魁所無法比擬的權勢。

如成爲大夫，把一年的所得支付樓主後，不必再受任何羈絆或制裁，自由自在。

任何高位的公卿、武將、巨賈，如大夫不高興，甚至可以不理。

當時的大夫，是三筋町的七人衆，共有七人。林家的吉野大夫首席，同家的對馬大夫，上佐大夫，柏屋的三笠大夫，宮崎屋的小藤大夫，若女郎家的葛城大夫，永樂屋的初音大夫。

如想買大夫，需有半年以上的準備修業，接受此道老馬的指導，衣服、持物萬端合格，備齊巨萬的金子，重新學習妓院的各種規矩。

雖則如此，能使大夫成爲己物的，百人之中尚無一人。

大夫被尊稱「吉野樣」，狎客被蔑稱「買手們」，也是諷刺。

傳七郎直接走向青樓永樂屋前，並請求坐於戶外矮凳的妓女道：「灰屋紹由大概已登樓，請告訴他吉岡傳七郎求見。」

「船橋先生在大夫房間，不能見客。」

這位妓院大熟客灰屋紹由，因住於船橋（一條堀川），故在妓院，通稱船橋先生。

雖是吉岡道場的當主，但妓院仍不能破例。

「麻煩妳了，有很重要的事情，請代我傳達一下。」傳七郎雖畢恭畢敬行禮，但妓女並不接受。

傳七郎動怒，顳顬閃過青筋！但妓女佯裝不知。

恰好此時，有一位客人掀起暖簾，即將進入時，回頭看傳七郎。

原來他是灰屋紹由請來的連歌（譯註1）朋友里村昌琢。

昌琢年少時，曾在蹴鞠之會，與傳七郎比賽過。

「傳七郎殿嗎？」

傳七郎一時想不起對方是誰，只問：

「您是……」

「如想見紹由殿，請一起進來……」昌琢邀請。

「謝謝。」

但傳七郎一到初音大夫也在場的灰屋紹由的

房間後的舉止動作，實在很不識風情。

傳七郎魯莽的走到紹由面前，端坐後，馬上拔出携來的長劍。

禿妓們尖叫。

「紹由殿，這把無銘刀，您鑑定的結果是正宗無誤。請看！」

距刀約三寸處，損傷成鋸齒狀。

紹由並未皺眉，接過劍，聚精會神緊盯損傷處。

「劈過石塊吧？」

「不錯，試砍庭院的燈籠，才變成這樣。不可能是我不會用劍。」傳七郎抬頭挺胸，說道。

「爲什麼砍燈籠……」

「我最近要跟打敗哥哥清十郎的宮本武藏比武，……要殺武藏，必須先試試利劍的快鈍……假如是正宗，必可劈成二塊。」傳七郎緊盯紹由。

灰屋紹由與本阿彌光悅是知名的刀劍鑑定名家。

傳七郎去年在大阪獲得這把紹由鑑定爲正宗無誤的無銘刀，一直加以秘藏。

本想把石燈籠劈成二塊，卻反而傷了劍身，侷促不安，於是跑來爲難。

譯註1：〔連歌〕日本詩歌的一種體裁，由二人以上分別輪流詠上下句通常以一百句爲一首。

小鳥

一

客廳裏一片苦悶的沉默。

里村昌琢，初音大夫，稚妓們屏息靜觀灰屋紹由如何回答前來質問鑑定錯誤的吉岡傳七郎。

紹由的臉色非常鎭定。

他不立刻回答傳七郎，悄悄把劍回鞘。

「紹由殿，承認自己鑑定錯誤了吧？」傳七郎緊盯，臉色似乎無論如何也要對方道歉。

紹由微笑，說出一句平凡至極的話：「石頭，特別是燈籠的石頭是非常堅硬的東西。」

「你是說任何名劍都劈不開嗎？」

「不是，我覺得試劍不必特別選擇石頭之類的堅硬東西。……必須知道石頭不用刀劈，應該敲打。」

「什麼?!」傳七郎眉間閃過兇色。

「如要敲打，不是用劍，木刀就夠了。」

「紹由殿，和本阿彌光悅並稱的刀劍鑑定名家，自己看走眼，想藉巧言遁辭遮羞嗎？」

「我當場表演給你看，以表示我的話不是巧言遁辭。」紹由指着庭院一隅，說道：「那盞燈籠和你劈的燈籠是否一樣？」

「嗯……」傳七郎點頭。

紹由向初音大夫要木刀。初音稍露不安，默默離去。

木刀未來之前，紹由向傳七郎敬酒，與昌琢談連歌，氣氛融洽、自然。

不久，初音大夫有如兩袖包裹一般，持木刀進來。

「倉促帶來，不知是否合意……」

紹由接過木刀，不加細看，走下庭院。

走進燈籠的紹由，手撫石罩，慢慢繞了一圈。

走廊方面，只有傳七郎直立，其他人坐着。

紹由背向這邊，面對燈籠，後退一步。

緊盯其背的里村昌琢連嚥幾口口水。昌琢不曾聽過紹由練過劍。但假如現在在此妓院，無法以木刀敲開燈籠，風聲必定立刻傳遍京都內外，不必說鑑定刀劍名家的聲名，就連身爲妓院熟客所受的尊敬，也會一起喪失。

換言之，即被人譏爲以木刀敲打不可能剖開的燈籠的滑稽行爲，想必紹由也不敢再到妓院了。

場所不對勁，在妓院，疏忽、不解風情，招致嘲笑的舉動是禁忌。

如紹由失敗，便成鬧笑話。

昌琢感覺腋下冒出冷汗。

紹由背受親友的擔心，笨拙的舉起木刀。

隨着喊聲，擊向燈籠的石罩，

初音大夫和昌琢也叫出聲。

石罩剝成二半，掉到地上，引起激烈的響聲

紹由回客廳，面向表情僵硬的傳七郎，說道：

「如您所知，我不曾學過劍術，不懂武藝。但您也親眼看見，燈籠的石罩剝成一半，這不是靠功夫剝開的……石頭是非常堅固的東西，但再大的石頭，石工也能以小鐵鎚將之剝開。石頭也有內外，如能加以區分，敲擊石工所謂的『眼』，就能輕而易舉地敲開了。石頭不用刀劈，應用敲打。」

「但……」傳七郎是不願率直低頭的人。他大聲說道：「您剝開石燈籠，並不能證明這把劍是正宗。」

二

傳七郎要對方證明這把劍身受損的劍是正宗無誤。

紹由正視傳七郎的銳利眼神，說道：「無論如何也要證明的話，我有一個條件……」

「說看看。」

「這裏是妓院，必須加點雅趣，而且你也要參加一份。」

「一份？」

「就是靠你的優越本領，加以顯示出正宗。」

傳七郎答應。

紹由再向初音大夫，說道：「不得不向妳提出殘酷的要求了。」

「請儘管吩咐。」

「把妳那僅次於自己生命的山雀交給我。」

「是。」

「然後，請妳在此客廳內一絲不掛。」

「……」對於這項請求，初音大夫難免稍顯猶豫，但如紹由爲了證明自己眼力正確所附加的雅趣，當然不能拒絕。

一名雛妓從初音大夫房間攜來鳥籠時，紹由的愛人已在屛風後開始脫下華貴的衣裳。

紹由把另一名雛妓帶來的細筆和硯，及載有二粒米粒的盤子放在膝前。

「昌琢殿，請您寫一句。」

「是。」

紹由承受傳七郎的兇惡視線，把筆沾墨。寫下即興詩句的，並非紙張，而是米粒。

雛妓挾起米粒，並持放大鏡遮於其上。

紹由的視線投向黃昏的庭院，突然走近米粒

。

一口氣振筆寫完後，向昌琢一揖：「請。」

昌琢從雛妓手中接過米粒，以放大鏡看之。

一聲枕之何處郭公

頗似紹由的句子。

昌琢深深點頭，手握細筆。

雛妓再度以放大鏡遮於另一顆米粒。

昌琢要寫下一句，不必費時多久。

袖中殘香

紹由讀後，微笑。「妙！」

——到底搞什麼鬼？

傳七郎被人置之度外，顯露不悅的表情。

但一剎那，傳七郎被從屛風後出現的裸女，爲之大驚，忘我。

既是以美貌和技藝著稱的三筋町大夫，其裸身也頗具奪目之美。白磁之澤，由肩到胸，由胸至腰，及至脚，其鼓起可說呈現幽玄的流線。

「仰臥在此……」紹由以毫不在乎的口氣命令。

「是。」初音大夫裸身臥於榻榻米上，閉眼。

隨着燈火的搖曳，裸身的起伏流線晃動陰翳。

紹由從盤上取下載有即興詩句的二顆米粒，將之落於下腹的茂密處，然後走近鳥籠，關於籠中的聽人使喚的山雀，門一打開，紹由伸出手，即有一隻飛於其上。

紹由將之移置於初音大夫的右膝上，另一隻在左膝。

「好，開始。」

二隻小鳥在紹由的優雅催促下，行過白豐的大腿，各將落於恥毛上的米粒銜起。

一隻似乎不知下一步驟，頻頻轉頭，非常可愛；另一隻掉了米粒，再度銜起。

一隻開始走上腹部，另一隻也模仿。

雖經充分訓練的動作，但映在人的眼中，距離遙遠得令人擔心。

越過起伏和緩的腹、胸，二隻小鳥到達的是圓渾的下顎。

幾乎同時地，二顆米粒被放於飼主那緊閉的美脣上。

昌琢不禁感嘆出聲。

山雀所受的訓練不僅如此。

完成任務的小鳥們清楚知道休息的場所。

二隻山雀歇腳之地是隆起的胸部乳首。

三

山雀駐足於乳首，紹由立刻說道：「紹由殿，請施展絕佳本領。」

「……？」

「你坐於大夫的胯下，拔刀砍斷停於乳首的二隻山雀的脚，這種雅趣如何？」

「……好！」

「如你的高強本領和刀的銳利一致的話，砍斷二隻小鳥的脚是可能的。如你出錯，或劍不利

，小鳥不是飛走，就是傷了大夫的乳頭。不讓小鳥逃走，也不傷乳頭，漂漂亮亮砍斷四隻脚，你和宮本武藏的比武就是你的勝利。」紹由說完，緊盯傳七郎。

「好！」傳七郎提劍，站起。

紹由手按初音大夫的足踝，使向左右張開。

名實相符的三筋町七人衆之一的秘處，毫不吝惜地顯現。

傳七郎正坐於其前。

好色之情勝人一倍的青年傳七郎，被指定的座位在於此。視線雖避開此，但意識却很難不被該顯露的秘處吸引。

要發揮閃電神技，此座位可說是最壞的。只有藉全神貫注的氣勢，毫不偏差的以千鈞一髮之勢斬斷駐足於乳首上的小鳥的脚。精神不能稍有迷亂。

傳七郎表情嚴肅，集中注意力。

把躺在眼前的人視爲木石的努力，這是傳七郎有生第一次的嘗試。

初音大夫儘量壓抑不使呼吸引起胸部起伏，協助傳七郎的努力。

如初音大夫的氣息引起了即使眼睛所看不見的胸部起伏，傳七郎的正念必定馬上瓦解。

二隻山雀不知坐於飼主胯下的男人將做什麼？可憐地靜止於乳峯上。

剎那間，傳七郎迸出無言的氣勢，拔出長劍。

眞是不折不扣的眼睛無法捕捉的神技。

只見白光閃動，掠過微暗的空間的下一剎那，二隻小鳥已斷脚，滾落裸身的兩腋。

「太漂亮了！」紹由以平靜的口氣褒獎。

傳七郎深吸一口氣。

昌琢以深具同情的眼光注視初音大夫穿上雛妓帶來的衣裳，捧起兩隻喪脚的鳥，道歉道：「請原諒！」並以臉頰撫觸。

「紹由殿，這把劍的確是正宗。在與宮本武

藏的比武中，必定能發揮殺人的銳利。」傳七郎滿面顯露出紹由所構想的雅趣所引發的得意，行禮、起身。

傳七郎離開後，紹由行禮說道：「昌豖殿，實在掃興，請多多包涵……」

「犧牲那麼聰明的山雀，實在太可惜了。」

「二隻山雀瞞得過假貨，倒是可喜可賀。」紹由笑道。「大夫，藉重妳的地方不小，不知如何賠償妳。」

初音大夫只報以美麗的微笑。

傳心月叟庵

一

草庵盤據於充滿蟬聲的森林中。

這是高野山麓的北谷九度山。

現在端坐客廳案前，認眞研讀孫子的光頭人物，是眞田佐衞門佐幸村。

號傳心月叟，在此隱居，專心讀書。

雖過着悠悠自適的生活，但被流放時，龐大的軍費已充公。

族人之中有十數人專門製造一種幸村發明的打紐（譯註1），由於用途廣泛而方便，各方紛紛訂購，頗有應接不暇之勢。這就是流傳後世的「眞田紐」。

其實製造打紐的眞正目的，是爲了讓眞田六連錢組的百餘隊員藉口當生意人，以便走遍日本各地，探查各地諸侯的動靜。

喜歡沉思孤坐的幸村隱居住處距離製造打紐的族人處所頗遠。父昌幸目前得病，臥床於館中一堂。

林中蟬聲突然靜止，幸村抬起頭。

一條人影向此走近。

「……？」幸村皺起眉宇。

得力手下之一的猿飛佐助回家，但其步行方

式却與平常的佐助不同。

常人眼中雖無異，但幸村一瞥，便知有異。

——猴子受傷了。

佐助不曾蒙受主人一看便知的重傷。

佐助走進庭院時，幸村佯裝不知。

幸村等着佐助報告：「佐助，回家報到。」馬上問道：

「毛利勝永集合多少高手？」

「我一看就知道其中沒有高手。」佐助回答。

幸村大笑。

毛利豐前守勝永，二十四歲的血氣之身，待不下流放之地，從浦口彎偸划一艘官船，最先拜訪之地是傳心月叟庵。

勝永抬頭挺胸，高談一、二年內便要燃起打倒德川家康的烽火。

針對他的能言善辯，幸村的態度是冷淡。

會談一刻後，勝永露出頗憤然的表情，誇下海口：「……好！我招募二百名不亞於您麾下的六連錢組的高手。」說完，離去。

幸村愼重起見，派遣佐助觀察到底勝永招募多少高手。

幸村默默聽完佐助報告經過後，問道：「佐助，你傷在何人手下？」

「一位叫佐佐木小次郎的劍客。」佐助一五一十詳細道出斬斷密友覓十藏左手，並犯其妹，害其自殺的佐佐木小次郎，並毫不隱瞞說出計劃復仇、失敗的經過。

幸村關於此事，未加進自己的意見。

「……那……夕姬目前寄在那位叫澤庵的和尙廟了？」

「是。……本想一起帶來，但因她美得太醒目……」

「澤庵現在可能正苦於無法安置夕姬吧！」

「您的意見是……」佐助同感。

幸村稍沉默後，說道：「佐助，報私怨的事

暫且擱下。」

「是！」佐助平伏。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人——那個老傢伙。」

譯註1：〔打紐〕數根線所組合的辮條。

二

傳心月叟庵來了二名訪客是當天的黃昏。

一騎白馬，一乘轎。

騎白馬的是宇喜多秀家的謀臣明石掃部助全登。

關原之役中，宇喜多秀家乃西軍首腦之一，其戰略則出自明石掃部助的頭腦。

自備前（譯註1）美作國發軍，會合石田三成軍，陷伏見城，征服伊勢，進軍關原，成爲先鋒部隊，擊敗東軍勇將中村一榮和福田畷，屢敗驍將福島正則之軍，這些全得自掃部助的優越能力。

西軍武運不佳，敗退時，掃部助勸阻主君秀家衝進叛徒小早川秀秋的大帥營，勸以東山再起才是首要，使之撤回備前。

撤退時，掃部助身率數十名士卒殿後，阻擋蜂擁而至的敵軍；主君的騎影未消失於遠方山陰之前，不讓一名敵軍通過，最後才殺出血路，逃去。

掃部助潛回備前時，主君秀家已行踪不明，留守的士兵失去中心人物，四處逃散，一部分變成土寇，亂入岡山城內，從藩庫的金穀及至館邸的雜器，全部掠奪一空。

……此後，掃部助潛居備中的足守。

掃部助伴隨前來的人，很意外的竟是一名老態龍鍾的外國人。

掃部助介紹幸村，他是神父路易士·佛羅伊斯。

幸村以前曾聽說聚樂第有一名神父爲關白秀次講解耶穌教的教理，他就是眼前這位人物。

掃部助未表明帶這位老神父前來的理由之前

，問道：「這個月，江戶中納言（德川秀忠）將成爲秀賴公的岳父，關於這件事，不知左衞門佐殿有何高見？」

「必然的現象吧！」幸村以平靜的語氣回答。

德川秀忠的女兒千姬嫁給豐臣秀賴當正室的日子已迫在眼前。

德川家康公開表示，這樁婚事係已故豐臣秀吉的遺命。

豐臣家與德川家的確有姻親關係，秀吉之妹是家康的繼室，家康之子秀康是秀吉的養子。秀忠之妻是秀賴之母淀君之妹。

秀賴娶表妹千姬爲妻，並不奇怪，這是很平常的政治婚姻。

秀賴十一歲，千姬七歲。

但——

幸村和掃部助很清楚德川家康的心機。

家康是完全不拘泥血族關係的人。他爲了不傷織田信長的和氣，殺死兒子信原；爲了不失去與秀吉的友好，加害女婿北條氏直。

犧牲一名孫女，對家康而言，簡直如蚊子叮咬，絲毫不痛苦。把千姬送給秀賴，一來可使大阪方面疏失，另一方面，可讓天下知道豐臣家已降爲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攝津、河內、和泉六十五萬七千四百石的客藩之一。

「千姬明天從江戶抵達伏見城，再乘船往大阪。聽說有大久保忠隣隨轎，黑田長政等西國諸侯守護河邊。…………」

「…………」

「左衞門佐殿，半途襲擊行列，綁票千姬如何？…………」

「妨礙人家的婚禮，談不上什麼意義吧！」

「挫挫德川家康的銳氣，嚇壞大阪城的片桐市正那些窩囊貨，難道沒有意義嗎？」

「事到如今，隨便擾亂一下，已無法使裁爲客藩的豐君家恢復太閤的時代了。」

「不錯，大阪城內已無人，但草野有人。」

「舉個例？」

「這裡不是有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和明石掃部助全登嗎！」掃部助自吹自擂。

妨礙秀賴和千姬的喜事不僅能打擊家康的狡黠遠謀，也能奮起在野的豐臣舊部。

這大概是掃部助想說的話。

此外，如能說動幸村冒險，由此也可看出幸村在此九度山麓並不僅製造打紐而已，更可看出幸村爲一旦時機來臨所儲備的實力有多少。

「左衞門佐殿，大阪城內太閤殿下留給秀賴公的金銀有多少？不知您是否知道？」

「聽說數目大得驚人……」

「據我所知，金子十二萬枚，銀子十八萬枚，銀錢三萬貫……此外，金幣、銀幣多得不可勝數。金銀之外，動輒幾千貫的寶器堆積如山，各種物資堆滿九重的天守閣……德川家儲存在江戶城及駿府的軍費如與這筆龐大的遺產相比，實在談不上比例。」

「……嗯？」幸村也不得不點頭。

幸村以前也曾聽石田三成說過聚集於大阪城的黃金器，如計算其價值，高達數十萬兩黃金。

譯註1：〔備前〕相當於目前的岡山縣東南部。

〔美作〕目前岡山縣東北部。

三

「左衞門佐殿，如利用這筆龐大的遺產，向英國、荷蘭或葡萄牙購進大砲、槍械，以微小的一萬軍隊便可擊敗敵人的百萬大軍。」

「……」幸村不動聲色，默默注視掃部助。

掃部助這時才指着老神父，說道：「關於購買洋槍洋砲，這位神父已答應代爲接洽。」

幸村把視線移向神父佛羅伊斯。

老神父以細微的聲音，但却是正確的日語，說明自己爲何願意協助明石掃部助。

耶穌教會，當秀吉在世時，已遭排斥；而家康成爲大將軍後，幕府採取嚴禁政策，並已制定條文。

對神父而言，德川幕府長久統治天下，實在是要命的。

因此神父計劃豐臣秀賴未當大將軍之前，與之談好條件，如耶穌教會能獲得與佛教同等的地位，將盡全力代向英國，荷蘭，葡萄牙的各國商船購買火器。

「左衞門佐殿，尊意如何呢？是否願意共襄勝舉？」掃部助未等老神父說完，便以嚴肅的表情，尋求幸村的回答。

明石掃部助全登頗不滿無法獲致幸村的當場許諾，快快辭行而去。

但臨行時，請求讓老神父暫且留下。

幸村命下僕領佛羅伊斯進館內後，又開始看書。

約過半時辰，傳心月叟庵又來了二位訪客。

這一次是年輕男女。

先進庭院，向幸村打招呼的是蓬髮敝衣，幾近乞丐的青年。

「參見眞田幸村殿。」

「……？」幸村透過月光注視，心想是劍客吧！

對方鄭重行禮，「晚輩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目前正磨練劍術。」

「有什麼事？」幸村感覺對方那骯髒的長身迸發一種堪稱鬼氣的銳氣。

——向吉岡清十郎挑戰並獲勝的，就是這位青年嗎？

武藏未來得及說明來意，已有一名頭戴市女笠的年輕女人碎步跑在武藏前面。

「佐衞門佐，我來了。」

「喔！」幸村一驚。「原來是夕姬小姐。」

「想在這裏住一段期間。」夕姬快步走上客廳。

武藏站於庭院。

「武藏！您也一起進來。」夕姬命令。「左衞門佐，這位宮本武藏是我的隨從，武藝超羣，不僅可當我的護衞，就是在你身邊工作，必定也能發揮相當大的功用。」

不義回想

一

雖幸村也請武藏進客廳，但武藏堅辭。

武藏表示因小姐想到九度山，他只負責帶路。說完，行過禮，即轉身。

夕姬馬上高呼：「武藏！」跑下庭院，緊抓其袖，說道：「你不可以離開！」

武藏以冷漠的視線瞥向緊拉着他的夕姬，說道：「宮本武藏不是妳的隨從。」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要離開你！」夕姬激烈搖頭。「從現在起，我不再把你當隨從，⋯⋯我想當你的伴侶。」

「伴侶？」

「我想當你的妻子，我第一次遇到像你這種男人中的男人，能讓我許身的男人，除你以外，再沒有別人。」夕姬毫不忌諱幸村在旁，說得清清楚楚。

武藏與夕姬在昌山庵共度二個晚上，武藏以異常的忍耐力，終始未碰夕姬。

想必女兒心的微妙變化起於這段期間。由於性情倔強，表明心事亦很爽朗。

行抵此處的路上，夕姬必定已下定決心，當武藏之妻。

「快⋯⋯快進來，不要再到別地方。」夕姬拖着武藏的袖子。

這時，幸村看見夕姬突然摔倒。

幸村微笑地注視武藏抱起被摔倒的夕姬，走進走廊。

武藏悄悄把夕姬橫置於走廊，退開。

「這位⋯⋯」幸村開口。「有這種絕世佳人求愛，而不動心，實在可欽可佩！」

「⋯⋯⋯⋯」

「劍術比女人重要嗎？」

「我認爲還有其他人適合這位小姐。」武藏回答。

「聽說你擊敗吉岡清十郎，難道你以劍術比武爲人生目的嗎？」

「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專長⋯⋯」

「難道你不想在戰場上，立下功名，榮華富貴嗎？」

「前幾年，東西兩方交戰時，我曾投效宇喜多軍新免伊賀守隊。攻佔伏見城時，曾幾度親眼看見名武士和雜兵一起身中子彈，死得糊里糊塗，不明不白。⋯⋯我從小修練劍術，打算一生以劍爲生，如喪生在敵人雜兵的子彈下，實在萬分不願意。⋯⋯同樣是死的話，也要選擇以劍爲生的敵人，如此的話，即使敗在對方手下喪生，一點也不後悔。」

「嗯。」幸村點頭。「接着要跟誰比武呢？」

「如接到吉岡清十郎之弟傳七郎的決鬪書，九天後⋯⋯⋯」

「吉岡傳七郎去年曾來此停留數天。當時曾看他表演幾手絕招，他的確稱得上天生的劍客，實力相當不錯。」

「⋯⋯⋯⋯」

「吉岡道場的京流爲了保持將軍家指南的招牌，只注重華麗的外形，似乎已墮落爲道場把戲。你打敗的吉岡清十郎不就是如此嗎？」

「您的意思是⋯⋯⋯」

「但他的弟弟傳七郎，超越京流。他曾流浪四方，混跡野盜山賊羣中，也曾接近伊賀的忍者，學過忍術，劍法遠較那位只在道場磨練的清十郎凌厲。」

「⋯⋯⋯⋯」

「既然距離比武還有九天，想必應再多加練習才是。」

「……………」

「你曾到過柳生莊嗎？」

「不曾去過。」

「身爲劍客的人，最好能去見識一下。我可代寫一封介紹信，報答你護送小姐。」

「非常謝謝。」武藏婉拒，行禮。

二

夕姬醒來時，武藏已離開半個時辰以上。

夕姬獲悉武藏已離去，先是發呆半響，繼則流淚。

不以衣袖擦拭，任由眼淚流至臉頰，過了一會說道：「我想進裏面問候安房守殿。」

幸村稍可窺知這位個性異常強烈的女孩將如何安定心情。

至少不致有瘋狂的舉動，也就算可喜可賀了，於是幸村起身。

館中一室，安房守昌幸讓老神父路易士・佛羅伊斯坐在枕邊，兩人細聲交談。

夕姬與昌幸互相問好後，被介紹認識佛羅伊斯時，馬上問道：「您是否曾在我父君身邊？」

佛羅伊斯回答：是的。

「父君是個什麼樣的人？您能告訴我嗎？………父君是否眞像外面所謠傳的殘忍的殺生關白呢？」夕姬表情嚴肅，注視佛羅伊斯。

佛羅伊斯短暫沉默，視線落於膝蓋。

「神父殿，把你親眼所見的眞相告訴小姐，如何？」昌幸催促。

佛羅伊斯那視力衰竭的雙眼浮起消逝的遙遠往事，說道：「好，我告訴妳。」

夕姬定睛注視異國的宗教使徒，準備洗耳恭聽他的每一句話。

佛羅伊斯開場白，說道：「關白殿是了不起的人，優遇部屬，愛好學問，熱心聽道。」

這位神父從葡萄牙渡過茫茫巨浪，被招入聚樂第時，秀次看起來仍是英明的大將軍。

身材高大、豐頰、細頤，月形眉、眼珠圓、鼻子挺、前額微突……外表上與關白頗相稱。

他不像武人，性情溫和，見識高遠，以嗜好文事而言，當代無人能與之比肩；佛羅伊斯聽人這麼說，才前往聚樂第，情形眞如外面的風聞。

佛羅伊斯抵達聚樂第未經一個月，秀次不僅突然放棄挽回學術之志，而且性情大變，變成所謂殺生關白。

其暴行始於有一天前往北野遊山時，攔住一名過路的賣藝盲人的去路，口說要給酒，叫他把着杯子，而突然斬落其右臂。

盲人那看不見的雙眼睜得快掉下來，竭力嘶聲求饒，並掙扎想逃脫。

秀次冷眼觀賞這幅血腥場面，並把血刀交給隨從熊谷大膳亮，命令：「砍下他的左手！」

大膳亮請問爲何懲罰下民，秀次頗不耐煩，說道：「我不喜歡他的猴臉！」

又過幾天……

「神父殿，今天看我表現生殺大權的神技，其微妙勝過你所說的大帝的大能……」秀次嘻皮笑臉、命令一名侍衞：「把那個女人拖到庭院。」

女是秀次的偏房，與茶和尚（譯註1）私通，被監禁期間，懷孕卽將臨盆。

秀次手提長劍，走下庭院，訊問低頭的女人：「妳說肚子裏的小孩是我秀次的種。事到如今，妳還能堅持不曾跟茶和尚通奸嗎？」

女人以細微的聲音回答：不曾私通茶和尚。

「我再問一次：胎兒眞是我秀次的種嗎？確實無誤嗎？」

「確實無誤……」

「好！我關白秀次自己來檢驗胎兒是否我的骨肉！」

秀次傳叫部下，把女人赤裸，抓緊四肢。

女人大哭大喊求饒，但冷笑準備依計行事的秀次突然拔劍，說道：「快向神明、亡親祈禱保佑！」一劍刺進心窩，並不拔出，用力剝至下腹。

「男傭人過來把胎兒剝出來。」

「女傭人！嬰兒出生了！快給嬰兒洗澡，看看到底像關白？還是像茶和尚？」

譯註1：〔茶和尚〕武士家中剃髮司掌茶事者。

三

秀次長久以來第一次招佛羅伊斯進寢室則是此事經過不久。

秀次臉上籠罩沉鬱、孤獨的寂寥，問道：「你一向主張人有靈魂，而且靈魂在世必須接受上帝的審判，決定一定的苦樂？……」

佛羅伊斯答以：正是。

「色身寂滅後，靈魂仍在。上帝的審判，一定的苦樂也都是真有其事。因此如不快洗禮，信奉上帝之子耶蘇基督的教理，必定難逃永劫地獄的苦患。死後悔恨已嫌太遲。因此濫殺人命，日夜邪淫的行狀不僅難逃來世的報應，即使今生的天罰亦為時不遠。遭受天罰，便無從獲致上帝的恩寵。洗禮有意想不到的好處。無論如何，請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最後我稟告關白殿，我不惜喪失生命，胆敢說出上面的話，關白殿問我真的嗎，大叫要取我的命，並拔劍對準我的鼻尖，我面不改色，說要的話，我可奉上生命，並口唸耶蘇、瑪莉亞，關白殿終於丟掉長劍。」

佛羅伊斯更為他講述人類的祖先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並引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事。君士坦丁大帝獲得耶蘇基督托夢，以十字架作為軍旗的旗幟，終於打了勝仗，統一羅馬帝國，於是承認基督教為羅馬的合法宗教。

「關白殿非常仔細聽，然後問基督教如何處置不貞的妻子？我答以只有聽任上帝的裁決，但

關白殿非常不高興，有如呻吟說道，難道丈夫不能處置不貞的妻子嗎？於是我再告訴他，基督未出生以前，猶太人的習慣，一向以亂石打死犯姦淫的女人……：……這一來，關白殿嘴唇發抖，大喊以亂石打死嗎？」佛羅伊斯敍述至此，暫時沉默。

昌幸、幸村、夕姬都聚精會神，等待佛羅伊斯緊接下去的話。

佛羅伊斯張開笨重的嘴，繼續說道：「關白殿接着問一道問題。假如某有夫之婦，丈夫不在家時，應丈夫的義父邀請，前往其家，並被強迫陪宿。這位婦人本應拒絕或自殺，但她却厚顏無恥地委身於其義父，然後若無其事回丈夫身邊，該女人是否應被亂石擊死……：……我回答說，裁判罪過只有聽任上帝，此外別無他途………」佛羅伊斯敍述至此，停下不講。

夕姬毫不放鬆，問道：「父君是否被太閤殿下奪去媳婦？」說完，看向昌幸、幸村。

三人默然不答。

昌幸仍記得，關白秀次出征澳洲時，秀次之妻曾被傳至伏見城，停留十幾天……

豐臣秀吉的好色在常人之上，即使諸侯之妻，只要他看上，隨便將之留宿城內，這是無人不知的半公開秘密。

關白秀次因愛妻被義父侵犯，而性格大變。

「幸村，……」昌幸打破沉默，開口說道：「如關白殿還在的話，大概不會發生德川內府與石田治郎少輔的戰爭吧！」

幸村重重點頭贊同。

埋伏

一

「熱死人！」一人如此呻吟，旁邊的人說道：「別發牢騷，難道這次埋伏要延到秋天？」

「少廢話！那個傢伙同一個地方頂多不會住三天以上，難道我們要老是跟在他後面追？」躺在稍遠的大石上的滿臉鬍鬚的人，不耐煩的罵着。

這是距奈良三里多的沿月瀨街道而建的廢寺之一。

杉松林中，香火斷絕的寺院已不只五座或十座。而頻頻出現利用其逐漸崩壞的山門，做起茶水生意的，則是關原之役後的現象。

做生意的人並非當地人，而是曾隸屬西軍、戰敗、喪失家俸的浪人們。

據說因關原之役，大約有十三萬武士變成浪人。

西軍的諸侯，被德川幕府更換的有八十幾家，三百八十萬石的封地被沒收。

以下以大和一地爲例。

關原之役前：增田長盛（郡山二十萬石）、本多俊政（高取二萬五千石）、多賀多種（宇陀二萬石）、宇多忠賴（大和之內一萬三千石）、小堀正次（大和之內五千石）。

關原之役後：織田有樂（大和之內三萬石）、福田正賴（松山二萬石）、片桐且元（龍田二萬八千石）、本多俊政（高取二萬五千石）、桑山一晴（布施一萬六千石）、片桐貞隆（小泉一萬石）、桑山元晴（大和之內一萬石）。

簡言之，封地祿高不變的，只有本多俊政一人；小堀正次轉封增祿，其他全被更換。

僅增田長盛的郡山二十萬石被沒收，便有七千名以上的家臣無家可歸。

散離主家的浪人們，身無轉業的一技之長，藏身於被沒收的封地內。

從奈良及至高野山，行人衆多的街道上出現成羣的茶水攤，這些都是浪人們餬口的玩意。

如本來就是幾近身無分文的人，這一來便只有陷於免費借用廢寺的山門，和妻子或離兄弟一起工作的慘境。

這茶水攤似乎也是其中之一。

而在此休息的，也是貧窮、髒兮兮的四名浪人。

他們已在此呆了半個時辰以上，懶洋洋的暑氣益增埋伏的焦躁，更甚的是各個人都顯露出互不信任彼此是同伴的嫌惡表情。

「……要是有酒喝……」其中一人自言自語，但每人懷中似乎只有二、三個銅錢，連喝一杯麥湯也沒有人捨得買。

「喂！來了！」一人迅速站起，其他三人也把敏銳的視線投向隔着樹叢的街道。

「不是！那傢伙一向戴大草笠！」一人說道。

左右二人，異口同聲罵道：「虛驚一場！」

但躺在大石上的鬍臉浪人則目不轉睛，注視走近的人影，說道：「嗯，總算……」

「那傢伙是誰？」

「我認識的人。」

其他三人以厭膩的表情，看着外形比他們更髒的該人影。

大搖大擺，緩緩走近山門之前的人是武藏。

「喂，武藏……宮本武藏。」

武藏轉頭，看向茶水攤。

二

「武藏，是我，新免新九郎。」鬍臉浪人報名。

「……」武藏默默看着他。

武藏如需通報姓名時，一向使用「播川新免伊賀守血族」，以便表明自己的身世。

這位新九郎便是新免伊賀守之弟。

新九郎年少時即勤練劍術，二十歲離家，外出流浪，進修劍法。

關原之役時，伊賀守率兵一百七十人，加入宇喜多秀家軍，此時，新九郎突然回來，成爲協助哥哥的副隊長。

武藏參加新免隊是宇喜多軍進行攻佔伏見城時，而把武藏當自己的族人對待，並分配三名部下在其手下的是新九郎。

大概因彼此都是學劍的人，新九郎似乎一眼就發覺武藏具有不凡的劍術。

但武藏沒立下任何功勞，攻下伏見城後，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踪。

宇喜多軍在關原潰敗，一度傳說行踪不明的秀家，稍後被捕，被流放八丈島。新光伊賀守僅帶數名部下逃回故鄉，但心知難逃追捕之網，於是切腹自盡。

以上，武藏亦曾聽說。

至於副隊長的新免新九郎，生死如何呢？每年回一次故鄉宮本村的武藏不曾聽說。

新免新九郎仍活着，而且外表已不再具有劍客的堅忍，變成貪婪的無業浪人……

「武藏，大概不會認不出我吧！爲什麼不答話？」

「……」但武藏默默、行禮、正想離去。

「等一下，武藏！」新九郎急忙擋住武藏的去路，「有話跟你講。」

武藏對於昔日像一條狗加入新免隊的他，視爲高徒，並撥出三名步兵給他的新九郎，表現出傲慢的態度，新九郎內心憤憤不平，但表面却強作謙虛。

武藏正視新九郎。

「武藏，你現在已名滿天下，擊敗室町劍術所當主吉岡清十郎的壯舉，已傳遍四方。身爲新免家族人的我，也感覺驕傲。……我要講的話是想借用你的高超劍術。」

「……」

「如你巡遊各地，必定曾聽過神子上典膳這個名字吧！他是一刀齋伊藤彌五郎景久的高徒。」

「……」武藏雖仍閉嘴，但以雙眼更加明亮的表情，表示知道有神子上典膳這位劍客。

「在東國，神子上典膳有無敵之稱，由北國移向西國，舉行數十場比武，大破走經之地的一流劍客，今年春天，他在畿內出現，大肆表演所謂天下一流一刀根元的一刀齋所流傳的劍法。……你是否有意跟神子上典膳比武？」

「……」

「典膳即將走經這裡。」

武藏聽他這麼說，才開口說話。

「我想你們早就在這裡等神子上典膳。……」

「是的，但既然你來了，這場比武就讓給你。……當然囉，我們四人會從旁助刀。」

「我拒絕。」

「拒絕？」

「比武的對手，由我自己決定。……抱歉！」武藏舉步踏出，新九郎急忙張開雙手。

「等一下！請等一下！……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殺掉神子上典膳。拜託！請發揮你的高強劍術。」

「……」

「典膳遍訪各地諸侯，展露身手，他的傲慢態度，到處引起反感。而得力家臣被殺，憎恨典膳的諸侯，並不只一、二人，……我們就是受某諸侯之託，前來收拾典膳。」

——如能殺死神子上典膳，便能依附在某諸侯手下。他想如此誘我嗎？

武藏嘴角浮起冷笑。

新九郎假裝沒看見冷笑。「如能獲得你的幫助，等於多出一百個人。……拜託！新免新九郎以族人之親，如此向你低頭請求。」

三

半個時辰後，神子上典膳在此現身。

武藏仍在場。

他並非答應新九郎的請求，而留下來。雖無話回答新九郎，但內心却湧起想參觀伊藤一刀齋

傳授神子上典膳的一刀流，到底是何種劍法。」

「那傢伙來了！」一人跳起大叫。

新九郎單手拜向武藏：「萬事拜託了！」

武藏目送四人躲進松林中，自己則在山門下不動。

新九郎他們四人所等候的人，頭戴大草笠，遮蔽烈日，上衣不潔，穿白袴，步伐頗快，逐漸走近。

神子上典膳之所以被殺手猜中，而取道月瀨街道，必定是想前往神戶莊柳生谷。

柳生谷的小柳生城住着柳生石舟齋宗嚴，目前已八十歲，仍健在。

神子上典膳這種大劍客，只要走在大和路上，絕不會不去會見石舟齋。

典膳出現於大和，便可推測其目的是會見石舟齋。

典膳乃上總安房郡子神村之人。但據說其祖先是擁有封地橫跨大和與伊勢的御子神十市兵部頭。典膳的祖父那一代，因某種原因移進上總，而在安房的山中開闢部落。

御子神一族之所以移居三面環山，耕地狹小的窮鄉，必定另有隱情。

上總城主萬喜少弼亦默認他們在此定居。

典膳懂事時，曾聽說一族人搬出伊勢時，曾發生殺傷數百人的騷亂。

元弘時，開始統治小柳生莊的柳生家，更早以前，必定與御子神家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此，石舟齋可能知道御子神家必須遷離伊勢的詳情。

新免新九郎推測一流劍客的典膳必定前往柳生莊；其實，典膳的目的是想探究祖先的秘密。

神子上典膳曾在師父一刀齋的命令下，在下總國葛飾郡小金原，與師兄小野善鬼貞劍比武，結果獲勝，而獲傳劈甕長劍和一刀流傳書，那是天正十五年，他二十一歲時，距今已十年。

從當天起，告別師父一刀齋，過着孤獨的流

浪生活，磨練一刀流劍法的典膳，已進入三十歲，正值劍客的盛期。

突然，樹林裏奔出四名浪人，圍住四方；典膳不僅不拿下草笠，也不看他們。

想必他已曾遭遇幾次這種襲擊。

「神子上典膳，交出生命！」和新九郎的聲音同時，有四把長劍出鞘。

「報仇嗎？」典膳問。

「不是報仇，想試試你的本領。」

「為了試試我的本領，寧可丟掉生命嗎？」

「別出口狂言！神子上典膳！」新九郎立刻還以顏色，並大喊：「武藏！」

「武藏！快來比劍！」

但武藏站在山門下，不動。

「武藏！快來！」新九郎大喊。

「……」武藏目不轉睛，盯視典膳。

小金原

一

一刀流的創始者，叫伊藤彌五郎景久。

彌五郎，伊藤入道景親的後代，天文十九年八月，生於伊豆大島，伊藤彌左衞門友家。

懂事開始，卽天天划小船，出大海，潛進水中，以手抓魚。

因搖槳，而腰力健壯；因以手捕魚，而反應敏捷；這在成年把劍時，似乎頗有助益。

十五歲的夏天，彌五郎抱着一張木板，離開伊豆大島。這一年，彌五郎和伊豆三島開道場的劍客富田一放比武，一擊將之擊敗。富田一放乃富越後守重政的高徒。

三島神社的祠官織部某，贈予一把神社的寶劍，慶祝彌五郎的勝利。並說明如下：

「此劍出自備前的名匠之手，他曾在三島神社許下大願，齋戒二十一天後，在境內蓋一間草茅，打造長劍，作爲貢獻之物。他不造刀鞘，以繩子捆綁，掛於棟樑。三年後，繩子斷裂，長劍落下，並將供奉神前的酒甕劈成二半。因此由來，故稱劈甕長劍。」

此後，這把名劍在傳給神子上典膳之前，經常佩於彌五郎腰間。

彌五郎之師，乃精通高上金剛刀，頗負劍名的中條流達人鐘卷自齋通家。

彌五郎在自齋家中住五年餘，終於其天賦及鍛鍊之功獲得賞識，獲傳奧秘的劍法——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好劍。

此後，彌五郎不娶妻，放浪諸國。遭遇強敵無數，而百戰百勝。

凡是獨樹一流的劍客，都是經過周遊四方，磨練劍法。

塚原卜傳，上泉伊勢守，疋田豐五郎，丸目藏人佐，天流之祖齋藤傳鬼坊，這些都是巡遊四方，與強敵決鬪，參加會戰，孤居無人居的山中，才開展領悟之道。

生於戰亂時代的劍客，絕少追求名利，他們一心一意磨練劍術。就像讀書人以錐刺股，驅逐睡意；而劍客則是除劍之外，不想及其他的偏執狂。

「小松軍記」記載：一位叫「南部無右衞門」的劍客，巡遊諸國後，稻葉彥六郎一道代爲覓得二千石，但他不辨上下，無視禮法，其行狀只能歸之狂人。

「義殘後覺」記載：一名叫「鹿島源五」的劍客，巡迴六十六國，修練技術，所向無敵。曾有人告以欲以五千貫推薦給織田信長。據說源五冷笑道：「織田上總介這位武將，令人感覺是難以追隨的人物。如有劍客曲意奉承，以領取俸祿，這已是下三流的了。」

伊藤彌五郎也是這種人之一。

因個性偏執，頗似能在孤坐山中、洞窟或伽藍內之間，突然靈機一動，領悟奧旨的樣子。

彌五郎樹立一刀流的端緒是在某一次，進入一個伽藍、手握鐵菩薩時。

突然，掌中的鐵菩薩就像抓住火一樣，熾熱難忍。剎那間，心氣一轉，鐵菩薩却冷得像冰塊。彌五郎判斷鐵菩薩的冷熱變化，起於自己心氣的盈虧。幾年之後，彌五郎能根據自己的意志，隨心所欲感覺掌中的鐵菩薩，冷或熱。

鐵菩薩換成劍，彌五郎的心氣立即充斥長劍。

他稱劍心如一的妙理爲「一心刀」，不久自創一刀流，自號一刀齋。

二

彌五郎未稱一刀齋之前，曾經歷陷於死地，展開悽烈戰鬪的體驗。這次的戰鬪可說更充實了一刀流的內容。

事件發生於京都。

某劍客在伏見經營頗大的道場。

彌五郎前往挑戰比武，以木刀打碎對方的肩骨，引起右手麻痺，變成殘廢。

該劍客懷恨，唆使門徒，計劃加害彌五郎。

彌五郎與二條妓女院的妓女相熟，使之落籍，納入寓居。

某夜，女人邀宴，爛醉如泥的彌五郎，進蚊帳，睡得不省人事。

半夜，十數人來襲。彌五郎醒來時，正是蚊帳的四個掛勾被切斷的瞬間。四肢麻木，因酒中被下毒。摸索枕邊，大小刀已不在，已被女人捲逃。

敵人從四面八方以斬或刺向網中魚的彌五郎。

他已不記得如何避開敵人的刀劍。

不知不覺鑽出蚊帳的彌五郎，無意識地抓起插於壁龕的百合花。

一人突然斬來時，彌五郎折斷百合的莖，以尖銳的缺口刺進對方的眼睛。

從受傷的敵人手中奪取長劍的彌五郎，緊接的只要發揮平日的拿手神技就行了。

轉眼間，斬殺八人的彌五郎，走下庭院，剁下藏於籬笆的叛女的首級。

這次的體驗對彌五郎非常寶貴，他知道連百合的莖，在生死關頭也能成爲拿手武器。

一刀流極意五劍之外，彌五郎又加上因這次體驗所領悟的拂捨劍；以這一天爲界，他斷絕酒和女人，成爲孤身飄零的劍客。

伊藤一刀齋周遊天下之間，與他自認是強敵的比武，共有三十三場，擊斃五十七人，而以木刀打成殘廢的，多達六十二人。

當時的規矩，敗者必須向勝者獻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高深秘技，並入其門下。

一刀齋在任何比武勝後，像一陣風似的離去，不必敗者獻秘技。

他一生共收七名弟子，伊藤孫兵衞、小倉一學、間宮左衞門、高津市左衞門、右藤田勘解由左衞門、小野善鬼、神子上典膳。

一刀齋年老有意隱世時，帶着小野善鬼和神子上典膳二名弟子，出外旅行。

小野善鬼本是伊勢桑名的船夫。一刀齋偶然乘他的船時，看見未滿二十歲的船夫以一根船竿輕易地把大醉大鬧的武士撥進海中，心想他有天賦，於是收爲弟子。

神子上典膳則是一刀齋在安房的著名古剎石堂寺撿來的。

生於安房郡御子神村的典膳，排行老三，二位兄長一向遵守父母的教訓，不敢違抗，只有末弟的典膳是野性的粗暴兒。

其祖父活到典膳六歲，他一向孤坐別室，不與家人談笑；其父次郎左衞門以木樵和農耕爲生計，但舉止、態度並不失武士的嚴謹。

三男典膳，却違背家風，行爲乖張，其父失

望之餘，將之送往石堂寺，準備讓他當和尚。

一刀齋往訪該古剎，改變了典膳的命運。

一刀齋帶着善鬼、典膳二位弟子進入下總國，是天正十七年的晚秋。

一刀齋命令二弟子在葛飾郡小金原進行眞劍比武。並說：「劈斃長劍和一刀流傳書給贏的人。」

小金原當時是一座被雜木林包圍的長寬約一百公尺的原野。

以後，此地爲佐倉炭的產地，那是寬政年間，趕上相模的燒炭業，於是砍伐此地的樹林。

但當時，斧鉞不入，密林深得阻擋人們進入。小金原則是幾年前，野火燒成的。之後長起青草，寂靜，伸展宛如湖泊。比人高的狗尾草似乎顧忌青草似的，長在林邊，鑲成一道湖邊，包圍草原。

草原的中央有一棵大可雙手合抱的巨樹，樹葉已掉光，高高聳立着。

善鬼與典膳就在巨樹旁決鬪。

時間是黎明。

三

拂曉時分，一刀齋抵達，坐於巨樹根上。

朝陽露出時，首先現身的是善鬼。

經過四分之一刻，典膳從雜木林出來。

「典膳！你遲到！」善鬼大叫，三尺二寸的長劍出鞘。

雙方各捧劍青眼（譯註1），保持距離，對峙。

雖同是青眼，但架勢各異。

典膳的劍像鶺鴒的尾巴似的，小幅振動；腳跟離地，身體微向前後搖動。

面對比自己高強的強敵，首須防身，因此如不斷抖動劍尖，不使劍身安定，可收擾亂對方心氣，並制先機之利。

典膳嚴守師父所教的這個原則。

針對此，善鬼的長劍稍傾上段、靜止。

面對比自己弱的對手，捧劍上段，具有發動攻勢的自由，並能威嚇對方。

換言之，典膳是守勢，善鬼是攻勢。

典膳眼睛朝下，也是本領居下者的架勢。

如視線與強敵相接，有精神無法集中之虞，因此故意把視線撇開。

體型也是顯著的差別。善鬼是超過六尺的巨漢，典膳是五尺二寸的小個子。

對峙繼續半個時辰以上。

其間，善鬼曾發出三次僅是威嚇對方的怪叫。

善鬼並不看輕典膳，但他自負贏典膳一大截，而且眼看典膳採取防守的架勢，內心並不想及自己會落敗。

到了後來，善鬼却突然肩膀發抖，因他感覺自己的背部承受師父一刀齋的視線。

陽光逐漸移動，善鬼為了避免正面受陽，逐漸移身，最後形成正好背向坐於樹根上的一刀齋。

善鬼背部承受師父的視線，甚至覺得會痛。

——師父希望我敗！

善鬼認為如此。

在此刹那，善鬼的架勢產生稍許漏洞。

典膳並不放過，放出電光石火的一刺。

善鬼架開，跳向旁邊。

典膳不坐失良機，放出第二刺。如是一般人，大概無法躲過這一刺。

幼時當船夫，腰力自如的善鬼，邊跳向旁邊，邊高舉長劍。

一刀流的青眼之利，在於刺，這是一刀齋所敎。

但所謂利，必須以精巧的本領為後盾，這已不在話下。如刺擊落空，利馬上變成不利，攻守就在一刹那間更迭。

刺，必須是一刺卽中的神技。

典膳連連二刺落空。

善鬼朝典膳頭上壓以大上段的一閃。

在猛烈的劍風下，典膳當然註定鮮血噴湧的命運。

解救典膳的是一隻老鼠。

一隻老鼠快似光線奔來，跳向善鬼的腰帶。

在此瞬間，典膳又拼命刺出一劍。

至於老鼠是否跳抵善鬼身上，這已不得而知。

典膳回返自我時，善鬼的胸部已被刺穿，眼睛暴突。

善鬼砰然倒地後，典膳回頭看大樹。

師父一刀齋已不見。

師父剛才坐的石上放置一把長劍和一本書。

新免新九郎等四位浪人，面對的是劍客之中可說是手脚最敏捷的可怕劍客。豈止無謀，簡直是發瘋。

譯註1：〔青眼〕舉劍的架勢之一，即捧劍於眼前成水平狀。此外有大上段、上段、中段、下段。

敵衆我寡

一

武藏注視距山門下十數步的神子上典膳，周圍充滿怪喊聲與劍尖，但典膳並不丟棄草笠，只是靜止不動。

如自己受襲，必定藉樹木或其他物體為後盾，拔刀相向。

典膳走在路上，突然有殺手躍出，自己則靜靜佇立，任由人包圍，絲毫不動。

這到底怎麼回事？

難道典膳認為這四名浪人是不足取的弱敵嗎？

他們映在武藏眼中却不是弱敵，至少正面的

新免新九郎，其劍可說凌厲，充滿實地戰鬪的銳氣。

爲防備他的一擊，難道不須以樹木或其他物體殿背嗎？

典膳對自己的本領必定充滿信心。

雖則如此，武藏仍摸不透典膳的泰然自若。

「準備受死！」新九郎大叫，舉劍大上段。

同時，背後有一人，不聲不響砍來。

正面的新九郎亮刀，讓同伴從背後出劍——圍殺的一招。

針對這種攻擊，典膳向前跨出一步。

背後的一人，劍尖只砍到草笠。

正面的新九郎面對赤手空拳踏出一步的典膳，臉上掠過狼狽的怯色——武藏看見。

一剎那，新九郎怪叫，砍下一刀。

兩者的位置調換。

典膳的右手有劍，新九郎歪歪斜斜倒向自己的陣勢中。

浪人們茫然注視痛叫倒仆地面的新九郎。

典膳站在原地，等候；眼見三人不敢輕舉妄動，於是長劍入鞘，走向武藏所在的山門下的茶水攤。

坐於矮凳後，典膳取下後面庇緣被切斷的草笠。

呈現的是堪稱英俊的面貌。

典膳要一杯甘酒，然後面向不斷盯視着他的武藏。

「他們是你的同伴吧？」典膳以下顎朝向寂寞地倒於三名浪人逃散的路上的新九郎的屍體。

「不是！湊巧在此相遇的。」武藏回答，並作深呼吸。

過了一會，才解除緊張。

武藏心想：這是第一次目睹決鬪的精華。

神子上典膳被四人圍殺，但他只殺一人。被包圍時，他必定認爲只要斬殺正面的敵人，事情就結束了。果然如此。不必像惡魔似的翻轉身軀

，連連發揮神技，快攻。就像一對一，只殺掉新免新九郎而已。

新免新九郎具有其他三人無法比擬的本領，這在旁觀者的武藏眼中，也是明顯的。

典膳也看清這一點，因此只殺新九郎一人。他判斷只擊斃新九郎，其他三人必定殺意盡失，有如稻草人，結果，果眞如此。

用不着把四個人全殺光。

來者屬於何類徒黨？因何理由來襲？各人本領如何？——典膳剎那間完成觀察、判斷、的確够稱得上眞正的決鬪者。

多年後，這位改名小野次郎右衛門忠明的劍客，敎導他的門人，何謂「多敵」：

「即使被成千成百的敵人圍攻，也用不着害怕，即使八方被圍，能够砍來的敵人頂多八人。而且這八人與我們的距離，又有遠近之分。進退也有快慢。因此只要凝神貫注，隨機斬殺接近我們二尺左右的敵人，這有什麼可害怕呢？換言之，百人圍攻，應將之視爲一人。特別是敵人衆多時，敵人的進退躲閃容易發生混亂、騷擾、自亂陣脚；我方只一人時，具有沈着冷靜的優點。面對敵多勢衆時，應着眼於砍殺其戰鬪力，砍斷手、脚就行。用不着猛進、砍頭、破竹、敵人如移動十步，我們只須移動三步，不斷前後左右轉動，或刺眼睛，砍斷手脚。簡言之，盡量減低身心的消耗，以旺盛的體力，一劍殺一人。」

二

「神子上典膳殿！」

典膳喝完甘酒，站起時，武藏有如從喉嚨深處擠出聲音似的，叫着他。

「………」典膳默默，回視武藏。

「我……叫宮本武藏。」

「如要比武的話，請恕不能奉陪。」

「據我所知，劍客拒絕挑戰叫膽小。」

「膽小……」典膳微笑。「所謂膽小大概

指的是個性卑屈、下賤、凡事畏懼。我既不卑賤、也不怕你。」

「這麼說，爲什麼拒絕跟我較量？」

「我一向不屑進行我已贏定的比武。」

「你未免太過自大。」武藏目光炯炯。

「我一直不高估自己。」

「那你爲什麼誇口贏我？」

「因爲你向吉岡清十郎挑戰，並將之擊敗。」

「……」

「大約在你豎立比武告示牌的一個月前，我曾經到吉岡道場，並見過清十郎。……那時，吉岡清十郎已不是劍客。」

「這話怎麼講？」

「吉岡清十郎已拋棄身爲劍客的榮譽，想隱居遁世，當詩人。……我發現這一點，才放棄與吉岡京流較量的念頭，你不知道吉岡清十郎比揮劍更愛作詩嗎？」

「不知道。」

「你只能說是傻瓜！……既然在京都豎立告示牌，有人挑戰比武，即使百般不願，也得調查對方到底何許人物。擊敗不想當劍客的人，到底有何意義可言？……像你這種傻瓜，絕不會贏過我神子上典膳。」典膳說完，舉步離開。

武藏的太陽穴，青筋暴突。

本想迎上前去，砍他一刀。

武藏之所以能勉強抑止這股衝動，乃是由於典膳的話的確一針見血。

向不知底細的對手挑戰的傻瓜。

典膳的指責的確有道理。

武藏與清十郎比武後，也被佐佐木小次郎澆以相同的輕侮的話。

小次郎曾對武藏說：「吉岡清十郎筋疲力盡，方寸大亂。換句話，未打之前，便已放棄比武。因此你的勝利沒什麼了不起。」

武藏也看出清十郎放棄比武，因此點到爲止

，避免傷及頭蓋。小次郎也曾當面指出這一點。

但當時的武藏，只是沈默，不把小次郎的話當一回事。

因武藏認爲清十郎喪失鬪志，放棄比武，是他個人的事。

而現在從典膳的話裡，獲悉清十郎想遁世，過詩人的生活，武藏總算才相信了。

武藏呆若木雞，只得目送遠去的典膳的背影。

三

這一天，武藏取消前往柳生谷的行程。

因武藏也知道神子上典膳沿月瀨街道向東行，乃是往訪小柳生石舟齋宗嚴。

對武藏而言，尾隨典膳之後，實在無限屈辱。

暫且一遊寶藏院吧！

日蓮宗的檀林奈良里寶藏院，以槍術著名，是前代的住持覺禪房胤榮奠下根基。

處於長期戰亂的時代，雖是寺社，爲了自衛，仍須拿起武器，應付外敵。

奈良的各寺院也雇請高手，進行維護法燈的非常防禦措施，其間演成僧侶們向雇傭的高手學習武技。

特別是白蓮宗的檀林，爭鬪的空氣原本濃厚，因此僧侶們一學起掃刀、矛槍、格外熱心；比起誦經文，大聲喊叫，揮舞刀槍，付出的時間更多。

因此寶藏院住持胤榮成爲一代矛槍權威，可說理所當然。

胤榮目前已過八十大關，住持雖傳給第二任胤舜，但號稱寶藏院流的槍術，却更加興旺，成爲奈良的特色。

凡到達奈良的劍客，必定往訪寶藏院，觀其槍術。

武藏不諳奈良的地勢，邊走邊問，直到黃昏

，投宿猿澤池附近的客棧。

這是一家陳舊的廉價客棧，採用合宿方式。

武藏進房間時，已有一位客人躺着睡覺。

晚風吹進來，暑氣漸消；但成羣的蚊蠅飛舞，那位商人模樣的人仍照常呼呼大睡。

晚飯的餐點必須自行到樓下取。

時間到時，那客人仍不起身；武藏用飯之間，仍無動靜。

武藏洗完澡，上來時，那客人才起床，伸懶腰。

三十歲左右，長髮亂鬚，其貌不揚。

——看來不像商人。

武藏覺得對方可疑，但也不加特別注意，走到角落，攤開骯髒的寢具。

「武士大人……」那位客人開口。

「嗯……」

「對不起，你看起來不像普通浪人？」

「……」

「目前正在周遊四方，增廣見聞吧？」

「嗯。」

「修練劍術之所以想精益求精，是否是想儘量讓諸侯聘以高祿，不知您有這種想法？」

「沒有……」

武藏躺下。

「我對您們這種人不太瞭解……想請教您，武術比武時，不知是生是死，在此拚命的瞬間才是您們活着的意義吧？」

「大概是。」

「換句話說，擊敗強敵，因這種快感，而覺得滿足、充實。是嗎？」

「嗯。」

「太偉大了。您跟我們完全不同。」

「……」

「一點也不想抱美麗的女人，過豪華奢侈的生活？……」此人一睜開眼，喋喋不休得令人厭煩。

「不要講話，我要睡覺了。」武藏說。

「是！是！非常抱歉！祝您有個好夢。」

此後，那人也就不再講話。

背朝那人的武藏，不知他如何打發這半時辰餘，奇怪的是他甚至沒到樓下取晚餐。

突然驚醒武藏的是偷偷打開窗戶的輕微聲響。

那人偷偷摸摸從窗戶出去。

……？

武藏心想的確是行踪可疑的傢伙，但因跟自己不太相干，也就再睡了。

蚊羣毫不間斷地發着嗡聲、襲來，但不妨礙武藏的睡眠。

寶藏院徒衆

一

那人不聲不響，從窗戶進來是黎明時候。

武藏雖知，但佯裝不知。武藏雖背朝他，但能察知該人上床，伸直雙手，伸個大懶腰。

未經四分之一時辰，樓梯傳來雜沓的腳步聲。

那人發出睡得頗熟的鼾聲。

房間的板門突然被打開，那人一骨碌跳起。

探頭進來的是背部凸起、獨眼、面貌陰慘得難以名狀的男人。

後面頂天立地站着一名携矛的高大和尚。

駝背人看着起床的人，笑道：「伊賀的妻六……小偷是你吧！」

伊賀的妻六被人揭穿，頗不服氣，憤說道：

「甲賀的牛助，我整晚都在這裡，不要血口噴人。」

「妻六，把戲被人看穿，就乾脆一點。……

…做事不多思量，盜竊寶藏院的至寶，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淪爲盜竊，枉費你是大名鼎鼎的伊

賀忍術高手。」

甲賀的牛助緊盯十幾年前一向跟他競爭忍術的對手。

「喂！」站在牛助後面的兇和尚大喊一聲。「把上人的佛像藏到什麼地方？……交出來的話，饒你一條命。」

「眞的嗎？交出來的話，眞的不殺我？」伊賀妻六瞇着細眼、仰視兇和尚。

「眞的，我可擔保。佛像藏在什麼地方？」

秘佛高過一尺，即使臂力再大的人，也無法携帶到遠方。

「佛像藏在油坂半路的松林中。」

「好，你帶路。」

妻六朝武藏的方向投以一瞥，然後起身。

武藏仍躺在原位。

妻六走出兇和尚所站的走廊。

在此刹那，妻六的身體像長了眼睛看不見翅膀，成爲凌空之物。

「噢——」

「妻六！」

甲賀的牛助和兇和尚大叫、奔出時，妻六已突破天窗，消失在屋頂。

「牛助，追！」

「遵命！」

牛助跳上被突破的天窗。

兇和尚則以矛頭撥翻武藏的破寢具。

武藏這才起身。

「浪人！你跟他同一伙吧！」

「不是，我只跟他住同一房間。」

「不必辯解！」兇和尚狂怒，朝武藏胸膛刺出飛電一刺。

武藏坐在床上，拔劍一閃。

矛頭被砍斷，矛柄撞上牆壁。

兇和尚怒吼連連，面紅耳赤。

「你不但跟他同一伙，而且還是賊頭。」

兇和尚退出走廊，奔下樓棧，大喊賊頭就在

客棧的二樓。

武藏雖被硬拖下水，但並不着急，面不改色，整理行裝。

從窗戶悄悄一探，路上聚集一羣携矛的兇和尚。

——十個，不十一個！

武藏數完後，大大方方走下樓梯。

二

武藏剛踏出客棧，十一名寶藏院徒衆七嘴八舌，一團喧囂。

「是他嗎？」

「乳臭未乾的小子？」

「如果只有他和那逃走的傢伙二人，我們出動太多人了！」

「老子手上的傢伙眞奇妙喔！如不交出佛像，它會刺穿你的喉嚨！」

武藏沈默得像啞巴，舉步踏出。

「喂！」正面的一人刺出矛頭。「別假裝不抵抗，想趁機逃走！今天讓你知道被我們寶藏院徒衆的槍矛包圍的厲害！」

武藏稍停足，立刻又踏出脚步。

「白癡！」正面的兇和尚半帶威嚇地朝武藏喉嚨刺出一槍。

刹那間，武藏舉起右手。

矛頭接觸武藏的喉嚨，但也在此戛然而止，刺不進，拔不出。武藏的右手緊緊抓住矛柄。

武藏舉右手抓住矛柄的速度剛好以千鈞一髮之差快出矛的速度，這番神技使寶藏院的徒衆驚訝不已。

——這傢伙不單是浪人！

刹那間，殺氣沸騰於十一人之間。

武藏依舊無言，抓住矛柄，舉步踏出。那位被抓的兇和尚力挽矛柄，蹣蹣跚跚。

武藏鬆開矛柄。後仰的兇和尚，痛叫聲未斷時，頭顱已拖著紅尾巴滾落地面。

此時，武藏也拔腿疾奔。

「喂！別跑！」

「等一下！」

寶藏院的徒衆，出其不意一名同伴被殺，各個變成惡鬼的形相，追趕武藏。

武藏具有充分的脚力，甩開那一羣兇和尙。

但武藏的疾奔，並非爲遁逃。

跑過三條街，有一段緩坡。

蔓草掩蓋的丘陵中段有一棵大樟樹，其聳立方式可讓當地人追想出某王朝時代的悲戀故事。

武藏到達樹冠下，立卽轉身，面對追跡而來的和尙羣。

他的疾奔是爲選擇決鬪的場所。

十名和尙趕到時，武藏開口：「我是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絕不是盜取寶藏院佛像的賊頭。」

但這些話已聽不進寶藏院徒衆的耳裡。

每個人口中發出有如野獸咆哮的叫聲，每一把槍的矛頭燃起殺氣的火焰。

武藏當然不是爲洗淸自己，才報名。如有這種打算，走出客棧時，就該報名了。他以斬殺一人代替辯解。

武藏報名只是爲表明這是劍客的決鬪。

正面的兇和尙怪叫、猛衝、牢牢得手的感覺傳抵雙手的瞬間，却無暇看淸並非貫穿武藏，而是刺到樟樹幹，卽被劈斬一劍，鮮血噴湧。

被鮮血反噴的武藏，轉瞬之間，變成不折不扣的阿修羅。

寶藏院的門下雖以槍術聞名天下，其實他們也和一般僧侶一樣，他們之中沒有人曾有過殺人的經驗。

現在是第一次揮動眞槍實矛，準備殺害一名浪人。

一旦置身於眞正的凶殺，已有二名同伴被殺的寶藏院徒衆，盯視着血人似的武藏，有的提心吊膽，有的呻吟，有的氣喘如牛。

場面是一人對九人的異常靜寂的不動對峙。

這種寂靜就像發生地震時，正在等待下一波地震的難以名狀的難堪寂靜。

劃破寂靜的是出自一名寶藏院徒衆口中的話：「今天不讓你活命！」

緊接的是一連串的吼叫。

兇和尙們藉着沸騰的鬪志，以發揮平日在道場訓練的本領，一旦以武藏所靠的巨樹爲軸，圍起漂亮的圓陣，卽開始團團轉，繞圈子。

三

武藏不動。

只是等待。

武藏既然難以預測襲擊將出自九人所圍成的圓圈的那一點！除等待之外，別無他法。

——說不定今天死在這裡。

腦中突然閃過不吉的念頭。

寶藏院徒衆繞二圈，又繞第三圈。

其戰術似乎不是各人零散出槍，而是刹那間，九把槍一起出擊。

因此前後左右任何方位並無出槍的形式，而繼續緩緩繞圈子。

唯一不同的是矛頭所狙擊的部位。一槍上抬，瞄準武藏的頭部；一槍低放，瞄準脚部——沒有一把槍瞄準相同的部位。

對武藏而言，這可說是死路一條。

能如此描繪出一絲不亂的圓陣的他們，完全不留任何可讓武藏殺出血路的空隙。

武藏移動的刹那，九把槍必定朝武藏的頭、胸、胴、脚、一起襲來。

但以不動的架勢等候，却是活地獄的痛苦。

每繞一圈，九人的心氣所聯結更形緊密，鬪志更加昂揚。

他們保持等間隔的圓陣的任一處，找不到絲毫可乘的間隙。換言之，這幅光景頗像蠻族捕捉獵物的祭儀。

自信具有不惡於鬼神的神技的武藏，充其量也還是二十一歲的血氣青年。

他漸感無法忍受這種陷於死地的折磨。

深吸一口清早的空氣，準備出劍。

此時，九人的脚也戛然停止。

武藏的背筋第一次閃過類似恐怖的惡寒。

有一條人影從另一側面登上這座丘陵。

是一位戴市女笠的年輕女人。

「越過這座丘陵，就是奈良了吧！」

細聲講話的是夕姬。

夕姬昨晚深夜悄悄離開北谷九度山的眞田館，她正追踪武藏。

夕姬站在可仰望山頂的地點時，覺得背後有人。

草叢中站着一名小孩。

半被任由其生長的蓬髮所掩蓋的臉龐，黝黑，只有眸子閃閃發光。

「小朋友，這座丘陵再過去就是奈良了吧？」夕姬問。

「嗯，不錯。」少年點頭。

夕姬上路，但少年却跟隨而來。

「小姐……」

「什麼事」

「一個人到奈良好危險喔！」

「為什麼……」

「奈良到處都是無業浪人，像妳這樣美麗的小姐，一到奈良，馬上會被抓走。」

「……」

「小姐打算到奈良當尼姑嗎？」

「我到奈良找人。」夕姬靈機一動，轉頭看少年。「肯不肯幫我找呢？我要找的人是一位叫宮本武藏的年青劍客。……找到後，有獎。」

「小姐愛上那位劍客嗎？」

「小小年紀，不許講這種話。」

「有事情請求人家，口氣還那麼兇。」

少年與夕姬同行。

他的臉、胸、脚，有如荆草一般，充滿野性的生氣。

志願隨從

一

「你叫什麼名字？」

「伊織……山野邊伊織。」

「父親是武士嗎？」

「嗯……」

「幾歲？」

「八歲……不，說不定九歲。」

「你這樣到處流浪，怎麼行呢？」

「無所謂。」伊織向前跑，到達山頂。「小姐，快來看，奈良的街道。」

指向前方的伊織，突然看向半山腰，說道：

「那邊有人打鬪……小姐，快來看。奈良實在是可怕的地方……」表情似乎頗想立刻跑向樟樹下所展開的修羅場。

夕姬眉宇皺起，往下看時，大吃一驚。

被衆多兇和尚包圍，背靠樟樹幹的人正是她所思慕的青年。

「武藏！」不禁叫出這個名字的刹那。

武藏的脚邊突然湧起白煙。轉眼間，煙霧瀰漫，遮蔽武藏。

驚人的喊聲和劍聲，骨與肉被砍斷的聲音和痛叫聲，在極短的寸秒間發生、消失。

白煙稀散時，樟樹附近已沒有人影。

草叢躺着三具屍體。

夕姬未看見武藏遁走的迅影。

視界閃過成羣的兇和尚急驅於右方的坡面，只能由此判斷武藏遁逃的方向。

「……」夕姬長嘆一聲。

「……我講的話，不錯吧！小姐一個人到奈

良，危險喔……」伊織得意洋洋。

「伊織，聽清楚，剛才那位單獨與人廝殺的劍客，就是我要找的宮本武藏。你趕快從後面追他。」

「眞的嗎？」伊織睜大雙眼。

「告訴他，夕姬要找他。快！快去！」

「夕……姬？姬君？你是……」

「快去！一定要告訴他！」

伊織拔腿，奔出。

不久，武藏已在二里外的雜木林中的山谷。

武藏撥開樹叢，到達水聲潺潺的溪流邊時，發現河中的岩石上坐有一人。

原來是給武藏帶來麻煩的罪魁禍首——竊賊——伊賀的妻六。

他的微笑顯示早已看出武藏將逃到此地，於是在此等候。

武藏以冷漠的視線回報他的微笑，默默的把臉浸到清涼的河水中。

抬起濕臉的武藏，問道：「藏在樟樹上的人是你吧？」

有人從樟樹上投下硝石，武藏才能逃離死地。

「這是我表示歉意的一點小意思。」

「凡是我到的地方，事先都被你猜得準準的，不愧是伊賀的忍術高手。」

「不是的，我爬到那棵樟樹上，是爲了擺脫甲賀牛助的追踪。湊巧你選擇該地作爲決鬪場所。」

伊賀的妻六跳下岸石，來到武藏身邊。

「話說回來，你實在不簡單，竟然敢跟十名以上的寶藏院徒衆拚勝負……」

「既然身爲劍客，這是理所當然的行爲。」

「你大概已經知道寶藏院高手如雲了吧？……凡是跟寶藏院爲敵的劍客，沒有人能活着離開奈良。」

「因此你才潛進寶藏院，盜日蓮的金像吧？」

「哈哈哈……身爲妙手空空的竊賊，想幹一般人認爲不可能的勾當，這也是人情之常。」

「竊賊的人生意義嗎？……我尋找強敵比武，以其勝利做爲人生意義，說來你跟我沒有兩樣。」

二

伊賀的妻六向武藏表明願望。

「能認識您實在非常高興，不知您願不願意讓我留在您身邊當僕人？」

「不行。」武藏的回答毫不婉轉。

妻六被拒絕，表情更形眞誠。「我知道您不願收盜賊爲部下，但我留在您身邊必定對您有用……」

「不是討厭盜賊，我喜歡孤獨，一點也不想有同伴。」

「如果我呈獻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也一樣不行嗎？」

「不要亂開條件！」武藏舉步離開。

妻六明知無效，仍在背後大喊：「我要追隨您。」

武藏大搖大擺遠去，消失於叢林深處。

妻六搖頭。「難道劍客就必須對人對己那樣嚴格嗎？」

妻六不得已朝武藏相反的方向——上游走去。

這時樹叢傳來喊叫聲：「宮本武藏殿，您在那裡？」

——小孩的聲音。

妻六越過叢林的斜坡。

而且突然出現在出聲叫喊的少年伊織面前。

「小鬼！別太大聲。寶藏院的和尙正在追宮本武藏。」

「我知道。」

「既然知道，就不要讓和尚聽見。」

「和尚已經回去了。」

「原來如此。」妻六鬆一口氣。「小朋友，找武藏有什麼事？」

「有人拜託我。」

「誰？」

「一位小姐。」

「小姐？」

「嗯，漂亮得讓人睜不開眼的小姐要見宮本武藏，拜託我幫她找。」

「眞的嗎？」

「騙你的話，隨便你。」伊織搖肩頓足。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小姐在什麼地方？」

「剛才宮本武藏跟人廝殺的對面山丘。」

「那我代替宮本武藏見她一面。」

「你見她有什麼用？小姐要找的人是宮本武藏。」伊織狐疑地瞪着妻六。

「武藏殿早已不在這附近。」

「到什麼地方？」

「你追不到的。」

「我受人之託，就必須完成使命。」

「小姐託付你的使命太艱鉅了，……忍者的我都追不上。好吧！由我向小姐解釋。」

「你是忍者？」伊織頗好奇。

「不僅忍者，在關原之役中，我受雇於石田治部少輔殿，任務是摸進德川家康的旗營，趁他睡覺時，割下首級。能摸進旗營的，只有我伊賀妻六一人。……啊！當時，鑽過馬腹時，要不是我的刀尖刺到琵琶股，一定能摸進家康的寢室……。」

「什麼叫刀尖刺到琵琶股？」伊織臉上神采煥發。

「軍馬的鬃毛不是綁着許多鈴子嗎？軍馬受驚，前脚朝天，鈴子齊鳴，我就被人發現了。」

妻六講故事引伊織入勝，然後舉步踏出。

妻六雖不甚相信美得令人睜不開眼的小姐單獨外出旅行，但既然聽說，也想一睹爲快了。

三

夕姬等寶藏院的徒衆扛走被殺的同門屍體後，坐在大樟樹下等候。

血腥味和硝石味仍在。

——難道武藏每到各地跟人拼生死廝殺，以使自己更強嗎？

夕姬並不覺得恐怖，反而覺得這是瀟洒的人生。

親眼目睹初戀的男人選擇壯烈無比之路，使這位好勝的女人更燃起慕情。

「啊……回來了！」

夕姬蹺起脚尖，但美麗的眉宇立刻皺起。

和伊織並肩走來的，並非武藏。

伊織在半途先跑過來。

「小姐，對不起！追不到。」行個九十度的大禮。

「怎麼馬上折回來？二個時辰、三個時辰，我都可以在此等候。……」

「小姐，這個人是忍者，忍者的脚都追不到宮本武藏……。」

夕姬聽伊織如此辯解，於是看向妻六。

妻六早已目瞪口呆。

「這……這只能說是仙女。」妻六自言自語，然後深深行個大禮。「我是伊賀的妻六。……」

「你認識武藏嗎？」

「不知你是否看見武藏殿在這棵樹下，被寶藏院的徒衆包圍？」

「看見了。」

「因有白色煙幕，武藏殿才得以安然離去，而躲在樹上，投下硝石的人就是我。……解救武藏殿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我伊賀妻六。」

「原來如此。」

「剛才聽這位小朋友說妳要找武藏殿，如妳不介意的話，可否把詳細情形告訴我，我一定幫妳找到武藏殿，甚至可能帶妳見他。」

「我要嫁武藏。見面的話，要結爲夫婦。」

夕姬大大方方回答。

妻六睜大眼睛。「想來妳是某家的大小姐吧？」

「我是關白秀次的女兒。」

妻六裝出虛張聲勢的驚愕。「如此話不虛，這要如何稱呼呢？……」

「詳細看我的臉，難道我是尋常武士家的女兒嗎？」

「的確不錯！」妻六蹲下，連忙折膝，雙手着地。「伊賀妻六，從現在起是小姐的隨從。請收留？」

——他眞的想當隨從嗎？

站在旁邊的伊織，表情老成，以半信半疑的視線落於妻六身上。

「如想當隨從，可以。儘快找到武藏，跟我見面。」夕姬說。

「遵命。」妻六平伏。

伊織嗤之以鼻。

伊賀谷

一

——盡頭了嗎？

踏着心不在焉的脚步，走在密林中的一上一下的杣道的武藏，突然停下來，環視烈陽高照的山峽。

應該是直穿山峽的杣道，一出密林，却沒有了。

山峽的杣道幾乎都是沿着溪流，武藏心想穿過密林，必定有潺潺的流水，於是走下山。

展現在武藏面前的却不是溪流，而是幾乎和

人等高的夏草所覆蓋的荒野。

陡峻的山坡所挾的這個山谷，應該是浮着白色水泡、淙淙水聲的溪流。

不知從何時起，河水乾涸，河床被雜草掩蓋了。

武藏望着綿延至遙遠彼方的草野，心想：撥開雜草，走過去嗎？

稍感索然，但又不想折回剛才走過的路。

從大清早到中午，一直走在密林中，其間不會找到一處視界較好的地點。

不得已，武藏撥開夏草，準備走進去。

就在此時，突然往後跳。

他發現在草蔭下蠕動的是蝮蛇。

這片荒野是蝮蛇的棲息地嗎？

武藏不得不折回。

他打算在密林中尋找小徑。

回頭走了數百公尺，發現稍像樣的小徑。

到達一處可能是山脊地帶時，他折彎矮灌木，更往前行，但樹叢却突然盡了。

石牆下是寬濶的桑田。

「……？」

附近有房子。

在緩坡上圍起頗高的石牆，房子是泥土牆，茅草的人形大屋頂，呈現美麗的傾斜和切角。

——隱寓嗎？

在此百年的榮耀可比爲風前之塵的亂世，不少被逐出權勢爭奪圈之外的人，或急流勇退的人，在人跡罕至的深山過着隱居的生活。丹波、若狹、伊賀、大和等國之所以特多這種「隱寓」，是因爲到處有恰到好處的地形。

武藏把這間房子視爲如此，實在也是當然。

但走過桑田時，武藏的臉上顯現懷疑之色。

沒有門，只有石階過達庭院。缺乏防禦設施。

如是隱寓，土牆必留槍孔，而且大門嚴整，遮斷內外。

——何人的居住地呢？

武藏滿懷疑問，準備登上石階。

就在此時，石階上突然站着一個人，大喊：

「喂，浪人，不知道這裏是伊賀谷嗎？」

此人高大異常，掩蓋半邊臉的鬍鬚，粗大如針，上半身赤裸。

——哦，這裏原來是伊賀谷？

武藏仰望巨漢，說道：「我以爲這裏還是大和，請允許讓我通過。」

「報名！」

「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關原之役，戰敗的野狗嗎？」

「你是……」

「宍戶梅軒，伊賀谷的南谷首領。」

「關於借路通過一事，不知是否允許？」

「可以。」

「非常謝謝。」

「但……」

「……」

「必須繳過路費。」

「我身上所帶的盤纏，可能不够繳路費……

……」

「如此的話，留下那東西。」

「那東西？」

「不錯，你的長劍。」

武藏聞言，勃然。「劍客豈可不帶劍？」

「劍客！」宍戶梅軒目光烱烱。「你以爲劍客迷路進入伊賀谷，能活着離開嗎？」誇口後，鬍臉露出冷笑。

二

伊賀和甲賀以「忍術」聞名天下。

地跨近畿，東海的這二座山岳地帶，應仁之變後，成爲三不管的地帶。換言之，此二地不屬於任何諸侯管轄。

但遠離中央的權力鬬爭，並不能使甲賀、伊

賀成爲和平的另一番天地。

此地域散居衆多農村武士，應仁之亂後，他們各結黨派，建設碉堡，儲存兵力，卽使僅隔一山一谷的鄰村也不斷展開無休止的戰鬬。

居住於伊賀、甲賀的農村武士營結數十個黨派，彼此敵視，眞所謂寸土必爭，不斷流着攻守的血雨。

因此他們發展出馳騁山岳峽谷的獨特戰法。不聲不響，化身爲影，接近敵人，出其不意襲殺……

萬馬奔騰、殺聲震天的大軍與大軍的對決，不曾在甲賀、伊賀展開過。

這種神出鬼沒的異常本領，當然馬上被各國諸侯看重。

「太平記」載有來自「伊賀」的傭兵的悽烈戰鬬。

備前國的三宅三郎高德，以新田左衞門佐義治爲總師，與丹波國的萩野彥六朝忠合謀，準備舉兵討伐足利將軍。

但計謀外洩，萩野朝忠被山名伊豆守時氏攻打，而投降。

備前、備中、備後三國的守護派遣五千餘兵攻打三宅三郎高德。

高德逃往瀨戶內海，潛至京都。並傳檄諸國求援。

援兵齊向京都而來，在坂本、宇治、醍醐一帶秘密佈陣時，知悉上情的京都所司代，都築入道首先夜襲高德所雇傭而住於四條壬生的宿舍的伊賀的「忍術」徒黨。

「忍術」徒黨迎戰十倍人數的夜襲隊，奮戰到底，沒有一人逃脫，在宿舍內外激戰之後，一齊躍上屋頂，發射身上所有箭矢，然後全部切腹自殺。

此後，被諸侯雇佣而發揮超人本領的伊賀、甲賀的忍者，實在不可勝數。

天正十年，本能寺之變發生，織田信長被明

智光秀逆弒時，應信長之邀，前往此地遊覽的德川家康陷於孤立無援的窮地。

他雖曾一時決心自決，後來又下定決心，突破重圍。

計劃是渡過木津川、宇治川，從甲賀進入伊賀，通過伊勢，從白子濱由海路逃回三河。

雖然這是擺脫明智光秀追擊的唯一路線，但伊賀、甲賀有地方武士的徒黨，這些人跟兇惡的強盜沒有二樣。卽便足利將軍要通過，他們也照常蜂擁而上，殺死所有人，搶走財物。

德川家康只能以毒攻毒，他派使者前往伊賀，遊說一名當地的首領服部半藏。

服部半藏集合二百名伊賀人，編成伊賀組，一路護衞德川家康。因此家康平安無事通過甲賀、伊賀，得以九死一生。

但追隨德川家康的服部半藏及部下，以伊賀人而言，屬於反傳統的人物。

伊賀人絕不追隨任何諸侯，他們只是在某一定的期間內受雇，爲其工作。一旦任務完成，卽使再受雇於該諸侯的敵方，並不覺得有任何矛盾。

他們出售忍術。雖出售本領，但拒絕出售心。換言之，他們認爲當部下，宣誓效忠是愚蠢不過的事。這就是他們的面目。

卽使對方是有名的武將，或鄰村幼年玩伴的忍術同伴，絕對不許心，他們經常保持孤獨活下去的堅強意志——這就是所謂忍者。伊賀人都繼承這種信念。

卽使這種信念被外地人視爲殘忍的行爲，也是不得已的。

宍戶梅軒便是這種伊賀人的代表。

三

「如果是劍客，那把劍大概不會是生銹的，留下來，就讓你通過。」宍戶梅軒說。

「……」

上半身赤裸的宍戶梅軒，腰間只插着極短的黑棒，赤手空拳。

「喂！上來，如能到達這上面，我承認你有神明保佑，饒你一條活命。」梅軒說完，立刻拔出腰間的黑棒。

黑棒雖只頂多二尺餘，但先端套有鐵環，連有鐵鏈。

鐵鏈捲於梅軒身上。

繞梅軒二圈的鐵鏈先端，綁着拳頭大的鐵球。

梅軒握於左手的黑棒，一按機關，跳出閃閃發光的鐮刀。

刀身長約一尺的鐮刀，看起來比劍更不是味道。

——這傢伙使用鐵鏈鐮刀！

武藏第一次看見鐵鏈鐮刀，不禁有些畏縮。

梅軒開始慢慢揮動鐵鏈，旋轉鐵球。

「怎麼樣？宮本武藏……能上來嗎？……
…快上來呀！」梅軒的粗鬚下，剝出黃牙。

「……」

「膽怯不敢上來的話，我可要下去了。……
…你已經逃不掉了。」

武藏早已覺悟。

不知何時，桑田中已不聲不響的出現十數名伊賀人，堵住武藏的退路。

登上石階，對抗鐵鏈鐮刀，或殺進伊賀徒衆的陣中；武藏必須在此二者擇一。

側眼旁觀，伊賀的徒衆都只携帶短刀而已。雖人多勢衆，但突破他們的陣營，似乎比鬪鐵鏈鐮刀，遁逃的或然率更高。

武藏今天第一次碰上鐵鏈鐮刀，他還無法預測那是何等可怕的武器。

忍者之鄉的首領使用的鐵鏈鐮刀，必定具有驚人的威力。

「別遲疑！快上來！」梅軒大喊。

武藏仍佇立於石階下。

最後，進退維谷的武藏，選擇的是拔出長劍，登上石階。

「嗯！勇敢！快來試試能否漂漂亮亮躲過鐮刀和鐵鏈。」梅軒發出喧囂的笑聲。

石階的寬度大概二公尺。

武藏沒有任何蔽身的物體。

除投身於發着嗡聲的鐵球中，別無他法。

如挨了鐵球，頭蓋必定粉碎；如被打中四肢，必定骨折；如打在身上，五臟六腑必定報銷。

當然可以揮劍招架，但刀身如被鐵鏈纏住，怎麼辦呢？

梅軒必定緊抓鐵鏈，步步逼來，然後以銳利的鐮刀殺頭吧！

除非讓鐵鏈纏上樹木，岩石、或其他物，否則武藏全無勝算。

登上毫無蔽身之物的石階，的確無謀至極。

雖然如此，武藏仍不得不登。

被眼前的獵物引起殘忍性的梅軒，粗鬚之下發出昂揚的鬭志所轉換的異樣怪叫。

武藏眼中的梅軒，其巨軀顯得更形彪大。

柳生宗矩

一

武藏緩緩登上第五級的石階。

以下必須再登十級，才能到達宍戶梅軒抛出鐵球，發出可怕嗡聲之地。

「呼、呼、呼，膽量還眞不小！上來！上來！」梅軒的臉上洋溢無法掩蓋的喜色。

這位忍者必定許久不會找到活生生的犧牲品。

武藏面不改色。

現在的武藏已曾經歷昨晚被寶藏院徒衆的九根矛槍包圍的死地。此經驗是這位決鬭者的青年精神上的極大滋潤。

久久仰望這位眼、鼻、口、全身各處洋溢驕傲之色的梅軒，武藏的心反而恢復冷靜。

武藏慢慢登上石階，有餘暇思索應發揮何種劍術對抗生平第一次交手的鐵鏈鐮刀。

他並非以爲敵人攻擊的刹那，便能發揮自己亦難測的本領，逃脫死地，而不假思索登上石階。

武藏停脚於梅軒發猛威之下

而緊接的動作，使梅軒幾乎剝出雙眼。

武藏靜靜把手中的長劍入鞘，赤手空拳。

此動作顯示，他能防備鐵鏈鐮刀的可怕攻勢，並準備加以反擊。

目眦盡裂的梅軒，把獲得獵物的歡喜表情轉變而爲鬭志的形相。

宍戶八重流能雄跨天下無敵，可見梅軒並非僅是驕傲的殺戮者。

他知道赤手空拳的武藏是難侮的強敵。

——這傢伙不是一般劍客。

梅軒如此發現後，變成鬭志之鬼。

獵物愈強，梅軒愈有勁。

「上來！宮本武藏！」梅軒咆哮。

武藏再度開始往上登。每走一步，花費相當長的時間……

梅軒的鐵鏈發出更悽厲的聲音。

武藏停於僅剩三級的地點。

刹那間的互瞪。

梅軒往下移一級。

鐵鏈的嗡聲停止、纏住了；纏到的，並非武藏身體的任一部分。

武藏以電光石火之速，連鞘放出長劍，以距鞘尾約三寸處纏住鐵鏈。

武藏把劍置於胸前，呈水平狀，左手按保險，右手抓劍柄。

梅軒的額頭青筋暴突。

鐵鏈鐮刀的戰術是以鐵鏈纏住對方的長劍，然後絞緊鐵鏈，步步逼近，以鐮刀劈頭。

剛才武藏收劍入鞘，梅軒以爲武藏想藉拔劍快過鐵鏈纏繞，而出劍襲擊他。

換言之，梅軒以爲武藏是不知鐵鏈纏繞之速的年青劍客，而想進行無謀的搶攻。

於是梅軒先攻，讓武藏嚐嚐鐵鏈鎌刀是何等可怕的兵器。

鐵鏈是纏得緊緊的，但纏到的不是劍，而是鞘。

梅軒想不到武藏會連刀帶鞘拔出來讓他纏。這只能說是梅軒的失策。

但勝負則是從此分曉。

武藏讓梅軒纏住劍鞘，獲得平分秋色的局面。

梅軒以鎌刀襲來的刹那，武藏必定長劍出鞘。

到時候誰殺掉誰呢——這才是本領。

梅軒與武藏目光相接，化成火花。

二

蟬鳴聲中的炎夏正午，二人的不動對峙繼續着。

武藏不出劍。

僅讓梅軒絞緊鐵鏈，他的利器只有鎌刀。

武藏如拔劍出鞘，梅軒必定再度揮動鐵鏈，與鎌刀交互襲來。

鎌刀襲來時，是武藏拔劍時。

兩者不易行動，乃是當然。

這時，梅軒突然單頰閃過冷笑。

梅軒察覺以臂力而言，是他取勝，因此如使出渾身之力絞拉，必能將武藏那置於水平的佩劍拉近。

武藏必定竭力不拔劍。

梅軒如在此瞬間放鬆鐵鏈，鐵球必能離鞘。

如此的話，平等的地位必定崩潰，梅軒再度佔有壓倒性的有利地步了。

「武藏！」梅軒大叫。「快分出輸贏了！」

「……」武藏仍然面不改色。

梅軒的雙肩隆起，正要出力時。「梅軒！住手！」聲音來自石階下。

梅軒無暇撇開視線。怒罵：「不要打擾！」

但出聲的人，却步步登上石階，說道：「是我，柳生又右衞門宗矩，住手，梅軒。」

這句話使梅軒喪失鬪志。

武藏把鐵鏈撥開劍鞘，回頭。

是一名寬額、丹鳳眼、緊閉的嘴角飄散叡智的武士。年紀大約三十上下。

——他就是德川家康的武藝師範柳生宗矩嗎？

武藏對眼前這位獲得劍客最高地位的人物懷着頗大的興趣。

柳生又右衞門宗矩。

石舟齋柳生宗嚴的次男，文祿三年，應德川家康之聘，追隨之，關原之役後，獲賜舊領地柳生莊，目前是一萬石的諸侯。獲敍從五位下但馬守，是蒙受贈位的唯一劍客。

石階下，伊賀徒衆已不在，換成宗矩帶來的七、八名得力部下。

宗矩正視武藏，說道：「想必不是你向宍戶梅軒挑戰的吧！」

武藏答以對方要求如要通過伊賀谷，必須留下腰間的東西，不得已才動手。

宗矩點頭，說道：「好，你可以離開。」

武藏行一禮，走下石階。

梅軒在後面大喊：「喂！宮本武藏，有一天必定找你較量。」

武藏回頭一看，但不答話，走下石階。

柳生谷有以下的傳說。

古時候，天照大神打開天岩戶出現時，天香久山的岩戶破裂爲二。其一飛向天空，另一塊留在大和國。

該地名就叫「神戶岩」。

神戶岩附近有四個莊，大柳生莊、坂原莊、邑地莊、小柳生莊。

這片靈地由藤原基經擁有。六世的孫大師藤原賴通把這四個莊捐贈春日神社，作爲春日的神料地。當時岩石曾鳴動，當地人認爲這是神意欣喜之兆。這是長曆二年的事。

此後，每當朝廷有喜事，神戶岩卽鳴動。

後來，春日的神職封地確立，大柳生莊歸右京利平、坂原莊歸左京基經、邑馳莊歸修理包平，小柳生莊歸大膳永家統治。

大膳永家，這是柳生家的先祖。

大膳永家是菅原的後代。永家以後，代代統治小柳生莊，後醍醐帝時，因某種原因，當主放棄小柳生莊，前往他鄉。

這一族的庶子，皈依佛門，入大和國笠置寺，爲僧兵，是爲中坊。

元弘六年，後醍醐帝被北條高時驅逐，潛主笠置寺。

彼時，後醍醐帝曾下問中坊，附近有無可靠之人？中坊稟告河內國金剛山麓有「楠多門兵衞正成」的能幹的人。

北條高時亡後，中坊蒙後醍醐帝之召，獲賜柳生舊領。

中坊因身膺僧職，故把小柳生莊讓予其兄永珍。

永珍成爲播磨守，活到百歲；其子家重成爲備前守，亦活至八十歲。

家重之子道永，當三河守，逝於七十歲；其子家宗，勇略豪毅無人可比，每戰必勝。家宗之子光家，亦以武勇聞名，仕於細川高國，高國沒落後，歸小柳生莊，但和伊賀的地方武士的徒黨交戰不已，七十歲時戰死。

光家之子重家，當因幡守，他也長壽至七十九歲。其子家嚴、當美作守、屬三好長慶，以勇猛的武人著稱。他也長壽，天正十二年死時，八十九歲。

柳生家便是這種勇武和長壽的家族。

三

石舟齋柳生但馬守宗嚴，是家嚴的長男。宗嚴頗適合繼承勇武之家，擁有巨軀和驚人的臂力，十歲時揮起刀槍，毫不遜於二十歲的強壯青年。

其父雖不鼓勵他練刀槍，但他熱衷於此。

成年後，隸屬於三好長慶、松永彈正、身經百戰，全身無一處不曾負傷。

後來雖追隨織田信長，但從當時起，宗嚴厭惡捲入爭奪政權的漩渦。

小柳生莊是大和國內的一小區域。如不隨亂世之俗，趨炎附勢，很難保住封他。

織田信長擁足利義昭，乘破竹之勢上京時，柳生宗嚴不得不討取其歡心。

因此被召進京，任爲勘定大和的發起人，隸屬筒井順慶的麾下。

因其工作能力強，柳生一族正期望必能獲得重大恩賞。

但，有位以前小柳生莊的居民，因犯錯，被宗嚴驅逐出境的松田某，密告筒井順慶：「小柳生莊有隱田，瞞上欺下。」

這件事傳進織田信長耳裏。

湊巧信長那一陣子心情不佳，馬上沒收小柳生莊，命令宗嚴隱退。

信長老早就不欣賞宗嚴那種劍客式的堅毅態度。

宗嚴對於信長那種不辭任何殘忍行爲，以爭奪政權的行徑，絲毫不消解批評的立場，主從之間逐漸掘起一道濠溝。

宗嚴隱居爲僧，號石舟齋。

宗嚴有四子。

長男新二郎嚴勝，雖繼承其父的小柳生莊，但被信長沒收後，外出流浪，客死他鄉。

次男又右衞門宗矩，離家，往三河，追隨德

川家康。

三男五郎右衞門，成爲伯耆中村忠一的老臣橫田內鎌的食客。

四男十左衞門宗章，仍未成年，留在父親身邊。

小柳生莊再度復歸柳生家，前面已述。

但，石舟齋被信長沒收封地後，依然居住柳生谷，居民們亦視柳生家爲主人，信長逝後，秀吉成爲大將軍，而秀吉去逝後，石舟齋在柳生谷的生活，絲毫不變。

關原之役後，再度恢復舊領的柳生宗矩偶爾回老父家，如說變化，這是唯一的變化。

伊賀谷目前是柳生家所有。換言之，宗矩是宍戶梅軒及其黨徒的主人。

化粧醜女

一

「那個年青人看來不是普通人。」柳生宗矩在館中一室與梅軒對坐後，說道。

「因看他頗有二手，才想殺他，爲什麼中途打岔呢？」梅軒幾乎瞪着宗矩。

「你自己情勢不妙。」

「不妙？」梅軒睜大雙眼，青筋暴突。「胡說，難道我會敗在他手下……胡說……如不是你打岔，早就取下他的頭……簡直胡說八道！」

「不錯，有人會被取下頭，可能是你也說不定。」宗矩微笑、說道。

「難道你看不起宍戶八重流嗎？」梅軒有時也對主人宗矩表現出挑戰的態度。

「以鐵鏈鎌刀而言，你的確天下無敵，但以

劍術而言，就不能說沒有人贏你。」

「好吧！那我們比比看，到底柳生流贏？還是宍戶八重垣流贏……幹嗎長他人志氣……我向你挑戰。」梅軒站起。

這時，宗矩的態度趨向強硬。

「梅軒！別無理取鬧，靜下來！」

「……」梅軒被宗矩的威嚴壓制，勉勉強強坐下。

身爲但馬守的宗矩特地親自來到伊賀谷，必定有何要事。梅軒過了許久，才發覺這一點。

宗矩恢復原來的穩重表情後，說道：「我個人需要二十名左右的伊賀人。」

「有什麼任務嗎？」

「德川家的工作。」

「但江戶城已有服部半藏率領的伊賀組……」

「那是江戶城的守備，我要的是潛入敵境的間諜。」

「潛入敵境？……」

「嗯。」

「敵人是誰？」

「對江戶城而言，西邊有不易攻打的大阪城。」

宗矩說。「喔……要派伊賀人進入大阪城？」梅軒發笑。

「不僅大阪城。……天下雖已太平，但只要有大阪（譯註1）城在，隨時都可能出現第二、第三個石田治部少輔（譯註2），因此必須把各地諸侯的動靜調查得一清二楚。你手下的伊賀人，目前正可派上用場。」

「你不是當上但馬守，又當上高高在上的武藝師範嗎？難道暗中另有職務？……」

「梅軒，這件事別向外人提。」

「知道了。……我馬上選二十個人給你。」

「素質必須整齊才行。」

「這不用你說。我已經訓練我的手下，何謂

忍者之死。」梅軒誇口似的回答。

忍者如被敵方發現，即將被生擒時，通常選擇悽慘至極的自決方法，如反拿刀，亂砍自己的臉自殺，或放火自焚。

宗矩知道目前的伊賀、甲賀忍者已逐漸喪失這種精神。

昔時，忍者潛進敵城，躲在地窖中一個月，飢餓了，便剁斷自己的手，作爲延命的糧食；或吞下藏有密函的竹筒，被敵人砍頭時，以屍體等待己方的到達；上述的行爲，過去的忍者視爲當然。

隨着時代的轉變，人心不古，這已成父祖時代的故事了。

梅軒挺起胸膛說：「我已經訓練我的手下，何謂忍者之死。」意卽在伊賀谷之中，目前只有南谷繼承眞正的忍者精神。

「好，委託你了。……召集二十人在小柳生城等候。」宗矩離座。

譯註1：〔大阪城〕豐臣秀臣之子豐臣秀賴所在之地，在當時是德川家康統一天下的障礙。

譯註2：〔石田治部少輔〕卽石田三成。

二

經過一天……

走下伊賀谷的密林中，有三條人影像追踪武藏似的，走着。

帶頭的是伊賀妻六，以下是戴市女笠的夕姬，殿後的是少年伊織。

「叔叔，還要走多久才能到有人住的地方？」

對於走在濃蔭蔽天不見天日的漆黑中而覺得頗不耐煩的伊織，答以：「再忍耐半個時辰就到了」的妻六，心想：先到的是南谷，如能無事通過，就算平安一半了……

妻六以類似獵犬嗅覺的正確，追踪武藏。

他知道這是通向自己故鄉伊賀谷的路，多少有些猶豫。

妻六放棄當忍者，而幹起竊賊勾當，此事傳遍伊賀人。

如在前一個時代，伊賀谷的地方武士們絕不容許有人因個人的意志，變成竊賊。並非不許當竊賊，而是不許因個人的意志。

忍者自己選擇處世之道，這是被嚴禁的。

延寶之時，伊賀有十一家所謂上忍之家。野村的大炊孫太夫、新堂的小太郎、梅岡的道順，下柘宴的大猿、小猿、山田的八右衞門，神戶的小南、音羽的城戶，甲山的太郎四郎、太郎左衞門。

從這十一家更分出二十幾衆上忍，彼此競賽忍術。

各家有百人以上的下忍，聽從上忍（主人）的命令，前往諸方，競賽忍術。

妻六是音羽城戶家的分家上忍。

天正九年，織田信長平定伊賀，參拜伊賀一之宮，休息時，音羽的城戶潛往謀刺，子彈貫穿信長的左肩。

音羽的城戶並非接受某諸侯的雇傭，而是不滿信長併呑伊賀國。

音羽的城戶，單獨進行謀刺織田信長，以此行動而位居伊賀上忍的首座。

妻六乃是其孫。

音羽的城戶家目前仍健在一位妻六應悉聽其命令的當主（伯父）。

妻六已離故鄉十幾年，曾數次風聞伯父正惱怒他。

——時代不同了，請您別太生氣。

妻六倒不擔心伯父。

對妻六而言，伊賀谷有一位比伯父更需擔心的上忍。

他是南谷的首領宍戶梅軒。

妻六與梅軒是素敵，這是命運的安排。

十二歲時，妻六在山中追逐一頭野鹿。突然，有一根箭射來，射中野鹿。那是梅軒，他比妻六大二、三歲。

從旁射死別人追逐的野獸，有違伊賀人的規矩；梅軒對於向他提出抗議的妻六，突然出刀。妻六在打鬪中，右脚受傷，跌下斷崖。

成年後，寃家路窄，梅軒受雇於妻六受雇的諸侯敵方，二人數度展開賭命的拚鬪。

其中最慘烈的死鬪，於天正十二年春天，羽柴秀吉和德川家康作戰時。妻六受雇於羽柴軍，梅軒受雇於德川方。

秀吉和家康的作戰，虛虛實實。當然，雙方需要忍者的活動。

家康據小牧山，秀吉便築堡壘，修築尾張田樂的古堡，作爲大帥營。家康在長久手，擊破池田信輝等人，秀吉馬上馳援，布陣龍泉寺。這一來，家康便躲避秀吉，進入小幡城，接着又回小牧山。秀吉卽將攻打小幡城時，聽說家康已離去，於是折回田樂。

家康動靜如何？秀吉採用何種戰術——雙方互相揣測心意，等候戰機成熟。

另一方面，這不是攻城陷陣的作戰。忍者所帶回的情報，在作戰上最爲重要。

準備帶情報回己方的忍者，和不讓他如此的忍者，暗地裏展開死鬪。

妻六和梅軒便是這種宿敵。

事經二十年，梅軒是否饒過回伊賀谷的妻六呢？

三

「喔！」妻六嚇一跳。地點剛好是武藏放棄走進腹蛇棲息地，折回尋找小徑的地方。

妻六知道如走小徑，抵達之地是梅軒的家。通過南谷，只有這條小徑。

妻六之所以緊張，是因直覺小徑那一頭有人，而且已發現他們，並藏起來。

——他們大概會馳報梅軒。………看來，要安全通過，似乎不太可能。

妻六拿定主意。

「伊織！」

「嗯？」

「有什麼事發生的話，你帶着小姐，拚命朝北一直跑。好嗎？」妻六交待完之後，把鹿皮袋交給伊織。

「這是什麼東西？」

「硝石。………如被人追趕，找機會，連投三、四顆就行了。當然我會盡量不使事態惡劣至此，我只是說萬一的話。」

「好的，山野邊伊織一定拚命保護小姐。」伊織挺起胸。

接着，妻六叫他們在此稍候，自己走進密林中，不久回來。

「小姐，實在很抱歉，但爲了愼重起見，想把您的臉弄髒。」

「好。」夕姬點頭。

妻六以雙掌壓碎採來的樹果。

「對不起，……」道歉後，開始塗到夕姬臉上。

光滑如白絹的皮膚，一下子變成鉛色。

不僅如此，妻六更從腰帶取出小豆大的黑丸，以姆指和食指拚命搓，然後塗於夕姬的眼皮和下脣。

夕姬因皮膚抽痛，細叫數聲。

眼皮被拉垂，下脣被弄歪。

「好了！」對於被化粧成醜女的夕姬，妻六莞爾。「請忍耐到通過南谷。」

「南谷有山賊盤據嗎？」

「那邊有一位比山賊更兇暴的耍鐵鏈鐮刀的暴徒。」

不久，走出密林的三人，眼前展現熟睡在耀眼的夏日陽光下的山谷景色。

夕姬眼裏，這只是美麗的、安靜的隱地。

妻六的視線敏銳地瞟向桑田對面的房子。

——聽說梅軒歸附小柳生城，如他不在，實在謝天謝地……

妻六只能如此期望。

期望但却落空。

抵達桑田時，一根箭穿過桑樹縫，飛來。

妻六毫不費力，將之劈成二半。

「妻六」有人出聲叫他，但不現身。「當了小偸，身手可還沒退化。」

——梅軒！還是被他搶路！

妻六嘆氣。

「伊織，記清楚，要逃的話，向北。」再度吩咐後，妻六大喊：「宍戶梅軒，有事跟你商量。」

「商什麼量？」梅軒仍不現身。

「如不爲難，放我們過去的話，有貴重的珍寶贈送。」

哭泣的俘虜

一

宍戶梅軒像從地底冒出一般，以夢幻術出現在妻六面前。

「要給我貴重的珍寶？」以滿懷猜疑的視線緊盯妻六。

「這個世界絕無僅有的至寶。」妻六極力爽朗的回答。

「到底是什麼東西？」

「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

「哪裏偸來的？」

「寶藏院的寶庫……」

「我不相信。」梅軒嗤之以鼻。

「我向天發誓，絕不虛言。……你大概也知道我妻六不是會說謊的人。」

「藏在哪裏？」

「奈良油坂中途的松林中。」

「哈哈哈……」梅軒發出貪婪的笑聲。「妻六，這位和你同行的是你老婆嗎？」

「……是，是。」

「看來不過是二十歲上下，還眞會享受，討了年輕的老婆。」

「過去我們競爭無數次的忍術，彼此傷於對方手下，也不只一、二次，但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鄭重向你請求，讓我們平安無事通過南谷。」妻六低頭行禮。

梅軒報以乾咳嗽。

這時，樹叢中不聲不響出現十數名伊賀人，包圍夕姬和伊織。

「梅軒！」妻六臉形扭歪。「我這麼低聲下氣向你請求，而且還言明要贈送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

「妻六，你實在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位你想拿寶藏院的寶像換回的女人，眞是你老婆嗎？笑話連篇！」

「……」妻六咬牙切齒，糟了。

一名伊賀人以套有矛頭的棒，撥翻夕姬的市女笠。

梅軒目觸醜女的剎那，皺起眉宇，但隨即識破：

「嗯……化粧的。」

「梅軒！」妻六不得已，橫下心。「我們一對一比武，我贏的話，讓我們通過，沒異議吧！」

「我豈可跟背棄伊賀谷，當起小偸的人一對一，不行。」

「什麼？」

「把女人留下，我放你過關。如不願意，我甚至可活捉你們。」

「活捉？我嗎？」妻六勃然。

「妻六，如不願女人被殺的話，放下武器，

投降。我會留你們一條活命。」

聽梅軒如此說，妻六五臟六腑翻滾不已。自已的想法天眞，如今變成了不堪收拾的下場，妻六咬牙切齒。

對方不是別人，是宍戶梅軒。

毫無談判的餘地。

但妻六仍試着提出最後的條件。

「梅軒，關於贈送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我可對天發誓，絕不是假的。……如你接受的話，我再折回奈良帶來。這段期間內，女人暫時寄交你，等我帶來佛像，再行換回。怎麼樣？」

「嗯……」梅軒假裝沉思的樣子，然後答應。「好吧！」

「可要遵守約定。不許碰女人一根汗毛。」

「知道了。」

「眞的遵守喔！」

「囉嗦！」

妻六走近夕姬，蹲下，平伏道：

「小姐，妳也看到了，不得已演變至此。請原諒。」

不會遭遇危機的夕姬，毫不畏懼，答說：

「我就在此人家裡等你回來就是了。」

「叔叔……」伊織開口。「我承擔保護小姐的任務。」

「委託你了。」妻六明知年僅九歲的少年發揮不了作用，但伊織的勇氣仍屬可嘉。

二

梅軒帶伊織和夕姬回來，馬上命令：「把臉洗乾淨。」

屋中有數名女人，立刻在後院備好熱水。

伊織站在桶邊，如有人接近，立刻加以斥退。

梅軒迎接走進屋中一室的夕姬，望其美貌，嘖嘖稱奇。

「簡直美得像仙女……」

夕姬以冰冷的視線回報雙手交叉胸前、緊盯的梅軒，內心毫不害怕。

這位面貌奇美，不知低聲下氣的倔強女人，認爲所有男人都着迷於她，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她不曾認爲着迷的男人會變成野獸，襲來。

卽使像宮本武藏那種天生的決鬪者，不也是乖乖來擦背嗎？

不僅如此，在昌山庵同室二晚，武藏噤若寒蟬，不敢前來調戲。

在我的傾城美色之前，何等粗暴的血氣男兒，也變得彎手彎脚——從武藏的態度，夕姬產生如此的信念。

而這位恐怖的髭面大漢，目睹我的美，也驚爲「仙女」。

夕姬採取行動，以便充分顯示身爲故關白秀次之女的驕傲。

「想不想知道我的身分？」

「說看看。」

「我父親故關白豐臣秀次，我母親一御臺菊亭晴季之女。」

『哦！』

夕姬不滿梅軒只低哼一聲，而不行禮。

「養育我的人，和你們一樣是忍者。」

「哦……伊賀人或甲賀人？」

「他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手下，名叫猿飛佐助。你們一樣是忍者，彼此大概認識吧！」

「我聽說過這個名字。……身分這麼高貴的小姐，爲何跟妻六那種小偷在一起呢？」

「我在追趕未婚夫。」

「誰？」

「一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

「宮本武藏！」梅軒雙眼閃爍光芒。

「妻六認爲武藏已越過伊賀谷，不知你是否看見武藏？」

梅軒臉上閃過冷笑。「宮本武藏已死在我宍戶梅軒的鐵鏈鐮刀之下。」

「什、什麼？」夕姬勾起柳眉。「騙人！」

和着夕姬的喊叫，伊織也大叫：「一定是騙人的。宮本武藏與寶藏院的衆多和尚拼鬥，尚且不敗！」

梅軒冷淡說道：「小鬼如不相信，可到後山看看。那邊都是我殺死的劍客的墳墓。其中最新的土堆，就是埋着宮本武藏。識字的話，可看看墓碑。」

「好！我去看。」

伊織起身，從走廊跳至庭院。

夕姬受不了激烈的心跳，雙掌撫胸瞪着梅軒，說道：

「如果是眞的……我活下來已經沒有意義了。」

「小姐的意思是已跟武藏發生關係？」

「無禮！未成夫妻，如何發生關係！」

三

梅軒突然狂笑。

「有什麼好笑！不懂禮貌。」夕姬把座墊丟向梅軒。

梅軒輕易接住，輕浮說道：「我教小姐活下去的意義。」

「胡說！」夕姬站起，全身因憤怒而發抖。

梅軒繼續冷笑，說道：

「宍戶梅軒有生第一次遇見像你這種美女，身爲男人總不能乾看不敢動手。」

「難道你不遵守你和妻六的約定嗎？卑鄙的像伙！」

「妻六這個糊塗虫，果眞帶佛像來的話，先搶過來，再殺掉。」

「禽獸不如的非人！」夕姬往梅軒吐口水。

夕姬無法閃避撲來的梅軒，被撲倒在地，當場暈倒。

「哈哈哈……妻六送來太好的禮物了。」

梅軒淫蕩地注視夕姬的睡臉，心跳不已。

先伸出猿臂，抓住裳裙，與薄紗一起慢慢捲起。

隨着小腿、膝蓋、大腿的逐漸露現，梅軒直嚥口水。

肌肉豐盈、而其嫩、艶、纖細，正是處女的佐證。

梅軒把臉貼近薄紗下的秘部。

伊織在後山，突然被二名伊賀人襲擊。

「畜生！想幹什麼？」

伊織雖想拼命頑抗，但一眨眼，手脚就被綁得緊緊的。

被綁在松樹上的伊織，雖竭聲喊叫，仍是徒勞。

綁他的二人，已離開，伊織求救無人。

眼淚流出。

這位生活方式像野獸的少年，沒有哭泣的記憶，不會敗於痛苦、悲傷、寂寞。

但現在是第一次，眼淚一來再來，止不住。

「怎麼啦！小朋友。」旁邊有人出聲，伊織好不容易忍下嗚咽，咬住嘴唇，停下眼淚。

「被人惡作劇嗎？」發問的人是一名白髮披肩的老人。

老人手携竹籠，內有三隻小鳥。

「小朋友迷路，進入這座山谷嗎？」

「不是迷路。……老公公快幫我解下繩子。」

「人家不會無緣無故把你綁在樹上吧？」

「被騙的！」

「被騙？誰？」

「山下那個壞蛋。……畜生！畜生！」伊織隨着掙扎，又流出眼淚。

「想必那個叫宍戶梅軒的人，不會騙你這種小孩，然後綁在樹上吧！……」

「我說被騙就是被騙！快幫我解下繩子！」

「如果沒做錯，就幫你解繩子……把理由說

給我聽聽看。」

「沒這種時間，小姐危險，一定會被那傢伙欺負，我必須儘快去救她。」

「小姐？」

「不錯，小姐被那傢伙抓去了……」

「你和小姐一起進入這座山谷嗎？」

「我沒那種閒工夫講給你聽，快幫我解下，快！快！」伊織大叫。

借宿

一

從下腹部貫穿於四肢的激痛和壓在身上的重量，使夕姬驚醒。

粗髭掩蓋的魁偉面貌佔據夕姬整個視野。

夕姬首次迸出女人式的恐怖、屈辱、絕望的哀號。

男人的力量把被剝光的下肢向左右張開得幾乎斷裂。

關於男女的行爲，不曾有人告訴過夕姬，在她的想像中，大概僅是如此。

她的想像實在太幼稚。

她不知秘部有男人的強固之物闖入。

其痛雖非難忍，但其巨大却使夕姬恐怖。

這就是男女的契合，當此意識閃過腦際的刹那，奪身的人不是武藏，而是以她爲人質的忍者，這使夕姬感覺非常絕望。

夕姬曾二、三度大叫，拚命掙扎，但能動彈的只是手指，撥翻男人的巨軀是不可能的。

夕姬的雙眼湧出淚水。

「哈哈哈……女人第一次就範總是如此哭泣。……但三年後，哭法就不同了。從今天起，妳就是我宍戶梅軒的妻子。」梅軒說完，用力緊抱。

天生倔強的夕姬，現在也只有泣。連呪咒罵

的力氣也消失了，只有聽任暴漢擺佈。

就在此時。

從庭院跳進一道小身影，以小刀刺向梅軒，肩膀受傷的梅軒，正想折斷那緊抓小刀不放的少年的細手。

「梅軒，住手！」庭院傳來厲聲斥責。

梅軒推開少年，從夕姬身上站起。

夕姬閉眼，也不遮遮身體，像死了似的不動。

梅軒認出站在庭院的人是下柘植的大猿第五代首領。

下柘植的大猿是伊賀十一家上忍之中的長老，具有極大的權威。

服部半藏有意追隨德川家時，大多數上忍表示反對；但這位下柘植的大猿經一番考慮，表示贊同，因而獲得表決通過。

大猿慢慢走過來，爲夕姬遮蔽私部，冷冷說道：

「宍戶梅軒，連小孩都想殺你，你的罪過太大了。」

即使梅軒，面對這位下柘植的大猿，不禁也矮了半截。

「……」梅軒把臉側開，表情不悅。

「梅軒，你知道她是故關白秀次殿的女兒吧！」

「……」梅軒沉默，意即肯定。

「最近旁若無人，我早已有點看不過去……，既然幹出這種事，實在太無法無天了。」

「明知她的身世，又加以強暴，想必你已無藥可救。」

「下柘植殿，這個女人的父親即使是關白，但現在也只是無家可歸的人。……伊賀並沒有不可強暴女人的戒條。」

「梅軒！」下柘植的大猿義正詞嚴。「如果豐臣秀次殿當關白時，你搶他的女兒，加以強暴，我沒有話講。但太閤命秀次殿在高野山自決時

，其夫人及眷屬三十餘人被遊行京都後，在三條河原遭難，經過情形大概你也聽說過。……這位小姐是逃過災難的唯一孤兒。只要是人，知道她的身世，必定寄予同情。身爲忍者，不具人性，等於禽獸。況且身爲首領的人，絕不許有這種行爲。」

大猿說至此時，夕姬突然起身，拾起伊織掉在地上的小刀，正要刺喉自殺。

大猿迅速奪刀，交給伊織，說道：

「梅軒，你沒有資格當南谷的首領。」

「什麼?!」

「立刻離開這所房子。」

「……廢話。」梅軒怒罵。「這所房子是祖先留下來的。」

「不願意的話，就開圓座會議。」

所謂圓座會議，是十一家的上忍聚集一堂，開會決議。

決議的結果，必定命令梅軒切腹，這是十分明顯的。

即使梅軒，也只好屈服了。

伊賀的妻六背負寶藏院的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返抵宍戶家，是當天夜晚。

梅軒已不在。

二

此刻武藏來到近江，抵達琵琶湖畔。

「怎麼看不見漁火？」武藏詫異，自言自語。

雖是十五夜，但雲層濃厚，湖泊不在武藏的視界。

渡經湖面而來的風，並非涼快，而是帶有寒意。

武藏準備在漆黑的松林中露宿。

橫臥於松根，未經多久，風却強勁起來。

「漁夫最清楚。」漁夫之所以不捕魚，必定

看準將有暴風雨。

武藏起身來，風已帶來雨。

必須找間房子借宿。

發現一處點有燈火的漁夫式的茅屋，並朝此奔去的武藏，全身已淋濕。

「對不起……」

武藏推開在風雨中一閉一合的板門，和風雨一起進來。

屋內空空如也，看不見捕魚工具。

房門打開，出現一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

「打擾妳了。外面下雨，無法露宿，請讓我借宿一晚。」

「……」女孩狐疑地望着眼前的旅人，默默退回房內。

「太麻煩了，不行。」清楚傳來不和善的女人聲音。

女孩再度出來，默默搖頭。

武藏再度請求道：「我會付出代價，只要給我一個角落就行了。」

但女孩繼續搖頭。

武藏提高聲音，對着房內可能是母親的女人說道：「我是遊歷各地正在磨練劍術的劍客，不是壞人。我不要求食物，也不須棉被。只要能避雨就行了。」

過了頗長的時間，可能是母親女人出來。

不像漁夫的婦女，穿着頗豪華的睡衣，火光從其背後照來，她的臉顯得非常白淨，會是化粧的嗎？

「請上來。」對方答應。

「打擾了。」

被請進內室的武藏，聞到一股不檢的味道，稍一猶豫。

被褥不整，枕邊置有酒肴的杯盤。女人必定躺着飲酒。

女人橫坐於被褥上，小女孩則似乎習慣性地坐在置有唐櫃的牆邊，附近擺着三尊尚未完成的

洋娃娃。

女孩把其中一尊置於膝上，開始以毛刷點描面部。

武藏有趣地望着她的手藝。

觀其手藝，不像是爲打發時間而做。

女孩的手技熟練。

「你說你是劍客，身體的確魁偉。」

女人出聲講話，武藏才把視線移向她。

——武士的遺孀嗎？

映在武藏眼裡的是端正的五官，高雅的身材。

雖則如此，讓女孩工作，自己則享受寐酒，實在有些過分。

年紀已三十多，化粧亦頗濃艷。

「來一杯，怎樣？」女人遞出酒杯。

「我不會喝酒。……請讓我過去那邊休息。」

武藏準備起身，女人却嬌笑道：「要求留宿，却拒絕主人請酒，稍嫌無禮吧？」

三

風雨更加激烈。

武藏厭煩再回風雨中，不得已接下女人的酒杯。

「謝謝！」武藏喝下數杯。

「你看來是關原的殘兵……」女人發問。

「沒參加關原會戰，但曾加入石田治部少輔軍。」

「故鄉哪裡？」

「播州。……我是新免伊賀守的血族，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嗯，好名字。」女人發出放縱的笑聲。

「您先生是武士吧？」

「武士是武士，就是因有了當官的武士丈夫，今天才落到這種地步。」

「……」

「不會劍術，却整天賭博，誘騙女人，加以出賣，最後引湖賊襲破近江長者的倉庫……」

女人拿起一杯酒，一飲而盡，繼續說道：「由於勾引那湖賊的女人，被綁着大石，沈到湖底。」

說完，迸出狂笑。

而笑聲未盡時，武藏發覺四肢痲木。

一度站起，但力不從心，隨卽折膝。

——毒酒。

武藏爲了不臥倒在此，以佩劍爲杖，但因迅速襲來的暈眩而喪失重心。

——失策。

武藏仰臥，胸部有如風箱，急速上下。

冷冷俯視武藏的女人，說道：

「口說是劍客，簡簡單單就被女人下毒，想必成不了大器，什麼宮本武藏，虧你還有好名字。……什麼宮本武藏……」女人以食指敲打武藏的額頭。

——想殺掉我，搶走身上的有限財物嗎？

武藏雖四肢已痲木，但意識仍清醒。

及至意識混濁，可能需頗長的時間。

「……武藏，我不是爲錢財下毒，……我痛恨男人。我所遇見的男人，每一個都是壞蛋。我現在嗜酒如命，也是被那些壞男人感染的。……我痛恨男人！因此，我玩弄男人，玩弄過後，綁住手脚，投到湖裡。如果運氣好，可能獲救；如果運氣壞，就變成湖裡的飼料。……乖乖讓我玩！」

女人以雙掌挾住武藏的臉頰，把嘴貼近。

武藏別說轉頭，就連動嘴唇也不能，能動的只有眼睛。

女人發覺武藏的視線移向角落的女孩，於是說道：

「嘿嘿嘿……介意這個小女孩嗎？她是又聾又啞的可憐孩子。而且又不是我生的，我一點也不關心她。」說完，把唇合到武藏口上。

武藏雖全身憤怒奔騰，但無計可施，只讓女人狂吸。

過了一會，女人抬起頭，說道：

「我一向靠年輕男人的精氣保持青春。」

女人的臉埋向胯下時，武藏的憤怒達到頂點。但全身連動指頭的力氣也沒有。

湖賊

一

武藏並非尋常的體力。五歲開始天天擊大樹；十歲左右，模仿蓑蟲，反吊於大樹的高枝，如此鍛鍊的體軀。

武藏要使意識復甦，恢復四肢的自由，不須一時辰。

這時，女人的臉仍埋在武藏的胯下，孜孜不倦於其萎縮的男根。

武藏明知四肢已恢復自由，但仍暫時假裝昏迷。

其間，開始用力於女人口銜的男根。

對於這突然的變化，女人似乎以為是出於她耐心的愛撫，不禁發出喜悅的呻吟。

隨即脹為有如喬木的根。

「哦……哦……太可愛了！」女人抬起頭，夢囈似的說着，正準備跨坐其上。

這時，武藏撥翻女人，起身，順勢單膝抵住其胸，另一膝抵住其小腹。

女人不掙扎，反而現出漂浮於官能之波的恍惚面孔，淫聲連連。

武藏默默抓起佩劍。眼皮閉合的女人，不知將被如何，張開大腿引誘。

武藏把劍連鞘，慢慢送進女人秘部。

女人發覺時，一尺八寸的鞘已插進一半。

「……饒、饒命。」女人疼痛的悲鳴招來武

藏臉上的冷笑。

注視劍鞘突入女人體內、昏迷，武藏突然感覺來自角落的視線。

雙眼睜得大大的聾啞女孩，緊抱一尊完成的洋娃娃。

——為此女孩着想，殺掉這個女人如何？

武藏思考一陣，最後拔劍，劍尖對準女人的喉嚨。

然後朝女孩問道：「怎麼樣？殺掉嗎？」雖明知她不會答話。

女孩搖頭。

武藏回劍入鞘，解開女人身上的腰帶，以之縛其手脚，然後將之滾落地面，自己則躺到床上。

酒毒並未消失，身體疲倦。

睡魔立刻襲來。

不知睡了多久，武藏被人搖肩醒來。搖醒她的是女孩。

燈火已熄，房內是黎明的亮光。

窗戶已打開，朝霧流進來。

風雨完全停息，看來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女孩指着窗戶，頻頻搖頭。並以手勢表示：趕快離開。

「有人會回來嗎？」

武藏起身，告以肚餓，要求有無食物。

女孩雖以着急的表情表示：沒有時間了。但因武藏不動，因此急忙跑向厨房。

盛於木碗捧來的，似乎是昨天剩下的粟粥。

武藏喝完時，有人聲和脚步音接近。能判斷出共有數人。

女孩露出畏懼之色，催促武藏爬窗逃走。

武藏微笑，搖頭。

「我是劍客，不可落荒而逃。」

女孩合掌，懇求務必逃走。

武藏不接受。

二

武藏從逐漸接近的笑聲和談話聲，大抵可判斷出他們是何種人。

板門被打開。

「哦！怎麽搞的？」一人大喊。

「千代，發生什麽事？……」

女人被抱起，久久才蘇醒，發出激烈的呻吟。

「你看，屁股還流血，到底誰幹的？」

「……奇，奇怪？」

「說！誰幹的？」

武藏隔著杉門，代替女人回答：「下手的人在此。」

「什麽?!」

杉門啪一聲打開。

武藏一瞥便知是湖賊。

「你是誰？」問話的人光頭、胸毛茸茸、腰間只裹着羚羊皮、裸身、帶劍、四十歲左右。右手刺字：「南無歸命頂禮」，首領模樣。

後面數人，打扮雖大同小異，但看來是嘍囉的樣子，都是跟武藏大約同年紀的小伙子。

「劍客。」

「你玷汚千代嗎？」

「讓我喝毒酒，又愚弄我，才加以報復。」

「愚弄？」男人看向女人。「眞的嗎？千代。」

「說謊。他突然闖進來，強暴我。」女人大叫。

「小毛頭，聽見嗎？千代每天在我琵琶左衞門懷中，是擅長此道的女人，他不會看上你這種小毛頭。」

「這個女孩看得清清楚楚。」

「你眞大膽，殘廢的女孩給你接應，竟敢留到現在。」那位叫琵琶左衞門的湖賊，吃吃笑着，一剎那突然現出兇惡的形相，怒喊道：「小毛

頭，到外面？今天讓你知道玷汚我的女人，將受到何種報復。」

武藏在琵琶左衞門及其嘍囉的包圍下，走向板門。

這時，千代掙扎站起，搖搖晃晃追趕武藏而來。

「武藏……宮本武藏！」

「……」

千代朝轉過頭的武藏臉上吐口水，罵道：「去死！」

武藏以袖子抹去臉頰的口水。

「去死！可惡！」千代仍不罷休，準備再吐口水。

剎那間，武藏的腰間，白光閃動，千代的臉被橫斬。

琵琶左衞門及一夥湖賊各個身濺血雨，怪叫跳開。

武藏手提沾血長劍，慢慢走出門口。

這羣必定以殺人爲家常便飯的湖賊，眼看武藏發揮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斬，而且鎭定若無其事，多少有些心驚，包圍的陣形充滿拚命的殺氣。

武藏不擺架勢，隨隨便便提着劍，把冷漠的視線置於曉霧的空中。

湖賊們的兵器是短柄的掃刀和長矛，拿劍的只有琵琶左衞門一人。

武藏正面的人，當然是可能最具威力的琵琶左衞門。

武藏估計琵琶左衞門不會先攻。

終於，背後有人出矛，同時，左側有人以掃刀掃脚而來。

武藏的身體離開地面，越過湖賊們的頭上。

湖賊們的眼中，武藏凌空躍起早於他們出矛、出掃刀。

他們不能理解的是：武藏輕飄飄跳越右側者的頭上時，最先攻擊的二人已被砍頭。

武藏的跳躍不僅爲閃避長矛與掃刀。

而是為砍頭而躍跳。

其實長矛刺背、掃刀掃脚的刹那，武藏仍在地上。

躲過長矛，避開掃刀，點地凌空躍起之間，使兩顆頭離身。

武藏的動作太迅速，才使湖賊們看走眼。

被飛越頭上的人，慌慌張張，正要轉身面對敵人時，武藏隨隨便便單手出劍，將之劈倒地面。

「喂，賊頭……」武藏出聲叫琵琶左衞門。

「我是劍客，如自知不是我的對手，可以到此結束。」

三

琵琶左衞門確實被武藏的神技嚇壞了，緊繃着臉，表情僵硬。

但被武藏這麼一說，滿面怒容。「放屁！你自稱劍客，其實要妖幻術的甲賀忍者吧！……我也告訴你，我的眞正來歷。伊賀南谷的頭目宍戶梅軒之弟——宍戶早雲。」

這叫寃家路窄吧！

宍戶梅軒是武藏通過伊賀谷時，與之一對一的對手，當時如柳生宗矩不出現，必定有人要喪生。

但武藏並不說出這件事。

——這就是那個要鐵鏈鐮刀的弟弟！

武藏盯以冰冷的眼光。

「來！我宍戶早雲有絕招封住你的妖幻術。」說完，迅速逼近三步。

宍戶早雲捧劍青眼，外形並不複雜，亦無嚇人的妖氣。

武藏也採取青眼。

宍戶早雲更逼近二步。

距離已佈好。

武藏等待。宍戶早雲實在不該說「我有絕招封住你的妖幻術」，因為這句話正好告訴對方，

他有意外的秘技。

不久，時機成熟。

朝陽昇起，背受陽光的武藏擁有地利，早雲勢必移步。

早雲徐徐擎起刀身。

「……」

「……」

雙眼對雙眼，不眨，在空中互瞪。

早雲的劍直立於其頭上。

瞬間，其長劍稍微一動，劍身即迸出異常的光芒。

瞳孔被光線反射的武藏，之所以毫無顯現目盲的狼狽，乃是事先已預知對方有意外的秘技。

早雲發出喊聲，聲音充滿勝利的自負。

武藏在漆黑中蹲低身子。

早雲的快攻是刺。不僅如此，刺的刹那，三尺刀身飛離手把，像蛇一般飛出。

武藏如往後跳，胸膛必定被刺。

刀身飛過武藏頭上。

而早雲的身體，則發出奇怪的聲音。

武藏蹲下，掃斬其腰。

武藏正要離開時，發現女孩站在門口。

抱着洋娃娃。

武藏走近，隨便抓出一把銅錢給女孩。

「我買洋娃娃。」接過手。

武藏記得她以顏料點畫洋娃娃的臉譜，手藝非常精巧。

越過松林，到達湖邊的武藏，發現一條漁船正要划出，於是大步走近。

告以要到大津，並說出錢數，漁夫立刻答應。

坐於船艙的武藏，突然發現女孩佇立對面沙灘。

「等一下。」武藏阻止漁夫。

女孩碎步跑來。

「讓她上船。」

「好……。」漁夫伸手攙女孩。

望着來到船艙的女孩，武藏稍後悔。

發誓要當獨來獨往的劍客，竟然欠缺思考，帶一名聾啞的女孩，不是徒增感傷嗎？武藏自問。

但武藏看見女孩露出開心的美麗微笑，於是告訴自己：到京都為止。

心想京都大概有人領養。

慟哭

一

東山的稜線浮在淡淡的黎明東空的時刻，二名年輕武士快步走進位於東寺附近的九條大宮的妓院。

「今天大概又是大熱天吧！」一人以手背擦額頭的汗，說道。

他們是吉岡道場的人，從道場急速趕來，在黎明的涼爽中，二人已汗流夾背。

京都，夏天熱得幾乎使人發瘋，冬天則冷得必定凍死幾個人。這種酷烈的氣候，或許是形成京都人一種獨特氣質的原因之一。對於外地人更不用說，即使鄰居、親戚，京都甚少以誠相待，他們在酷烈的寒暑中培養出忍耐孤獨，勇敢活下去的堅強意志。

即便是夫妻——如同吉岡清十郎和音羽的情形，雖在同一個屋頂下生活十年，始終互不信任，生活下去。

另一方面，却非常愛面子，任何細微的小事，也付出甚至異常的細心，極力避免蒙羞，這種特徵可見於上自公卿，下至商家的傭人。

所謂道義或倫理，並非出自儒學者的教化薰陶，從耐寒暑學來的處世觀念，強毅得有如紮根於岩石的松樹。

這二名吉岡道場的年輕武士，想必是極不具分量的徒弟，但都顯現極鄭重其事的樣子。

今早，新當主傳七郎將與宮本武藏比武。

對他們而言，這是關係道場面子的大事，假如傳七郎敗北，身為吉岡家的門徒，必定羞恥得白天不敢在路上走。

「到了。」二人鑽進某青樓的暖簾。

傳七郎大約五天前，在這家青樓流連忘返。

他看上一名叫「夕加茂」的妓女，片刻不離。

二名門徒被領到傳七郎的房前。

「老師……」他們在杉門外出聲叫傳七郎。

「是時候了，請回道場……」

裏面傳來醒來的迷糊呻吟聲，然後不高興地問道：

「現在，什麼時刻？」

「卽將卯時。」

「比武是辰時的下刻，還有一時辰半嘛！」

「難道不必回道場準備……」

「到時候我從這裏直接到比武場，……我要睡覺！多管閒事，七早八早跑來，大驚小怪……我再睡一時辰，你們快回道場。」

但門徒並不輕易被打發回去。

「笨蛋！」觀此動靜，杉門內傳出傳七郎的怒罵。「宮本武藏算什麼！我可不是我哥哥！個性、本領都不一樣！而且，我的佩劍是灰屋紹由鑑定的正宗名劍！等一下你們可看見我拿正宗名劍把宮本武藏劈成二半。聽懂了嗎？聽懂的話，馬上回去！」

當主那充滿信心的話，使二名門徒動身。

傳七郎聽見走廊傳來逐漸遠去的足音，罵道：「那些傻瓜還擔心我不如我哥哥……」再度睡着。

睡在旁邊的妓女，屏息窺視他再度入睡。

妓女現在才知獨買她五天的吉岡傳七郎跟宮本武藏有比武之約。

這位與武藏同鄉，並懷有那名叫阿吉的少女

懷念記憶的妓女，身體雖被上千男人玩弄，但心裏只容納武藏一人而已。

夕加茂在漆黑中睜亮眼睛，回想那次在這家妓院重逢的夜晚：

武藏抱着她，說道：「當初，我如當你的第一個男人就好了。」然後說：「但那時，妳還小得不能認識男人。」繼則鄭重說道：「有件事拜託妳。」

心情緊張，細聽之下：「如果我死了，請撿我的屍骨回故鄉，投進那條溪流。拜託妳了。」這句話使夕加茂流淚，並把臉埋向武藏胸前。

二

——武藏不可被殺。

在內心拼命叫喊的夕加茂，突然想起一則以她的哀憐之身亦可有用於武藏的方法。

心跳有如告急的警鐘，夕加茂窺伺背向她而絲毫不動的傳七郎的鼾息。起身後，再度短暫窺伺後，輕輕離開被單。

夕加茂走近壁龕，從刀架提起其佩劍——正宗名劍後，再度窺伺傳七郎的鼾聲。

不聲不響打開房門，溜出走廊，再度輕輕關閉房門的瞬間，夕加茂自言自語：如此，武藏贏定了。

碎步跑出五、六步時，杉門被粗野地打開。

「把我的劍拿到哪裏？」

夕加茂聽見怒罵聲，拼命跳向庭院。

「賤婦！」

夕加茂的腰間雖被猛踢一腳，滾在生苔的地面，但並不放開緊抱的劍。頭髮被從後面反揪。伏在地上。

「喂！幹嘛偷我的劍？誰出錢指使的？快說！」

頭向後仰，脖子幾乎斷裂，但夕加茂仍緊緊合着嘴、閉眼。

「如說出誰叫妳幹的，就饒妳。否則祭劍！」

「……」

「賤婦！不怕我拿劍刺進屁股嗎？」

傳七郎大聲怒罵，引起青樓內一片騷動。

「等一下。」有人撥開聚集在走廊上的客人和妓女，跳下庭院。「出錢指使的人是我。」

傳七郎瞪向以二重白羽的五條袈裟包頭，只露出雙眼的比叡山荒法師。

「你受宮本武藏之託嗎？」

「不是，雖沒受託，但我跟武藏是剖心置腹的好友。……總而言之，一提吉岡傳七郎殿，無人不知是海內無雙的高手，爲了公平起見，才打算從老虎身上取下翅膀。……這個女人無罪，就饒了她吧！」荒法師行禮。

傳七郎從夕加茂手中搶過長劍，說道：「好吧！你出來代替賤婦當祭劍的犧牲品，實在欽佩。快拿下你的兵器來！」

火焰坊歪着頭，說道：

「一個時辰之後，你就要跟宮本武藏比武，而現在眞想跟我較量？」

「這叫祭劍！」

「我這個比叡山風吹大的火焰坊，舞起掃刀，自信天下無人能敵喔。」

「廢話少說，快拿掃刀來！時間不多！」

「好吧！既然你那麼愛打。」火焰坊對夕加茂眨眼，招至一旁，說道：「有沒有受傷？實在可憐。……非常對不起，都是愚僧不好。」並體貼地抱其肩，帶上走廊。

「快來，臭和尚！」傳七郎怒喊，拔出正宗，揮斬數下。

夕加茂一進火焰坊的房間，馬上哭倒在地。

「幹什麼？這裏不是哭的地方！」火焰坊斥責。

「……是。」

「快逃。」

「那您呢……」

「哈哈哈……我也要逃。」

「逃？」

「殺傳七郎是武藏的工作，要是被我先殺了，武藏找不到事幹，這也麻煩。………其實這只是藉口，我沒有贏那傢伙的把握。………快，三十六計，逃爲上策。」

青樓的人探進頭來，火焰坊央求道：

「這個女人暫時寄愚僧。………傳七郎，請盡量設法安撫他，拖延一陣。」

「恐怕沒辦法了，他已拔劍正等你。」

「幹你們這一行的，嘴巴最靈巧，不可能勸不住他。」

火焰坊握住夕加茂的手，說道：「不管後果如何，逃！」溜向後院。

三

同一個時刻。

宇治的「昌山庵」，澤庵和城之助共進早餐。

澤庵已做完早課，其間，城之助煮好芋粥。

「師父，早上我想到外面走走。」城之助說。

「到什麼地方呢？」

「………」城之助答不出話。

「快說呀！」

「………」城之助吞吞吐吐，低頭不斷揉膝蓋。

「………」

「………我知道了。」澤庵說。

「今早，武藏與吉岡傳七郎比武，你想看比武吧？」

「是。」

「參觀惡鬼與惡鬼的廝殺，引起熱血沸騰，實在有害無益………如務必要看的話，就去吧！」

「我因身體上的缺陷，放棄當劍客的心願，但武藏毆決鬪的場面，務必要看。」

「嗯。………他似乎爲比武而生，這次比武，想必他會贏………贏了再打，恐怕永遠有下一次比武。這叫因果循環吧！」

城之助與高朵烈離開的門口，透進訪客的影子，是大約半刻後。

不聲不響直立不動的那道影子，澤庵暫時未察覺。

澤庵站起，想到外面採野花時，才發現有人。

「喔！」澤庵發出驚奇的聲音。

並非驚奇訪客是夕姬，而是她面無血色，垂頭喪氣，有如變成另一人。

「發生什麼事呢？」

請上客廳，對座一看，還是無法猜測她爲何如此憔悴。

——會是遭遇什麼變故嗎？

「………以爲武藏在這裏………」夕姬低聲說道，視線落於重疊於膝蓋的手上。

「武藏的確已回京都，但不曾來過。」

「………」

「武藏送妳到九度山，然後就分手了嗎？」

「分手後，我馬上尾隨其後，直到奈良。」

「然後呢？………」

「………」

澤庵注視夕姬的蒼白臉上流下二行眼淚。

——到底何種苦難能改變她的身心？………

澤庵久久才撲着頭緒。

「武藏今天必定會來比武，妳可在此等候。」

「不………」夕姬突然抬起頭，搖頭。「還是不見好，我要當尼姑。」

「尼姑？」

「是。我已下定決心當尼姑。」

「不要衝動，請再三考慮………」

「不必！我的決心不變。無論如何，我必須當尼姑。」夕姬有如叫喊說道。

「剃掉頭髮後，再後悔的話，還俗並不那麼簡單。………首先，外表看起來，可能就很使你困擾。」

「不………」

「想再見武藏一面，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的證據。」澤庵微笑。

夕姬突然俯低，開始慟哭。

——哭吧！女人哭，就是有救。

澤庵自言自語。

豐國廟

一

阿彌陀峰是東山的一峰，高平地約四百尺，位於小松谷之南。

山頂有五輪的大石塔，高聳入雲，這就是太閤豐臣秀吉的墳墓。

五輪塔是一座高三丈一尺八寸的花岡岩，前面擺有一對高六尺的石造花瓶和一臺等高的大香爐。

周圍有石造的瑞垣環繞，其雄壯、莊嚴頗足代表秀吉的氣象和位階之高。

秀吉逝於長慶三年八月十八日，當時征韓之兵仍在海外，故秘喪，密葬於此阿彌陀峰，至翌年才舉行莊嚴至極的葬禮。

全國的諸侯通力合作，在此山麓營造大社殿，建立豐國廟。

規模空前浩大，參道起自東山七條東端，長約一百餘公尺，抵達一座石碑，再有第二座，經此登完陡坡，就是太閤坦。據說僅僅造這座太閤坦，調用工人三萬人，拼命工作一個月。

拜殿設於此。

從拜殿背後，登完四百四十九級的筆直沖天石階，有一扇檜皮的唐門，再登一百七十餘級的石階，便到達墳墓。

但關原之役後，這座阿彌陀峰的豐國廟已沒有浩浩蕩蕩、列隊前往參詣的諸侯。

在其祥月命日，大阪城方面，只有大野治長代表秀賴參拜而已。

及至去年，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島正則等蒙受秀吉之恩的諸侯們，在顧忌德川家康的情形下，率領極少數的隨從，秘密前往參拜。

今年二月，家康就任征夷大將軍後，連密詣也絕跡了。

眞是去者日疏。

天下歸於家康手中的現在，過去蒙秀吉之恩的諸侯們爲了固守自身，不得不在新霸者的面前搖尾乞憐。而昔日揚威戰場的勇敢武士，也一樣老邁、凋零了。

如在關原之役前，豈可因決鬪而血濺太閤的廟墓。

現在則是人跡罕至的決鬪最佳場所。

朝陽耀眼的時刻，有一拄杖的小影子登參道而來。

他是城之助。

右脚萎縮僅够手掌一握的他，僅登至第一座石牌，便已氣喘如牛，愈增的疼痛已難於忍耐。

城之助羨慕地仰望第二座石牌，興嘆。

心想要登抵大閤坦，希望甚渺。

聽說從太閤坦至唐門必須攀登四百八十九級的陡峻石階，城之助幾乎不敢奢望。

——算了吧！

「不行，必須再上，無論如何也要再上！」

城之助出口斥責挫折的心。

後面有人快步登來，並到達石牌，那人認識城之助。

「哦，………你是昌山庵的人吧？」

原來是淡路的七助。

七助曾幾次到昌山庵找武藏，因此認識城之助。

「你也來參觀武藏殿的比武嗎？」

「是。」

「但，你的脚太過勉強吧！」

「不，我要往上爬！」城之助抬起頭，恢復嚴肅的表情。

「……我揹你。……快！」七助愉快地蹲在城之助前面。

「我……」被人揹着去看決鬪，總覺得有些不像話。

「哈哈哈，……不必客氣，我是繼承鳴門流劍術的人，揹一個人就像一隻蜻蜓一樣。」

七助背上愁眉苦臉的城之助後，邊走邊說：「昨天晚上，武藏帶一名聾啞的女孩到我的船上，說要暫寄一段時間……同時，他也告訴我，今天早上要比武，但他拒絕我參觀。我總覺得不放心，因此才趕來。遇到你實在幸運，正好可當藉口。」

二

太閤坦有數十名吉岡道場的門徒，但並不阻擋背負少年的七助。

七助在拜殿前放下城之助，假裝跪拜。

吉岡道場的徒弟們似乎頻頻注意山脚下的樣子。

「哈哈，他們大概天未亮就來這裏守候武藏，到現在還沒見到人，顯得頗焦躁的樣子。」

約定的時刻是辰時的下刻，只剩下四分之一時辰。

「武藏會不會遲到？」

「不太清楚。……上次和吉岡清十郎比武時，武藏似乎前一晚就到達蓮台野，在林中過夜，不知他今天如何？」

七助趁門徒們的視線朝向山脚方向時，迅速揹起城之助轉到拜殿後面。

如是一般人，卽使空手也無法一口氣登上該陡峻的石階。

七助背着城之助，毫不受影響地步步往上爬

。

「這叫榮枯盛衰吧！太閤（譯註1）亡後才不過五年，豐國廟竟荒廢得無人打掃。」

石階上，石塊與石塊的空隙已長起雜草；而積存的落葉，已是去年之物。

不必停下來休息，輕而易擧地卽將登完四百八十九級時，石階上站有二名吉岡道場的門徒。

「喂！」以兇惡的眼神俯視。「幹什麼？」

「我們來朝拜太閤殿下。」

「朝拜的話，拜完拜殿就行了。」

「您們也看見了，小兒脚萎，傳說太閤殿下小時候也罹患萎病……爲了期望小兒早日痊癒，我們父子每個月都來此朝拜。」七助信口開河，有如敍述事實。

門徒們聞言，也不再橫心趕他回去，命令道：「暫時留在此等候。」

「有什麼事嗎？」七助裝傻，邊問邊把視線投向唐門前，殺氣騰騰，雙手交叉於胸前的人。

他必定是吉岡傳七郎。

「不許多問，等一下就知道。」

「眞的嗎？」

七助演出精彩，對着放下的城之助擠眼後。盡量靠着石燈籠接近傳七郎。

傳七郎的臉上帶有焦躁之色。

約定的時限已到，但武藏仍未現身。

「喂！還沒來嗎？」傳七郎以粗暴的聲音詢問俯視石階下方的門徒們。

「……還沒來。」

「混蛋！那傢伙故意要遲到。」傳七郎憤憤說道。

爲了安定焦躁的情緒，傳七郎拔出腰間的正宗，揮動三、四下，然後再入鞘。

更經四分之一時辰，傳七郎似乎無法忍耐，大喊：

「拿酒來！」

傳七郎已命令門徒做好獲勝時，當場擧杯慶

祝的準備。

門徒捧來朱樽和酒盃。

傳七郎並不用盃，接過朱樽，馬上開始豪飲。

就在此時，一名門徒偶然看向唐門的屋頂，大叫出聲。

「在那邊，宮本武藏在那邊！」

譯註1：〔太閤〕一種官名，一般指豐臣秀吉。

三

不知何時，武藏已站在唐門的屋頂上，有如從天而降。

這是一座橫向的人形屋頂，因此如躲在另一邊，可能完全躲過地面上的視線。

想必武藏在早一天已登上豐國廟，並在這片唐門的屋頂悠悠過夜了。

「吉岡傳七郎！」武藏朝傳七郎發出凜然一喝。

武藏左手携佩劍。

傳七郎急忙把朱樽丟到舖石板的地面，怪叫一聲。他無法壓抑突然的驚訝，怒瞪雙眼。

「吉岡傳七郎，你敗了！」武藏大喊，躍離屋頂，成爲凌空之物。

就像鼓動眼睛看不見的翅膀一般，他的下降有如狙擊獵物的老鷹。

傳七郎拔出腰間的無銘正宗（譯註2），砍向躍下的武藏。

同時，武藏在降抵傳七郎頭上的刹那，雙手緊抓的佩劍也在朝陽中閃亮。

傳七郎從地上的橫掃，和下降而來的武藏筆直下斬——到底誰快誰慢，在旁觀看的人們難以判斷。

下一刹那，血沫橫飛。

「哦！」

「啊！」門徒們、七助、城之助、所有旁觀

的人都發出叫聲。

他們看見：傳七郎的左手從肩部的接着處被斬斷，其五指本來緊抓劍鞘，又鬆垮垮地稍散開。

傳七郎並未呻吟或痛叫，旋踵、單手捧劍青眼，又連進二步。

武藏降抵對面約二公尺處，刀尖點地。

鮮血流經劍身，滴落地面。

如此，雙方無言、不動、對峙，約經從一慢數至五。

傳七郎不知爲何，嘴巴張得非常大。

然後左肩間歇發抖。

「呀………」異樣的怪叫，招來一片回聲。

怪叫未盡，傳七郎滑地，朝武藏砍來。

想必其動作已非意志所左右。他的意識必定大半已喪失。

那只是死前的一刹那，以殘存的體力和氣力所拼湊的動作吧！

武藏不移一步，不動聲色朝外形有如地獄之鬼，砍殺而來的血人傳七郎迎頭破竹。

從傳七郎臉上迸出的鮮血，氣勢有如噴水。

傳七郎未砰然倒地之前，門徒們、七助、城之助，有如化成石燈籠一般，緊張萬分，眼、口、四肢都已僵硬。

武藏以懷紙擦拭劍身，納入腰間，慢慢走進唐門。

門徒們覺醒，衝抵唐門時，武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太漂亮了！」七助有如從呪縛解放一般，喃喃自語。

「………」城之助有如身處空氣稀薄之地一般，肩膀激烈上下。

「看見了吧！武藏殿太厲害了………」

「………是、是。」

「強！太厲害了！這才是眞正的劍客。」七

助牽着城之助，邊走下石階，不斷重覆說着。

「鬼神……簡直是鬼神。我的鳴門流劍法實在該一脚踢開了。」

「………」城之助眼神呆滯，忘却力不從心的脚。

在城之助的一生中，獲致如此強烈的印象恐怕是前所未有吧！

無法當劍客的悲哀也因目睹這番決鬭而煙消雲散，城之助決心今生要在世間的一隅默默活下去。

譯註2：〔無銘〕未銘刻鑄刀者之姓名的刀劍。

發起人

一

這一晚，西洞院的室町劍術所處於幾近窒息的沉默深淵。道場、幾座大廳、憲法染的工作場，到處擠滿門徒，總數雖達三百數十人，但連咳嗽都遭忌諱的陰鬱空氣充塞一萬二千坪的屋內。

似乎如有某一人大喊，便會演成無法收拾的騷擾狀態似的，因唯恐如此，而無人敢開口。

佛間橫置着傳七郎的遺骸。

其枕邊無人坐着。

因無人可坐於此，才招來這異常的沉默。

有「扶桑第一」之稱的劍術所，才一個多月，已喪失主人。

因來了一名沒沒無聞的年輕流浪劍客，先是當主吉岡清十郎被擊敗，因此敗北，引發清十郎與其妻音羽互弒。

接着，新當主傳七郎，今晨被殺。

吉岡家的血統於焉斷絕。

門徒之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清十郎另有別宅，安置愛女、育有嬰兒，但其行踪却無人知悉。

即使找出那具有繼承吉岡家資格的嬰兒，但把連匍匐都不能的幼兒仰爲主人，實在也難講得

通。

擁有「足利將軍家指南」這項來歷的名家，被一名年方二十的無名劍客粉碎了。

門徒們陷入有如做惡夢的情緒中。

喪失主人，只好關閉道場。

——這是眞的嗎？

每張臉上都刻着難以相信的表情。

高徒之中大概也有人想起來繼承吧！

「我……」如此自報姓名後，又能獲得所有門徒擁護——門徒中並無這種出類拔萃的人材。

並非一、二代建立的家族，吉岡家做爲劍術所，具有其他道場無法比擬的重量，如要肩負該重量，不僅在道場內，在外面也必須是世人公認的人材。

門人中並無此種人材。

——當主必須跟宮本武藏比武。

來歷、傳統、權威旦夕間化歸烏有的現在，所有門人眞是有感於「名流不爭勝負」這項鐵則。

——辦完喪事，關閉大門吧！

終於，灰色念頭籠罩各個人，就在此刻，二頂轎子抵達玄關前。

走出轎子的是七十四、五歲的老人和十歲左右的少年。

老人看來患中風、拄杖、跛足。

老人催促少年，走進佛間，一見傳七郎的屍體，說道：「我事先就有預感了。你死的今天，我帶這個孩子來……」

老人是吉岡清十郎的母方伯父——佐野又左衞門，少年是又左衞門之孫又一郎。

佐野又佐衞門乃土佐之豪族，隸屬長曾我部宮內少輔元親，元親歸服豐臣秀吉，以其子盛親當人質，遂往大阪城時，又左衞門任其護衞。元親卒後，盛親襲其官名，成爲宮內少輔後，馬上給予又左衞門五千石的采邑，使之就老臣之位。

關原之役時，長曾我部盛親聲援石田三成。西軍敗北時，盛親收兵回土佐。在井伊直政的調停下，盛親眼見塵埃落定，於是辦好懲戒工作，卽上京都。

而德川家康以其懲戒不當爲藉口，奪取盛親的封地。

盛親不得已削髮爲僧，目前隱棲上京柳之辻。

盛親失位後，又左衞門馬上再度下野。

二

盛親在京，封地被家康沒收時，其治城土佐的浦戶城進行激烈的抵抗。

井伊直政遣部將鈴木重好、松井武太夫，接收浦戶城；而盛親的部下，羣情激昂，起而反抗。

「願爲君效命者，揹一具甲冑，前來集合。」

響應此號召，迅速集合而來的有二千六百五十餘人，號一具甲冑組，推竹內總左衞門爲頭領，固守城內。

一具甲冑組逐漸增加，至於一萬餘人，固守城內達五十餘日。

其間，與恭順派作戰五次，最後失城，出擊城外死鬪，二百七十餘人殉亡，終於力竭，屈服。

在此反逆戰中，佐野又左衞門的長子又十郎壯烈犧牲。如左衞門不患中風，必定成爲一具甲冑的頭領。

少年又一郎便是又十郎之子。

又左衞門想拜訪隱棲於京都的舊主盛親，於是帶着孫子上京。

在此之前，又左衞門已接獲其甥吉岡清十郎與宮本武藏比武身亡的消息。「好吧！順便把又一郎寄交吉岡道場。」這也是目的之一。

到達一看，新當主傳七郎也一樣被殺了。

又左衞門在道場集合所有門徒，讓又一郎站

在身邊，開口說道：

「我以室町劍術所的唯一至親、向諸位講話。」

雖半身不遂，但老人的眼光、語氣具有懾制三百數十名門徒的威嚴。

「吉岡家絕不可被一名無名劍客滅亡，想必諸位也認爲如此。……因此我提議以我身邊這位少年做爲發起人，動員吉岡家所有門人，向那個叫宮本武藏的人報仇。報完仇以後，再以這位少年繼承吉岡家。有異議的人，卽刻提出。」

無人異議。

當然，大家知道以年僅十歲的少年作爲報仇發起人，頗能激勵士氣。

「宮本武藏在哪裡？我們決定時間、地點，向他遞送挑戰書。」又佐衞門說。

「宮本武藏在比武時刻之前，一直沒有露面。」一名高徒回答。

「你的意思是說，以我們這些人手，無法查出宮本武藏的行踪嗎？」又左衞門不快地皺眉。

「假如他像野獸一樣，潛居深山野外……」

「快去找！一、二天內務必要找出來，遞送挑戰書。」又左衞門大叫。

三

高舉雙手，張着大口，打個大呵欠，自言自語道：

「……無聊喔！」他是流浪的少年伊織。

地點是帷子之辻的小松林中的優雅古屋。

伊賀的妻六遵照夕姬的希望，送她回昌山庵後，帶着伊織來此是前天的事。

「什麼高官顯貴的房子？」伊織問。

妻六說明道：「以前，聽說是近衞家的別墅。秀次當關白後，一度以此作爲休息地。那時，我受雇，也曾直接聽秀次公講話，秀次公風流倜儻，談吐高雅。……遺憾的是他的下場如此悽慘，如他現在仍在的話，天下大概不致歸於德川

吧！……現在，房子被喪家之犬盤據，庭院有狐狸棲息，實在是竊賊和浪兒棲身的好地方。」

妻六和伊織暫時做爲棲身之地的是庭院南隅的茶亭。

雖是茶亭，但門戶已破損，牆壁已剝落，屋頂已塌，到處是蜘蛛網。

伊織在此三日無所事事，於是模仿禪僧打坐，閉起眼睛，進行心無雜念的修行。

時間頂多一時辰（二小時）。

蒼蠅騷擾、莽蚊叮咬，肚子也餓。

干擾心無雜念之境地的，全都是食物。壓彎枝頭的野生水果、掠過河川的魚影、鍋中滾沸的豬肉香昧，雖一再排除這些雜念，但仍妨礙伊織的坐禪。

因此……最後才變成「無聊喔！」這句自言自語。

妻六在這三天才回來一次，只沈睡二個時辰後，又再外出。

「爲了小姐，必須找到宮本武藏。」

妻六必定發揮忍者的嗅覺，跑遍京都城內城外。

妻六和伊織亦獲悉夕姬決心當尼姑。

妻六並非不了解夕姬因自穢於被宍戶梅軒玷污，而想當尼姑的心情，但：

——人長得那麼美，居然剃光頭髮，當起佛陀的僕人，實在可惜。

因此妻六熱心尋找武藏，以便和夕姬見面。

伊織喃喃「無聊」之後，再度閉眼，不動。

他告訴自己，要成爲一流劍客，必須付出如此的努力。

有足音接近。

「喂！……」有人出聲，但伊織不答。

「喂！小鬼，幹什麼？」

「看不出來嗎？別打擾。」伊織閉眼，若無其事回答。

「小鬼學什麼打坐，不怕被人笑？」

「囉嗦，走開！」伊織大叫時，雖未受多大的撞擊，但却翻一個觔斗。

來人手中拿着斷弓。

伊織的膝蓋只被對方以斷弓輕輕一推，却翻了觔斗。

「幹什麼！」伊織跳起，瞪着打擾的人。

瞪時，却被對手那異樣的風貌和巨軀嚇着了。

伊織不知他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小鬼，回答我的話，屋內空空的，那些浪人跑到哪裡？」

「不知道。」伊織搖頭。

事實上，這三天裡，屋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響。

即使有二、三個人出入，因與這座茶亭頗有距離，也無法察覺。

「不知道意即不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伊織挺胸。

「小鬼！頭被砍，不怕嗎？」

「有什麼頭被砍的理由嗎？」

「嗯……你吃了什麼壯膽藥？」

「我是武士的兒子，立志要當一流的劍客，我一點也不怕你。」

對於伊織這種誇示一寸的小虫亦有五分膽量的態度，小次郎突然微笑。

「好好鍛鍊，有成爲一流劍客的希望。」

「……」

「屋裡的事，眞的不知道嗎？」小次郎再度確定。

「囉嗦！」伊織正面接受小次郎的眼光，再度挺起胸膛。

小次郎轉身離開。

伊織聽着遠去的足音，感覺已一身是汗。

「那傢伙看起來很強！」不禁如此自言自語。

「和宮本武藏比起來，不知誰比較強？」

吐一口熱氣後，伊織在內心自言自語道：好！十年後，我也要成爲那麼強的男人。

忍者報仇

一

佐佐木小次郎走出過去的近衞家別墅，步向鹿谷。

小次郎無法忘記夕姬的美色。

被那位叫「猿飛佐助」的猿面忍者欺騙後，雖在夕姬的房內，刺傷佐助，但小次郎從當天起却變成想佔有夕姬的執念之鬼。

在那間古屋裡，佐助曾讓小次郎窺視夕姬的美麗外形。

她的美足够使人忘我，眞是仙女。

烙印於網膜的那種形像，爾後不曾片刻消失。

走進寢室抱夕姬時，小次郎心胸悸跳不已，這是第一次經驗。以前雖曾玷汚不少女人，但不曾一次迷戀對方的色香。

只有玷汚的快感而已，至於在那瞬間，忘我、血液沸騰，則完全沒有。

換言之，佐佐木小次郎因夕姬而知道何謂愛上女人。

現在，每想起當晚的情形，便怒從中來。

躺在棉被裡的，不是夕姬，而是猿飛佐助，當他卽將進入的刹那，襲出電光一擊。

——如不是我，必定躱閃不及。

他如此想着。

朝着跳向橫樑的佐助，小次郎奮力拔劍反擊，讓竹竿吸取大量血液。

但佐助雖負傷，仍不聲不響逃上屋頂，然後不見了。

而那時，夕姬早已不在屋內。

此後，小次郎徹頭徹尾地紅着眼睛，搜尋夕

姬的下落。

而今天，也正在搜尋。

他幾乎每晚都到鹿谷那家古屋。

今晚，小次郎也期此方向走去。

——我竟然着迷於女人的色香！

雖亦曾如此自嘲，但烙印於網膜的夕姬之美却具有令他拼命的價値。

進入南禪寺道時，小次郎發覺後面有人跟踪。

要他的命的人不在少數。

接受此種敵人的突擊是小次郎的人生意義之一。

——跟來了。

小次郎悠悠走經鹿谷的村落，走在沿竹林的小徑。

最後，站在那家被竹林環繞的古屋前時，小次郎心胸悸跳。

裡面不是燈光嗎？

——夕姬回來了！

小次郎忘了有人跟踪，繞到後院。

躡手躡脚進入屋內，走在走廊時，微有沈香的香味飄來。

——一定是她回來了！

站在寢室前，小次郎深吸一口有香味的夜氣。

稍微打開杉門，悄悄偸窺，蚊帳裡有一面向几案，正在習字的佼佻背影。

——眞的回來了！

小次郎嚥下一口口水。

不聲不響打開杉門，踏進一步的小次郎叫道：

「小姐……」

停筆，轉頭看此——那張臉戴着女鬼的假面具——在此刹那，筆飛離手中。

筆貫穿蚊帳，飛向小次郎的臉。

是飛鏢。

二

小次郎無暇躲閃，耳朵被射。

「可惡！」隨着怒喊，拔出肩上的竹竿，一閃之內砍斷蚊帳的四角之中的二角。

這時，走廊上有數個黑影，快似野獸奔來。

小次郎發覺對方是忍者後，橫跳一步，藉板門遮身，並在庭院選擇立脚之地。

稍前普照下界的十三月，被雲層遮蓋，庭院一片漆黑。

小次郎和忍者羣的血鬪在暗黑的世界展開。

對方是忍者，頗難測知對方將以何種兵器從前後左右的任一方向襲來。

但小次郎的竹竿異常犀利。

接二連三飛來的飛鏢，半數被擊落，半數閃開。而小次郎的反擊，共得手三人。

敵方的攻擊停止後，小次郎仍暫時貼身於巨樹幹，不動。

附近飄着血腥味。

小次郎毫不疏忽，眼觀八方，橫越庭院，進入屋內。

寢室已熄燈。

但仍有沈香味。

「佐助……猿飛佐助！」小次郎叫。「想也你還在吧……」

「不錯，我還在此。」

小次郎無法從其答話察知其方位。

聲音像傳自房間的角落，又像屋頂、壁龕……

……

「襲擊我的原因何在？說！」

「你三番二次找我那位靜靜住在斑鳩的朋友寬十藏挑戰，砍下他的左手。……這不要緊，因爲是比武，十藏敗了，沒話講。過分的是你硬抓他十藏的妹妹，加以玷汚，誇口這是勝利的當然報酬。……其妹羞愧，自殺了斷一生。」

「嗯……佐助，你愛上他妹妹吧！」

「這不關你的事！」

「猿面忍者居然也戀愛。」

飛鏢襲來。

小次郎輕易將之打落。「如果你會愛女人，我佐佐木小次郎愛上女人，也不奇怪。」

「……」

「你不是說要給我夕姬？」

「不給。」

「我們不是已約好嗎？因事先有約，當晚我才跟你到這裡。」

「這是殺你的方法……」

「方法也好，計謀也好，我們的約定是確切不移的事實。……我自從看見夕姬後，已愛上她了，這是實話，沒騙你。」

「你到處尋找夕姬，看起來非常滑稽。」

「隨便你怎麼說，我已經由衷愛上她了。……我一定要佔有夕姬。」

「在此之前，我猿飛佐助已先砍下你的頭了。」

「報仇的事，你就死心吧！我佐佐木小次郎不會喪生在忍者手下的。我的劍，天下無敵，在我的竹竿之前，即使柳生宗矩也要血流三尺，倒地。」

「我找你報仇，不是比武，既然今晚失手，還有下一次機會，如果下一次機會再失手，還有再下一次。這是我們忍者的報仇方法。」

「別傻了……，要說幾遍，您才知道我佐佐木小次郎是天下無敵的劍客……怎麼樣，猿飛佐助，忘掉私怨吧！如把夕姬給我，我可爲眞田左衞門佐效力。……毛利勝永不是誇口要燃起打倒德川家的烽火嗎？想必你的主人左衞門也是同志吧！舉兵時，如有我效命，不知能增多少實力。如讓我打頭陣，即使敵方有十萬大軍，也能從正中央加以突破。怎麼樣？佐助，同意嗎？把夕姬交給我！」小次郎喋喋不休之間，突然直

覺到：佐助已逃走了。

「可惡的猿面忍者：下次殺他，看他還敢不敢詐騙……」

三

小次郎走出竹林時，月亮再度從雲縫露臉，照亮下界。

道路沿着廢寺的倒塌土牆，是一段頗長的坡路。

小次郎走了大約一百公尺，發覺迎面有人走來。

夜已深。

一般人如非有重要的事，不會在此時刻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小次郎察知來人的步伐絕非尋常。

雖有足音，但顯然是忍者的腳步。

——一定是猿飛的同黨，必定想趁錯身襲擊。

小次郎看法如此。

——好，我就先下手。

小次郎故意慢下步伐。

距離縮短。

定睛一看，是商人打扮的人。

——可惡的忍者——

殺氣在小次郎體內膨脹。

對方若無其事地走近。

距離三步時，對方看清他，表現出對武士的禮貌，靠邊走。

小次郎慢慢即將錯身時，刹那間，以快不見拔刀之速，使背上的竹竿挾帶凌厲的劍風掃向對方頭上。

這一劍有充分的自信，可一擊而中。

雖則如此，並無應手的感覺。

小次郎覺得很奇怪。

朝獵物掃出的快斬，絲毫沒有偏差，而拔劍的刹那，甚至有一種爽快感從右手傳經全身。

應手的感覺，必須是當然的，否則就奇怪了。

但……就是沒有。

對方那遁逃的迅影，以千鈞一髮之差快於小次郎那誇口力點正確的出斬。

「幹什麼？無法無天！」譴責之聲發自五步之遠。「什麼地方得罪你，也得說一聲……突然出刀殺人，像什麼話？難道熱得有點發瘋？」

「你是忍者吧？」

「忍者又怎麼樣？」

「在你未襲擊我之前，我先給你打個招呼。」

「我襲擊你？這又從何說起？」

此人就是伊賀的妻六。

今天黃昏繞道昌山庵看看，夕姬請他到她家帶一些衣物來，現在正前往該古屋途中。

小次郎最後總算知道認錯人了。

「忍者即使何時何地被殺，大概沒有怨言才是，我走了。」小次郎把竹竿收回背上，準備離去。

「等一下。……隨便出刀殺人，既然知道認錯人，也不道歉一聲就要離開嗎？」

「難道你想幹？我是以和你這種本領卓越的忍者分勝負爲人生目的的劍客。」

「劍客？哦，眞的嗎？請問大名？」

「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我只是問一下而已。我是伊賀人，名叫妻六，但目前不當忍者，而當竊盜。」

「竊盜？……哼！」

「佐佐木小次郎殿被何地的忍者圍殺嗎？」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下猿飛佐助，這一個忍者你認識嗎？」

「當然認識……猿飛佐助爲什麼要殺你呢？」

「懶得向你說明。」

小次郎離開。

妻六目送其背影，自言自語道：「何等驕傲的耍劍的人。……武藏殿也驕傲，但性質和那人不同。」然後，撫着右肩，說出不像由忍者轉業爲竊賊的人的話：「哦，還有點痳木，眞是千鈞一髮。能躱開那一劍實在奇蹟。……說來京都實在是是非之地。」

殘障小屋

一

從西可仰望東寺之塔的九條大路，向北約走三百公尺，有一處與衆不同的聚落。（現在的京都車站附近）

每棟一百二十尺的細長建築物，隔着泥溝，共有數棟。

建築物之內，正中央有六尺寬的通道，左右並排着九尺寬的板門，並有板壁隔間。

世人稱此聚落爲「殘障小屋」。

由來如下：豐臣秀吉昇任太閤之位時，建此「殘障小屋」，專門收容在戰場失明的人、一隻手一隻脚的人、頭部受傷癡呆的人，背骨受傷無法步行的人，喪失作戰能力的雜兵。

關原之役前，此地的確都是殘廢的雜兵。

但關原之役後，德川家康停止配給米鹽給此聚落，未經二年，此地的居民爲之大變。

還能工作的殘廢雜兵接二連三離開，代之而進的是無家可歸的人，非人（譯註1）、乞丐；接着犯罪的小惡黨也逃進來，走投無路的浪人也來此避雨露，這些人一旦帶妓女進來，樣相便完全不同了。以前雜兵們彼此以殘廢之身互助合作所建立的生活秩序已被破壞無遺，呈現的光景是：小偷將此作爲藏匿贓物之地，妓女讓男人日夜交替於其放縱的裸體上，病弱的浪人正在咯血的隔壁是賭座的喧囂。

籠罩着猥雜的喧噪和不潔臭氣的殘障小屋遲早會被京都所司代（譯註2）拆除，但現在成爲對明天不懷希望的人們的住處，而呈現一片吵雜。

今天也到處呈現着被難堪的暑熱煽起其獸性的光景。

突然，有一名巨漢叉開雙脚，站在通道中央，怒視周圍，大喊道：「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東西！」

此人那只穿下帶（內褲）的裸軀，肌肉發達，因汗和油膩而閃閃發光。

下帶佩有三尺多的長劍。

「你們統統都是臭蟲！難道你們都忘了自己是人嗎？」

對於他的叫喊，賭座有人回答道：「哦！十年前就忘了。那時戰爭，老婆、女兒被人強姦殺了。」

「閉嘴！難道老婆和女兒被殺，自己就墮落成臭蟲嗎？」

「別亂吼，當臭蟲比當人好呀！」

以下應和之聲，此起彼落：

「不喜歡臭蟲的話，快滾出去。」

「別靠你長得高大，就在那邊吼叫。誰喜歡當臭蟲是人家的事。」

「這裏是殘障小屋呀！別自己一個人想假正經。」

四面八方響起罵聲。

大漢面紅耳赤，竭盡最大的聲音喊道：「閉嘴！閉嘴！閉嘴！知道我是什麼人嗎？……我是宮本武藏！宮本武藏！」

頓時，屋內鴉雀無聲。

譯註1：（非人）江戶時代，與穢多同屬士、農、工、商之下的賤民。

譯註2：（京都所司代）德川幕府的官名，駐於京都，以監視朝廷和公卿爲主要目的。

二

大漢見此，在衆人注目下，抬頭挺胸，說道：「逆我宮本武藏者，出來報名受死！」說完，指着賭座上的一人，說道：「你想死得像臭蟲嗎？」

那人急忙縮頭、搖頭。

大漢接着又指着抱着妓女的人，瞪道：「喂！如要趕走我宮本武藏的話，來！分個高下！」

「不！不！不！……我完全不知您就是宮本武藏大人，才……」該人磕頭如搗蒜。

擊敗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當主清十郎及其弟傳七郎的宮本武藏之大名，卽便在這些殘障小屋的居民耳裏，亦響亮如雷之貫耳。

「看來！沒有人敢跟我一對一吧！」

那瓌視周圍的眼光，快瞪到自己臉上時，任何人都急忙低下頭。

「好！從現在起，大家要服從我的命令！」

大漢走向自己的位置，盤腿坐下。

被稱爲臭蟲的居民們，舉止非常單純恭敬。

一位剛才在賭座的人，帶着酒來。

「嘿嘿！請，請用……」

接着，人販子帶着一名土里土氣的十五、六歲的女孩過來，請求爲他倒酒。並搓着雙手說道：「嘿嘿嘿……如能獲得您這種日本第一劍客接受這個女孩，實在是最大的光榮。」

「倒酒嗎？由我來就行了。」妓女急忙靠過來。

小偷模樣的人，抱着三把劍過來，請求道：「如能獲得宮本武藏大人試刀，價格必能提高到百貫以上。請您高抬貴手，我願意贈送您一套合適的衣服作爲報酬。」

大漢非常滿意。

左右有妓女和女孩把酒杯送近嘴邊，邊喝邊開始大談與吉岡兄弟比武的情形。

其間的經過，有一人默默觀看着。

就是眞正的武藏。

武藏之所以暫住於殘障小屋，並無其他的特別理由。如要躱避雨露，任何地方都無所謂。

如要勉強說出理由，因此地是避開吉岡門人耳目的最佳場所。

時間已經三天。

武藏做夢也沒想到竟然有人冒他的名。

現在才知道擊敗吉岡兄弟已造成名聲，宮本武藏之名已廣播於庶民之間，但武藏並不覺得有何特別的快感。

武藏並非想揚名天下，才挑戰室町劍術所。世人的看法是：因吉岡道場有扶桑第一之稱，身爲劍客的人必定燃起將之擊破的鬪志；而武藏則是復仇——年少時，被清十郎擊敗，昏倒，像一堆破布被拋棄門外。

結果，變成把自己的姓名廣播於世。

卽使出現冒用他的姓名的人，武藏只是無動於衷，就像與他完全無關似的旁觀者，絲毫不動怒。

——隨便你冒用吧！

他的看法僅是如此。

武藏的膝上有一尊以鑿雕成八分成形的五寸餘佛像。

三

五名武士闖進殘障小屋是次日的午後。

「聽說，宮本武藏在此……」這則詢問響自隣棟的長屋的出入口。

「是的，在那一邊的小屋。」

「好！」

目送武士們大搖大擺走向另一邊，居民們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武士們在這邊的長屋的出入口站住脚後，彼此互看對方的臉色，確是彼此是否已下定決心。

「宮本武藏在哪裏？」一人提高聲音大喊，從板門後一齊探出衆多腦袋。

「我們是吉岡道場的人。……武藏在哪裏？」

因佐野又左衞門到京都來，以其孫又一郎爲發起人，決定動員全部門人殺宮本武藏，看來這五人似乎想搶先立功的樣子。

其中必定有一人獲悉宮本武藏潛居殘障小屋，於是私下夥同其他四人前來。

這時，膺武藏從早上喝下大量的酒，並抱着人販子帶來的女孩在睡覺了。

「大人，吉岡道場的人來了！」

膺武藏聞言，「什麼？」急急忙忙跳起。

剎那間，醉意全消，臉色大變。

「一共五個人，五個人！……請表演快斬給我們看。」

「我、我是……」膺武藏雙眼睜得幾乎目眦盡裂，結結巴巴。

五名吉岡門人已朝此逼近。

膺武藏倒霉的是這五人之中沒有一人曾看過武藏的面貌。清十郎在蓮臺野比武時，傳七郎在阿彌陀峰決鬪時，他們都留在道場。

「你是宮本武藏嗎？」

被五個人一瞪，膺武藏從喉嚨深處迸出一聲：「……嗯。」

膺武藏欺騙殘障小屋的居民們，但只具備威風的面貌和體格。

吉岡道場的門人們眼見對方不否認，也信以爲眞，個個表情嚴肅。

「吉岡道場，島田三十郎。」

「町屋五左衞門。」

「河邊總吾。」

「橫溝新之丞。」

「龍造寺嘉門。」

報完名，島田三十郎說道：「現在，願跟你進行公平的比武。」

「不……所謂比武必定時間和地點，以便雙方有充分的準備……」

拔劍。

膺武藏話未說完，五個人已不聲不響散開、

既然居民們提心吊膽在旁觀看，事到如今，膺武藏已無法供認自己是冒牌。

慢吞吞站起的膺武藏，以類似求助的眼光環視鬱兮兮的居民們。

居民們很不可思議地人人緘默，只想觀看事態的進展。

被長劍前前後後簇擁下，膺武藏在旁觀者眼中悠悠地走着。

居外是一片夏草茂盛的寬敞空地。

一走到空地，五名吉岡門人迅速奔開，各人距離膺武藏數步，圍起圓圈。

其後方則是走出長屋的居民們圍起的人牆。

站在烈日下的居民們，像從苦悶的窒息中解放出來似的，拼命爲膺武藏加油。

膺武藏並不輕易拔劍。

「喂！快分個高下！」

雖然正面的敵人叫喊着，但膺武藏連手也不放在刀柄，頻頻嚥口水。

「武藏大人！拜託，快殺給我們看。」

「我們替你加油。」

「快拿起石頭或什麼，把他們全打死呀！」

「解決之後，再奉爲殘障小屋的大明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神酒供奉呀！」

「快呀！快拔劍，讓我們見識見識！」

「快殺！吉岡門人五個、十個算什麼……」

一人對五人的對峙，使羣衆非常興奮。

再怎麼講，劍名震動京都城內城外的宮本武藏是與自己居住於同一巢穴的。

而現在已能觀看他到底有多厲害。

將近千名的臭蟲們，幾近忘我。

但，膺武藏並不拔劍，却要求道：「喂！有誰借我衣服和頭巾……」

立刻有人應聲。

膺武藏向此走近。

就在此刹那，突然，膺武藏鑽進人牆，想逃走。

「怕死！」首領格島田三十郎迅速拔出短劍，投出。

短劍射中膺武藏的背部。

膺武藏尖叫，方才拔劍。

蜂擁而至的五人，一眨眼就把膺武藏像切菜一般，砍得體無完膚。

鮮血淋漓的屍體把血潮染在夏草和泥土上，仆倒時，五人對於對手的無能，均顯出困惑的表情。

旁觀的居民們，對於這種過分不盡興，也呈現不解的沉默。

佛像

一

「今天天氣涼爽。」

昌山庵的茶室外有松籟。

大概只這一天特別吧！從昨晚起，暑熱消散

涼風吹進茶室，夕姬正在沏茶。

被請上茶座的是城之助。

從剛才起，城之助望着夕姬的美麗側臉發呆，忘了右脚的病痛。十五歲的城之助的胸中蠢動着男人的情念。

「……請。」黑茶碗被置於城之助膝前。

城之助因美麗的細長白指、露出袖口的嬌媚粉紅色而微感心悸。

害怕難堪的慾情表現在臉上的城之助，急忙

提高聲音：「謝謝。」並捧起黑茶碗。

城之助喝茶時，夕姬把視線拋向花頭窗之外，問道：「你的父母親呢？」

「母親，在我尚未懂事前過世；父親，三年前喪生於比武。」

聽此回答，夕姬把視線移向城之助臉上。

「你和我一樣。」

「是……」

「不會寂寞嗎？」

「不會。」城之助有如表示自己是勇敢的青年一般，斬釘截鐵地回答。

「男孩子比較好。……女孩子再倔強、也是脆弱。」以下的話，有如自言自語，聲音非常低。

「小姐……」城之助突然表情非常誠摯。

「什麼事？」

「妳無論如何也要當尼姑嗎？」

「……」夕姬不答話，再度把視線朝向庭院。

呈現於其側臉的寂寥之色，使城之助非常不舒服。

第一次造訪這昌山庵時的那種驕慢的態度丟到哪裏了呢？

雖不知她遭遇何種苦難，但年輕女人就是這麼善變嗎？誠之助只是非常震驚。

「小姐，請千萬不要當尼姑。」城之助深深鞠躬。

夕姬仍然沉默。

突然，城之助抬頭一看，夕姬已一臉是淚。

城之助有生第一次看見年輕的美麗女人哭泣，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看見了不應看的東西，急忙低下頭。

這時，重得彷彿地震的足音走近。

「澤庵殿不在嗎？」

是火焰坊。

城之助有如掩蔽夕姬似的，急忙奔出走廊。

「不在，出去托鉢了。」

「這就麻煩了，澤庵必定知道武藏躲藏的地點……」火焰坊邊說着，東張西望的望見了坐在茶室的夕姬。而且因她的美，發出非常率直的讚歎聲。

「什麼事嗎？找武藏殿有何急事嗎？」

「……不……」火焰坊以露骨的眼神盯着夕姬。「吉岡傳七郎死後，室町劍術所將變成如何呢？天生愛看熱鬧的我，前往一看，才知事情大了，於是跑來通報武藏……」

夕姬聽見此，露出頗愼重的神色。

「什麼事情大了……」

「哦，妳認識武藏嗎？」

「我愛他。」

「武藏外表裝木頭人，想不到私下竟有女人。」

「什麼事事情大了，快說說看。」

「室町劍術所以一個年僅十一歲的男孩作爲發起人，動員所有門人要殺武藏，士氣非常旺盛。」

「哪有這種卑鄙的作法！」

火焰坊因夕姬的激昂陳詞而張大眼睛。

二

「不管卑鄙或什麼，吉岡道場已決定如此。武藏既然連殺清十郎、傳七郎二位當主，想必不接受這種挑戰不行了。」

「可以逃呀！武藏可以逃呀！」夕姬叫喊似地說道。

「大概不會，只要宮本武藏是劍客，被挑戰，沒有逃走的道理。……對了，妳是誰家的千金呢？」

「這不關緊要，請立刻找出武藏，勸他快逃。」

火焰坊頻頻搖頭後，便向城之助詢問此美女的來歷。

城之助稍猶豫後，才告訴他，火焰坊睜大雙眼：

「哦！難怪！原來這位是殺生關白的千金。」再度鄭重打招呼後，說道：「武藏這傢伙實在艷福不淺，竟有貌似仙女的小姐愛他！……而妓女，一方面雖與上千男人共枕，但鍾情的必定也只是武藏一人……」

「怎麼囘事呢？」夕姬皺起美麗的眉宇，問道。

「沒有，我說的是別人。……誠如小姐所言，必須迅速找出武藏，想出一個吉岡家不認爲逃走的逃走方法。」

火焰坊站起來，稍作思考後，對城之助眨眼，走下庭院。

城之助繞過庭院，一出門口。火焰坊立刻說道：「實在太驚人了，這個世上竟然有那種美女！實在太驚人了！」邊說着，並張大鼻翼，作深呼吸，似乎香味仍飄至此似的。

城之助對於他的露骨表現，稍感不快，告以：「小姐已決心要當尼姑。」

「什麼？」火焰坊聲音大得驚人。「傻瓜！大可惜了！當尼姑的女人應該是塌鼻、細眼、麻臉，男人不要的。想必你也認爲如此吧？」

「是的。」

「到底因何理由想當尼姑呢？」

「不知道。」

「她說愛武藏，到底眞的嗎？」

「…………」

「以你這種小孩子，大概也不懂。」

「我已經十五歲了，不是小孩子。」城之助表情認眞，說道。

「哼！看來你也被那個美女迷得神魂顚倒，不過，這也難怪。」

「請別說這種話，快去找武藏殿要緊。」

「……對了，武藏不至於還沒抱那位小姐吧？」

「…………」城之助轉身。

「喂！等一下……這一點非常重要。假如武藏抱過那位小姐，爲何不着迷於她呢？這正是所謂鬼神的意志力吧！」

城之助轉身，近乎瞪着火焰坊回答：「正如你所說，武藏殿具有鬼神的意志力。」

「如此說來，還沒抱過？」

「小姐首次到草庵時，在客廳洗澡。」

「哦，洗澡的話，就必須脫光衣服。想必纒腰的腰卷也脫下了吧！」

「一絲不掛，進入澡桶，我提熱水和冷水。」

「哦……接着呢？」

「小姐要武藏殿爲她擦背。」

「什麼？」

「武藏殿眞的爲她擦背。」

「然後呢？」

「我覺得武藏殿看起來像傻瓜。」

「你的看法倒無關緊要，武藏如何呢？」

「如此而已。」

「什麼叫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就是如此而已。」

「換言之……你是說武藏雖目睹絕世美女的全裸，但仍抑制情慾？」

「是的。……小姐和武藏殿在客廳共度二晚，而且平安無事經過。」

「太傻了！」

「武藏殿和您是不同類型的人。」城之助如此說完，迅速離開。

火焰坊苦笑：「可惡的小鬼，竟拿武藏跟我比較。」繼則搖頭：「但假如是我，別說一晚，半刻也無法忍耐。」

三

武藏仍在殘障小屋。

把雕得漂漂亮亮的佛像置放身旁，武藏總是

以肱當枕橫臥。

由於坐於旁邊的人久久不動，武藏於是微張開眼看。

原來是人販子帶來的土里土氣的十五、六歲的農家女。

她面向佛像，合掌，一心一意正在祈願。

「拜我雕刻的東西不會有好處。」武藏說。

女孩許久才停止膜拜，說道：「不，這尊觀世音菩薩面孔尊貴，必定具有無限的慈悲。」

「好吧！隨便妳怎麼想……」武藏露出少有的微笑。「妳也看得出來，我不是信佛的人，更不會是潛居深山修行的善士。……我是殺過許多人的劍客。」

「無論您是何種人，這尊菩薩的確具有尊貴的面孔。」女孩說。

「妳眞的認爲如此？」

「是！眞的認爲如此。」

「妳即將被賣到妓院嗎？」

「是。」

武藏望着重重點頭的女孩，當然想起夕加茂的面影。

「妳喜歡的話，這尊佛像可以送妳。」

「不、不……給我太可惜了。」

「當妓女後，安置在自己的房間，想必佛像也會高興吧！」

「眞、眞的送給我嗎？」

「不錯。」

「非常謝謝。」女孩平伏。

「不過，接着要不要幫我做一件事？」

「可以，……但，我……」

「我直接跟人販子接洽。」

武藏要女孩叫人販子來，並交給他若干金子，說道：「我借半天。」

因錢數過多，人販子說道：「半天？就是一天也不要緊。……嘿、嘿、這個小丫頭不拿京都的水洗洗乾淨，照這個樣子，也賣不到高價的

「……好，請、請……」

那是買賣女孩並非悲劇的時代，被賣的女孩，也絲毫沒有逃亡的企圖。

武藏從腰間的筆筒，取出筆，在紙上寫好一篇短文。

「帶這張紙到西洞院的室町劍術所。」

「是……」

「並帶回信回來。」

「是。」

「但如對方問，不可告訴他們我在此地。」

「是。」

「不可被人跟踪。回來時，必須好好確定是否有人跟踪。」

「是。」

女孩出去。

武藏再度躺下。

武藏向對方詢問比武的時間和地點。

——我即將第三度勝利！

不管吉岡家以何人爲發起人，出動幾百人，一定要贏，他如此自言自語。

一乘寺下松

一

約過一時辰，那位叫「智加」的女孩氣喘如牛，馳回殘障小屋。

對於武藏的詢問，吉岡家的決鬪書如下：

時間：後天卯時（上午六時）

地點：京北一乘寺村竹林之鄉下松

發起人：佐野又一郎

監護人：佐野又左衛門

武藏默默燒掉決鬪書，站起。

——想必我不會再度到此殘障小屋睡覺了吧

！

心裡如此想着，並未向任何一位熟人告別，筆直走在通道，走向屋外。

「這位、這位……」智加追出出入口，叫武藏。

武藏回頭，智加睜大眼睛，說道：「您就是眞正的宮本武藏嗎？」

「嗯。」

智加似乎想繼續說下去，但因太過激動，話堵住了。

武藏走離。

後面傳來智加跟來的足音。

武藏並不回頭，走了大約二十步，說道：「跟我來，沒有用。」

「……想伺候您……」智加呑呑吐吐，好不容易才說出。

「我是個肚子餓了，便到山裡採水菓，在河中抓魚，任何地方都可露宿的人，我不會被女人服侍過。」

「武藏大人，請隨便帶我到哪裡都行。」

武藏回頭看着智加緊抱着佛像。

「妳不是已賣給人家了嗎？我身上的錢不够贖妳回來。」

「帶我離開因幡的人，明天才會回來。」

「妳是說，想趁這個機會逃走嗎？」

「……」

智加低頭。

滴下大粒的眼淚，肩膀激烈戰抖。

「智加……」

「是！」

「以我看來，那位人販子並非壞人，當我要求借妳半天時，他高高興興答應。……我不可背信於他，而且我也沒有地方安置妳。」

「武藏大人，任何苦頭，我都無所謂，只想盡力伺候您。……求求您。」智加當場下跪，額頭接觸地面。

武藏目不轉睛俯視着，心想：總不能要求淡路七助再收留一個女孩。

武藏把那位住在琵琶湖畔的聾啞女孩帶來京都，寄交七助。

那女孩必定仍生活在繫舟於鴨江岸邊的七助夫婦的船上。

即使被智加痛恨爲冷酷的人，現在也只有將之罔顧，別無他法。

「智加……」

「是！」

「我後天要跟室町劍術所的人比武。……想必對方會出動全部門人殺我，說不定五十、一百人……甚至二百人。我必須以寡敵衆，……我必須在後天早上之前，做好應戰的準備，我沒有時間安排妳。」

「……」智加因所聽見的事態的嚴重性，而瞠目，只仰望着武藏，說不出話。

「聽懂了嗎？」

「……是。」

「再見。」

這一次，武藏加快步伐，眞的不再回頭。

二

一乘寺村位於京都北方的瓜生山的山脚下。

瓜生山，北可仰望比叡山，南可望見如意岳；與其說是山，毋寧說是高地。

山脚下，交互散布竹林和荒草地，少數人家住在竹林中，不成聚落。

因竹林特多，故稱「竹林之鄕」。

昔時，此地有一叫「一乘寺」的古刹，因兵火而化歸烏有，其遺跡成爲三叉路的交界。

交界處有一棵張着巨大樹冠的老松。

遠望樹冠，有如松茸撐着傘。露出地面的松根，正顯示它有千年的樹齡。

所謂「下松」，這一稱呼由來於瓜生山下的原野微有坡度，並非平地。

三叉路之中，從比叡山的雲母坡而下的所謂「叡山道」，寬度有如街道。

從高野山方面通過田園的道路，是窄小的鄕村路。

另一條，從瓜生山的山下經過藥師堂的路，有白色的石塊妨礙步行，是險路。

從白河至修學院一帶是花崗岩的產地，從一乘寺的舊址到稍靠山的地區，是竹林和荒草地的界限，遍布大石塊。

這一天，武藏快步從鴨川走向高野川——從下游往上游，最後向行人問路，而右轉。

他要偵察一乘寺村附近的地勢。

武藏到達張着巨大的樹冠於夏空的下松後，緩緩眺望四周。

遠處的竹林中只有二家民家。

三叉路口附近寬濶，散布無數白石。其中也有數顆如躺着的豬一般大的。

北和東，茂盛的竹林遮滿山腰；田園在西，南是夏草茂盛的原野，但配有小竹林和雜木林，掩蓋路基。

——原來如此！

武藏恍然大悟。

吉岡家之所以選擇此地作爲決鬪場所，因此地頗具佈陣包圍之利。

發起人必定安放折合凳於此下松的根處，坐於此。

松樹上必定藏有携帶弓箭或槍枝的人。

北和東的竹林和南的原野，正好可伏兵，阻擋他奔逃進去。如要殺開血路，只有西邊的田園。

大致的看法是如此。

而三叉路口附近的空地，散布的大石具有讓殺手藏身的功用。

如孤身殺進，並能九死一生的話，只有以旋風的快速奔驅於西邊的田園。

但田園必定也佈有十重或二十重的劍陣。如

要將之突破，除非自信具有鬼神的本領。

武藏把敵人的數目假定爲百人，而試估其配置的情形：

——這裡有多少人。

——那裡有多少人。

最後的結論是：

——別說活着出去，就連到達這下松的根處都不可能。

但武藏毫無放棄比武，逃之夭夭的想法。

後天，未斬殺吉岡家的發起人之前，必須在此展開死鬪。

武藏沒有一位可助一臂之力的人。

勢必只藉腰間這一把劍戰鬪。

武藏深深嘆一口氣。

三

「有什麼心事嗎？小伙子。」突然有人出聲。

武藏一驚，投以視線，從最大的岩石後緩緩站起的是一名白髮削掉一把的老人。

穿白衣、葛袴、携櫻杖。

面對面時，對方雖無魁偉的容貌，而且目光溫和，但武藏却微感畏怖。

武藏對人生起畏怖心的是辯之助的時代，被無二齋的眼光照射時。無二齋逝後，武藏從不曾遇見人，而心生畏怯。

——到底是誰？

武藏爲了驅走畏懼感，挺起胸。

老人微笑，問道：「你站在此氣慨雄偉，是否準備在此報親仇？」

「不是……」武藏搖頭。「後天早上將在此進行比武。」

「哦……比武。」老人點頭，然後把話題引開！「走，我請你晚飯。」說完，擧步踏出，頗困難地拖着右脚。

老人的住處位於竹林深處的瓜生山的山腰。

不折不扣的草屋。

天色已黑，竹林中的風凉爽。

老人端出的是豬肉，頗美味。

用餐之間，武藏曾自報姓名，但老人表情不變。

但老人已知宮本武藏是何人。

武藏放下筷子，行禮，老人說道：「對手就是吉岡的衆門人了。」

「正是。」

「吉岡憲法是我多年的朋友，你已殺掉他二個兒子。……跟他的門人決戰也是難免的。」

「……」

「你有多少人馬？」

「我一個人。」

「一個人？只一個人跟他們拚命？」

「以老先生的推測，吉岡方面會有多少人？」

「這……會用劍的大概三百人，而團結一條心的大概三分之一……不，四分之一吧！」

「這麼說，大約有七十幾人了。」

「數目實在不算少。」老人注視武藏，微笑。

「您的意思是沒有勝利的希望嗎？」

「這在任何人看來，也都是死路一條。」

「既然身爲劍客，決不逃亡，寧可闖進死路。」

「不是決心赴死，而是決心求勝嗎？」

「這當然！」

「漂亮的劍客的劍客精神！」

「這叫劍客的護身符吧！」

老人到厨房，提酒來。

知道武藏不喝酒後，老人開始獨飲。

短暫的沉默。

最後，老人有如囁嚅說道：

「比武要贏，必須想贏才能贏吧！」

「……」

「你已檢討過下松的地形，想必也已看出如何才能九死一生吧！」

「不，我認爲九死沒有一生。」

「雖然如此，你却懷有贏而且活下去的意志。」

「……」

「這豈不是笑話嗎？」

「……」

「想續繼活下去，又殺進完全沒有生路的死地，難道有比這更滑稽的行爲嗎？」

「如此說來，老先生勸我逃亡嗎？」

「不是勸你逃亡。」

「您的意思是事情反正已不可爲了？」

「照着會贏的方式贏，照着會活的方式活。」

「……」武藏把老人這句淡淡的謎語緊記在心，另一方面，內心的一角則湧起疑念：

——老先生會不會是在嘲笑我？

富田勢源

一

「啊！巖流館的紅鬼！」

這一聲籠罩憎惡和怨恨的激烈驚叫聲，發自從八坂五重塔之東到清水寺的三年坂途中。

「三年坂」這一名稱，因傍有清水寺的泰產堂，故稱「產寧坡」，它之所以被稱爲「三年」，是因平城帝大同三年開闢坡路時所冠加的。

民間流傳一則迷信：如在此坡跌倒，三年內必定喪生，頗爲人們所忌諱。

不知是否因此，此坡卽使白天也人影稀少。有一名具有六尺二、三寸的巨軀的所有人，紅髮披肩，背負四尺餘的長劍，闊步走來。

不管距離多麼遙遠，看來非常醒目。

發出驚叫聲是一名旅人打扮的中年婦女。

同行的是一名三十前後的健壯武士。

「哦！他就是一乘谷的佐佐木小次郎嗎？」

「外記殿，事萬拜託您了。雖是長輩替晚輩報仇，但此仇無論如何非報不可！」

「沒問題，安江殿的中條流短劍配合我中河外記的念流，卽使那傢伙具有何等出神入化的本領，要殺他必定不難。」同行的人如此說來，小次郎已走近約剩十步的距離。

中年婦女是北陸道劍名最噪的富田一族的人。

富田家。

這一劍術名家在日本劍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昔時，鎌倉地福寺有一叫「慈音」的僧侶，他是奧洲相馬之人，本名「相馬四郎義元」。其父「四郎左衞門忠重」，屬新田義貞的麾下，擅長弓矢，在戰場上樹立無數武功，但被奸人毒殺。

其時，四郎義元年僅五歲，由乳母背着逃離相馬，潛居武藏國。

七歲時，乳母携往相州藤澤的遊行寺，祭拜亡父。乳母請求遊行上人收義元爲弟子。

但成爲和尙的義元，其幼小的胸中不曾片刻消失復仇之念。

十歲時，逃離遊行寺，到京都。因到鞍馬寺拜訪師兄，而認識寄居於此的唐人，獲傳劍法的精妙。

十六歲時到鎌倉，寄身地福寺，雖再度成爲和尙，但不曾放棄尋求劍術之奧旨；十八歲時，往鵜戶岩室的安樂寺，向「鵜戶大權現」祈願，終於開創「念流」。時年長慶帝正平二十三年五月。

數年後，慈音潛行歸故鄉，以「相馬四郎義元」之名，報了父仇。將仇人首級供奉於墓前，折回鎌倉，再度剃髮，成爲慈音。

成爲慈音後，仍巡廻諸國，授劍法予具有天

賦的人。

但以上是繼承其正統的馬庭念流樋口家的記載，到底正確與否，不得而知。

屬於慈音所開創的念流之末流的富田家，將其載爲「神僧慈音」，將之神秘化。

可確定的是，一位地福寺的施主「中條兵庫助」繼承慈音的念流。

中條兵庫助精通念流的奧旨後，傳之甲斐豐前守；豐前守傳之大橋勘解由左衞門；勘解由左衞門傳之富田九郎右衞門。

富田九郎右衞門是越前朝倉家的家臣，乃此國之名族。

九郎右衞門悉心鑽硏之後，改爲中條流，號稱「富田派」。

使富田派名震天下的是其孫勢源。

富田勢源，與上泉伊勢守同時代。

其劍名響亮天下的是永祿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地點美濃，奉國主齋藤山城守義龍之命，與鹿島神道流的高手梅津長羽比武所致。

二

從室町期到戰國時代，堪稱關東劍道大本營的是鹿島神宮。

鹿島神宮的祠官之間，自「國摩眞人」以來，代代相傳，勤修劍術，名人高手輩出。「塚原卜傳」便是如此的人，他走遍五畿七道，眞劍比武十九次，踏進戰場凡三十七度，木刀的比武無法勝數。且身上只有若干箭傷而已，並無刀痕。據說卜傳一生斬殺的人多達二百十二人。

塚原卜傳逝世經二十餘年後，成爲鹿島神道流之代表者、名震關東、東海島的是梅津長羽。

繼承慈音念流的中條流、富田勢源和鹿島長劍的第一人梅津長羽，不約而同進入美濃。

美濃國主齋藤義龍聞此，絕無置之不顧的道理。

義龍命令先到美濃，停留於城中的梅津長羽

：

「何不與富田勢源比武，擊落中條流的短劍。」

梅津立刻遣派使者，表示：「本人仍未見識名揚天下的中條流短劍，請惠予一見，至所盼望。」

但，勢源口頭拒絕：「本人已剃髮爲僧，劍術未臻成熟，絕非梅津長羽之敵手。附帶一提的是中條流尚未與他流進行過比武。」

梅津聞悉此話，在城內放聲大笑：「本人的鹿島神道流在關東是無敵，在東海道更不必說，即使在北陸道也是無敵了。我的師兄弟共有三十六人，沒有一人可及於我的劍尖，統統變成我的徒弟。前幾年，我來貴國時，也擊敗有美濃高手之稱的吹原大書記、三橋貴傳二人。……那位叫富田勢源的劍客，在越前可能是第一高手，但照此看來，也不堪我海津長羽一擊。」

接着，梅津說出不應出口的狂言：「至少貴國的領導人也應具備不怕喪失生命，與我比武的劍客精神。」

齋藤義龍是身高六尺五寸，號稱具有二十人臂力的大力士。

義龍聞悉侍臣轉告的梅津的狂言後，決心無論如何也要使富田勢源與之比武。於是派遣武藤淡路守、吉原伊豆守二人作爲正式的使者，前往勢源的旅宿。

美濃的齋藤家與越前的朝倉家具有同盟的關係。

勢源下榻之地是朝倉家的族人朝倉成就之家。由於齋藤家武威旺盛，朝倉家把朝倉成就送往美濃，有如人質。

雖正式使者已來，但勢源仍堅辭比武。

義龍不屈不撓，共派三次使者。

勢源終於答應。

比武場定爲「武藤淡路守宅」。

時間，七月二十三日辰時。

勢源希望有人裁判，吉原伊豆守接受此任務。

梅津長羽離城，以齋藤家的族人大原家爲休息地。

比武的前後，梅津行「澡禮」，堅定信心。所謂「澡禮」，並非入浴，而是身穿白衣白袴，在澡堂沖冷水，講吉祥話。

勢源聽說此，冷笑道：「如已有備無患，何必向神祈求庇佑……。」

當天早上，勢源帶二、三名隨從，走出鎌倉成就的住宅，半路上，發現一堆要賣的木柴，於是從中抽取一根一尺二、三寸的黑色木柴，揮揮看，決定：「這一根大概可以。」

梅津則有數十名徒弟列隊，並有大原家的主人同行，前往比武場。

其兵器是一把長三尺四、五寸，削成八角的大木刀。以綿套裝着，由一名弟子帶着。

二人同時進入比武場。

卽使在旁觀者眼中，勢源並非梅津之敵。

梅津身高超過六尺，勢源是不足五尺的小個子，面貌亦頗相形對照。梅津的目光銳利有如矛頭，勢源的雙眼瞇得有如卽將睡覺。

一個是烈風下長嘯的虎，一個是牡丹花下的睡貓。

三

梅津在天藍色的小袖上着木綿袴；勢源在柳色的小袖上着半袴。

距離二十步對峙時，梅津不知想起何事，向吉原伊豆守提議道：「裁判，我想改以眞刀比武。」

伊豆守問勢源：「你的意見如何？」

勢源不動聲色，答道：「對方卽使把木刀改爲長劍，我毫不在意。但在下仍以木刀奉陪。」

梅津的粗眉上吊。

臉上顯然帶着怒容。

先逼近的是勢源。

梅津則高舉三尺數寸的大木刀。

測定距離的勢源，吼叫一聲。聲音不大，但仍傳抵圍觀在遠處的人們耳裏。

梅津朝勢源的天蓋砍下木刀。

勢源以一尺二、三寸的木柴將之架開，聲音響亮。

下一刹那，勢源的矮身斜斜橫跳。

鮮血從梅津的鬢角流至臉頰。同時，其右手頹然下垂。

勢源連續搏擊其鬢角及雙手。

一臉是血的梅津，發出類似野獸咆哮的叫喊，攻擊。

勢源架開其大木刀，順勢擊其額部，再度跳開。

梅津的表情更形恐怖，仍不屈服，繼續襲來。

勢源以看來慢吞吞的動作，給予梅津的右手腕一擊。

梅津雖已屈膝，但仍拼出死力，左手握大木刀橫掃勢源的脚。

勢源踏住其兵器，把三尺數寸的木刀折成二半。

梅津蹣跚站起，幾乎無意識地拔出佩劍，刺向勢源。

勢源輕易將其長劍打落地面

比武結束了。

勢源本可一刀使梅津喪命。他並不如此，只使對方在不殘廢的情形下喪失戰鬪力。

擁有門人一萬餘的名門富田家的當主，避免比武時殺人。

佐佐木小次郎屬於這位富田勢源的孫弟子。巖流舘位於越前國宇坂莊一乘谷淨敎寺村，以前是修驗道（譯註一）的修行場。

修驗道的一人佐佐木巖流，膂力驚人，爲人狂妄，他把修行場改建爲自己的住宅。

他在海邊撿到一名嬰孩，將之作爲養子撫育。這就是小次郎。

正如其面貌所顯示的，小次郎顯然是外國人的血統。當初必定是從漂流而來的遭難洋船上救起的。

小次郎十歲時進入富田道場，立刻發揮他的天賦本領。但少年時，已顯露傲慢的天性，無法矯正。

十五歲時，是和當主作示範動作的高徒，但他不喜歡用短刀，選用三尺餘的木刀。

勢源已是七十餘歲的老人，不到道場，而由其養子山崎六左衞門繼承富田家。

六左衞門成爲富田越後守，仕於前田家，領有采邑一萬三千五百石。

這是柳生但馬守宗矩未得一萬石之前。身爲劍客而獲得一萬石領邑的是以富田越後守爲最先。

被稱爲「名人越後」的，便是此人。

小次郎是越後守的弟子。

越後守有一位高手弟弟，叫「山崎治部左衞門」，小次郎與治部左衞門的長男新五郎同年，二人比武，將之擊殺，離開越前國。

在三年坡發現小次郎，而想報仇的是山崎治部左衞門之妻，亦卽新五郎的母親。

譯註一：〔修驗道〕根源於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以媒介密教所形成的一派宗教。

婦女短劍

一

山崎治部左衞門之妻安江，娘家是關東劍名最盛的樋口家。

慈音和尙的劍法分爲二個流派，前面已述。

中條流富田家和念流樋口家。

關於樋口家，以下稍作敘述。

據說慈音晚年移居信州伊那波合，在此建立淨舍，取名長福寺，安置「摩利支尊天」，過着晴耕雨讀的安靜日子。

慶永十五年，慈音把其劍術的奧秘授予弟子之一的「赤松三首座慈三」。

赤松三首座傳之「小笠原東泉坊甲明」；小笠原家經氏綱、氏景、氏重三代的傳承。

小笠原氏重之後，繼承的人是「友松三氏宗」（僞庵）。

友松僞庵二十歲時，成爲倭寇，秘密渡往中國，經過數年才回國。

僞庵在中國學到的是張良的戈之術和醫術。醫術之中，尤其擅長眼科。這是大正年間的事。

因僞庵已體會念流的奧旨，更加上張良的戈術，每次比武，一擊便奪去對方的生命，因此周遊各國時，極力做爲眼科醫生，診療患者，假裝不懂劍術。

僞庵偶然來到上州西平井村，獲悉上州有衆多眼病患者，於是在村外的無住寺作長期逗留。

有一名叫「樋口又七郎」的劍客前來求治眼疾，當他知道僞庵不單是眼醫，於是要求比武。

樋口又七郎把着三尺五寸的木刀，僞庵赤手空拳，輕易奪下木刀。

又七郎的祖先是曾向慈音學過劍的兼重。

又七郎知道僞庵的劍法是他夢寐難忘的兼重之後的念流時，立刻請求收爲門下。

僞庵在此之前，曾在上州傳授念流給一名叫「小串清兵衞」的劍客。

對於又七郎的請求，僞庵拒絕道：「本流的規矩，一國只傳一人，在此上州已不傳。」

僞庵離開上州時，又七郎於是與之同行。

又七郎獲得僞庵傳授念流是在木曾山中。

二

山崎治部左衞門之妻安江，是又七郎之妹。

隨行的中河外記，是樋口道場的首席弟子。

中河外記奉師父之命，離開上州，前往接受仕於前田家而在加賀的「名人越後」的指點，時間已過半年，正要返鄉，於是和希望「回故鄉走走」的安江同行。

他們計劃遊覽京都、奈良，沿東海道而下。很意外地，正要前往清水寺參拜時，安江在三年坡遭遇打碎其愛子新五郎腦蓋的佐佐木小次郎。

安江雖是女子，但生於樋口家，幼年即鍛鍊短劍，具有非同尋常的本領。

她當然不放過愛兒的仇人。

「佐佐木小次郎！」她佇立於三年坡的正中央，朝着距離數步的異相大漢尖叫。

小次郎看向安江，但似乎不認識，皺起眉宇，問道：

「妳是誰……」

「三年前，在越前崎被你殺死的山崎新五郎之母。」

「有什麼事嗎？」

「我要爲兒子報仇！」安江說道。

「無聊！」小次郎冷冷回答。

「怎麼講？」安江揚起柳眉。

「哪有比殺女人更無聊的事？如果是年輕貌美的女人，還有貞操作爲賭注，多少還有可取之處……至於和妳這種快到五十歲的女人交手，簡直無聊透了，浪費時間。」

「閉、閉嘴！不許說風涼話！中條流短劍和你的傲慢長劍，到底孰優孰劣，今天非分個高下不可！」

配合安江的叫聲，中河外記說道：「樋口又七郎直傳的馬庭念流、中河外記，從旁助刀。」

小次郎定睛注視外記。

「你看來不錯。」然後微笑。

小次郎是所謂劍鬼。

他不斷尋求背負的竹竿的活牲。即使對方顯然不足爲一敵，一旦交手，也毫不留情，加以斬殺。他因斬殺而感覺無上的快感。

如對方是堪與他分勝負的高手，即使對方拒絕，他也非使之接受挑戰不可，的確所謂劍鬼。

小次郎視中河外記爲此中的好手。

「夠味！」小次郎說道。「想見識我佐佐木小次郎的虎切刀的厲害嗎？」

小次郎把斬燕的快斬，自稱爲「虎切刀」。

拔劍斬殺掠空的飛燕，這種至難的本領絕非只靠習劍就可練成。

小次郎在越前的溪谷修練這種本領，費時大約一個月，瞄準百隻，完美地斬獲百隻，而領會此中的訣竅。

本來，富田家的中條流便是以行刀迅速爲最高境界。

朝敵人出劍時，不管是砍或刺，如何以最驚人的速度行之呢？這是中條流的最高境界。這也是中條流以短劍作爲兵器的原因。

這是因使用短劍比揮舞長劍，速度上快於敵方的出劍。

小次郎在富田道場嶄露頭角，負責與師父一起做示範動作後，他開始懷疑：

——短劍眞能勝過長劍嗎？

師父的木刀長度一尺數寸，而小次郎則選用二尺七、八寸至三尺餘的木刀。

最後，小次郎終於歸納出結論：劍越長越好。

而且他也不顧忌說出，態度上也顯露出傲慢不遜，終而被逐出門牆。

被逐出門牆後，小次郎流浪一方，而使用的長劍則愈形加長。

小次郎有一招自編的劍法，高舉三尺餘的長劍，架勢有如拜擊，第一步緩緩踏出，然後逐漸加速，朝敵人猛衝，一旦距離已測定，馬上砍下。

他的砍下動作，具有獨特之處。

亦即，邊砍下時，邊彎曲雙膝，低身。把敵

人劈二半的瞬間，小次郎已完全蹲下。

小次郎將之命名為「一心一刀虎切刀」，截至目前，共有十七次比武，每次一劍斬殺敵人，不曾遺漏。

目前小次郎具備堪稱魔神的快斬：拔出背負的四尺竹竿，斬殺飛來的燕子，隨即翻身斬殺第二隻燕子，接着更以橫掃砍落第三隻。

三

「笑話！」中河外記的緊綳面貌漸露出侮蔑的冷笑。「聽說你能揮動長劍，斬殺燕子，如果一定要使飛燕落也的話，倒不如用弓箭，放箭總比揮刀快吧！……馬庭念流絲毫不畏懼誇耀長劍的旁門左道。」

「嘿嘿嘿……到了地獄後，再好好檢討你的狂言。」小次郎吃吃笑道，然後正視安江。「寡婦，雖不知妳具有多少火候的中條流短劍本領……但我沒有殺女人的劍。」

「少廢話！快分個高下！」

「真的要的話，可以。我只殺妳的同伴，不殺妳。」

「少廢話！少廢話！我是樋口家的人，也是山崎治部左衞門之妻，生命早已置之度外。」

「哈哈哈……不要想錯了，佐佐木小次郎要是殺了女人，恐怕會惹出閒言閒語。其實殺掉妳，在我看來就像切蘿蔔，並非同情心作祟，才不殺妳，……女人不是殺，是要抱的。」小次郎說道。

安江的臉色血色盡失。

她年輕時，頗以貌美著稱。

現在，因氣憤而變成蒼白的面貌，突然使小次郎感覺其為女人。安江雖已四十七、八歲，但美色仍在。

小次郎瞇著雙眼，腦際掠過輕浮的念頭。

「寡婦，如果妳輸的話，就要被我小次郎抱了。」

「無禮！」中河外記拔劍。

「別緊張！這裏是三年坡，……未選好場地之前，還是耐心等著。」

小次郎悠悠轉身。

小次郎選擇的決鬪場地是鳥部山。

又稱鳥部野，位於清水坡與小松谷之間的山丘。

此地早在平安時代便是墓地，有「藤原良經」等貴族的墓。

因此除非故人的祭日或宗教節目，此地人跡罕至。

小次郎領安江和中河外記到此丘陵，選擇山腰對峙。

「準備好了嗎？」小次郎有如做遊戲一般，說道。

「由在下先……」中河外記想叫安江退開。但安江反而前進一步，拔出藏於櫻杖內的一尺五寸的短劍。

外記只得與安江並肩前進。

小次郎冷然等待。

距離逐漸縮小，小次郎甚至不把手按向背負的竹竿。

安江測定距離後，迸出尖銳的喊聲。小次郎仍未抓竹竿的把手。「寡婦，妳即將在此被玷污。……你們馬上就要慘敗了。」說完，眼光刺向中河外記的胸部。

對於小次郎的狂言，外記的臉上與安江更充滿憤怒。

外記高舉的長劍，不斷緩緩搖擺，不使之安定。

馬庭念流以高舉的長劍下斬時，一向只以一劍決勝負。

因此，外記不輕易攻擊。

只是咬緊牙關，睜大雙眼，等待時機成熟。

但小次郎只是頹然垂下雙手，保持靜止不動的姿勢。

時機未熟之前，必須長劍對長劍。如此下去，只要外記不攻擊，不知要流逝多少時間。

外記有意忍耐如此長久的時間，擔心的是安江焦躁，先以短劍出擊。

外記寄望安江不動。小姐時代，有「小太刀乙女」之稱的高手，即使小次郎也絕不敢輕視才是。

約經四分之一時辰。

外記的期望落空，安江終於發出第二度的喊聲。有如抛出全身一般，朝小次郎刺擊。

烏部野決鬪

一

——糟了！

與中河外記在內心的叫喊同時，安江手中的短劍被撥落。

下一剎那，外記發現有無數的黑針朝他的臉部飛來，於是不加思索蹲低身子。

外記無暇分辨那是被小次郎掃落的安江的頭髮，這是外記的失敗。

蹲低身體，便無法使出馬庭念流的獨到劍招。

結果，外記自己招致成爲小次郎的劍下鬼。

小次郎踏出一大步，竹竿一閃，剁下外記的首級。

拖着紅尾，飛騰於空中的首級嚇慌了頻頻在此飛翔的燕子，燕子正要反身飛回，在此剎那，小次郎怒叫一聲，順便斬落該飛燕。

短劍被打掉的安江，形成完全被遺忘，單獨被留下的情況。

但安江出身樋口家，且是山崎治部左衞門之妻。

既然敗於佐佐木小次郎手下，毫無貪戀求生

的念頭。迅速拔出懷劍，準備尾隨其子新五郎之後。

小次郎見此，微笑。

「寡婦，何必急著找死？」

「……」

「履行約定之後，再去找妳兒子還不遲。」

安江因絕望與屈辱，無話回答，全力刺向自己的喉嚨。

竹竿毫不留情地撥掉她的懷劍。

安江反看小次郎。

她的雙眼茫然，有如白痴。

也忘了眨眼，任由被逼近的小次郎透進銳利的眼光，絲毫不動的站著。

「寡婦，照約定。」小次郎如此說著，抱住安江，當場倒下。

安江的茫然雙眼，呆滯不動。

自殺被阻的瞬間，安江顯然喪失思考能力。

一般人只要一瞥這種悲慘的可憐表情，必定打退堂鼓了。

但小次郎這種人似乎完全不具這種憐憫之心。

邊冷然注視安江那已無血色的臉，一雙手則毫不猶豫地捲起裳角。

腰卷被剝下，烈日下的夏草中浮起不屬於五十歲女人的豐滿大腿。

正當它被向左右張開時，後面有人出聲。

「不可玷汚發瘋的女人，快停手。」

「什麼！」小次郎非常敏捷地躍離安江身上，面對干擾者。

着白衣、葛袴，手携櫻杖的白髮老人，站在生否的墓碑旁。

他是武藏在一乘寺村下松遇見的老人。

當時，武藏與之面對面時；微感畏怖。

但小次郎絲毫不感畏怖。

「敢來打擾的，即使老人也一樣照殺不誤。」小次郎對之咆哮。

「我還不想被殺，如照目前安靜生活下去，我應該還能活十年。」

「既然如此，就快離開！」

「巧的是我不能拋下那位可憐的瘋女不顧。」老人平心靜氣說道。

二

小次郎狠狠反瞪，說道：

「老頭子，這場決鬪，從頭到尾你都看見了吧！」

「湊巧看見的，我來祭拜對我這位昔日年輕無知的青年另眼看待的公鄉的墳墓。」

「如此說來，你已知道我佐佐木小次郎有多厲害了，雖然如此，你還要干涉我的事……你是劍客嗎？」

「嗯。十年前還以劍客的面目遊歷諸方呢！」

「現在還敢自負本領不亞於從前嗎？」

「不，你也看得出來，現在骨瘦如柴，皮膚滿是皺紋，完全不是你這種年輕力壯的劍客之敵。」

「嗯，我總覺得你不是一般劍客，報名！」

「當我不當劍客時，名字也拋棄了。」老人微笑。

「閉嘴！當劍客的人，死也要死得像劍客！」

小次郎拔出剛才已入鞘的竹竿，舉劍青眼。

「快！老頭子，你的拐杖藏刀吧！快拔出來！」

「它只是一般的拐杖。」老人單手舉杖讓小次郎看。正當此時，小次郎發出驚人喊聲，襲擊老人。

老人在拐杖未被砍斷之前，將之拋上空中。然後慢慢後退數步，接住落下的拐杖。

「這一劍可眞不是嚇唬老人而已。」

老人如此說時，小次郎才發覺；他不是一般

的高手。

不禁感覺背部不寒而慄。

──但，我是不敗的！

小次郎湧起激昂的鬪志。

「小心！」高擧長劍。

老人只是目眩地眨著皺眼皮。

小次郎緩緩踏出第一步。

「要讓我見識虎切刀嗎？」老人配合小次郎逐漸加速逼來，邊後退，說道：「不錯！」

小次郎逼近的速度，已增為近乎快跑。

不知曾經歷何種鍛鍊，後退的老人絕不讓小次郎縮短間隔。

小次郎雖未發覺，其實他們繞過大圓圈，跑過草地，再度回到剛才的地點。

剎那間，小次郎發現老人的背後有一塊墓碑。

──就是現在！

小次郎大喊，把高擧的四尺竹竿，以拜擊的形式下斬。

小次郎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虎切刀毫無應手感覺，徒然斬空。

彎膝，並以完全蹲下的姿勢，小次郎仰起遺憾的眼光。

老人輕輕站在墓碑上。「實在厲害！可眞把我嚇壞了。」

小次郎聽見這句可視為嘲諷的話，大叫一聲，向上橫掃。

老人一跳六尺餘，移向另一座墓碑上。

附近響起尖銳的哀叫，正是此時。

老人和小次郎目睹安江拾起懷劍，刺穿自己的喉部。

這是醒後的安江必然採取的行為。

小次郎對老人說道：「老頭，改天比武。……

……先報出姓名！」

「以後不會再跟你見面了。」老人走下墓碑，走進安江的遺體，說道：「並非非死不可……

…」邊說著，使之仰臥，從喉部拔出懷劍，並使之在胸前合掌。

「報名！」小次郎大叫。

「我報名的話，你才要幫我挖墓穴嗎？」

「好！我幫忙挖墓穴。快報名！」

「總算有人要挖了。………我過去的名字是松山主水。」

「什麼？松山主水？」小次郎瞪大雙眼。

三

松山主水。

這個名字現在已成傳說了。

松山主水的身世不明，有人說是「竹中半兵衛重治」的表弟。

至於他協助竹中半兵衛，往來衆多戰場，立下汗馬之功，這是事實。

竹中半兵衛是遠江守重文的長男，生於美濃國池田，住於大御堂，永祿七年，半兵衛年僅十九歲，與弟「久作重隆」只率兵十六人，攻佔齋藤龍興的居城岐阜城。當時，松山主水便是十六人中之一。

半兵衛仕於織田信長，後爲羽柴秀吉禮聘，爲其軍師。當軍師之後，半兵衛不曾出現在作戰會議座，完全是幕僚，所有功勞歸之秀吉。

天正七年，秀吉伐中國時，半兵衛陣歿於播州三木。患肺病，行年三十六歲。

松山主水於半兵衛逝後，成爲「本柯常陸介隼人」（木村重成之父）的食客。山崎會戰時，曾與明智光秀的部將「稻次萬五郎」展開壯烈的一對一決鬪，轟動敵我。

稻次萬五郎是號稱三十人臂力的怪物似的大漢，而且敏捷無比，他那富有實地戰鬪經驗的長槍本領有無敵之譽。

攻進本能寺時，稻次萬五郎斬殺三十餘名信長的侍衞。

松山主水在稻次萬五郎的三尺五寸的長劍下

，負傷累累，一身是血。眼看再一刀卽將被劈成二半時，主水在地上繞兩圈，刺向萬五郎的腹部，才獲得九死一生。

在此之前，主水不曾正式學過劍術。

刺殺稻次萬五郎之後，主水常想浪遊天下，磨練劍術，但木村常陸介不許他離去。

某年，主水不告而別木村家，外出流浪，最後到達加賀，成爲前田利家的食客。

獲悉傳聞的木村常陸介，向利家提出「奉公構」。

所謂「奉公構」是舊主人對新主人提出：「此人在敝處不受歡迎，被驅逐離開，請貴處終止收留。」

松山主水成爲永久浪人便是此後。

居住山野的主水，此時才正式開始習劍。

主水的劍開始響動諸方，始自秀吉攻佔小田原時。

他的本領幻妙絕頂，面對面的敵人都被主水那超越人類動作界的迅速動作困惑，深感絕望。

世人稱主水爲「使用飯綱的人」。

所謂使用飯綱的人，是指會施展「荼枳尼天」之法和「摩利支天」之法的妖術者。劍客被稱爲「使用飯綱的人」的有前述的塚原卜傳，因卜傳太厲害了。

但，卜傳的劍並非妖術、不可解的魔劍。

而主水的劍，的確具備魔術的一面。

對峙時，逐漸向對方施以催眠術，將之緊緊束縛。

主水後來被加藤清正禮聘，參加朝鮮之役，他曾對明軍發揮上述的魔術，但世間傳言他的厲害也止於此時。

歸國之後的主水，不知隱居何處，行踪杳然。

對有志劍術的人而言，松山主水此人已成謎，已無緣見識他的妖魔之劍。

現在，站在佐佐木小次郎面前的老人，竟然

報出松山主水的名字。

「老先生！您眞是松山主水殿嗎？」小次郎興奮，再度確定。

「說來不該再說出十年前丟棄的名字。……忘掉吧！」

「不，不，如眞是松山主水殿，請賜敎一招……。」

「別傻了。」

「怎麼講？」

「既然已會絕妙無比的虎切刀，還想學新本領，未免太過貪心。……重要的是，到對面的寺院，借挖墓的圓鍬來。」老人說。

隱士

一

瓜生山山腰的草庵……

武藏的膝間置有五寸餘的木材，默默動鉎。

但並非一心一意雕刻。

草庵主人所說的話，仍縈繞於腦際不離。

在一乘寺下松與吉岡家七十餘人死鬥的前夕，武藏前來探查地勢，結果只能將之歸爲不可能遁逃的死地。

對於認爲完全沒有生路的武藏，草庵的主人微笑，說道：「想繼續活下去，又殺進完全沒有生路的死地，難道有比此更滑稽的行爲嗎？」

武藏說道：「如此說來，老先生勸我逃亡嗎？」

老人立刻答道：「照着會贏的方式贏，照着會活的方式活。」

對武藏而言，這句話如禪宗的問答，極端晦澀，是一句頗難領悟的警句。

此後，武藏想起幾句在流浪之間熟讀的「孫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武藏已知吉岡家的人數及決鬥場所，而且也約略揣測出對方的攻擊方式。

已方只有一人。

如遵從孫子兵法，只有逃之夭夭了。

但武藏絲毫沒有逃走的意思。

如要活着脫離目前的死地，或許可引用以下這句孫子兵法：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謂之死地。」

以迅似疾風的速戰，突破敵線——這句話只能解作此。

聽說關原之役時，四方被敵軍包圍，陷入完全死地的島津義弘，立下徹底的決死決心，筆直突破前面的敵陣，逃回伊勢，拾回一命。

但死中求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當然已方必須有如沖走巨石的激流一般的疾勢和瞄準獵物一擊卽中的猛禽飛翔。

因此必須選擇的手段是：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攻擊敵人時，絕對先攻其要害、弱點。如敵人因此而步驟大亂，暴露意外的漏洞，如此殺出血路是可能的。

——何者是要害、弱點呢？

武藏邊想着，邊默默動鉎。

「我這具如同枯木的瘦身，總算也熱出汗了。」老人邊說着，回來了。

老人用完早飯，立刻外出；太陽西斜時，才回來。

「哦，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有益的消遣。」

老人——松山主水，隔着地爐坐下後，看著武藏的手。

「看來你不是對神佛懷有信心吧！……」

「正如您剛才所說，只是無聊的消遣而已。」

「是一種達到心無旁騖的方法吧！」

「正是。」

「爲了窮究劍的奧旨，有各種方法。有人參

拜武神的神社，有人進入深山，有人在洞窟打坐注視波濤。像你這樣雕佛像也是方法之一，也有人試斬飛燕……」

「斬飛燕?!」武藏皺眉。

「我今天在鳥部野就遇到這種人。與人決鬭，砍下對方的首級後，就像誇示他的快斬一般，順勢斬下一隻飛燕。他的本領的確高強。」

「那位劍客是誰？」

「叫佐佐木小次郎，使用四尺餘的長劍。他的目光、體材雖然不平凡，但個性的殘忍却令人毛骨悚然。」

二

「我見過那位劍客。」

「哦，你也認識？」

「我總覺得遲早會跟他比武。」

「如此說來，你也能斬飛燕了。」

「大概……」

「……？」

「大概沒辦法。」

「那你是否覺得稍遜佐佐木小次郎？」

「不，……」武藏搖頭。「聽說佐佐木小次郎曾在富田勢源的道場學過中條流，因輕視短劍，故以長劍爲兵器，最後被逐出門牆。因中條流用的是短劍，故着重出劍的速度。想必佐佐木小次郎爲了發揮出劍的迅速，才故意用長劍練習斬飛燕的本領吧！……短劍無法及於飛燕，若用長劍，便能將之砍下。當他練成這項本領時，以爲天下無敵了……」

「你認爲佐佐木小次郎不是天下無敵嗎？」

松山主水微笑，問道。

武藏並未立刻作答，緊盯主水，問道：「老先生試過佐佐木小次郎那斬飛燕的快斬了吧？」

「嗯，試過了。」

「結果呢？」

「我從一塊墓碑跳向另一塊墓碑，逃過了。」

」

「小次郎出斬的速度想必不會慢於您的跳躍吧！」

「不錯。」主水點頭承認。

「非常抱歉！即使您是被稱爲使用飯綱的罕見高手，但以目前這種高齡，跳的速度大概不可能快於飛燕吧！」

「嗯。」

「我雖不會斬飛燕，但飛燕反身想必不是變化自如，必有一定的軌道。如能看出它如何反身，如何飛翔，然後瞄準、斬落，並不須所謂出刀迅速。如有充分的餘裕，測好距離，即使出刀緩慢，要將之斬落，並不特別困難。」

「嗯，嗯。」

「想必您的跳越，就是測好小次郎出刀的速度，而早它千鈞一髮，點地跳起吧？」

「正是……」主水承認。

「但我的劍術尚未熟練，如與佐佐木小次郎那種鬼神一般的天才決鬭，是否能勝，就不敢十分有把握了……」

主水注視突然多言的武藏，告以另一件事：

「我到鳥部野掃墓的歸途，順便繞道吉岡道場看看，發起人的佐野又一郎只是小孩。年紀才十一歲，而監護人的佐野又左衞門，已六十五歲，而且患中風，拖着單脚。」

「……」

「保護這二人，佈陣的却多達七十餘人。……如何呢？」

默默傾聽的武藏，心中響起幾句孫子兵法：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謂之死地。……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三

上京柳之路上。

小松林綿延著，清澈的小河沿馬路伸展著。

面此的風雅草庵，共有二三間。

有一匹快馬以非常快的速度在烈陽下，它所停馬的草庵，是以青竹圍成的竹籬笆，看來是風流隱士的住宅。

抵達的年輕、健壯、眉目凜然的武士是毛利豐前守勝永。

不帶隨從，單騎所造訪這家草庵的主人是過去土佐二十二萬二千石，實提五十萬石的國主「長曾我部盛親」的歸隱處。

這年，盛親才三十歲。目前，他已不用「盛親」此名，而號「幽夢」，專心讀書度日。

毛利勝永來訪時，幽夢正展閱灰屋紹由等人贈送的連歌。

「有人在嗎？」

幽夢被發自玄關的聲音驚醒，抬起頭。小僮繞過庭院，走上客廳，告以勝永來訪。

幽夢已獲悉勝永來京。

幽夢親自站在玄關迎接，導進客廳，互相寒暄後，微笑道：「來看我這個與世無爭的人，到底有何貴事？」

「宮內少輔殿，天下馬上又要動亂了。」勝永以年青人的急躁說出。

「……」

「雖然大阪城的秀賴公娶了德川家的第二代千金千姬，表面上看來，天下已呈現太平，但德川家遲早要滅大阪城，這是顯而易見的。」

「……」

「根據我的調查，德川幕府的密探頭子柳生但馬守宗矩已派遣大批伊賀人進入大阪城，目的則在刺探眞田左衞門佐殿手下的眞田六連錢的各種活動。」勝永從猿飛佐助獲悉此事。

幽夢默然，不答話。

幽夢的腦際浮起前日來訪的佐野又左衞門所告知的事：目前的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守，在大高坂山完成新城，並將之命名「高知城」。

長曾我部家已完全被從土佐之地抹消了。

幽夢聽又左衞門說時，想到豐臣秀吉的威風

已在日本全國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天下即將動亂，難道昔日豐臣秀吉的手下諸侯中有誰能對抗已成征夷大將軍的德川家康嗎？是加藤清正嗎？聽說清正建築熊本城，只希望能保住目前的地位。而大阪城內的武將，已沒有一位可成大事。

當勝永敘述時，幽夢在內心如此自言自語。

「宮內少輔殿！」勝永發出焦躁的聲音。「請快下定決心！……我們不可拱手看大阪城滅亡呀！」

「……」

「宮內少輔殿！難道您想永遠當個與世無爭的人？」

「不！……」幽夢正視勝永，說道：「時機到來，自當奮起。」

「您的意思是現在還不是時機？」

「正是……以我在這京都一角的觀察，目前諸侯似乎正極力討好德川家康。以此而言，目前不能說是可奮起的時機。」

「但，……」

「請聽我講完。我長曾我部盛親並未忘記大志，想殺掉德川家康的心願，並不亞於你。」幽夢爽朗說道。

「我明白了，只有等下去，時機未到之前，只有忍耐。」

勝永離開後，幽夢沉思片刻，然後叫僕人來，「把這封信送到吉岡道場。」

「遵命。」

雖是僕人，却是忍者之一。

不久，僕人帶又左衞門的回信回來。

「爲了挽回吉岡道場的面目，以孫又一郎爲發起人，挑戰淸十郎、傳七郎的仇敵宮本武藏，所談之事，請等此事辦完。」

回信的內容，大抵如上。

「那位中風的老人竟然和人決鬥！」幽夢不禁自言自語。

小石解圍

一

今日也是大熱天。

人們討厭正午的烈日，街道上人影稀少。

偶而有急於趕路的人，都選走有樹蔭的路。

但伏見城一帶，民家建在土堤下，街道兩旁沒有樹木，即使不喜歡，也得全身暴露在炎熱的日光下，繼續趕路。

有三個人影。

最前面的是伊賀妻六，緊接的是伊織，落後四、五步，戴市女笠的年輕女人帶著拐杖。

伊織伸個大懶腰，叫著妻六：「叔叔。」

「什麼事？」

「到哪裏呢？」

「奈良。」

「又要到奈良嗎？」

「沒辦法，既然小姐不改變心意……」妻六回答。

伊織回顧夕姬：「小姐，無論如何也要當尼姑嗎？」

「是的。」夕姬那市笠之下的臉頰，白得像芙蓉。

澤庵發覺夕姬決意甚堅，於是為她寫下一封致奈良尼庵住持的介紹信。

「太可惜了！」伊織裝老成地搖搖頭。

「這大概是我的命吧！……我生為關白秀次之女時，大概已背負前人的罪孽了。」

妻六並未聽見這句話。妻六的注意力集中於迎面而來的和尚。

這和尚具有六尺以上的巨軀，其實在此附近遇見和尚並非稀奇。

雖則如此，妻六那忍者獨特的直覺力却警告他，必須當心接近而來的和尚。

終於，距離縮至十步時，和尚住脚。

——不出所料！

妻六發覺，並叫出他的名字：「宍戶梅軒！」

夕姬那秀麗的肩膀立刻顫抖。

伊織也睜大眼睛。

梅軒掀開頭蓋，在烈日下露出髭臉。

「妻六嗎？今天又帶着小姐和小鬼。」

嘲諷似的聲音使妻六憤怒得全身的血液幾乎逆流。

——夕姬就是被這個野獸玷汚，才想當尼姑的！

「梅軒！你竟然不遵守約定，向小姐下毒手！」

在伊賀的南谷，妻六向梅軒提議，如保障夕姬的安全，他願意交出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於是火速折回奈良。爲他迅速揹佛像回來一看，夕姬已被玷汚，而梅軒已被下栢植的大猿逐出南谷。

「這是必然發生的，妻六。這個小姐美得像仙女，實在是罪惡。」梅軒若無其事說道。

「可惡！」妻六大叫。

「你打算怎樣？」

「要殺掉你！不殺你不行！」

「要殺我嗎？以你的本領……」梅軒冷笑。

「不錯，要殺你！」

「妻六，你現在不當忍者，而墮落成小偷。而我宍戶梅軒是南谷的首領，日夜都在鍛鍊宍戶八重垣流的鐵鏈鐮刀，目前已是天下無敵。勝你易如反掌，顯而易見。」

「惡有惡報，今天讓你知道邪不勝正！」

「小偷還眞會誇口。……來！妻六！」

梅軒拔出藏於袈裟裏的鐵鏈鐮刀，用力一揮，捲在黑棒的鐵鏈一圈一圈解開，鐵球也開始旋轉。

二

妻六邊看着梅軒手上的黑棒跳出一尺餘的鐮刀，於是慢慢拔出忍者用的尖刀。

妻六早已熟知梅軒的鐵鏈鐮刀是何等可怕的武器。

不僅如此，妻六自從不當忍者之後，盡量避免與強敵戰鬥，專注重潛入城或豪族的館邸或寺院盜取物品的本領。

在梅軒的宍戶八重流的鐵鏈鐮刀之前，妻六只得承認自己的忍術顯居劣勢。

——我伊賀妻六豈可在小姐面前被打敗！

妻六自言自語。

梅軒逐步縮短距離。

鏈球只留下嗡聲，溶於空中。

「妻六，快跪下投降吧！……否則就說出日蓮上人的金佛像藏在那裏？……生命可貴呀！妻六。」

梅軒冷笑誇口道。

妻六沉默，逐步後退。

距離縮短爲五步。

剎那間，妻六的左手放出八方飛鏢。梅軒就像事先早已預料，輕易以鐵鏈將之擊落。

「妻六，這不成比武呀！明知不是對手，還是快投降。……我不會再抱這位小姐。」

「…………」

「如果你要投降，我只要求一個條件。」

「…………」

「條件是找出宮本武藏，並帶到我面前。否則，如知他的住處，代我告訴他，我要找他比武。」

「…………」

「我曾和武藏在南谷比武，但沒有分出高下，想不到他殺了我弟弟早雲。我如不殺武藏，無法出這口悶氣。」

「…………」

「而且這位小姐又認定武藏是她的丈夫，這一點我也吃不消。我不讓宮本武藏活下去！」

「…………」

「怎麼樣？願意帶武藏到我面前的話，我可以讓你投降！」

「…………」

妻六始終把嘴抿成一字形，拒絕回答。

「哦！原來你不怕被我打成碎片。……如果打死你之後，我再抱一次小姐，這樣也不要緊嗎？」

梅軒狂言未盡，突然有數顆小石子飛來。

伊織的左右手開始拚命拋出石頭。

氣勢非同小可，小石子頗具威力。伊織常在山中以石頭擊斃兎子或野鷄，甚至擊退山犬或熊。

梅軒不屑地避開二顆，但被第三顆打中鬢角，才知其威力，急忙跳開。

「打死你，可惡的畜牲！」伊織趁奔向妻六，又連投四顆，大喊：「叔叔，快把飛鏢給我，看我射死他！」

這時，有一隊騎兵隊，揚起土煙，從京都方向疾馳而來。

梅軒認出先頭飄揚的葵紋旗幟（譯註），慌慌張張蓋下頭蓋，奔下土堤而去。

「別跑，膽小鬼！」

妻六阻止伊織追趕。

——奇怪？

妻六不懂梅軒爲何看見德川家的衞隊，立刻急忙逃走。

——伊賀谷目前屬於小柳生城的封地。

換言之，梅軒是追隨德川家的柳生又右衞門宗矩的部下。而梅軒爲何看見德川家的標幟，便急忙遁逃呢？

目送大約百騎的人馬揚起土煙驅向大阪城，妻六覺得迷惑不解。

片刻後才恍然大悟；梅軒這個壞蛋已變成柳

生的走狗，負有偵察豐臣家及其一派諸侯動靜的任務。

換言之，梅軒害怕被德川家的侍衞目睹負有重大使命的他，竟然與人私鬪。

「總算解圍了。」妻六拍伊織的肩膀。「做夢也沒想到你能替我解圍，眞謝謝你，山野邊伊織殿。」

「別來這一套。」伊織害羞地撥弄亂髮。

但夕姬有如置身事外，視線停在遠方、發呆。

譯註：〔葵紋旗幟〕德川家的旗幟。

三

飃揚過街的葵幟，的確具有耀眼的威風。

數名浪人在路邊的茶水攤觀看威風凜凜的德川家騎兵隊經過。

「天下已完全被德川家掌握了。」

「不錯，豐臣秀吉在世時，做夢也沒想到豐臣家會摔成只是六十五萬石的諸侯。」

「五奉行已經消滅了，據說毛利輝文被關在防長二卅，上杉景勝被削成米澤三十萬石，宇喜多秀家被流放八丈島……」

「福島正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這些人已不能耀武揚威了。」

「關原之役，到底有多少諸侯滅亡呢？」

「據我所知，參加西軍的有八十七人，其中有八十一人戰死、被處死或被罷黜。……像島津或鍋島能維持本來的俸祿不變的，只有六人；……那八十一人的封地全部被德川家一族取代。天下的形勢已大大改變了。」

「石田三成的估計出了大錯，否則不會那麼簡單把將軍的大位讓給德川家康。……」

「以一副甲冑，一把長矛獲得一座城池的時代會不會再來臨呢？」

「不會！不會！大戰爭已是做夢的做夢。……我總覺得以後是商人的時代了。」

「什麼？」

「刀劍已沒有用，有錢才能辦事的時代。」

「豈有此理！」

一人憤慨地吐口水。

「沒有戰爭的時代，武士已變成無用，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嗎？至於我們這些浪人，就更不像人了。」

「喂！你說什麼？武士就是武士，卽使餓死，也要維持武士道……」

「別說得這麼嚴重好嗎？餓肚子就沒辦法打仗，既然沒有仗可打，我們何必空著肚子等餓死呢？」

「討厭！從今以後，我跟你們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

這名浪人狠狠瞪着他們，離開了。

留下來的浪人，苦笑，彼此互看。

「還要到大阪城去嗎？」

「德川家康大概不會放過大阪城，遲早會派兵攻打，到時就有戰爭了……」

「你好像十分有信心的樣子，到底大阪城有那麼龐大的軍費嗎？」

「一定有的！依我估計，數目在一千萬兩以上。」

「一千萬兩未免太誇張了。」

「不，不……豐臣秀吉留下來的軍費絕不會少於一千萬兩。」

隔着葦簾，有人正在聽着浪人們的交談。

原來宍戶梅軒不知何時已藏進這家茶水攤了。

——一千萬兩！

梅軒頻頻嚥口水。

姑且打對折，也有五百萬兩。

——是的，值得探查的是這筆軍費有多龐大？藏在何處？

梅軒已在柳生宗矩的命令下，遣送十名伊賀人進入大阪城。

——每人僉五千兩、十人就有五萬兩。

梅軒想像這筆龐大的金錢堆積在眼前的光景，不禁興奮得直發抖。

黎明前

一

武藏在漆黑中醒來，立刻看向透過窗戶間隙的細微月光。

——距天亮還有一個時辰。

僅一瞥太陽或月亮的光或影，便能判知正確的時刻，這可說是武藏這種劍客的本領之一。

因爲決鬪時，光和影直接與生死有關。

目前武藏卽使置身於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中，亦能約略猜出時刻。

武藏先傾聽睡在隔着杉門的房內的老人的氣息後，才悄悄起身。

一個時辰之後，武藏便要置身於一乘寺下松的死地。

武藏全裸，躡手躡脚抵達後院，走近發出單調水聲的聚水管。他開始作決鬪前的冷水浴。

從頭澆下三桶，因毫不想行去垢之禮，因此也不合掌，卽踱回屋內。

枕邊放着老人昨晚贈送的決鬪用品。

武藏穿上嶄新的內衣，繫好腹卷，穿上華粧袴。結好白綾的頭巾，把花結垂至背部，左手戴護套，着革襷，帶長短劍，穿上革緒的草鞋，如此整裝完成。

朝內房行一禮，走出可能不會再度來訪的草庵。

如從此瓜生山筆直走下，便是一乘寺村。

山下叫「竹林之鄉」。武藏打算潛身於該竹林中，等待黎明。

草庵位於瓜生山的山腰，走至山下必須通過一座樹林。

懸於西空的月影，並不落光於足邊。

踏着夜光下山的武藏，心無雜念。

突然，樹林盡了，山坡呈現一片空地。

武藏那習慣黑暗的雙眼，清楚地看出神社的牌坊和石牆、石階。

——從那座神社可俯瞰下松周圍。

武藏緩緩登上石階。

登至最上層，極目望向山下。

——看不見嗎？

本可看見那棵張着巨大樹冠的老松，但却沒看見。

其間並無遮擋視線的東西，況且又有月亮普照下方，但老松却消失於漆黑中。

「原來是霧。」武藏低語。

——但霧對我有利。

如此自言自語，武藏不知不覺走進神社。

不知是何神社，但他却把手搭向掛鐘的繩子。

至此仍是無意識的行爲。

把手搭在繩子上，掛鐘卽將響聲的瞬間，武藏才突然發覺自己的無意識行爲。

——我竟然想求神，

——懦夫！

武藏斥責自己，把手移開掛鐘的繩子。

大約後退三步，武藏瞪着神殿內部。

截至今日，武藏不曾求過神助、祈求庇佑。

他完全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曾對自己發誓獨行才是劍客之路。

——爲什麼我想弄響掛鐘呢？我何時產生依賴神明的心呢？

武藏發現自身內的弱點，不覺悚然。

「傻瓜！」武藏出聲大叫。

「神社是人爲的，豈可存心依賴它！」

二

轉身卽將走下石階的剎那，武藏因貫穿全身

的戰慄，而釘住脚。

他的背部感覺神殿裡面有神的存在。

剛否定神的存在，馬上又感受其存在的武藏，下一剎那，將此戰慄化爲猛烈的鬪志。

這時有人出聲：「你年紀還輕，如此緊張，今早的比武恐怕不會贏。」

武藏大驚，回頭看。

從神殿現身的人是松山主水。

「哦！原來是老先生！」

「哈哈哈……，我正想爲你探查一下吉岡家的佈陣方式。」

「……」

「吉岡家昨晚已在下松附近配置二十幾人。……如果你從這裡直接走下山脚的話，距離下松三百公尺處就會被對方發現。」

「……」

「我大略可猜出你的戰術。但如在距離發起人所在的下松三百公尺處就被人發現的話，想必已無法獲勝。」老人明言得近乎冷酷。

下松附近……

「不知卯時之前會不會放晴？」霧中的一人仰望月空，說道。

不知是否因霧的關係，頗覺寒冷。

四面八方都被白霧包圍，下松的樹梢也不見了。人影一離開四、五公尺，就只剩足音。

「當初佐野又左衞門殿應延後一時辰，選擇辰時（上午八時）才是。」

「辰時路人多，不方便，才選在黎明。」

「霧不散的話，宮本武藏具有潛行之利。那傢伙一向意外出現。清十郎老師時，宮本武藏似乎前一晚就躲在蓮臺野的雜木林，到時突然出現在眼前；傳七郎老師時，他也不知何時已在豐國廟的屋頂。……他一向突然出現，給我們意外的驚訝。這是宮本武藏的作風。」

「如此說來……宮本武藏昨晚已抵達這裡，並躲在這附近了？」

當然，武藏如要躲藏的話，可能是竹林。

爲了維護吉岡道場的面目，這種志氣使他們奮起，而且動員全門，仗恃人多勢衆也使他們膽壯。但他們也知道宮本武藏具有不亞於鬼神的驚人神技。

除非完成完美的佈陣，把武藏逼成布袋裡的老鼠，加以圍殺；否則就無法殺他。他們腦中的一角也有這種不安。

「要不要搜一搜竹林？」一人提議。

「人數不够。」

「對了！我們放煙把他燻出來！」

「好辦法。」

約有三人攀上下松的樹幹，切下大樹枝。

各自分開，走近竹林邊，測好風向，開始燃起松葉，使之冒煙。

結果，武藏並沒出現，但霧却像被煙趕跑似的，開始散開。

首先，瓜生山的山嶺逐漸浮起，背後的比叡山淡淡出現於曉空。

「霧退了！」

「還有半個時辰……宮本武藏那個傢伙隨時可能出現！」

那裡也有人羣，這裡也有人羣。發現到處成羣的己方黑影，不禁鬪志昂揚起來。

佐野又左衞門帶着發起人又一郎，騎馬到達，正是此時。

其後有五十餘名門人跟隨。他們的手中不僅有長矛，甚至携有弓箭和槍枝。

三

佐野又左衞門在一名門人的協助下，下馬，大聲喊道：「時間未到之前，務必把周圍圍得水洩不通。」

「首先是發起人的位置。」又左衞門帶又一郎走近下松的根部。

「又一郎，你站在這裡不要動，主帥不必做

什麼事。」

「是。」

「事關室町劍術所的榮譽，大家要殺掉一頭狂暴的野獸。你就在此觀看所有門人如何賣力戰鬪。」

「是。」顯得孱弱、即使長大成人也無望成爲一流劍客的少年，乖馴地點頭。

又左衞門與島田三十郎，河邊總吾，橫溝新之丞、龍造寺嘉門、町屋五左衞門等高徒圍起圓圈，開始商議。

「各人的崗位就按照昨晚的決定，至於宮本武藏從哪一條路出現，我們如何臨機應變，現在在此作更詳盡的計劃。」

略口又出三條路，武藏將選走其中哪一條出現呢？

從比叡山的雲母坡下來的叡山道、從高野川方面通過田園的狹窄鄉村路、從瓜生山下經過藥師堂而來的散布白石的險路。

「我認爲宮本武藏大概會避免一覽無遺的高野川方面而來的路。」龍造寺嘉門說。

「說不定宮本武藏昨晚已取道叡山道，躲在竹林中了。」

島田三十郎如此一說，昨晚在此過夜的河邊總吾立刻搖頭，說道：「不可能，……附近的竹林已放煙燻過了，並沒有躲藏的跡象。……即使他躲在竹林，必定在數百公尺之外的竹林，如此的話，也不怕他突然出現。」

「如此說來，他只有從瓜生山直接跑下來吧？」町屋五左衞門說出他早先的看法。

「這條路的可能性最大。」橫溝新之丞表示同意。

「好，我們就這麼決定，從藥師堂至此之間，分配三十人。其餘平均分配到另外二條路。」又左衞門決定。

武藏出現的信號是笛聲。竹林邊、大岩石背後埋伏帶弓箭和槍枝的人。

武藏如出現，笛聲一響，防守於此的門徒立刻加以包圍，拚命圍殺；而防守其他地區的門徒們儘快趕往馳援。

總而言之，發起人是佐野又一郎，只要武藏沒殺死他，就不能算贏。

武藏從三條路之中的任何方向，要驅近又一郎所站的下松，距離都在三、四百公尺以上，要突破這段距離，一般的看法是不可能。

襲擊他的武器有劍、矛、子彈。

即使活着到達下松，必定已負傷纍纍了。

下松附近有島田三十郎等十名高徒，圍成圓圈，保護發起人。

即使僅僅對付這十個人，也就够武藏吃不消了。

「……就這麼辦。」又左衞門更提高聲音說道「總而言之，只要能殺死宮本武藏就行了。……想必以後世人會說吉岡道場不擇手段，硬逼死人。無所謂，等又一郎長大後，再重興道場。」

這時，藥師堂的方向響起尖銳的叫聲。

「來了嗎？」大家緊張站起。

叫聲只有一聲。

「大概看錯人。」一人安心地說着。

「大家快各就各位。」又左衞門下令。

有一條人影慢步走來。

「哦！」又左衞門定睛一看，說道：「松山殿嗎？」

松山主水站在又左衞門面前，說道：

「佐野殿，以年僅十三歲的小孩作爲發起人，連我這個局外人也覺得擔心。」

朝鮮之役時，松山主水和又左衞門並肩和明軍作戰，彼此頗熟悉。

主水往訪吉岡道場，與左衞門敍過濶別後，聽說發起人是十一歲的少年，覺得非常困惑。

「松山殿，你是來幫助又一郎的吧！」又左衞門加以諷刺。

「我這個與世無爭的老年人，完全是爲十一

歲的小孩着想。……可能的話，請中止今早的比武，另立正式的發起人，再行比武。」

「再說這種增長對方志氣的戲言，卽使你是大名鼎鼎的松山主水，也一樣不饒你。」又左衞門怒罵。

激戰場

一

遠方的比叡山傳來報卯時的梵鐘。

沈悶的寂靜佔據以張着巨大樹冠的老松爲中心的決鬪場。

分配在三條路的每一張血氣面孔，當梵鐘響時，大家不約而同地提高警覺，把視線集中在道路，緊張着卽將發生的事。

站在先鋒位置的人們，腦裡交戰着兩種相反的心裡：希望宮本武藏出現在自己把守的路，又希望他出現在別的路。

任何人都沒有信心能在最初相遇的瞬間收拾宮本武藏，這與所謂鬪志又是另一回事。

自己不願當最初的犧牲者，這可說是人情之常。

內心想着儘量避免變成最初的犧牲者，另一方面則強烈渴望自己是最早發現宮本武藏的人。

這二種矛盾的心理使他們維持着沈悶的沈默。

……諷刺的是第一位發現宮本武藏的人是位於下松根部，縮着小肩部的少年發起人。

少年發現十數步之前的豬大石塊背後有一條人影，有如湧現一般站起，但少年不知那就是敵人。

他以爲那是一名潛伏在此的己方人馬之一。

又左衞門及防守下松周圍的十名高徒各自把視線送向三條路的方向，短瞬間並未發現以意外的方式出現的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走的是地下道。

數十年前，這處下松位於足利將軍家的別墅的庭院中。而散布的衆多石塊却是構成庭院美景的材料。其中有一塊石塊之下有地下道直通瓜生山的山腰。出口是松山主水走出來的神殿。

足利將軍家的別墅，在戰火中化歸烏有，成爲三叉路，但下松、石塊、地下道目前仍在。

武藏獲得老人的指點，取道地下道。

「喔，武藏！」一名高徒邊懷疑自己的眼睛出聲大喊時，武藏已朝發起人逼近，只剩五步的距離。

武藏注視少年，說道：

「發起人佐野又一郞殿，宮本武藏按照約定前來比武。」

聲音不帶抑揚，低沈，但頗恰當。

少年全身發抖，背靠松樹幹。

「他是宮本武藏？」

「你是宮本武藏嗎？」

「宮本武藏出現了！」

高徒們個個大喊，拔劍，但武藏至此瞬間仍不想襲擊年幼的發起人。

他們十個人忘記儘快圍起圓圈，保護發起人，實在大錯特錯。

在此剎那，只有站在少年旁邊的又左衞門，踏出一步，趨前保護。

武藏快如影子馳近，斬斷又左衞門刺出的矛柄，並使這快斬繼續斬向少年。

橫掃的閃光的直線上是少年的頸部。

甚至沒有機會發出悲叫，幼童的頭顱沿樹幹飛起。

而又左衞門挨了矛柄被斬斷的衝力，重跌在地，看見孫子被殺，迸出難以名狀的痛叫，拔出長劍。

但尚未起身，挨了武藏一劍，後仰，與孫子的無首屍體重疊。

二

雖只是十一歲的少年，但總是發起人，武藏取下他的生命，並非不可思議。

但高徒們在又一郎未被斬下首級之前，只在一種半信半疑的迂想中點燃鬪志。

目睹武藏揮出毫不留情的一擊，高徒們才開始喊着：

「可惡！」

「魔鬼！惡鬼！」

「竟然殺得下手！」

憤怒使燃燒的鬪志錯亂。

面對忘記採取包圍陣形的十人、武藏的巨軀跳躍有如旋風。

鮮血從臉、咽喉、胸部噴出、手臂被斬、隻脚滾落。

轉眼間，七人當場倒地。

假如高徒們卽使在年幼的發起人被殺後，仍能保持冷靜，按照事先安排的作戰計劃，圍起水洩不通的圓陣，襲擊武藏，想必不會如此轉眼間半數以上被殺。

武藏留下三名敵人，拔腿奔開時，防守三條路的門徒們才朝着下松擁來。

樹梢上響起槍聲。

子彈掠武藏的耳朶。

連續又有箭飛來，但只一根射穿武藏的華粧袴，其餘奇蹟似地擦過頭和肩。

武藏選擇的血路是通往高野川方向的田園窄路。

一路上沒有蔽身之物。

放棄藏身於密林或竹林中的方法，選擇疾驅於視界良好的原野，這也是武藏式的卓越策略。

密林或竹林雖可蔽身，但同時也阻碍快跑。反而予激昂的敵方有包圍之利。

相反的，四面全無遮蔽物的原野，能以快如飛禽的迅影直奔在路上。

習慣野外生活的武藏，對脚力有絕對的信心，要擺脫追趕而來的敵人，並非難事。

而且繞進稻田或菜園的人，更不可能追到他。

如數一數分布在前方的敵人，選擇這一條人數最少的野道作爲血路，實在是理所當然。

至此，武藏的想法仍屬正確。

但吉岡方面也有意外的策略。

武藏筆直奔跑大約一百公尺時，突然，路上出現竹束。

總指揮的佐野又左衞門是出入戰場的大將，擅長戰術。

竹束本來是防禦子彈的楯牌，而又左衞門將之作爲阻礙武藏前進的工具。

現在，果然奏效了。

吉岡方面以裝有輪子的竹束楯牌堵塞路面的同時，稻田方向有五個人朝武藏射箭。

正因疾驅如飛鳥，故沒被射中，但一旦被竹束楯牌擋住，遲早也會中箭。

武藏爲了躱避弓箭，翻身殺進有如波浪追來的敵方大隊人馬中。

以下呈現的情景不禁令人懷疑，人的血液竟能灑落如此衆多嗎？

路面刹那間化成赤紅的池子，左右田園的稻子和蔬菜隨卽也被染紅。

凡是有骨骼被砍斷的噁心聲音和哀號聲起時，便有紅霧飛散。

當然，吉岡方面並非一籌莫展，束手被殺。

對於狠心殺死十一歲發起人的劍鬼武藏，所有人全身充滿憤怒和仇恨。本領高強的人奮勇直前，不顧生死，本領低劣的人也忘記自己的低劣。

沒有一人貪生怕死。

發起人、監護人及大半高徒被擊斃的悲慘，促使門徒們成爲異常界限狀況下的勇者。

但卽使出劍、刺矛，仍無法擊中武藏，他的

動作具有眼睛所無法捕捉的變化自如。

身爲決鬪者的武藏，他的劍並非在道場鍛鍊的。

武藏年幼時，模仿蓑虫，反吊於巨樹的高枝上，搖盪身體有如鐘擺，練習躲閃，甚至以繩子細綁雙脚，吊於樹上，從樹梢躍下，鍛鍊切斷樹枝。

成年之後的武藏，一味選擇強敵，進行眞劍比武。

他的動作與衆不同。

他那躲閃刀、槍的敏捷，可說出自本能，並非意識。而且武藏那閃動的劍光與一般經過編排的流派完全不同。

如：正面的敵人斬來，他跳退，順勢砍殺背後的敵人，甚至拖起紅尾畫弧，反斬側面敵人的臉面。

武藏的劍的確是決鬪的劍。

三

道路成土堤狀，高出田園數尺。

這種地形使孤單的武藏能充分發揮猛威。

阻塞前後的敵人，頂多只能有二人並肩，而站在左右田園的人們，只露出胸部以上。

分離身體的頭顱落向稻田中，被斬離肩膀的手臂掉向菜園中，被從肋骨斬至臍部的人，臉部被斜斬的人，在化成血池的路面掙扎……

吉岡方面的人，好不容易才發覺以再多的人圍攻厲害有如妖怪的武藏，並無法將之打敗。

「不要着急！」

「消耗他的體力！」

「不必着急殺他！」

到處響起叫喊。

攻擊的波浪因而暫時低落。

吉岡方面想擴大包圍圈，再以槍礮或弓箭射殺武藏。武藏爲了避免這種狙擊，必須經常處於

敵人的陣營中。

武藏一前進，前面的大批敵人立刻迅速後退。

武藏再度接近下松的方向。

——不妙！

武藏轉身。

這時，阻擋武藏血路的竹束，已被點火，燃起熊熊火焰。而且又因加裝輪子，以非常快的速度衝來。

事到如今，武藏只得奔至下松，展開新血路。

武藏突然朝刀、槍的人牆猛衝。

成羣的敵人四處逃散。

朝此撲上的武藏，的確有如惡鬼。

一身濺滿別人的鮮血和自己的輕傷所流出的血液，如婦女或小孩看見武藏這副血人模樣，僅一瞥必定昏倒。

而背朝武藏的人，懷着害怕被殺的恐怖，拚命四處逃散。

武藏以沾血的刀尖砍中數人的背部，再度到下松的空地後，立刻躲在四散的石塊背後。

他那從石塊移身至另一石塊的動作，有如飆風。

「在這裡！」闖至時，已不在，而從對面六尺餘的石塊躍出，轉眼間，斬殺二人，再度躲藏。但下一刹那，已在別的石塊背後，伺機殺害下一犧牲者。

那種無法捉摸的快速移動，使吉岡方面的人們焦躁、怒罵、疲於奔命。

其中有數人恢復冷靜，大聲警告：

「快包圍起來！」

「不要着急！千萬不要着急！」

大多數的人睜大眼睛、露出牙齒，忘我、形相瘋狂。

人人的腦中焦躁着如不在此收拾他，就會被他逃走。他們已難以把武藏這位劍客視爲人了。

武藏被他們認爲比受傷的野獸更可怕。

攜帶槍枝和弓箭的人，逼近，但放出的子彈和箭却被石塊反彈，並傷了己方二、三人。

其間，稍許的休止時間光臨激戰場。

武藏躲在某石塊的背後，不動。

死亡的闇黑

一

時刻已是朝陽染紅比叡山的時刻，但今早烏雲密佈，樹林和竹林仍殘留若干漆黑。

躲藏在石塊背後的武藏必定計劃躲到那片漆黑中。

「出來了！」一人大叫，但餘韻仍未消失時，已鮮血噴湧。

武藏的迅影，這時已在十尺之外。

前面有數人擋路。但每張臉隨即扭歪，眼睛暴突。

武藏的氣勢有如乘著疾風的老鷹，當他突破敵人的劍壁時，左手亦有劍。

所有門人有如奔流，朝武藏擁來。

只因武藏一人，未經四分之一時辰，已有二十名以上，不，三十名以上的同門被殺，或殘廢。不放過他，絕對不放過他。

武藏越是卓越的決鬪者，就越必須在此收拾他。

如在戰場尚且情有可原，但現在即使收拾武藏，並無所謂功勳。僅僅是爲了維護吉岡道場的面目而已。假如稍作理性的思考，這是荒唐的死鬪。雖則如此，即使入門未滿一年的生手，也不怕死。

如爲了死守城池，傾擧全力防守，這又另當別論；而這種一族一門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進行格鬪的例子，可說前所未聞。

如有一人被殺，馬上有人補位。他們忘了自

己不堪武藏一擊。

對武藏而言，他有如被一羣嗜血的餓狼圍攻。

武藏距離他想藏身的密林還有三百多公尺，如要抵達彼方，不知必須使多少人倒地。

武藏感覺殺來的敵人多達數千人。

但腦中絲毫沒有恐怖感，畏懼死的心情是未入死地之前。一旦置身死地的正中央，反而覺得是與死無關的世界。

武藏的心就像他的外表，肢態、可說已化成野獸。

武藏已喪失正常的意識，只有本能的敏捷，而反射神經的功能使他揮舞雙劍。

他並非躲閃來自前後左右的或砍或刺的刀尖或矛頭，而是在斬殺一名敵人的快速動作中完成防身。

這是逃抵密林之前的格鬪。

因此，他的跳躍顯示出放棄容易斬殺的生手所防守的一角，而猛然闖入熟練者所構成的鐵壁陣容。

隨着犧牲者數目的增加，武藏徐徐縮短與密林的距離。

其間，武藏如曾動過腦筋的就是他不斷投入包圍圈中，以避免槍彈和弓箭的狙擊，展開令人眼花撩亂的移動。

雖然一點一滴接近密林，但剩下的距離仍是無限。

二

分派防守三條路的人馬，全部朝武藏集結。

假如密林之前的山坡寬敞無遮物的話，武藏可能無法到達。

有一條小河流過山坡，落向田裡。

寬度大約六尺餘，水聲急促。

包圍圈時大時小，容許武藏前進，但一旦移至小河邊時，背水的人不知不覺露出空隙。

武藏不放棄這道空隙。

閃動雙劍，點地跳起又使對方多出三具屍體後，以類似飛燕掠過水面的迅速跳越，越過小河。從此岸至密林之間的空地，吉岡方的人影稀少。

「別讓他跑掉！」

「想逃嗎？宮本武藏！」

「膽小！」

武藏把大叫的人留在小河邊，筆直奔進密林中，消失。

吉岡方面有幾人想逃過小河，但却跌進河中，大多數的人像蝗虫一樣，越過小河，朝密林急奔。

武藏進入密林中，靠在樹幹，獲得數秒間的休息。

肩膀有如風箱激烈上下。

白綾的頭巾幾乎被切斷，已被血液和汗水染汚。右頰至嘴唇的傷口流出血液，流進喘息的口中，染紅牙齒。

衣袴已破爛不堪，露在外面的肩膀有個大傷口，露出白骨。

忘記眨眼的雙眸已佈滿血絲，紅潤有如火焰。

眼看着脚掌已流滿鮮血。

「在這裡！」

「在這裡！」

雖聽見弄響灌木衝進來的大批敵人發出喊聲，武藏仍暫時不動。

為了調整有如風箱的急促呼吸，即使一秒，也有千金的價值。

武藏把一口呼吸，一個氣息視為自己仍活着的證據。

一聲怪喊，有三把長矛各從左右刺來的瞬間，武藏繞過樹幹，跳過灌木。

這時有一人朝他刺擊，武藏從正面加以砍殺，然後假裝要逃進密林深處，但却突然轉身。

對方判斷武藏當然如此，大多數人分成二股，準備包抄。

武藏出其不意，以非常快的速度，穿過樹木，再度奔向林外。

稍有坡度的原野，只散布著若干屍體和傷患，並無敵影。

武藏往西跑。

把吉岡方面的所有人馬誘進密林中，以作為逃脫此地的戰術，獲得較多的餘裕。

尚未受傷，滿懷鬪志的敵人當然從後面追來。

武藏越過下松的三叉路時，已有十數人在他背後六尺遠發出大喊。

武藏選擇的路是通往藥師堂的險路。

跳越或繞過無數白色大石塊，大約快跑一百公尺後，不知武藏想起什麼事突然翻身，使出驚人的反擊。

追趕的人們再度在此目睹一身血紅的武藏那千變萬化的快斬；中劍的人，甚至無暇哀叫，只得仆倒於強勁的衝擊下。

左手的短劍貫穿一人的胸部的瞬間，右手的長劍已砍下另一人的頭；武藏的雙劍發揮這種幾乎同時出擊的令人無法預測的出劍方式。

以短劍架開砍來的劍，以長劍橫掃對方的身體；武藏與這種理所當然的劍術無緣。

只要能斬殺就是了，能殺就是贏。

武藏的劍法沒有一定的招數。

武藏似乎想證明實地斬殺就是如此。

對於武藏的雙劍，吉岡方面的人就像急於趕赴黃泉世界一般，進行把武藏的劍尖吸進自己身上的無謀格鬪。他們拚命幹出在道場必定不會做出的笨拙出擊，一味追隨被殺的朋輩之後，相偕作冥土之旅。

稍早，武藏曾在奈良附近的月瀨街道上，目睹神子上典膳與新免新九郎等四名浪人斬殺的場面，那時武藏領悟到所謂決鬪的精華。

當時，神子上典膳只斬殺新免新九郎一人。他判斷新免新九郎具有高於另外三人的本領，因此藉着斬殺新九郎，化消其他三人的戰意。

它無形中告訴武藏劍客應該如此。

下松的決鬪，假如典膳取代武藏的立場，他的格鬪方式大概不同吧！

如是典膳，必定不會傾擧全力，對每一位敵人砍頭、破竹、奪取其生命吧！

或刺眼睛、或砍斷手脚，使己方的心身消耗停留於最低限度，經常保持旺盛的精神、清醒的腦力吧！

武藏並非如此。

開始時，卽一刀斬殺年幼的發起人和年老的監護人，接着連連奪走連他也無法計算的衆多生命。

武藏的觀念中所謂決鬪是殺死對方，而且又加以實踐。

他不曾計劃殺傷對方，削減其戰鬪力。

因此，身負無數刀傷矛傷的現在，仍繼續一人接一人的殺戮敵人。

三

松山主水佇立於遠方——位於下松南方某乞雨的阿彌陀堂的屋頂，觀看這場觸目驚心的激戰。

——強勁得像瘋子。

他在內心自言自語。

自己雖是被稱爲使用飯綱的人，是具有某些魔術的劍客，但目睹武藏的格鬪方式仍微感戰慄。

雖天生具備稀有的天賦，並經相當的訓練，但與七十幾人爲敵，一刀一劍都凝聚渾身的殺氣，逐次斬殺之間，遲早會露出破綻，而且疲勞也會伴隨爲對方所乘的疏忽，被殺是可預見的悲劇。

武藏並沒有被殺。

這只能歸之武藏具有堪稱奇蹟的好運。

吉岡方面，連最不具分量的生手也燃起有如惡鬼的瘋狂鬪志，這在主水看來也是很明顯的。

對於這種敵人，武藏不削弱其鬪志，而像被鮮血麻醉似的東殺西斬。

老人嘆息時，又傳來一聲痛叫聲。

武藏停止反擊，朝藥師堂，有如滑下山坡似的快跑。

老人鬆一口氣。

「受傷竟能跑得那麼快！」

武藏的迅影消失於樹叢背後。

經過若干時刻。

武藏躺在黑暗的地下。

連接瓜生山山腰和下松的地下道，中途也在藥師堂的地下設有出入口。

武藏逃進藥師堂，立刻鑽進地下道。

鑽進時，筋疲力盡倒地。

思考能力仍未喚回，只是急促地喘息。

雙手仍抓住沾血的長、短劍。卽使想放開，但十指彎曲著，無法伸直。

地上的聲音不通達這裡。

漆黑中寂靜得可怕。

最後，意識突然發生作用的是感覺一隻老鼠從胸部跑至腹部。

——我仍活著！

武藏試著對自己說。

對自己說仍覺不够，試著稍微移動。

這一來，全身各處突然湧起疼痛。

似乎無法站起來。

——好呀！贏了！

疼痛的深處滲出沾沾自喜的欣悅。

覺得遠方有足音接近，想起來，但全身的力氣已盡。幾隻老鼠聞到血的味道而接近過來，開始頻頻在附近打轉。

「武藏……」老人的聲音引起岩壁的回音

。

「……在這裡。」武藏說道：

「打得好。」

「死裡逃生了。」

「嗯，不簡單。」老人點起帶來的燭臺。「一身是傷痕。」

「……」

「還好沒有致命傷。」

「我是不死身。」

「的確……」老人迅速爲武藏敷藥。

「這座地下道勝過一百人，謝謝老先生。」

「你的本領實在勝過奇蹟。」老人發現武藏呼吸正常，更加佩服。

地下道的冷空氣似乎有助於武藏恢復體力。

生死之客

「松音告人秋天來了。」用粥時，澤庵說道。

這幾天，早晚已有涼意。

對面的城之助低著頭，動著筷子，問題：「師父認爲武藏殿仍活著嗎？」

「大概……」

城之助抬起頭，注視澤庵的臉。

「大概能死裡逃生吧！」

「師父眞的認爲如此嗎？」

「後漢書上說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彊梁的意思是孔武有力的人，武藏的確是彊梁。表面上看起來武藏似乎正在與天爭。單獨對抗吉岡一門，實在不是常人會去做的無謀之

舉。……但我覺得他具有非常旺盛的運氣，換句話說，武藏不是與天爭，而是試試自己的運氣。俗語說本領強得連神力也讓他，而武藏似乎就具有這種本領。……目前武藏卽使與一百人、二百人、甚至三百人爲敵，大概也不會喪失生命。」

「……」

「但他如果老是進行這種死鬪的話，恐怕有一天就會喪生。……我想看的是武藏何時才能知道決鬪的空虛，但說不定他到死也不會知道決鬪的空虛……」

「不知武藏殿是否介意殺死那位十一歲的發起人？」

「武藏如殺死那位十一歲的少年，目前他大概不會有絲毫的後悔。」

「師父對於這種行爲的看法如何？」

「人面臨死時，會做出任何殘酷的行爲，這就是目前武藏所顯示的行爲。……武藏殺進下松，並非領悟所謂生死由命。他變成一頭野獸，闖殺進去。以旁觀者的立場來看，這只是瘋狂的舉動，但野獸並沒有所謂正常或瘋狂，只是不殺死敵人，自己就沒命，如此而已。……因此目前武藏所進行的是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爲生存所進行的原始格鬪。……男人具有這種戰鬪的本能，你我都有……」

城之助目不轉睛地注視口若懸河的澤庵，邊在內心想道：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做？

——如果是我的話，大概不會殺掉十一歲的小孩吧！城之助把剩餘的飯菜拿進厨房，邊洗碗碟時，仍拘泥著這件事。

玄關傳來有人來訪的聲音就在此時。

城之助走出一看，來人是一位中年的武術家女人，旅人打扮。

「宮本武藏如在此的話，我想見他一面。」

對方表情僵硬，說道。

「武藏不在敝庵。」

「如知道他在哪裡的話，請告訴我。」

「不知道。」

「貴庵的主人是一位叫澤庵的出家人，因想請教他宮本武藏的去處，煩請進去通報一聲。」

「師父也不知道。」

「只聽你這麼說不行，快進去通報！」對方似乎懷有異常的決心，兩眼發出兇光。

城之助不得已問道：

「請問您是誰？」

「在一乘寺下松被宮本武藏殺害的佐野又一郎的母親。」

澤庵聽城之助通報後，命城之助請她進客廳。

佐野又一郎之母靜重，在澤庵面前坐下，鄭重行禮後，詢問武藏的行踪。

「妳有什麼打算嗎？」

「必須爲公公和兒子報仇。」靜重斬釘截鐵說道。

二

澤庵微感意外，注視靜重，說道：

「武藏對抗吉岡家一門七十餘人，經過一番激戰，最後殺死二十二人，殺傷三十餘人。」

「我知道。」

「既然知道，還是要報仇嗎？」

「是。」靜重深深點頭。

「這到底怎麼回事……」

「想必宮本武藏不是鬼神，他也是人。既然也是人，就不可能殺不死。」

「剛才我才跟這裡的小孩談起，武藏現在正是氣勢最盛的時候，所謂每攻必取，每戰必勝……因此我奉勸還是不要自尋殺身……」

「他毫不留情殺死年僅十一歲的兒童，這種非人的殘酷行爲千萬不可饒恕。……我即使反而被殺也在所不惜。」

「我瞭解妳的心情……而且，並非我有意

袒護武藏，當初以妳的兒子當發起人的是祖父佐野又左衛門吧？」

「是。」

「戰爭或比武時，一向以殺死對方的大將爲勝利。即使只是十一歲的少年，但只要是發起人，武藏取下他的首級，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您的話確實有幾分道理，但奪去幼小生命的殘忍行爲是不可饒恕的。如果您是講述三惡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的高僧，必定認爲那是難以饒恕的罪行吧！」靜重揚起柳眉，不帶血色的臉頰引起陣陣痙攣。

「武藏處身激戰場，必定已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了。」

「無論您如何辯解，我的決心仍然不變。請告訴我宮本武藏的去處。」

「武藏在與吉岡傳七郎比武的十天前，離開敝庵，此後一直沒有回來。這是千眞萬確的……他是慣於居住山野的流浪漢，因此我無法斷定他何時會在敝庵露面。……愚僧唯一能斷言的是武藏目前不在京都。」

「聽說宮本武藏傷勢頗重，如此的話，難道他不可能藏在京都的某地養傷嗎？」

「不可能，武藏已從野獸恢復爲人了。恢復爲人的武藏是個非常愼重處身場所的人。……武藏明知吉岡家的殘餘分子紅著眼睛，到處找他。因此他絕對不可能停留在京都附近。他必定已經遠走高飛了。」

「如果您知道他的去向的話，就算洩露……」靜重死纏不放。

「妳大概已邀請高手拔刀相助了吧？」

「沒有，只有我單獨一個人。」

澤庵無可奈何搖頭。

「妳實在是倔強的女人……」

「請幫忙。」靜重低頭行禮。

剎那間，澤庵的表情大變。

「佐野夫人……」

「……？」

「以女人之身想殺武藏那種劍客，竟然請求曾收留武藏的人，打聽去處，這已敗在武藏手下了！」

靜重大驚。

「以這種天眞的想法，如何殺武藏呢？妳有沒有追踪武藏的必死決心呢？卽使不依賴他人，靠自己的眼睛和手脚尋找仇人的住處，以女人的天性也難保最後不起姑息的念頭。以這種天性，不必說報仇，就是花十年的時間也找不到。」

靜重那俯下的臉，蒼白像死人。

靜重離開後，澤庵仍暫時不離座，視線停留在半空中。

城之助因此嚴肅的表情而不敢出聲。

不久，澤庵才恢復常態，叫道：「城之助！」

「是，有什麼事？」

「你必須把罹患萎病，看作轉禍爲福。」

「……」

「你如果身體完好的話，必定會當武藏的徒弟，變成劍客。」

「殺人，和敵人周旋，最後不得定居，流浪過一生。……荒唐！」

「……」

「城之助，從今天起，用心學問，成爲一方的學者，著書留傳後世。……死後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之後，著作仍在。」

三

這天下午，「昌山庵」又來了一位客人。是「柳生但馬守宗矩」

澤庵與宗矩是舊知。數年前，澤庵曾到小柳生莊，在城中停留將近一個月。其間，宗矩深深景仰澤庵。

宗矩讓同行的部下在亘椋池畔等候，單身造訪。

宗矩告以正要回江戶，並邀請道：「如何呢？您是否也一起到江戶走走？」

「又右衞門殿」澤庵如此稱呼，拒絕道：「您好像企圖拉我澤庵依附德川家，哈哈哈……，和尙服侍的，單是神佛就够多了。」

「不，我自知必須向您多多學習。」

「又右衞門殿，您已不是劍客，而是一萬石的諸侯。如此的話，想從和尙這裏學東西實在違反常理。插手政治，凡事多小心就是了。」

「我還是劍客，職務是德川家劍術師範。」

「大將軍大概吩咐您把柳生流編成德川家劍術的主流吧！……如此的話，又右衞門殿必須做的事只有一件。把柳生流編神秘的流派。」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跟其他流派比武，把柳生流淨化爲以修養精神爲目的。」

「有道理。」

「劍不是爲殺人，而是爲鍛錬自己的精神。如此的話，做爲將軍家的流派，就成爲神秘的事物了。」

「不錯！」

「結果，柳生流在殺人的本領方面，逐漸衰微，最後變成無效。」澤庵冷冷說道。

宗矩集中精神，傾聽澤庵的話。

「據說武田家滅亡時，甲斐惠林寺的快川和尙被織田信長放火燒寺院，他誇口只要心中不介意，火也是涼快的，在大火中從容圓寂；人只要往這條路前進，到盡頭就會體會所謂空寂。肉身是有限期的，只要這是無法動搖的眞理，人必然會進入所謂虛無、無常、空寂的世界，這就是人的盡頭吧！」

「……」

「習劍、以劍爲生的劍客，盡頭就是棄劍——亦卽無刀的境界吧！」

「誠如您所說。」

「這些道理正好適合柳生流成爲將軍家的流

派，拒絕與他流比武，排除殺人的本領，使柳生流染上神秘的色彩。」澤庵以稍帶諷刺的口氣說道。

然後，澤庵又說：「愚僧雖不想跟您到江戶，但自從聽說您仕於德川家，心想遲早要見你一面，因此曾東拉西扯寫下一些無聊的東西，想讓你帶在路上消遣。」

「請賜拜讀。」

澤庵從內室帶出一本折合的帖子。

封面題着：「不動智」。

宗矩展閱一看，標題是：

一、無明住地煩惱

二、諸佛不動智

以下是敍述的長文。

宗矩重重道謝。

後來，宗矩根據澤庵贈送的「不動智」，把術法進爲心法，著作「無刀之卷」。

無不散筵席

一

——柿子成熟了。

站在門口，武藏仰望的頭上，甘甜的柿子在秋日照射下，染成紅色，壓彎枝條，給天空染上彩色。

這是十年前，名叫辯之助的十一歲少年，變成無三四時所遺棄的房子。

庭院及稻草屋頂已雜草叢生。

經門口進入庭院的武藏，放眼縱覩荒廢的情景，覺得頗適合做爲昔日瘋狂的無二齋之亡靈徘徊的場所。

只有柿子能喚回幼時的記憶。

當地人大概害怕無二齋的亡靈作祟，不敢接近，才任由柿子成熟、自行落地吧！

武藏的胸中懷着少有的潮濕感慨，繞到後院，登上梯田間的小徑。

生苔的墓碑，四散的廢寺、桑田、赤松的疏林和十年前完全一模一樣。

但穿過疏林一看，棄姥小屋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十年前，無二齋每一劍砍斷數十棵赤松，追逼辯之助至此。

邊在腦海回想當時的情景，武藏看着矗立於空地的巨岩，這片空地過去是小屋所在的場所，現在已蔓草叢生。

這塊巨岩過去幾乎位於其後方的陡坡的正中央。

當時節節後退的辯之助，站在岩上，而用力躍離時，岩石滾落斜坡，壓扁一位當代的大劍客。

岩石仍在。

「……」

經過頗長的時間，站在此看岩石的武藏，終於雙手按在岩石，使出渾身的力氣，將之推動。

岩石動了，立刻引起驚人的地響，滾落疏林旁的斜坡。

岩石停在桑田，走下來的武藏再度將之推動。

岩石經廢寺的墓、梯田間的小徑滾滾落下，費時約半個時辰，武藏把岩石運抵平田家的庭院。

武藏滿身大汗，把巨石移至一座被雜草掩蓋的土堆前。

這是埋葬無二齋之地。

辯之助把遺體埋葬於此時，曾發誓：當我成爲一流劍客回來同時，一定把殺死您的岩石運來此造墳墓。

消滅吉岡一門的現在，武藏回來實現誓言。

武藏把土堆弄平，把巨岩安於其上，稍作休息後，便以身上攜帶的鉎，開始在岩石上刻字。

太陽西斜時，好不容易才刻好幾個大字：

天下第一劍客

平田無二齋之墓

「……無二齋殿」武藏出聲。「如果您的靈魂徘徊不安的話，從今天起，請進入這墓石下成佛吧！」

這時，門口有人大聲喊着：「果眞不錯，被我猜中了！」並跑進來。

武藏發現對方大約與離開這間房子時的他上下年紀，不禁皺起眉宇。

「第一次和您見面，晚輩山野邊伊織。」

二

武藏走開，伊織緊跟，說道：

「叔叔，我從奈良開始找您，請不要這麼無情。」

「奈良？爲什麼找我？」

「小姐吩咐的。……從那時起，我一直和伊賀妻六一起保護小姐，到處找您。」

「小姐呢？」

「哦，……」伊織稍困惑地搔頭。「小姐已進奈良的尼姑庵了。」

「尼姑庵？當尼姑嗎？」

「是的。」

「爲什麼當起尼姑？」

「……這……」伊織結結巴巴，最後拿定主意，說道：「您認爲女人是否必須拚命守住貞操？」

「對女人來講，貞操大概僅次於生命。」

「小姐已被奪去貞操。」

「什麼！」

「對方是伊賀谷的宍戸梅軒。」

「眞的嗎？」武藏睜大雙眼，他還記得梅軒那種可怕的鐵鏈鐮刀和一臉兇相。

「小姐本想當場自殺，但剛好下拓植的大猿在場，被他阻止了，……小姐從那時起下決心

當尼姑。」

「我們如找到您跟小姐見面的話，小姐一定不會當尼姑的。」

「……」

「因爲沒有找到您，小姐就當尼姑了。」

「……」

「那麼美麗的小姐當尼姑實在太可惜……，叔叔您大概也……」

「……」

武藏想起一起在昌山庵的客廳共度二晚的事，對武藏而言，忍耐不碰夕姬實在比決鬪更辛苦。

——當時應該抱她嗎？

武藏湧起稍許的悔意，但立刻加以排除。問道：「你來這裏有什麼事？」

「我從澤庵師父那裏探聽到您的故鄉。……我跟妻六叔叔分手，自己到宮本村，探聽到您長大的這個家，於是想來找看看，來得正好。……您正好也回來了。」

「爲什麼想找我？」

「我聽說您在一乘寺村的下松單獨一個人對抗吉岡道場上百的門徒。因此我想請求您收我爲徒弟。」

「……」

「武藏大人，請收下我這個徒弟。請！」伊織朝着走開的武藏深深行禮。

武藏不答。

「即使您拒絕，我也要當您的徒弟。答應了吧？武藏大人……」

伊織快步跑過武藏，跑在前面，高舉雙手，大喊：「哇呀！從現在起，山野邊伊織是宮本武藏的徒弟了！」

三

「吉妹……」

臥病的人出聲叫阿吉，在厨房做飯的阿吉立

刻應聲，急忙把手擦乾。

阿吉——被賣到京都妓院，取名「夕加茂」的這個女人，最後回故鄉，寄居新免家。

阿吉知道武藏的姊姊於幸臥病，於是來此照料。

「什麽事？」

「不見伊織，他跑到那裏去了呢？」於幸問着昨天抵此，並在此住下的少年。

「他到武藏大人長大的石海村平田家。」

「爲什麽到平田家呢？那裏自從武藏離開後，已變成空房了。」

「他說無論如何要參觀武藏大人開始學劍的地方，於是跑去了。」

「那個孩子好像說要當武藏的徒弟。」

「是。」

「當劍客，結局難免決鬪被殺……」於幸嘆氣。

弟弟武藏挑戰京都的吉岡道場，擊斃當主清十郎，接着又殺傳七郎，風聲也已傳抵宮本村。

如於幸健康的話，他大概會以弟弟爲榮，高興他的劍名轟動天下吧！

但臥病年餘的於幸，與其高興，反而不安居大：

——如武藏有三長兩短的話，新免家就絕後了。

因此她很渴望：至少在我未死前，他能回來看看我。

阿吉回來後，細心照顧她，爲她講一些武藏的事，也帶給她很大的安慰。

「吉妹能回來，表示妳的心還很純潔。」

「這都是武藏大人的恩賜。」阿吉回答。

「吉妹從小就喜歡武藏吧。」

「是。」

「如當初武藏娶妳爲妻，留在家過平穩的生活，不知該多好……」

「……」

「當劍客名揚全日本，不一定就是好的……」於幸如此說時，遠遠傳來口哨聲。

「伊織回來了。」

阿吉到門口迎接，伊織在門口大喊：「主人回來了。」

阿吉認出伊織後面的人是武藏，心跳加劇。

武藏走進門口，並未發覺阿吉。

武藏聽伊織說有個女人照顧姊姊，但完全沒想到會是夕加茂。

「您回來了。」

阿吉深深鞠躬，武藏稍點頭回禮，也就走進屋內。

「武藏嗎？」於幸在房內出聲。

「是的，我回來了。」武藏進房，注視生病憔悴的姊姊，說道：「不知道妳病得這麽嚴重。」並坐在枕邊。

「總算活着回來了。」於幸流淚。

武藏在這三年內，不會返鄉。

武藏與村民們有約：他一年回來一次，收取租稅，代價是他要讓天下人知道宮本武藏的劍名。

「好好在家休養吧！」於幸誠心說道。

「不，今晚就要離開了。」

「什麽？……爲什麽呢？」於幸不知不覺想起床。」

「因爲盤纏用光了，只是回來拿而已。」

「這麽……吉妹也在等你呢！」

「阿吉！」武藏這才注意起阿吉，轉頭。「妳是阿吉嗎……」

「是！」阿吉行大禮。「因爲火焰坊的幫忙，才能回來。」

「武藏，吉妹也在，多留二、三天再走吧！」

武藏稍猶豫，然後回答：「不行，今晚就要離開。」

用過晚飯，武藏按照他的話，毫不留戀，從

座位站起。

「我走……」朝姊姊和阿吉一揖，大步走向門口。

於幸坐在床上，自言自語：還是那麼無情。

阿吉代替於幸送武藏到門口。

武藏帶伊織走向月光下的桑田。

緊盯武藏的背影之間，阿吉因流淚，而模糊了夜景。

他想說什麼，但無法出聲。

她覺得這次分手，可能無法見面了。

——敬祝平安……

阿吉深深行禮，淚水滴落。

這是慶長八年九月下旬。

（青年篇・終）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18
決鬪者宮本武藏
（上冊）
原　　著／柴田鍊三郎
譯　　者／王　家　成
發 行 人／葉　聖　康
出版及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3911407
郵　撥：105626
門市部：臺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　話：9521291—2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第六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一日

特價55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